·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刘勇　彭斌柏／主编

HONG
SE DE NU
LIE SHEN

穆时英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红色的女猎神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红色的女猎神

刘　勇　彭斌柏　主编
穆时英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60号

责任编辑：马朝阳
封面设计：童行侃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蒋福彬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红色的女猎神
刘　勇　彭斌柏　主编
穆时英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激光照排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字数：190千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7－303－02994－X/I·313　定价：6.80元

目　　录



总序：美丽与邪恶的较量

不必讳言，性恋小说，究其实质是以描写主人公的性意识为主的小说，这就不可避免地凸现了其对男女关系及性经验的反映和表现。而且同样明确的是，尽管性恋小说与爱情小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清楚的。如果说爱情小说一般是着力表现现实中的人在男女关系上的核心冲突即灵与肉的搏斗，那么性恋小说则分明把表现的重点放在了肉的一面。因此，这样的小说往往蒙受着文化、道德、社会、审美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它的问世之日，往往便是其受责之时。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性恋小说所引起的反响不仅总是异常强烈，而且总是非常复杂的。《金瓶梅》所遭受的正反两方面的褒贬，使人简直难以剥离它的价值和它的糟粕；郁达夫的一篇短短的《沉沦》竟然在现代文学史上掀起那样大的波澜，群起攻击者有之，挺胸辩解者有之，更有一群连夜赶往上海购买作品并极力仿效作品主人公衣食住行的纯情热血青年！当然人们也不会淡忘刚刚过去不久的当代文坛上的所谓“性文学热”，读者既从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以及莫言、王安忆等人的作品中领悟到性描写所触及到的人性的深处，同时又为某些“越轨”的描写而深感不安和忧虑。对于性恋小说而言，责难和诱惑始终伴随着它。的确，这是一个美丽而充满沼泽的敏感区域，而且它并非中国所特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是那样古老，从《诗经》便开始有了这样的论争；但它又是那样年轻，乃至当今世界任何涉足这一领域的作家，都很少逃脱同时享受赞许和鞭挞几项桂冠的殊荣。无论问题如何复杂，有一点是简明的：性恋小说总是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这个简单的事实足以使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审视这个问题。不过，问题的实质显然不应该是性恋小说所招致的反应如何，而首先

应该是它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内涵是什么。

性，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管文化、伦理、道德及人类重大的命运较量（如战争、政治运动）都曾几何时想把它逼到一个死角，但它都会以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从一个正常人的身上喷然而出。东西方古老的文学故事早就饶有趣味而又令人深思地说明了这一点。《十日谈》中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年轻人第一次随父进城，盯住一群正在戏水的女人，不解地问道是什么东西，父亲吓唬他说，那是“绿鹅，都是祸水”，不料年轻人恳求道：“父亲，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而《子不语》中也有如出一辙的故事：一自幼从师在深山修行的小沙弥，十多年后首次随师父下山，遇一女子，小沙弥惊问此为何物，师父正言厉色地告之“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回山后，师父问及小沙弥此行所感，没想到小沙弥悲伤地说：“一切东西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即使是祸水、老虎，人也难舍，也是天性使然，所以孟夫子断言：食、色，性也！性意识及其体验，是人生诸多体验及意识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仅仅是一种理性上的纸上谈兵，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感受；它不仅仅是人们一时的饥渴，而是将伴随一个人的一生的生命运动。霭理士就曾说过：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我们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融贯他全部素质的一部分，分不开的。正是因为这种大自然神秘的恩赐，人类才得以继续繁衍下来，才能长久地作为万物的灵长而君临一切。因而，性本来就是伟大的、美好的、值得讴歌的。但是，从西方到东方由于宗教神学的禁欲和长期传统封建伦理文化的压抑，加上“人是文化的产物”这种理性观念的巨大威力，这个本来是很自然的、很透明、很高尚的性反而被弄得很不自然、很神秘，甚至很卑下了。性是伟大爱情的基础，没有性，爱情只会变成苍白的梦呓！我们难忘十四岁的普希金见到自己的意中人时那激情洋溢的心灵震颤：“一颗火热的心被征服了；/我承认，我也坠

入了情网!”我们更加能理解章永璘见到充满青春活力、美丽而袒露于水中的黄香久的肉体时对于性的苏醒和渴望!性，当然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是世界一切文化创造的原动力，但它确实是一个人极为重要的生命体验。性的魅力往往是伟大而神奇的。我们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当会看到性在男女关系中所带来的巨大的激情和创造力。人们惊异于作家用如椽的大笔描绘出的伟大而残酷的战争，设置出的奇妙的构思，刻画出的美妙的人物，同样，人们倾慕于那些文学巨匠们笔下所描绘出的男女关系中的性的魅力。应该承认，令人目眩的爱情只是对两性中“性”抽纯之后的结晶，没有性，爱情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沉溺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纯洁无望的爱情，也被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感动得热泪盈眶，而那首描写唐明皇爱情的《长恨歌》更是经久不衰，正是男女关系中性魅力的自然展现。在这里，性不是一种挑逗，而是一种男女关系经过长时期文化模塑后的默契。而对于人来说，性的伟大与崇高恰恰在于它决不单纯是原始生理欲望的冲动，它是与心理、智慧、情感、道德、伦理融为一体的，是紧紧伴随着责任感、审美感和社会效应的。从本质上讲，人的性本能是与人的社会性、时代性相联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爱从来都成为以展现、挖掘人的本质为己任的文学所描写的重要对象，诚如恩格斯早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的轴心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性的意义对人生、对文学不仅仅是能量，是素材，从肉欲本能到感性认识再到艺术美学，这一升华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性意识的不断扩展，因为“感觉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认识器官，它们的认识功能与其欲求功能(肉欲)浑然一体，它们是满足爱欲的，受快乐原则支配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这就是说性意识不是被动的、原始的，它是伴随(有时是促进)着人的社会意识、审美意

识发展升腾的。因此它成为表现一个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情感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性在人身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许多作家在展示人物命运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作为描写的重点，因为描写一个人的性体验、性意识以及对性的态度往往能达到别的方面难以达到的深度。鲁迅在表现封建卫道者的虚伪时，如果仅从人物一般的外在行动上来表现，虽也具有普遍性，但却不易达到鞭辟入里的地步，因而采用了对人物性意识的挖掘。四铭（《肥皂》）美其名曰是给妻子买肥皂，实则满足自己对白天所见母女乞丐的意淫，而高尔础上下课前后一系列内心焦虑，正是他内心性焦虑的表现，这样就直入他们的内心，撕下了他们道貌岸然的面纱。这种眼光才是入木三分的，它不仅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认识，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独到见解。不夸张地说，对中国人性心理的深刻描写，同样是鲁迅对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也是鲁迅作品自身深度的标志之一。而我们之所以说贾宝玉是一个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也主要来源于他对女性采取的与上辈人不同的态度，也在于他身处美女如云中的价值选择与行动。而这些人物，如果不用这种性的方面来表现，就很难让人体会出主人公各自的性格特征。郁达夫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勇敢地展示了性苦闷在当时青年（包括作者本人）身上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客观的基本事实，而且它从性的压抑、苦闷和觉醒这一侧面揭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本质特征。同样我们之所以说样板戏中的人物太假，正是他们抛弃了这些方面，主人公没有丈夫、没有妻子、没有七情六欲，这样一种机械、公式化的人，势必会把他们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躯体变成了一具传达特殊意义的干尸，因而人物便显得极不真实。唯其在作品中表现了主人公的性意识，当然不是那种泛性表现，因而人物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同样作家也才是一个真实的作家。

同时应该看到，性爱在文学描写的进展过程中也是一个标志人性解放的重要尺度，性爱观念、性爱方式的发展变化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映现，都是时代进步、人类觉醒的标尺。恩格斯在阐述现代性爱的意义时说："现代的性爱，同纯粹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或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73 页）从《十日谈》、《金瓶梅》到《儿子与情人》、《沉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们不仅从这些作品的性描写中看到了人类不断觉醒的进程，而且看到了作家们为探求人性本质、促发人性升华所做的不懈努力。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每当一些性恋作品问世，便会随之出现所谓的轰动效应。当然，人们对经典名著的倾慕和与之产生的共鸣是很好理解的，问题是有些性恋作品在思想与艺术方面往往都是很不平衡的，但它们仍然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有些性恋作品的行销量往往是其它作品望尘莫及的。因此，从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审美思考来看这些作品的产生，不仅很有意思，而且有时是必不可少的。这里，自然有鲁迅所说的那种读者，他们"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而已集·小杂感》）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读者决非个个都是具有窥阴癖的心理变态者。但读者的兴趣和选择又决非可有可无的指针，他们的审美取向，无论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显示着作品的实际价值。我们不认为读者决定一切，但我们相信读者的心理体验和生活感受是紧连着作品的实际效应的。在这一点上讲，读者数量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作品的理解，从根本上讲是读者对自己的理解，同时也是时代和社会对自己的理解。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对于性意识的长期禁

锢，不仅加剧了人们对性的好奇心和神秘感，而且形成了人们的一种潜在的逆反心态。尤其是千百年来那些层出不穷的虚伪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说教，更强化了人们的变态心理。而“五四”以来的新思潮，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文化的禁锢，使人们得以从反封建的时代要求出发，表现出对人性及人生重新认识的哲学思考。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包括对性意识的极力张扬，不仅是一种历史潮动，而且成为一种新的广泛的文化心态。因此，人们对性意识的觉醒和追寻，与郭沫若、郁达夫、穆时英等人的性恋小说契合了，甚至对张资平等人缺乏美感与思想深度的性恋小说，也接受了（张资平 1926 年出版的性恋小说《飞絮》一书竟行销数十版）。关键是人们在这些性恋小说中看到了历史，看到了现实，也看到了他们自己。与其说人们对这些性恋小说有兴趣，不如说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和要求感兴趣！这恐怕也是性恋小说每每得以产生轰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内涵。

性爱小说有着极其复杂的状况，它是美丽与邪恶的交相结合。在性爱小说中，人们既能感觉到性爱的伟大、创造与魅力，也让人们看到它的压抑、畏缩甚至煎熬；它有着如《西厢记》中那样纯洁而美丽的丰富意象，但也不免有《金瓶梅》那样对性行为的露骨描写。它的美丽使人向往，然而它的邪恶往往令人退避三舍，同时人们还会因为它的邪恶而不去正视它的美丽，在给孩子泼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齐泼掉。这里确实有一个度和作家创作态度的问题，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精华与糟粕往往也在这里产生了分野。

主编 1993 年初春于北京师大

选编者序

一

穆时英(1912—1940),这是个在中国30年代文坛上曾红极一时的名字。他1912年出生于浙江慈谿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0岁左右随父亲来到当时中国的大城市上海,中学时代便喜好文学,并进行大量的文学书籍的阅读。在上海光华大学时期,是他博采众长的文学准备阶段,潜心研究外国的新文学流派,尤其是对从1926年来便在日本兴起的新感觉主义颇为欣赏,这对他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使他日后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最早与读者见面的作品是发表在1930年2月《新文艺》第1卷第6号上的《咱们的世界》。那个时候,他开始向《新文艺》杂志投稿,被该刊编辑施蛰存看中立即发稿刊登,于是,该刊从第1卷第6号起几乎期期都有他的小说,并由此与后来成为现代派文学的几个重要作家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结识;但是他的处女作则是写于1929年9月24日的《狱啸》,当时发表在《新文艺》第2卷第2号上,由于它未收进穆时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南北极》中,因而大多数人认为他的处女作是《黑旋风》,那是错误的。他的这些小说发表之后,顿时引起文坛的关注,我们从《新文艺》第2卷第2号的"编者的话"中得知,穆时英的小说发表后普遍受到好评:"被誉为普罗小说之白眉,并且有些读者还因此表示对于普罗小说前途的乐观。"由于他当时年仅17岁,便获得了创作上的成功,因而被人称之为"鬼才"作家。从1932年开始,他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多以描写具有流氓无产者气息、闯荡江湖的左翼题材一变而为描写都市的爱情生活,从而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这些作品大多收在短篇小说集《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

中。他在1932年前后的转变还表现在，他刚开始还接受左翼作家的批评，后来则转向国民党，并参加了图书杂志审查会。1935年与叶灵凤合编《文艺画报》，后离开上海去香港，抗战初期又从香港返回上海。关于他的死，文学史上也是莫衷一是：有说当了汉奸，于1940年被杀；有说当上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蒙一个汉奸的罪名而死了。他另有一部长篇小说《中国行进》不知何故未能出版。

二

穆时英之所以很快轰动当时的文坛，是由于他在1932年出版了他的成名短篇小说集《南北极》。它包括这八篇小说：《黑旋风》、《咱们的世界》、《手指》、《南北极》、《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偷面包的面包师》、《断了条胳膊的人》、《油布》。小说基本上写出了有如南北两极对立的社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有钱者与无钱者，揭露出了"有钱的是人，没钱的是牛马"的事实，这是对那个社会提出的控诉，同时也写出了下层人民对于那些所谓统治者的嘲笑、蔑视、反抗甚至颠覆，尽管他们的目的还不是很明确，眼光也不远大，而且带有农民式的莽撞与盲目。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前五篇中的，一个个精气活现，带有绿林好汉的英雄本色。由于它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手法，加上主人公的叙述语言虎虎有生气，使人有如在目前、身临其境之感。这五篇小说还以气氛渲染、场面描写见长，例如《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中对革命场面的描写，似乎使人看见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显示了作者的功力。后三篇是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写成，语言风格与前者稍有不同，节奏也比较缓慢；由于其主要表现的是主人公的悲惨境遇或悲哀痛苦心绪，因而它的心理分析成份有所增加，寓示了作者以后的发展。由于二三十年代前后，正是倡导左翼文学时期，由于它的不成熟及没过多久便被国民党破坏，因而穆时英独具一格的小说自然受到了读者的青睐。

但是，穆时英最富特色的还是那些体现了新感觉派精神的小说。本书所选的18篇就大致上属于这一类，其基本倾向是写一种“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

穆时英的这些性爱小说，善于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半殖民地都市——主要是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的病态生活，由此建立了他独具风格的都市文学，他并因短篇小说集《公墓》对都市文化的出色描写，而被人称之为“都市文学的先驱”。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风流的青年、玩弄男性的女子、供人消遣的舞女、以投机为职业把女人当作发泄对象的商人、专心于恋爱的男女大学生……尽管他们大都在“悲哀的脸上戴上了快乐的面具”(《PIERROT》)，但是在他们各自的身上仍有一种摆脱不了的寂寞、内心深处无法排泄的悲哀，他们追求所谓的情爱，并非人们所向往的那种热烈真挚的海誓山盟，而是一种无聊之中的作料。爱情，在这些人看来，是一个情感危机的港湾，一种原始情欲的发泄，一次聊解一时之渴的寻欢。由于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仅仅只是性与性的本能的吸引，因而他们在追逐异性中，高兴时并不得意忘形，失意时也并不如丧考妣，而这，正是当时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部分青年逢场做戏的精神状态。在上海，人际关系已经不像在农村的宗法社会里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而是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因此，穆时英小说尽管描写男女两性的引，但他们对各自的对方来说仍是一个“陌生人”，他的小说便深刻地描写了人我之间冷漠无关、互不信赖的心理距离，这样一种都市社会冷漠的陌生人性格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及《PIERROT》中表现得较为充分。在穆时英的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在两性关系的处理上，也带有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特色，他们速战速决，决不会为一个人而苦苦地寻求和等待。他们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也显示出了畸型发展的都市文化特色，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人生成为游戏，自由也缺乏社会的约束，人的价值也似乎找不到归宿。在这样一个畸型的商品社会中，一切都好像无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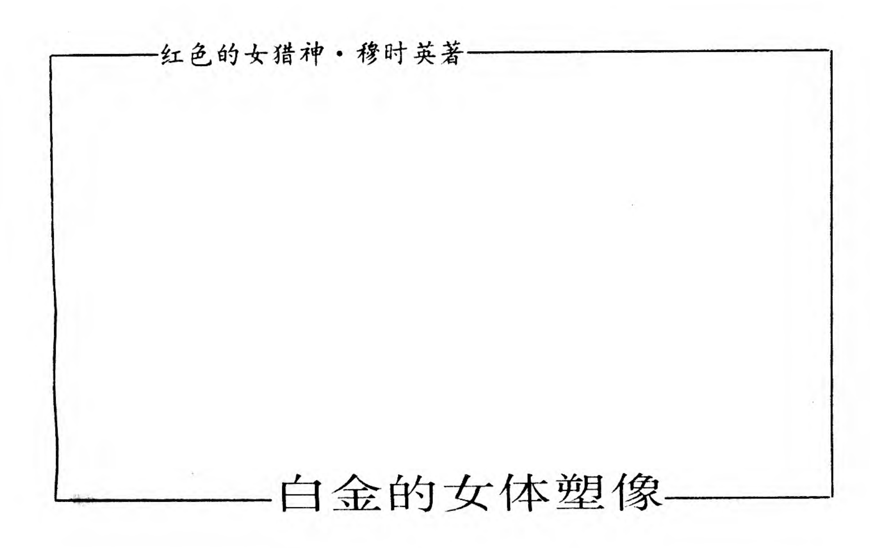
一切都似乎"乱了套"，那样的零乱、快节奏、那样的醉生梦死……。

穆时英的这些都市文学小说之所以得到当时文坛的重视，不仅仅是写了这种性爱题材，还在于他艺术上有着独特的风格。他善于用诸如通感、蒙太奇等艺术手法，来展示都市景观。他描写的地点也往往是体现大都市特点的舞厅、咖啡馆、酒吧间、公园、旅馆等，在喧嚣的市声中喷射情欲的火焰，在错乱时空处追求结构的创新。他注重文学表现上的感觉性，调动各种手段力图使平面的描写变成立体的印象，从而使文字成为读者最有可能变为想象的一种中介。在他的小说中，"音"、"色"的独特描写很多，而且往往出人意料。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黑白对比的描写，使人立刻感受到夜总会中独特的气氛，而《上海的狐步舞》中对火车声的捕捉，似乎使人感到穆时英有如魔术般的神力把那震人耳膜的声音逼真地留在了纸上。他常把写实、感觉、意象、幻觉等各种因素集中在一起描写，使读者在阅读中接受音色等各方面的信息，从而对大都市社会有一种清晰的立体感。而对人物的刻画，也往往是多角度、多层面，如对《Craven"A"》中余慧娴一双眼珠的描写，就足以让人领略到作家出神入化的功力。

为了要表现都市生活的快节奏，穆时英往往动用电影中蒙太奇的拼凑组合手法。《夜》的开始便是一个充满了音色的典型电影镜头，而《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几乎完全使用这种手法：开始的五个镜头便把这五个人的外貌、年龄、特征、身份、性格反映出来。这种创作手法，避免了一般描写的呆板和平面，而显得有声有色、生动、富有立体感，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展现，这在当时确实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心理描写也成为他这些性爱小说的特色，它同样不是静态的、冗长的，而是动态的，有时的心理表现则是在作者紧张的描写之中点到为止，它让读者体会到主人公处在特定环境中的性格、心情，从而加深对人物的理解。

穆时英是一个短命而又复杂的作家。他的《南北极》与其它几

本集子题材截然不同，但却写在同一时期。这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矛盾的人，他自己就曾说："我是正，又是反；是是，又是不是；我是一个没有均衡，没有中间性的人。"表现在他的创作上，既写有较好反映工人斗争的小说，但也写有只追求男欢女爱的情调低下的作品；他向往美好的东西，但又留恋声色犬马；他有过纯情的恋歌，但又唱出靡靡之音；他本想在大道上行进，但又不自觉地被灯红酒绿的场合吸引。他为自己的矛盾而徘徊、苦恼，因找不到出路而迷失方向。30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把一个青年作家弄得不知所措，终于走上了一条让人遗憾的路。他的成功与失败同样令人深思。



白金的女体塑像

一

六点五十五分,谢医师醒了。

七点:谢医师跳下床来。

七点十分到七点三十分:谢医师在房里做着柔软运动。

八点十分: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中年的独身汉从楼上走下来。他有一张清癯的,节欲者的脸;一对沉思的,稍含带点抑郁的眼珠子;一个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二磅重的身子。

八点十分到八点二十五分:谢医师坐在客厅外面的露台上抽他的第一斗板烟。

八点二十五分:他的仆人送上他的报纸和早点——一壶咖啡,两片土司,两只煎蛋,一只鲜橘子。把咖啡放到他右手那边,土司放到左手那边,煎蛋放到盘子上面,橘子放在前面,报纸放到左前方。谢医师皱了一皱眉尖,把报纸放到右前方,在胸脯那儿划了个十字,默默地做完了祷告,便慢慢儿的吃着他的早餐。

八点五十分，从整洁的黑西装里边挥发着酒精，板烟，炭化酸，和咖啡的混合气体的谢医师，驾着一九二七年的 Morris 跑车往四川路五十五号诊所里驶去。

二

“七！第七位女客……谜……？”

那么地联想着，从洗手盆旁边，谢医师回过身子来。

窄肩膀，丰满的胸脯，脆弱的腰肢，纤细的手腕和脚踝，高度在五尺七寸左右，裸着的手臂有着贫血症患者的肤色，荔枝似的眼珠子诡秘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冷静地，没有感觉似的。

（产后失调？子宫不正？肺痨，贫血？）

“请坐！”

她坐下了。

和轻柔的香味，轻柔的裙角，轻柔的鞋跟，同地走进这屋子来坐在他的紫姜色的板烟斗前面的，这第七位女客穿了暗绿的旗袍，腮帮上有一圈红晕，嘴唇有着一种焦红色，眼皮黑得发紫，脸是一朵惨淡的白莲，一副静默的，黑宝石的长耳坠子，一只静默的，黑宝石的戒指，一只白金手表。

“是想诊什么病，女士？”

“不是想诊什么病；这不是病，这是一种……一种什么呢？说是衰弱吧。我是不是顶瘦的，皮肤层里的脂肪不会缺少的，可以说是血液顶少的人。不单脸上没有血色，每一块肌肤全是那么白金似的。”她说话时有一种说梦话似的声音。远远的，朦胧的，淡漠地，不动声色地诉说着自己的病状，就像在诉说一个陌生人的病状似的，却又用着那么亲切委婉的语调，在说一些家常琐事似的。“胃口简直是坏透了，告诉你，每餐只吃这么一些，恐怕一只鸡还比我多吃一点呢。顶苦的是晚上睡不着，睡不香甜，老会莫明其妙地半晚上

醒回来。而且还有件古怪的事，碰到阴黯的天气，或太绮丽了的下午，便会一点理由也没有地，独自个儿感伤着，有人说是虚，有人说是初期肺病。可是我怎么敢相信呢？我还年青，我需要健康……”眼珠子猛的闪亮起来，可是只三秒钟，马上又平静了下来，还是那么诡秘地没有感觉似的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声音却越加朦胧了，朦胧到有点含糊。“许多人劝我照几个月太阳灯，或是到外埠去旅行一次，劝我上你这儿来诊一诊……”微微地喘息着，胸侧涌起了一阵阵暗绿的潮。

（失眠，胃口呆滞，贫血，脸上的红晕，神经衰弱！没成熟的肺痨呢？还有性欲的过度亢进，那朦胧的声音，淡淡的眼光。）

沉淀了三十八年的腻思忽然浮荡起来，谢医师狼狈地吸了口烟，把烟斗拿开了嘴道：

“可是时常有寒热？”

“倒不十分清楚，没留意。”

（那么随便的人！）

“晚上睡醒的时候，有没有冷汗？”

“最近好像是有一点。”

“多不多？”

“嗳……不像十分多。”

“记忆力不十分好？”

“对了。本来我的记忆力是顶顶好的，在中西念书的时候，每次考书，总在考书以前两个钟头里边才看书，没一次不考八十分以上的……”喘不过气来似的停了一停。

“先给你听一听肺部吧。”

她很老练地把胸襟解了开来，里边是黑色的亵裙，两条绣带娇慵地攀在没有血色的肩膀上面。

他用中指在她胸脯上面敲了一阵子，再把金属的听筒按上去的时候，只觉得左边的腮帮儿麻木起来，嘴唇抖着，手指僵直着，莫

明其妙地只听得她的心脏，那颗陌生的，诡秘的心脏跳着。过了一回，才听见自己在说：

“吸气！深深地吸！”

一个没有骨头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两条绣带也跟着伸了个懒腰。

又听得自己在说：“吸气！深深地吸！”

又瞧见一个没有骨头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两条绣带也跟着伸了个懒腰。

一个诡秘的心剧烈地跳着，陌生地又熟悉地。听着听着，简直摸不准在跳动的是自己的心，还是她的心了。

他叹了口气，竖起身子来。

“你这病是没有成熟的肺痨。我也劝你去旅行一次。顶好是到乡下去——”

“去休养一年？”她一边钮上扣子，一边瞧着他，没感觉似的眼光在他脸上搜求着。“好多朋友，好多医生全那么劝我，可是我丈夫抛不了在上海的那家地产公司，又离不了我。他是个孩子，离了我就不能生活的。就为了不情愿离开上海……”身子往前凑了一点：“你能替我诊好的，谢先生，我是那么地信仰着你啊！”——这么恳求着。

“诊是自然有方法替你诊，可是……现在还有些对你病状有关系的话，请你告诉我。你今年几岁？”

“二十四。”

“几岁起行经的？”

“十四岁不到。”

（早熟！）

“经期可准确？”

“在十六岁的时候，时常两个月一次，或是一月来几次，结了婚，流产了一次，以后经期就难得能准。”

“来的时候，量方面多不多？”

“不一定。”

“几岁结婚的？”

“二十一。”

“丈夫是不是健康的人？”

“一个运动家，非常强壮的人。”

在他前面的这第七位女客像浸透了的连史纸似的，瞧着马上会一片片地碎了的。谢医师不再说话，尽瞧着她，沉思地，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回儿，他说道：

“你应该和他分床，要不然，你的病就讨厌。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点了点脑袋，一丝狡黠的羞意静静地在她的眼珠子里闪了一下便没了。

“你这病还要你自己肯保养才好；每天上这儿来照一次太阳灯，多吃牛油，别多费心思，睡得早起得早，有空的时候，上郊外或是公园里去坐一两个钟头，明白吗？”

她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没听见他的话似的；望着他，又像在望着他后边儿的窗。

“我先开一张药方你去吃。你尊姓？”

“我丈夫姓朱。”

（性欲过度亢进，虚弱，月经失调！初期肺痨，谜似的女性应该给她吃些什么药呢？）

把开药方的纸铺在前面，低下脑袋去沉思的谢医师瞧见歪在桌脚旁边的，在上好的网袜里的一对脆弱的，马上会给压碎了似的脚踝，觉得一流懒洋洋的流液从心房里喷出来，流到全身的每一条动脉里边，每一条微血管里边，连静脉也古怪地痒起来。

（十多年来诊过的女性也不少了，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就常在实验室里和各式各样的女性的裸体接触着的，看到裸着的女人也老是透过了皮肤层，透过了脂肪性的线条直看到她内部的脏腑和骨

骼里边去的；怎么今天这位女客人的诱惑性就骨蛆似的钻到我思想里来呢？谜——给她吃些什么药呢……）

开好了药方，抬起脑袋来，却见她正静静地瞧着他，那淡漠的眼光里像升发着她的从下部直蒸腾上来的热情似的，觉得自己脑门那儿冷汗尽渗出来。

“这药粉每饭后服一次，每服一包，明白吗？现在我给你照一照太阳灯吧。紫光线特别地对你的贫血症的肌肤是有益的。”

他站起来往里边那间手术室里走去，她跟在后边儿。

是一间白色的小屋子，有几只白色的玻璃橱，里边放了些发亮的解剖刀，钳子等类的金属物，还有一些白色的洗手盆，痰盂，中间是一只蜘蛛似的伸着许多细腿的解剖床。

“把衣服脱下来吧。”

“全脱了吗？”

谢医师听见自己发抖的声音说：“全脱了。”

她的淡淡的眼光注视着他，没有感觉似的。他觉得自己身上每一块肌肉全麻痹起来，低下脑袋去。茫然地瞧着解剖床的细腿。

“袜子也脱了吗？”

他脑袋里边回答着：“袜子不一定要脱了的。”可是亵裙还要脱了，袜子就永远在白金色的腿上织着蚕丝的梦吗？他的嘴便说着：“也脱。”

暗绿的旗袍和绣了边的亵裙无力地委谢到白漆的椅背上面，袜子蛛网似的盘在椅上。

“全脱了。”

谢医师抬起脑袋来。

把消瘦的脚踝做底盘，一条腿垂直着，一条腿倾斜着，站着一个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羞惭，没有道德观念，也没有人类的欲望似的，无机的人体塑像。金属性的，流线感的，视线在那躯体的线条上面一滑就滑了过去似的。这个没有感觉，也没有感情的塑像

站在那儿等着他的命令。

他说："请你仰天躺到床上去吧！"

（床！仰天！）

"请你仰天躺到床上去吧！"像有一个洪大的回声在他耳朵旁边响着似的，谢医师被剥削了一切经验教养似的慌张起来；手抖着，把太阳灯移到床边，通了电，把灯头移到离她身子十吋的距离上面，对准了她的全身。

她仰天躺着，闭上了眼珠子，在幽微的光线下面，她的皮肤反映着金属的光，一朵萎谢了的花似的在太阳光底下呈着残艳的，肺病质的姿态。慢慢儿的呼吸匀细起来，白桦树似的身子安逸地搁在床上，胸前攀着两颗烂熟的葡萄，在呼吸的微风里颤着。

（屋子里没第三个人那么瑰艳的白金的塑像啊"倒不十分清楚留意"很随便的人性欲的过度亢进朦胧的语音淡淡的眼光诡秘地没有感觉似的放射着升发了的热情那么失去了一切障碍物一切抵抗能力地躺在那儿呢——）

谢医师觉得这屋子里气闷得厉害，差一点喘不过气来。他听见自己的心脏要跳到喉咙外面来似的震荡着，一股原始的热从下面煎上来。白漆的玻璃橱发着闪光，解剖床发着闪光，解剖刀也发着闪光，他的脑神经纤维组织也发着闪光。脑袋涨得厉害。

"没有第三个人！"这么个思想像整个宇宙崩溃下来似的压到身上，压扁了他。

谢医师浑身发着抖，觉得自己的腿是在一寸寸地往前移动，自己的手是在一寸寸地往前伸着。

（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

白桦似的肢体在紫外光线底下慢慢儿的红起来，一朵枯了的花在太阳光里边重新又活了回来似的。

（第一度红斑已经出现了！够了，可以把太阳灯关了。）

一边却麻痹了似的站在那儿，那原始的热尽煎上来，忽然，谢医师失了重心似的往前一冲，猛的又觉得自己的整个的灵魂跳了一下，害了疟疾似的打了个寒噤，却见她睁开了眼来。

谢医师咽了口黏涎子，关了电流道：

“穿了衣服出来吧。”

把她送到门口，说了声明天会，回到里边，解松了领带和脖子那儿的衬衫扣子，拿手帕抹了抹脸，一面按着第八位病人的脉，问着病症，心却像铁钉打了一下似的痛楚着。

三

四点钟，谢医师回到家里。他的露台在等着他，他的咖啡壶在等着他，他的图书室在等着他，他的园子在等着他，他的罗倍在等着他。

他坐在露台上面，一边喝着浓得发黑的巴西咖啡，一边随随便便地看着一本探险小说。罗倍躺在他脚下，他的咖啡壶在桌上，他的熄了火的烟斗在嘴边。

树木的轮廓一点点的柔和起来，在枝叶间织上一层朦胧的，薄暮的季节梦。空气中浮着幽渺的花香。咖啡壶里的水蒸气和烟斗里的烟一同地往园子里彳亍着走去，一对缠脚的老妇人似的，在花瓣间消逝了婆娑的姿态。

他把那本小说放到桌上，喝了口咖啡，把脑袋搁在椅背上，喷着烟，白天的那股原始的热还在他身子里边蒸腾着。

“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异味呢。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的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

他忽然觉得寂寞起来。他觉得他缺少个孩子，缺少一个坐在身旁织绒线的女人；他觉得他需要一只阔的床，一只梳装台，一些香

水，粉和胭脂。

吃晚饭的时候，谢医师破例地去应酬一个朋友的宴会，而且在筵席上破例地向一位青年的孀妇献起殷勤来。

四

第二个月

八点：谢医师醒了。

八点至八点三十分：谢医师睁着眼躺在床上，听谢太太在浴室里放水的声音。

八点三十分：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打了条红领带的中年绅士和他的太太一同地从楼上走下来。他有一张丰满的脸，一对愉快的眼珠子，一个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九磅重的身子。

八点四十分：谢医师坐在客厅外面的露台上抽他的第一枝纸烟（因为烟斗已经叫太太给扔到壁炉里边去了），和太太商量今天午餐的餐单。

九点廿分：从整洁的棕色西装里边挥发着酒精，咖啡，炭化酸和古龙香水的混合气体的谢医师，驾着一九三三年的 Srudebaker 轿车把太太送到永安公司门口，再往四川路五十五号的诊所里驶去。

（选自《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 年
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

我是一个校对员，每天晚上八点钟就坐到编辑室里的一张旧写字桌旁边，抽着廉价的纸烟，翻着字纸篓里的废稿消磨日子。字纸篓是我的好友，连他脸上的痣我也记得一清二楚的。他的肚子里边放着大上海的悲哀和快乐。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在这都市里边三百万人呼吸着，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每颗心都有它们的悲哀，快乐和憧憬——每晚上我就从字纸篓的嘴里听着它们的诉说，听着它们的呐喊，听着它们的哭泣，听着它们的嬉笑。这全是些在报纸上，杂志上看不到的东西，因为载在报上的是新闻，载在杂志上的是小说，而这些废稿却只是顶普通的，没有人注意的事。我也曾为了这些废稿上的记载太息过，可是后来慢慢儿的麻木了，因为这是顶普通的，没有人注意的事，就是要为了它们太息也是太息不了的。可是那天我看到了这一札废稿，我又激动起来啦。我特地冒充了记者去调查了一下。我为了这故事难过了好多天，记在这里的全是我所听到看到的——可是我希望读者知道，这不是新闻，也不是小说，只是顶普通的一件事的记载。

一

下面就是那札废稿上的原文：

“今晨三时许，皇宫舞场中一舞女名林八妹者，无故受人殴打，该舞场场主因凶手系有名流氓，不惟不加驱逐，反将此舞女押送警所，谓其捣乱营业云。记者目击之余，愤不能平，兹将各情，分志如下，望社会人士，或能为正义而有所表示也。

漂泊身世　该舞女原籍广东梅县，芳龄二九，花容玉貌，身材苗条，向在北四川路虬江路×舞场为舞女，方于今年三月改入皇宫舞场服务。八妹生性高傲，不善逢迎，是以生意清淡，常终夜枯坐，乏人过问。据其同伴语，人谓八妹之假母凶狠异常，因八妹非摇钱树，遂时加责打，视若奴婢，且不给饭吃；八妹每暗自啜泣，不敢告人。

出事情形　今晨三时许，八妹因门庭冷落，枯坐无聊，倚几小寐之际，不料祸生肘侧，横遭欺辱。先是有一‘象牙筷’者，为法界某大亨之开山门徒弟，与三四狎友，并携来他处舞女数名在皇宫酣舞；该场场主旁坐相陪，趋候惟恐不周。‘象牙筷’业已半醉，高呼大叫，全场侧目。某次舞罢，竟徘徊八妹座前，与之调笑。八妹低头不理，讵‘象牙筷’老羞成怒，将八妹青丝扭住，饱以老拳，并加辱骂，谓：‘烂污货，你也配在大爷前面摆架子！’八妹区区弱质，无力抵抗，迨他人拉开，已被殴至遍体鳞伤矣。该场场主，且呵斥八妹，不应得罪贵客，当即将八妹解雇。

鸣警拘捕　事后八妹出外，鸣得六分所警士到来，欲入场拘捕凶手，经该场场主阻止，谓此并非本场舞女，因敲诈不遂，故来捣乱，请将其拘捕，以维秩序。八妹处此重压之下，百喙莫辩，反被拘押于六分所云。”

二

看了这张废稿的第二天，我找到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我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就把底下那样的话告诉了我：

"坐着坐着，烟灰盘子里的烟灰又快满了，她却靠着茶几睡熟啦。我早就注意她了，这可怜的孩子。那天是礼拜日，六点钟茶舞会的时候就上那儿去的，客人挤得了不得，每个舞女都跳得喘不上气来，埋怨今天的生意太好了；还有一个叫梁兰英的，每一次总有十多个人去抢她，一到华尔姿的时候，只见许多穿黑衣服的少年绅士从每个角上跳出来，赛跑似的，往她前面冲去，我坐了一晚上没见她空过一只音乐。可是她，那可怜的孩子，你说的那林八妹却老坐在那儿，没一个人跟她跳。我本来早就想去了，就为了她，便拼明天不上办公处去，在那儿坐一晚上，看究竟有人跟她跳一次没有。

她坐在那边儿角上，不大叫人注意的地方，穿了一件苹果绿的西装，没穿袜子，人生得不好看，一张没有表情的脸，比化石还麻木点儿似的。先还东张西望的想有客人来跟她跳，往后她知道没用了，便坐在那儿，话也不说一句，动也不动的——那对眼珠子啊！简直是死囚的眼珠子，望过去像不是黑的，闪着绝望的光。

一次又一次的灯光暗了下来，一次又一次的爵士乐直刺到人的骨头里边，把骨髓都要抖出来似的，一次又一次的舞女在客人的怀里笑着，一次又一次的，音乐的旋律吹醉了人，她却老坐在那儿。

像世界的末日到了似的，舞场里边每一个人都掉了灵魂舞着那么疯狂地舞，场老板笑掉了牙齿。谁知道呢，还有她那么个哭也哭不出来的人在这儿？没有人知道，也没谁管，我替她难受。

十二点钟那时候，人慢慢儿的少下去了，场子里边每一次音乐只有八九对人在舞着。这一次她知道真的绝望了，我看见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站起来跑到外面去。坐在我前面的两个舞女在那儿说

她：

‘八妹又去哭哩！’

‘真奇怪，怎么会天天那么的，一张票子也没。’

我凑上去问：‘天天没票子吗？’

‘难得有人跟她跳的。’

‘那么她怎么过活呢？’

‘做舞女真是没一个能过活的！’太息了一下。‘她是越加难做人了。我们在这儿做，跳来的票子跟老板对拆，跳一个钟头，只两块半钱，那钱还不是我们的，得养活一家子，那还是说我们生意好，像林八妹那么的，简直是活受罪，你不知道她回到家里怎么受苦啊。’

‘可是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很高兴吗？’

‘不嘻嘻哈哈的难道成天的哭丧着脸不成？’

说到这儿，还有个舞女猛的道：‘“象牙筷”又来了！’

来了一大伙人，三个空绸袍的、一个穿西装的，还带了几个新新里的舞女。那穿西装的像有点儿喝醉了，走路七歪八倒的。

‘“象牙筷”来了，又是我们该晦气！’

‘怎么呢？’

‘这小子老是喝楞了眼才跑这儿来，来了就是我们的晦气。他爱开玩笑，当着大伙儿动手动脚的，不管人家受不受得住。’

‘别理他就得了。’

‘别理他，哈哈！你知道他是谁？’

‘谁？’

‘×××的开山门徒弟！你别理他！老板还在那儿拍他马屁，只怕拍不上，你别理他！’

‘那一个是“象牙筷”！’

‘那个穿西装的，坐在林八妹座位那儿的。’

这一回我仔细的瞧了一下，这小子生得很魁梧，有两条浓眉，还有一对很机警的眼珠子，嘴可以说生得漂亮，衣服也很端整。他

的桌子上那儿个都不像是好惹的人。'象牙筷'还在那儿喝酒，一杯白兰地一仰脖子就灌下去，把杯子往桌上一扔，站起来拉了个他们带来的舞女跳到场子里边去了。大家都看着他，场子里只他一对。跳是跳得很不错。那一只音乐特别长，音乐好像在那儿跟他开玩笑似的。音乐一停，大伙儿就拍起手来，那家伙也真脸厚，回过身子来鞠了一躬。那么一来，大伙儿又拼命的拍起手来啦。他笑着走回去，走过林八妹的座位前面——她不知道多咱跑进来的，我就没留神——见她低着脑袋坐在那儿，便道：

'小妹妹可是害相思病？'

她旁边的舞女说道：

'她今天一张票也没，气死了；你别跟她胡闹了吧。'

'是的吗？下一次音乐我跟你跳，别再害相思病哩。'

跑到桌上去又灌了一杯白兰地，再走到林八妹前面，不知怎么的这回才瞧见了她是穿的西装，没穿袜子。

'嗐，小妹妹，好漂亮！好摩登！洋派！真不错，什么的不穿袜子！'眼珠子光溜溜的尽瞧她的腿。

林八妹白了他一眼，他就碰得跳起来道：'不得了，小妹妹跟我做媚眼，要我今晚上开旅馆去！'

大伙儿哄的笑了起来，他就越加高兴了，把林八妹的裙子一把拉了起来；'大家瞧，小妹妹真摩登！不穿袜子，洋派！'林八妹绷下了脸，骂道：'闹什么，贼王八。'

他也顿时绷下脸来；'××！××给你吃！'就那么的'××给你吃，××给你吃'的，嘴里边那么说着，把一个中指拼命的往她嘴里塞。

她也火起来了；'我×你妈！'

'妈的，小娼妇，你在大爷前摆架子？'拍！就是一个耳括子。

'狗×的……'

'你敢骂大爷？'

索性揪住了她的头发，拍拍的一阵耳括子，一会儿许多人跑了上去，什么也瞧不见啦。只见舞场的老板把林八妹拉了往外跑，她怎么也不肯出去，头发乱着，满脸的眼泪，嚷着，闹着，非要回去打还他不罢手似的。'象牙筷'叫人家劝住了，还站在老远的骂：你再骂，大爷不要你的命？你再敢骂？'

我就跑过去，只听得老板在跟她说：

'你跟他闹，没好处的。你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

她拼命的嚷着：'我不管！我不管！他凭什么可以那么的打我！'

老板把她抱起来，往门外走去，她一个劲儿的挣扎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合着欺我？'

大伙儿见她那副哭着嚷的模样儿，忽然拍起手来，拼命的笑着。我难受极了。还笑她！

'还笑她？'

'要不然，怎么呢？我们又不能帮她。'

真的，她们有什么法子呢？我明白的，她们也替她难受，她们只得笑，我跑到外面，只见林八妹还在那儿硬要进来拼命，侍者拦住了她，劝她：

'你别哭了，今天还是回家里去吧。'

她挣了出来，就往门口跑去，叫老板一把扯了回来：

'你给我滚！你那么的舞女地上一抓就是十来个，要你来给我拆生意？你滚！这里不许你进来！'

她扑到他身上：'不管！我人也做够了，苦也受够了！我不管！我一生到地上就叫大家欺！我叫人家欺够了！我叫人家欺够了！'

'给我扠她出去！'

两个服侍她一个，把她拉到扶梯那儿，她猛的叹了口长气，昏过去啦。牙齿紧紧的咬着，脸白得怕人，头发遮着半张脸，呼吸也没有了似的，眼泪尽滚下来。我不能再看她，我走进去，坐到桌上，抽一枝烟；我懊悔自个儿不该在这儿待这么久，看到了那么不平的事

情。那老板还坐在'象牙筷'那儿跟他赔不是。

'对不起得很,老板,今天多喝了一点酒,在你们这儿闹了这么个笑话。''象牙筷'说。

'没干系,你老哥还跟我说那种话!你真是太客气了!这舞女本来不是我们这儿的,来了三个月,叫她赶跑了几百块钱生意。本来是想叫她跑路了,没找到错处。今天幸亏你老哥那么一来,刚才我已经停了她的生意。'老板那么一说,我喷了口烟,叫侍者给我换一个地方——实在不愿意再听下去咧。

坐了一回,我跑到外面去,想看看那可怜的孩子不知怎么了。刚跑到外面,只见她和一个巡长在扶梯那儿跑上来。在门口那儿的侍者头目忙迎上去道:

'老乡,抽枝烟。'递了枝烟过去。

'好久不见了。'他接了烟,好像很熟的样子。'这位姑娘说这儿有一位客人打了她,可有那么一回事?'

'有是有的,不是打,只是推一下——'

这当儿老板跑出来了,一副笑脸跟巡长打招呼:'正有件事想麻烦您老人家,刚才我们这儿,不知哪来的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说到这儿装着一眼瞥见了林八妹似的,'就是她,跑到我们这儿来捣蛋,跟我们的客人闹,客人全叫她给赶走了……'

林八妹急了起来道:'你不应该的,那么冤枉着我!'跟巡长说道:'我是这儿的舞女,他认识我的,他冤我,我刚才跟你说过的,有一个客人无缘无故的打了我一顿。'

我想上去说,这老板太不讲理了,刚一动嘴,那侍者头目瞧了我一眼,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吧,还是站在那儿瞧。

那老板又说下去道:'简直是笑话,我这儿会要你那么的舞女!巡长,我们这儿没有她那么的舞女的,也没谁打过她,这儿的许多人都可以证明。是她存心跑来捣蛋,刚才给她跑了,现在她自个儿找上门来,好得很,费您老人家的神,给看起来,明天我请你吃晚

饭,咱们再细细的谈。'

林八妹急得跳起来,扯住他的胳膊道:'你冤枉人!你冤枉人!怎么说我跟你捣蛋?打了我,还说我跟你捣蛋!'

'巡长,你瞧他多凶!'说着大家都笑了起来。

林八妹马上又扯着巡长道:'你别信他!他故意咬我一口。我刚才跟你说过的,我坐在桌子上,一个客人,是流氓,跑来调戏我,我骂他,他就打我,打我的耳括子,你瞧,现在脸还红着。'把半个脸给他瞧,'我不会骗你的,你应该相信我。'

巡长笑着道:'你可能找个人证明?'

'他们都能证明的。'

'可是真的吗?'巡长问那些侍者。

大家都笑着说:'没看见。'

林八妹瞧见了我,一把扯住我道:'先生,你瞧见的,你说一声吧!'那么哀求着的脸。

我刚要说说,老板已经拦了进来道:'这位先生刚来,怎么会知道?巡长,你瞧,她可不是胡闹吗?我们来了个客人,她又得想法给撵走了!费你神,请带了去吧。我们生意人,不会说谎冤枉人的。'

巡长拍一下林八妹的肩膀道:'乖乖的跟我去吧。'

这一下她可怔住了,也不挣扎,也不说话,只瞧了我一眼,跟着他走啦。可是她的眼光我懂得的,是在:

'每一个人都合伙欺我啊!'那么地说着。

我马上给了钱,拿了帽子就走。

'法律,警察,老板,流氓……一层层地把这许多舞女压榨着,象林八妹那么的并不止一个呢!'回去的路上一个儿那么地想着。"

三

那天晚上,我告了假,约了一个曾经上舞场去过的朋友跑到皇

宫舞场里，在带着酒意的灯光底下坐了下来。那许多舞女全像是很快乐的，那张笑脸简直比孩子还天真。我真不能相信在这么幽雅愉逸的氛围气边，有着那些悲惨的命运，悲惨的故事。坐了一回，我跟一个侍者谈上了，慢慢儿的谈到林八妹的事；底下是我和他的对话：

他——“老实说，舞女多半是那么的奴隶脾胃，你好好儿的待她吧，她架子偏大，只配那种白相人。那才是一帖药，吃到肚里，平平稳稳，保你没事。譬如你吧，譬如你跳的那舞女，你真心真意的待她，她就待理不理的，你要绷着脸不理她，她又跟你亲热得不得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舞女那玩艺儿吗，大爷有钱高兴化，不妨跑来玩玩，可是千万不能当真，一真可糟糕！命也会送在她手里。咱们做侍者的那种事看得多了。就说林八妹吧！也是坏蛋。那性情儿可古怪！到这儿来了几个月，少说些吧，也叫她给闹去了五百块钱生意。客人出了钱是找开心来的，谁高兴瞧你冷脸？先生，你说这话可不错？做舞女的，拿了人家钱，应该叫人家开心，那才是做生意的道理。林八妹，她就不管那些，得随她高兴。你先生也是老跑跳舞场的，你可喜欢跟她跳？时常有客人受了她的气，怪上了舞场，连我们这儿也不来了。”

我——“可是‘象牙筷’是怎么回事呢？”

他——“那种事多极了。好的客人受了气不高兴，就不同她跳；‘象牙筷’是什么人？他来受你的气？”

我——“听说是‘象牙筷’的不是。不知究竟怎么样？”

他——“讲公平话，两个都有不对的地方儿。‘象牙筷’是那么的，每次上我们这儿来，总喝楞了眼珠子才跑来，又爱跟舞女开玩笑。那天也是巧，林八妹刚穿了西装，没穿袜子，‘象牙筷’又刚巧坐在她后边儿，不知怎么一来，叫他瞧见了，便跑到她前面说：

‘你好漂亮！不穿袜子！那才是真的摩登，洋派！’

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既然做了舞女，让人家开开玩笑也没多大关系。再说‘象牙筷’是大白相人，就是再做得难看一点，也得迁就他。林八妹绷下脸来骂他，他自然动手打了。譬如骂了你，你怎么呢？还不是一样吗？可对？”

我——“回头怎么又把林八妹抓了去呢？”

他——“那是她自个不生眼珠子，跑到警察局里去叫了个巡长来，想抓人。开跳舞场的警察局里不认识几个人还成吗？本来抓人不用讲谁的理对，谁的理亏，谁没钱，没手面，没势力，就得抓进去，押几天，稍微吃一点眼前亏。那天真笑话，她还要我们证明‘象牙筷’打了她。我们吃老板的饭，拿老板的钱，难道为了她去跟老板作对不成？没有的事！”

我——“可是这儿老板不应该的，停了她生意也够了，还把她押起来。”

他——“你先生真是生得太忠厚了！现在哪儿不是这么的？”

我——“可是这里的老板跟‘象牙筷’有多大交情，那么的帮他？”

他——“交情是没多大的交情。可是开舞场吃的什么饭？得罪了白相人还开得下去吗？做生意的要面面圆到，老板也有老板的难处。牺牲一两个舞女打什么紧？真是！”

我——“现在林八妹在哪儿？”

他——“还在六分所里。”

我——“也是很可怜的人啊！”

他——“嘻，你先生真是！可怜的人多着咧！做舞女的哪一个不可怜？年纪一年年的大了，嫁人又嫁不掉。坐在对面那个穿红旗袍儿的梁兰英，这儿生意算她顶好了，那天我跟她随便谈，我问她：

‘你可打算嫁人吗？’

‘谁爱娶舞女呢？’

‘今年你二十岁，再过六年，可怎么办？’

‘过了今天再说！’

‘我问你，过了六年怎么办？’

‘给人家去做下人，洗地板，擦桌子，再不然，就上吊！’

你说，哪一个不可怜？”

到这儿我们又谈到旁的地方去了，可是我在心里决定了明儿上六分所去看林八妹去。

四

吃了中饭，我走到六分所，先见了他们的所长。我说是报馆的新闻记者，所长就很客气请我到他的卧室里去谈。是一间不十分明亮的屋子，上面壁上挂着党国旗和总理遗像，桌上放了一大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公文，和一把紫砂茶壶。他请我坐下了，掏了枝烟递给我，给擦上了火，抽了口烟，我就开口道：

“这儿可是有一个叫林八妹的舞女押在这儿？”

“是的。”

“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是前天半晚上，她跑到这儿来，说有人在舞场里打了她，要我们保护，当时我就派巡长跟了她去……”

我截住了他的话道：“这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懂怎么反而把她押了起来。”

在烟雾里边他的脸很狡猾地笑了：“这有什么不懂得，你老哥也是明白人，咱也不瞒你，我家里也有七八个人吃饭，靠这苦差使还不全饿死吗？皇宫的老板跟我又是有交情的，咱们平日彼此都有些小事情，就彼此帮帮忙。”

“可是那么一来你不是知法犯法吗？”我故意装着开玩笑的模样，大声地笑起来。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要是法律真的能保护人权，不瞒你老哥说，我早就饿死了。对不对？大家都在刮地皮，我也犯不着做傻子。谁知道明天还当不当得了巡官呢！"便跟着我哈哈地大笑了一阵子。

"那林八妹我可以看看她吗？"

"可以！你老哥吩咐的话，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一面说，一面却坐着不动。

我站了起来道："现在就去，怎么样？"

"行。"

他带我到一间很黑暗的屋子里面，下面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只椅子，在床上坐着一个女人，像是穿着件暗绿的衣服。

所长说："这就是林八妹，你跟她谈一回吧。兄弟有事，过回儿再来奉陪。"

"不敢当！"

他走了以后，屋子里只我们两个人，她不动声色的瞧着我。我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下来。

"我是报馆里的记者，你的事我们觉得很不平，我个人也是很同情你的，请你把那天的事告诉我。"

她坐在那儿，尽瞧着我，不做声，就像没听见我的话似的。我明白，她不懂得为什么我要老远的跑来问她，她不懂得我为什么要知道她的事，她疑心我在骗她，我在想法子算计她。她有一张平板的脸，扁鼻子，很大的腮骨，斜眼珠子，一圈黑眼皮，典型的广东脸。

我又说了一遍，要她告诉我她的事。

她才说道："那天晚上我坐在那儿很气闷，已经一点多了，忽然那个'象牙筷'跑到我前面来调戏我——"

"他怎么调戏你呢？"

"我那天没穿袜子，他说：'小妹妹，你好漂亮，不穿袜子！两条腿那么白！'我不理他。他索性嘻着脸，跟我闹不清楚，我站起来起

走，想避开他，他却把我按在座位上道：‘急什么呢？有拖车在那儿等你不成！’我就不高兴，我说‘屁，我没拖车的！’他说：‘我做你拖车可好？咱们等会儿开房间去。’我白了他一眼，他就大声儿的嚷起来道：‘不得了，小妹妹跟我做媚眼，要我等回儿开房间去！’树树要皮，人人要脸，我虽说做舞女，也是没法子，混口饭吃，脸也是要的，究竟也是个有鼻子眼儿的人。可是当时我还忍着不做声，这狗入的越发得意了，索性把我的裙子，就那么的给拉起来，还说：‘小妹妹不穿袜子，可穿裤子？’你说还有谁能耐得下？我火起来了，我说：‘闹什么？’他顿时绷下脸来，道：‘闹什么！闹条大××你吃！’就‘××给你吃，××给你吃’那么的说着，把中指直塞到我嘴里来；我恨透了，就骂他：‘狗×的！’他就拍的一个耳括子，‘小娼妇，你敢骂大爷！’揪住了我的头发，打得我哪！——后来给人家拉开了；他们把我推到外面去，他们说他是大流氓，犯不着跟他闹。他们合着伙欺我，骗我，就因为生意坏。可是我为什么要白让他打呢？我要进去打还他，我要跟他拼命去；我们广东人是那么的，打死了算不了什么。老板把我赶了出来，不要我做了。我去叫了警察来，不知怎么一来，可把带到这儿来啦。喝！”她猛的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可是声音是那么小，一种病人的声音。“他们又有钱，又有势，打了我还把我押起来！他们合着伙欺我！合着伙欺我！”躺到床上喘着气，低低地说着：“我是一生下来 就叫人欺的！”脸上泛着红色，桃花那么的浅红色，一回儿又咳嗽起来啦。

“你的家里人呢？”

她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我是卖给人家的。”

“很小的时候就卖了的吗？”

“从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妈和一个爸的时候，我已经是没有妈，没有爸的人了。可是我有一个妈，假的妈，我叫她妈的。小的时候，她天天打我，骂我，叫我洗地板，擦桌子，现在她还是天天骂我，打我，叫我洗地板，擦桌子。从前我不是做舞女的，她逼着我卖

淫，做咸水妹。我是夜开花，白天睡觉，晚上做生意的，你不知道那可多苦。后来做了舞女，为了我没生意，舞场关了门回来还逼我去接客——我简直连骨头也做得断了！”

“她可知道你现在给押在这儿？”

“知道的！”

“为什么不来弄你出去呢？”

“她不会再在我身上化一文钱了。”

“你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吗？”

“到这儿来还没睡过。怎么睡得着呢！只想早一点死了算了！我受够了！”

“你要钱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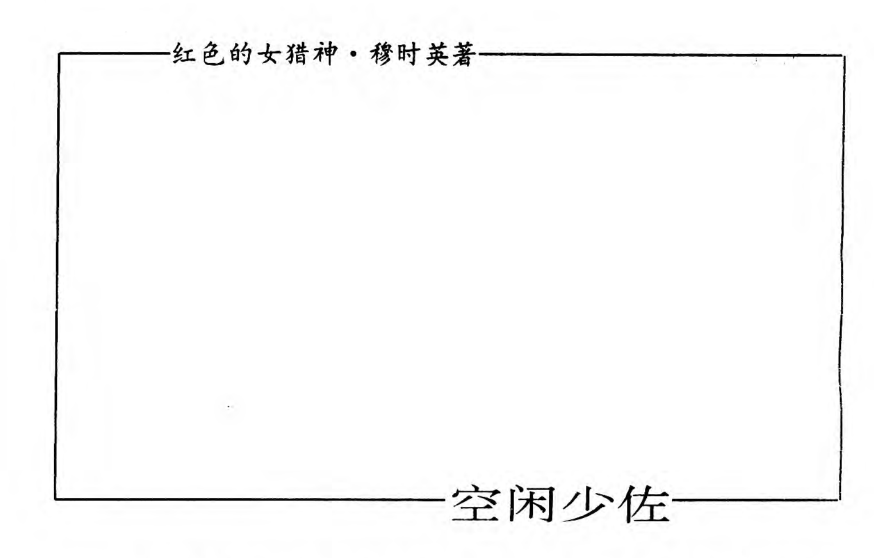
她摇了摇脑袋。

我再问她：“你要钱用吗？”

她不做声，闭上了眼珠子。

我便退了出来。

（选自《现代》，第3卷第1期）



空闲少佐

一点不含糊的，就在空闲少佐的后边儿，手榴弹猛的炸了起来。在脚下没多远，有人叫妈，一回儿便咬紧了牙哼唧着。惨哪！神经纤维组织那儿像一万只蚱蚂在爬着那么的难受。一阵冷，觉得血顺了脊梁盖儿往下淌。带了伤咧！

东京的年轻的妻和才六岁的孩子浮到眼前来了，是的，他家是在东京郊外，门口有盏大纸灯笼，两盆精致的小盆景……挺着枪刺，咬紧了牙的自家儿的部下尽摇晃……家的四边是有樱花的……只听得各式各样的枪声，眼前的人，慢慢儿地模糊起来啦，便倒了下去。也不觉腰下那柄军刀垫的疼。人，人……枪刺，钢盔……子弹呼呼地掠过去……天，广大的天空，蔚蓝的天空。天小了下来，变成灰白的，这不是妻的脸吗？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远了，浮在空气里边，越浮越高，越来越远啦，接着便一下子，什么都没了。

在做梦吧？迷迷忽忽的，像有谁在走到身旁来，像有什么温柔的东西按着自家儿的脑门。一用劲，猛的一下子睁开了眼。眼前是

一片白，在空中飘荡着，慢慢儿地清楚了起来。按在脑上的是一只女性的手。床沿那儿是白的看护服。再仔细一瞧：白床巾，白椅子，白小几，白墙壁，白窗纱，一种舒适安逸的感觉。

没死吗？

便一边抬起眼光来，一边想："是在东京病院里不成？"

可是把手按在自家儿脑门上的并不是妻，却是个支那女子。别的病房里的哼唧，门外在走着的人，远远的汽车喇叭……慢慢儿地跑到听觉里来了，她挪开了手，低下身子来，轻轻儿地问：

"醒了吗？"

淡淡的香气氤氲着。自家儿的脸上是一双透明的眼珠子，友谊的笑劲儿，体贴的脸。想点一点头答应她，刚一欠身，脊梁盖儿就刀子扎着那么的疼。

"别动，你伤得很厉害呢。静静的躺着，我等回儿再来瞧你。要什么你叫我就行。我姓黎。"

甘蔗味的北方话，在北平使馆里当过三年武官的他听起来是很亲切的。她把他的胳膊放到被窝里边，把被窝拉到肩上便走了出去。

屋子里只有一个人。

要是伤好了的话，我要天天替她祝福，这支那的女儿是这么小心地看护着我啊！看护着她的敌人，是俘虏啊！俘虏哪……俘虏哪！家里准以为我死了咧！

大海的那边儿，在细巧的纸扎灯下，在樱花里边，在明秀的景色里边，有他的家，小小的矮屋子。出发的时候儿，妻在太阳旗，纸扎灯和欢呼的声音里边低低儿地哭泣着。儿子牵着他的武装带：

"爹，你上哪儿去呀？"那么丽丽拉拉地问过他的。

妻啊！儿子啊！在海的那边儿哪！多咱再能和儿子一同到上野公园去打棒球？军部里一定以为我是死了：我是在被包围在敌人阵地里苦战了两天的。《朝日新闻》上会记载着我的战绩，我的名

字会放在战死者的名单里边，妻也许已经领到了抚恤，她会在深夜里躲着哭，给儿子瞧见了便会缠住她问：

"妈，怎么啦？怎么啦？"不依地。

他们不会知道我还活着，不会知道我是俘虏。支那人的俘虏啊，军部知道了会怎么着呢？押回国去？逼着我自刎？总免不了死的。为什么不死在庙行哪！支那人的俘虏……

翻了个身，脊梁盖儿上猛的又疼了起来，不由呀了一声。

门开了，黎姑娘走了进来：

"怎么啦？"坐到床沿上。

讨厌！她为什么要那么小心地看护着我呢？帝国军人是不偷活的，她以为我也像支那人那么怕死吧。讨厌的，压根儿就不用把我弄到这儿来，让我死了岂不好？我得对她说，不用她白费心，可是她是那么小心地看护着我啊！

"我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已经四天了。×师长特地派人送你来。"

"是的。"

"×师长？不是×××吗？"

"不是个胡髭很多的人吗？"

"对了！"

"啊……"

说到这儿便默着望天花板，记起四年前的好友了，×师长是他在步兵学校时的同学，他们曾角过力，曾一同地上帝国剧场去，他受教员罚令立正一点钟时，×师长替他不平过的。可是现在是敌人咧。他们的部下互相攻击着，大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拼。×师长不是他的好友吗？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这就是战争，就是爱国吗？

屋子里充满着药品的气味。黎小姐坐在那儿，素洁的装束使他想起了圣女玛利亚。肚子有点儿饿了。

"黎姑娘,我可以吃东西吗?"

"饿了不是?"

"有一点。"

"你躺着,我去拿。"

瞧着她走出门外,门把他的视线隔断了。

静静的太阳光照在窗纱上,空气里带着花香。她刚才坐着的地方儿,有一种暖和的,芬芳的有机体流着。她有雅致的仪态,匀称的胴体。想起那儿看过的一本小说上传奇的恋爱了:好象是一个美国军官和德国女间谍的一段孽缘;啊……啊……可是哭泣着的妻的脸猛的涌上来啦。

黎姑娘走了进来,拿着一杯牛奶和一块白食巾。把牛奶放在床前的小几上,帮着他竖起身子来。

"创口疼不疼?"

"不,嗯。"便忍着疼靠在床栏上;床栏在他阔肩膀的重量下,吱吱地哼着。

把牛奶拿给他,替他把食巾放在面前。猛的一串眼泪挤到眼眶子里,赶忙把牛奶和眼泪一同地咽了下去。

"黎姑娘,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太好了!"

"静静儿的躺着吧,你不能多说话的。睡吧。"

闭上了眼。她站在床旁。一回儿他打起鼾来,可是并没睡着,听着她踮着脚走了出去,门轻轻的阖上了。他睁开眼来望着窗纱。

不知哪来的伤感荡漾着。

夜是温柔而静寂的,慢慢儿的从窗外溜到屋里来了。

黎姑娘阖上了门。走廊上没一个人。走到窗前,靠着窗,脸贴着窗纱,尽想。

就在那屋子里,躺着她看护着的人。昏迷了好几天,以为他要死了,不料又醒了回来。一个重伤了的人在自家儿的看护下又活了回来,真是够高兴的事。

黎姑娘笑。

可是他不是她的敌人吗？死了不好吗？死了倒也很可惜的。他有一个强壮的身子，脸是黑了点儿；那浓秀的眉毛和没有云的天空似的眼珠子，死了真是太可惜啊。可惜吗？恨他吧？恨他吧！

便找着恨他的理由，可是却连一点厌恶的情绪都没有。

记着！就譬如我一家子全叫他给杀了，譬如自家儿给他，啊！便瞧见自家儿给他逼着，给他扯掉了衫子……呸，胡思乱想什么。不会这么的。很懂事的人。今天他不是很有礼貌，甚至有点温柔的吗？可是恨他吧！为什么要替他换绷纱，换药？为什么那么小心地看护他？为什么？早就应该扔了他不管，让他死的。为什么不恨他？恨他啊！敌人哪！就譬如——

一个声音，轻风似的低低的吹来！“黎姑娘，你太好了！”谁在说呀？夜吗？窗外的夜吗？可是夜是静寂的。

一双夜那么温柔的眼珠子在窗外闪。恨他啊！可是那双眼珠子却酒似地流进来啦。但闭上了眼——是有点儿醉咧。

医官侧着脑袋诊了脉，从他嘴里把温度表拔了出来，对着窗子望了一望。

“大夫，不要紧吧？”

“幸亏你生得强壮，总算捱过了。现在热度退了许多，心脏也很康健，只要静养几天，便可以收口的。”说着便替他在胳膊肘上打了一针，叫他翻过身去换绷纱。

一层层的绷纱解了下来，裹着药棉的钳子捌在创口里。黎姑娘的手在那儿按着，轻轻儿的。疼得歪扭着脸，抓住了床沿忍着。酒精的气味很浓。这么看来是死不成了。死呢？还是不死？

黎姑娘的手跑到脑袋上来啦，抚着他的头发，柔软的话：

“疼吗？再忍一回儿就完了。”

脸上痛苦的皱纹都平了，太息了一下。没有痛苦，也没有伤口

似的。他想跪在她脚下，虔诚地向她顶礼。她不也是很可爱的姑娘吗？她是支那人，可是要杀她的心思却一点也没有。如果有谁伤害她，倒怕会去救她的，不顾性命地。

凉快的绷纱一层层的绷着，还有点儿疼，可是心里却象穿了烫得很平的军服似的爽朗起来。想说些话，想笑，像春天就在窗外等着他似的。连自家儿也莫名其妙地问着：

"大夫，我可以抽烟吗？"

"再过几天就可以了。"

"空闲君，身子还弱得很呢。没瞧见自家儿的脸吧？——多苍白啊。"

他不说话，只那么地瞧着她。现在是什么都扔了，武士道，自杀，战死全不想。乐得身子要炸啦。

"你要什么尽说，我可以打电话去问×师长要的。"医官说着便出去了。

"黎姑娘，我很想见见×师长呢！"

"他很忙，怕抽不出空儿来吧。"

"只要还活着，总要见他一次啊。"

没话可说了，他想着这位爽直的老友。还记得他有一次晚上括胡髭，第二天早上起来又长满了，恨得他把下巴括得全是刀痕，害大家笑痛了肚子。不由地又笑了出来。

"笑什么呀？"

却见黎小姐不知多会跑出去的，正从门口那儿走过来，拿了一身衬衣。

"我笑×师长。我们在步兵学校读书时，他的胡髭长得顶快，顶硬，一晚上就长得挺长的。"

"真的吗？"她轻轻儿地笑了起来，把衬衣放在床上道："×师长是你的好朋友不是？"

"弟兄似的！"

“×师长时常打电话来问候你的，今儿又巴巴的叫勤务兵送衬衣来。其实他不送来，我们也要替你换的，已经很脏了。”

“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咧。多会他再打电话来，替我说一声儿我挂念他吧。”

“报答那类的话是不用说的，空闲君，就希望你回到国里去反对战争吧。”深怕使他为难的神情。“可是我帮你换衣服吧。”便揭开了被窝，替他换上了褂子。

“多下来的让我自家儿来吧，不好意思的。”

她脸红了起来，讪讪的。他觉到自家儿的话有点儿轻薄，就搭讪着把被盖上了。

“不好意思再劳动你咧。伤口倒不疼，这点儿事情自家儿还做得动。”把换下的裤子交给她。

她接了裤跑出去。瞧着她的背影，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来啦。要是我不是她的敌人多好啊。她好象有点儿——

至少不讨厌我。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小心地看护着我哪！我不是杀过许多支那人的吗？也瞧见过自家儿的部下奸死支那女子，却并没责罚他们。

心里腻烦着，憎恶着自家儿。为什么要杀他们呢？对他们是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恶感的。可是，在步兵学校里，教员们不是告诉他征服支那是帝国军人的义务吗？真有点儿给她迷了咧！怎么怀疑起这些来了？应该死的，给手榴弹炸伤的时候儿就该死的。就是现在也该立刻自杀——只要几天不吃东西就行了。可是妻愿意他死吗……

春天快来了；窗外是那么可爱的夜色啊！穿着新的衬衣真是舒服，住在病院里，让黎姑娘那么的姑娘陪着简直是幸福的。这些幸福不是×师长给我的吗？这胡老哥近来不知怎么了？四年不见咧！怕牙齿上面也长了胡髭吧。哈哈！真想不到的，现在我们竟在这儿变了敌人了。在学校里想到现在这么的情形，谁也要笑的吧？敌人！

要是他对我说：

“空闲君，我要枪毙你，你是我的敌人。”

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要是我对他这么说，他也会当我神经错乱的。我不用瞧见他，也不用听见他，只要把手在他脸上摸一下就能认出来的——这熟悉的胡髭啊！能够再在一块儿住一夜，就像在学校里那么的，我有一枝好烟，他想分一半，我不答应，就扭在一块儿倒在床上，把那枝烟抢得稀烂，大家喘着气骂……多有味儿！我们怎么会是敌人呢？为什么要打？为什么？谁也不希望打的。谁要打呀？……呸，不要脸的，帝国军人的气节全给我毁了！这么的主意，给人家知道了，谁也要骂我的。死吧！怎么能做支那人的俘虏哪？死吧……死吗？可是活着总是好的。譬如烟卷儿，死了就没福抽。竟一个心儿想抽起烟来啦。

“只要能抽烟，就是再过几个月也不会寂寞的。”

医官每天来两次，来了总跟他谈一回儿。日子很容易的混混就过去了，又像很长，很不容易混过去的。

一见黎姑娘走进来便问：

“今天可以抽烟了吗？”

总是笑了笑，骗孩子似的；

“寂寞了不是？”便坐下来：“我和你说闲话儿，好不好？”

黎姑娘是很会说话的，一种粘性的声音，像刚学说话的孩子似的。谈着东京的不忍池和上野公园，×师长，北平的风俗和西山。把泣也忘了，哭泣着的妻也忘了。

再有谁向她说在她前面躺着的那个年青人就是残酷的日本军官，她也许不会相信的。他的性情儿她全摸熟了。她知道讲什么话他会高兴，讲什么话他不爱听。他也知道冷，知道热——不也是很可爱的人吗？

空闲少佐的思想也有点变了。他不再想到自杀，一再想到战死

的光荣，有时也会猛的觉得自家儿是卑鄙的，不配称帝国军人。可是为什么帝国军人一定要自杀呢？便固执地向着自家儿问。这是武士道的精神，这是大和魂！可是大家亲亲热热的岂不好？战争，为什么来着！

黎姑娘不在的时候儿却觉得寂寞，一种淡淡的哀愁会浮上心来。就低低地唱着俳句。

一张女人的脸，蹙着眉尖老浮在眼前，这是妻。那张脸却是很模糊的，再也记不清那嘴犄角儿是怎么的了。怎么能忘了她啊！苦苦地想着她的模样儿，总引不起清晰的印象来。慢慢儿的那脸上长了胡髭，胖起来了，清楚起来啦。

"空闲君，认识我吧？"那么说着。

一问儿那张脸却又淌起泪来啦。泪珠在搽多了粉的腮帮儿上流下来，划出了两条淡黄的线，鼻子下面和嘴的四边也黄了起来；粉也没有了，胭脂也没有了。瞧见过那张脸的，是在出发的时候儿，在太阳旗下，在纸扎灯笼和欢呼声里边儿。接着便是也像自家儿那么拐着两条腿的孩子。不知道还能见到他们不能。军部一定不让我回去的。会枪毙我的！军法！命令！纪律！要打的人去打吧！如果能活着回去，我是不愿意再打了。

成天的那么想着：妻的脸，×师长的脸老在窗纱上，在天花板上存在着。可是那么地尽想着是痛苦的！一口烟把那些喷了多好！

第一次抽到烟的时候儿乐得百吗儿似的。用尼古丁麻醉着自家儿，什么也别想它，飘飘地，飘飘地……从黎姑娘的手里抢过那只黄色的盒子，打开来，里面装满了橡皮头的英国烟，拿了一枝叼在嘴犄角儿上，和蔚蓝的烟一同地。

"是师长送我的吧？"

"不，现在前敌打得很厉害，×师长连听电话的功夫也没了。这盒烟是我送你的。不懂好不好，只是价钱还贵，大概不会十分坏吧。"得意地站在那儿。

听了那么的话，自家儿连话也说不出啦。望着她，并不带一点儿感激的心情！这心情是和日子一同混过去了。

她不作声，望着那一圈圈的蓝烟，在想着什么，又不像在想着什么。意识上是一片空白，在那空白上却有一缕淡淡的云影。她希望一些粗鲁的动作和琐碎的话。可是一有了声音自家儿便会吃惊的。

她脸上的笑劲儿，困窘的视线，他是明白的，很明白的。应该说些话的。说什么呀！说感谢她的话吗？不会是要我感谢她才送我一盒烟吧。美国军官和德国女间谍，只得想起那本小说了。从烟里边望过去，她今天好像故意多擦了些胭脂。那张嘴像没开透的樱花！那么的事真是糟糕的，她是中国人，我是帝国军人啊！

尼古丁麻醉不了神经的时候儿是有的！

成天地压到心上的重量又压上来了。总有一天要回去的。不是枪毙就是再上前线去打。打支那人，打×师长！黎姑娘是永远不能再瞧见了。住在病院里的日子也会过去的。我再想起现在来时怕不是坐在牢狱里便在地狱里吧？报答×师长的日子不会有的，爱着黎姑娘的日子也不会有的。可是我是他们救活的人啊！就是在东京也不会这么可感地看护着我的吧？军部怕早就把我忘了，谁都把我忘了。×师长却隔了四年还没忘了我。友谊有时是比恋还坚强的，比夫妻的情绪还悠久的。妻怕也嫁了人吧？可是妻也很可怜的。啊，战争，我为什么要做军人哪！现在反悔也迟了……

便痛苦地抽着烟。

创口慢慢儿的结了疤，乡思也和疤一同地掉了。妻的影子慢慢儿地淡了下去，简直不大想起啦。连自家儿是帝国军人的事也差不多忘了。能够老是这么的过下去，倒也愿意的。成天的和黎小姐厮混着，一离开了她就觉得窗子的太阳光也黯淡起来，屋子大了起来！简直太大了，身子不知道搁在哪儿才合式似的。见了她又妒忌

着。健康的人是可以羡慕的。要是也能在地上走两步啊！春天就在窗外，老坐在床上真是傻子。

"多咱才可以下床哪？"

"再养一个礼拜就行了。"

"真想坐到太阳光里边看看广大的天空哪！"

她走过去打开了窗子。第一阵风带着新的生命吹进他的身子。晴朗天气，金黄的太阳光，笑声全抢着挤了进来。汽车喇叭也顿时响了起来。在屋子里的，在自家儿心里边的一切沉重的东西全给吹跑啦。

人像轻灵的鸽子在空中飞似的。

世界是活的。他也是活的。究竟是活着的好！说不出的欢喜。在田野里散着步，和×师长一同地。他们可以卸了褂子摔交。他要大声地笑，哈哈地。他要摘一朵小青花送给——送给胡老哥不成？插在他胡髭上面吗？笑死人的。应该插在姑娘的鬓脚边，衣襟上。是的，他们还要带一个姑娘，像——妻那么的？黎姑娘那么的？

便瞧着黎姑娘。她站在窗前，半只脑袋在太阳光里边，黑的头发，白的脑门，康健的腮帮儿，红的嘴唇，彩色影片那么的鲜明而活泼。带她吧！可是黎姑娘也像鸽子那么的在空中飞起来了。一回儿窗纱也变了鸽子，太阳光也生了金黄的翅膀，轻灵地飞起来啦。自家儿是飞得太厉害咧。

头昏了。闭上了：

"可惜太烦了点儿。"

"可不是吗？究竟还没复原呢。"说着便去关了窗子。

"要是在乡下多好！"

"乡下全是兵呢。上海附近全给炮弹炸了！"

是的，全炸了。他就是毁了上海的人。他瞧见一大队望不尽的部队开拔到前线去，全像他那么的年轻，全是有妻子和孩子的，也许还有老年的母亲。这许多人在炮弹下毁灭了。他们哆嗦着，扯掉

了军服，扔了步枪，想往后退，可是在督战部队的机关枪前倒了下去。没一个愿意死的。他看见过有三个只十七八岁的兵士吓得哭，疯嚷嚷的，他们跪在他前面，可是他把他们拉出去枪毙了。为什么？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帝国。可是他们是什么也不懂的孩子，而枪毙了他们的就是他！

他又瞧见积着血的窟窿，各色各样的尸体，没了脑袋的，没了胳膊，腿的，漏了肠子的，挂在树上的，压扁在坦克车的轮齿下的，烧焦在木屋里的……这里边有日本人，也有支那人，可是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谁也不想杀谁，可是大家都给杀了。这是躲在他们后面的人，那些坏蛋，那些骗子叫他们去打仗的。他们全死了，可是他们犯了什么罪？什么罪？

“黎姑娘，我是该死的人。我亲手砍过许多支那人的，我也亲手把自家儿的部下枪毙过的。这许多人，许多人，……”

打他几下吧！马上骂他一顿吧！骂他犯了罪的！

可是黎姑娘只说：

“谁的不是呢？你的不是吗？不。压根儿我们为什么打？可是别提吧，过去了还提它干吗！你还不能太兴奋。”可怜他的脸色。

他想跪在她脚下哭，求她饶恕。她却把话岔了开去：

“日子过得真快啊！”

“可不是，真快啊！”

第二天她跑进来便嘻嘻地说：

“空闲君，我们明天要搬了。”

“为什么呢？”

“你昨儿不是说太烦了吗？我跟×师长说了，他叫把你搬到无锡去。”

“你留在这儿吗？”

“不，我是专看护你的。”

"天哪!"

"怎么啦?"

"我高兴。"

就唠叨地讲着搬到无锡去后的事情。

晚上他独自个想着。在步兵学校时也曾晚上和×师长睡在床上谈的,谈着支那的女儿,说自家儿很想娶一个中国妻子……坐在月色里,是一座古旧的屋子,满是苍苔的院子里边,老柏树上挂着纸扎的大灯笼和黎姑娘说着闲话儿。黎姑娘是应该坐在月光下的。巴望伤别好起来吧。不好又怎么着?好起来又要回去了。回去了又得上前线去,怎么对得住×师长和黎姑娘呢?怎么着才好?怎么着才好啊!

过了三天,黎姑娘和一个时常来替他诊脉的医官果真和他一同搬到无锡去啦。是在郊外?一个别墅里,已经有好多人住在那儿了。园子里有几个医好了的,脑袋上扎着绷纱,坐在那儿看报。顶失望的那屋子是洋房,可是那园子却很纤巧,那边儿种了许多海棠花。在甬道上走着时:

"黎姑娘,别扶我,让我自家儿走一下看。"

她放了手,并没跌下去,只是身子太重了些,两条腿没劲,像践在棉花上似的。高兴着,笑着。

"能走路了!"

她象逗刚学走路的孩子似的,反着身在他前面向后退:

"来呀!到我这儿来!"

把他直逗到楼上。他坐躺在床上喘气,从前攻击蕴藻浜苦战了三天两夜也没那么累哪。

"不中用啊!"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却:"能走路了!"高兴着。

"累了吗?我不该逗你走这许多路的。"

瞧见她懊悔的脸色便挣扎了坐起来:"没累。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呢!你能走路!"

“我真不希望好得这么快，只三个礼拜呢。”

“为什么……”

“好了不是要回去了吗？”

她笑着：“你不能回去的。”

“怎么呢？”

可是猛的明白啦。俘虏！是俘虏！想跳起来骂她一顿。有点侮辱了他啦。可是她却做错了事似的说：

“打完了就可以回去的。”

“可不是吗？”

搭讪着便想开了。总有一天要回去的，回到海的那边儿去，家里去。瞧见了他，妻会怎么呢？妻会乐得直淌泪，他要对她说：“我没死，你瞧我还是我：能跑路，能说话。”儿子会扯着他抬起脑袋来，睁着大眼珠：“爹，你杀了多少支那人？”支那人！支那人……黎姑娘是支那人呀！啊！×师长也是支那人！瞧黎姑娘一眼，却见她正在那儿解行李。为什么要好得那么快哪？好了便要回去的。先到师部。我挺着胸脯走进去，他们瞧见我没死会奇怪的！奇怪吗？可是我是被俘获过的帝国军人呢。我又没自杀。我是应该自杀的，他们会这么说。他们会骂我是帝国军人的耻辱，会骂我是懦夫。他们会把我枪毙的。也许把我押回国去坐牢吧。也许……可是我曾经苦战过；我的部下全打完了。也许他们说我勇敢，东京的码头上拥挤着欢迎勇士的人。“帝国的光荣。”《日日新闻》用这么的大标题记载着我的战绩。皇帝也许赐我徽章的。许多人会讲着我怎么征服了一个美丽支那姑娘的心……可是黎姑娘我不能再见她了。

情愿不回去，没有黎姑娘的日子怎么过哪？

“空闲君，躺一回吧，累得淌了许多冷汗呢。”

黎小姐站在床前。

钻进了被窝，为什么好得那么快哪……为什么好得那么快哪……睡熟了。

近了，大了，一张脸慢慢儿地低下来凑到他脸上停住啦，那张脸尽瞧着他，一动不动的，忧郁着。更大了！又低了下来，嘴唇贴到他的脑门上，暖的，更暖的两颗泪珠，顺着那长眼遮毛流到他脸上。那不是妻的脸？想伸出胳膊去抱住她，刚一动，却见那张脸猛的远了开去，慢慢儿地变了；成了谁的脸？对啦，是黎小姐的脸。

黎小姐站在床前。

像睡了很久咧，怎么黎小姐还站在那儿？只睡了一回儿不成？可是窗上的太阳光直照在那边儿墙上，不像是傍晚儿。是的，是的，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黎小姐忧郁着，濡湿的眼珠子。

梦呢！还是真的？刚才吻我的就是她吗？嘴上的胭脂像淡了一点，而且刚才脸上正氤氲着淡淡的香味。妻是没有那种香味的。真的是她吗？怎么又梦似的一点实感也没有呢？

“怎么啦，黎姑娘？很不自在似的？”

“战争完了！”

可是引起的并不是高兴的情绪，得回去咧！黎姑娘是一天天的远了，远了！有这么一天得远到瞧不见的。

“怎么会完了？”

“我们退了，退到太仓。”

“啊！黎小姐，我也替你们很难受的。”

“倒不是为这事难受。”

“那么，为什么呢？”

“战争一完，你不是要回去了吗？”

是的，要回去了。说不出话。半天；“可是，黎姑娘，我不会忘记你。还有×师长，我总有一天要报答他的。”

报答吗？再上前线去报答他吗？还是也把他俘了来，搁在东京病院里报答他吗？回去了还是要上前线去的。可是，战争！讨厌的！要不然就是枪毙。没法报答他呢。就是黎姑娘也没法再见她一面

了。辜负了啊！

“为什么你是日本人啊！”

笑了笑，想找些话说，一句也找不到。

黎姑娘猛的回身跑了出去，在门口就掏出手帕来。屋子里剩了他一个人。可是像有谁在向他说着：

“为什么你是日本人啊！”轻轻地，就在他耳旁，在他心里。

为什么我是日本人哪？是帝国军人哪？想到帝国军人便瞧见了给宪兵押了去枪毙的空闲少佐，用军刀搠通了肚子的空闲少佐，押在陆军牢狱里的空闲少佐，在报上给人批评为懦夫的空闲少佐……空闲少佐！数不清的眼珠子，轻视地望着加了手枷的他从甲板走到码头上去。孔雀羽上的眼珠子那么多的嘴，讲着他被俘虏的事，骂他，笑他。想那些干吗？要扔了那些怕人的幻想似的摇了摇脑袋，闭上了眼。说不定的！这种事说不定的！想想吧，我是苦战了两天，受了伤的！便瞧见自家给大伙儿抬在脑袋上面，在银座游行，群众欢呼着，抛得他一身的花。他走到皇宫天皇赐他勋章和爵位。他要站在播音器前演说！讲什么呢？讲非战吗？人家马上会把他赶下来的。别管他，总是演讲就是了，日活映画会社请他主演日支战争。不！我要反对战争。和黎姑娘的恋？不行！还是战争和恋爱混合着的传奇吧。接着便想到自家儿应该怎么表演的事了。

过了几天，那天早上，他刚起来，黎姑娘在瞧着他吃早饭。医官和一个粗豪的男子声音在门外说着话。

“就是这间屋子吗？”

“是的，他见了你不知怎么高兴咧。”

“我们四年没见哪，本是顶好的朋友呢。”

啊，他吗，跳起来想去开门，黎姑娘猛的脸发青着，扯住了他的袖子，堆上了强笑，一时嘴里说不出话来，他抓住了她的手，手是冷的。他来了！来了！可是欢喜里边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的

抓住她的小手，像怕她飞去似的。门开了。

“空闲君！”

一个穿军服的，一下巴胡髭的人走了进来，后边儿跟着医官，黎姑娘起来让坐，什么话也没说，便走了出去。她好像一下子就飞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他望着她，想拉住她。可是那胡髭笑着。猛的醒了回来——

“×××！你吗！胡髭还是那么怕人哪！啊！”

那张脸比从前胖了些，人也胖了些，胡髭越发多了。

“哈哈！想不到我会来的吧？前几天实在忙，抽不出身子来望你。许多地方怠慢你了，还望原谅。”

“这话怎么说呀？还要我原谅咧！正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呢。你坐。要没你，怕早就没活的了。黎姑娘又……”

一阵快要失去心脏的感觉猛的兜了上来。

“真想不到你今儿怎么会来的。早饭用过了吗？”

“用过了。空闲君，我也替你欢喜，今天可以回去了。”

“真的吗？”天猛的塌了下来，人是尽往下沉，不知道沉到多深。回去！不是回到家里去，是回到军部里去！

“真的。下班车就走。”看了看表。“还有四十五分钟。离城里车站倒有一段路，反正你没什么行李，我们马上走吗，到车上谈去，可好？”

“有什么不好？你倒老是那么爽直的，一点没变。黎姑娘呢？”

“黎姑娘不知哪去了。我替你说一声吧。”那医官说。

“你替我说一声！”

“怎样？有点儿舍不了吗？”胡髭上面扮了张鬼脸。

“也好。你说我多谢她。大夫，一月来多费你的神，多谢了。”

“去吧？”

“去吧！”

走了出去。那张床，那床巾，那窗纱……啊，那些亲切的老友！

在这儿，在那儿，黎姑娘坐过的，站过的。在那屋子里，淡淡的香气还氤氲着。可是，现在他走了！走到园子里，却见黎姑娘正坐在那儿怔着望天。

“黎姑娘！”

“去了吗？”走了过来，像要告诉他什么似的。

“有什么话吗？”

“没什么。”好久又说了一句：“去了吗？”

他想说些话，可是说不出来，连谢谢也没说！想抓住她的胳膊，可是只鞠了个躬。

“再会吧！”

她没说话，望着他走到门口，坐上车。

车开了。他瞧见她跑出来，跑到门口站着，小啦！瞧不见啦！掉了什么似的脸上阴沉了起来。人像浮在空中，没着落地。在车里，他笑着和×师长谈同学时的琐事。谈了许多，可是自家儿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坐在火车上，铁轨在下面吱吱地哼唧着。窗外广大的田野，拿着绿旗的铁路工人，站在轨道旁瞧火车的庄稼人，茅屋……越走越远了，无锡给扔在后边儿了！只是一个心儿的想着黎姑娘，脑门上被吻过的地方儿像擦了油那么的保留着一种甜蜜的记忆。可是这许多全成了过去的事啦。

×师长就坐在他对面，见了他不知怎么的却有一种惭愧的心情。天哪！伤是好了，日子是过得很快的。黎姑娘啊！风景慢慢儿地糊涂了起来，胡髭缠到一块儿，像从给雨沾湿了的玻璃里望出去似的什么都看不清楚。

“空闲君！”那只大手伸了过来。

“老×！我惭愧！”便抓紧了那只手。

空虚的！空虚的！世界小了下来。往哪儿去呢？哪儿去呢？世界小得容不下身了。只有一朵友谊的火在前面！×师长是在瞧着

他。

又到北四川路来了。心跳着。司令部门口的哨兵见了他便映着恶意的眼，也不敬礼。草地上一大队的兵士正在那儿休息着，却不见一个他的部下。全死了吗？枪架在草地上。他憎恶这些辉煌的制服，发亮的枪。一个迎接的人也没有啊。谁都像在瞧着他似的，都象在说：

“吠！还有脸回来！”

他往楼上跑。碰到的人都冷冷地向他招呼：

“回来了吗？”

可是他看得出他们的脸，他们整个儿的身子，他们的举动，全是：

“吠！也有脸回来！”

天皇赐的勋章给摘下来了。欢迎吗？群众把花抛在他身上吗？播音吗？日活映画会社请他做主角吗？哄！一下都完了。这儿没有同情，没有友谊，没爱，有的只是冷笑。

推开门进去，白川见了他便：

“你回来了吗？”

许多从前的同伴也在那儿。他向他们问好，他们却走了开去。桌子，椅子，桌上的笔，纸，空气，每一个原子都在冷笑。

“我们以为你死了！”

“我受了重伤。”

“所以就让支那人捉了去，住了一个月吗？”

“可是……”

“可是武士道的精神你也知道的，为什么你被俘获时不自杀？”

“可是……”

“可是帝国军人的气节应该尊重的。下星期有船，你到东京跟军部讲去吧。”

“可是……”

“可是，空闲君，你辛苦了，去歇着吧。”

瞧瞧别人，全摆着一副“瞧我干吗”的脸，抽着烟，冷笑着，在屋子里踱着，只得走了出去。

走到自家儿的屋子里。屋子是太高了，太大了，太大了！渴望着生胡髭的脸，那么的友情啊，我不能辜负他的。我要告诉白川，告诉他们，这战争是不对的。我可以死，可以坐押，我是对的。他们可以把我押回国去，可是回到国里，我便要对大伙儿说，说那许多战死的年青人，说那残酷的命令，说那没意义的武士道……可是我真的能活着回国里去吗？也许军部里会把我枪毙的。是的，一定要把我枪毙的。我还只二十八岁呢！我有力气，我有强壮的身子，我还可以上前线去的！去打吗？辜负了×师长咧。活着也许还有机会报答他呢？给军部枪毙了白死的。再去请求白川一次吧。

又站到写字桌前面了。

“什么事？”

“请你别送我回去吧！”

“为什么？”

“送回去是坐牢，枪毙哪！”

“你也知道的吗？”

“可是……”

“可是什么？”

“我还有个年轻的妻和六岁的孩子呢！”

“她们早就知道你是很勇敢的在庙行战死了。”

“可是……”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猛的往下淌。

“不要脸的！”

大声儿的喊了起来：“可是我有个年轻的妻六岁的孩子哪！我只二十八岁，我还年轻，我有强壮的好身子，我有力气，我还可以上前线去，我还可以打的！”两个卫兵抓住了他的胳膊。他静了一回

儿，便骂了起来："你！狗子，你这畜生！你知道我是一个年轻的女子的丈夫吗？你知道我是一个六岁的孩子的父亲吗？"挣扎着，可是末了还是给拉了出去。"我怎么可以回到东京去呢？我不愿意回去啊！不愿意回去啊！"掩着脸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到处都是：

"懦夫啊！"那么的冷笑声。

房里的墙壁也那么笑着，床那么笑着，什么都那么笑着。放在床上的武装带像在那儿说道：

"懦夫也配带军刀吗？"

我真的是懦夫吗？谁曾像我那么地苦战过两天呢？骂我懦夫！你们才是畜生呢！这许多人许多年轻人，是你们杀死的！我憎恶你们！憎恶你们！我憎恶战争！我犯了什么罪？要把我押回国去？要把我枪毙？

可是却非常胆怯，怕人家说他懦夫，这是侮辱。每个人都像恶意地望着他，他不愿意让他们那么地望着。饭也叫勤务兵搬进来吃了，话也不敢说。咳嗽了一下，别人便会注意到他似的。

成天地躲在房里，不敢动，不敢走路，像有谁在隔壁听着似的。门外一有脚声，便屏着气听，望着门，是到这屋子里来的吧？×师长？黎姑娘？不会来的啊！一段高兴全没了，就害怕着。别是白川吧？别是来抓我去枪毙的宪兵吧？人糊涂了起来。门像慢慢儿地开了。——可是脚步声，就在门外走了过去，门并没开。太息了一下，倒在床上。

希望有谁来谈谈，却鬼也没一个。闷坐了两天，差不多疯了。窗外是三月，和快活的人们。到外面逛逛去吧，真受不了。挂上武装带，开了门，冲着他的全像是冷笑的脸，又跑回去。踱了半天，猛的冲了出去，脸望着地，不敢抬起脑袋来，像偷了东西，深怕别人瞧见似的。

"站住。"谁在他后边儿说，大声儿的。

抬起眼来，已经到大门口了。回过脑袋去，只见两个宪兵走了上来。什么事哪？慌张啦。

“空闲少佐，你不能出去！”

“为什么？”

“司令的命令。你是受了监视的，后天就要押回国去了。”

“啊！”像受伤那回儿那么的，就像一下子什么都淡了下去，什么都要没了。怔着。

慢慢儿地回到房里。

真的要押回去了。坐牢的日子，哭泣着的妻，失业，饿死……都浮到眼前来啦。“自杀吧”——有谁在屋子里悄悄的说着。猛的他瞧见黎姑娘站在床前，忧郁着，像他回来的那天似的。接着一个胖子，嘴上养了两溜胡须，挂着军刀走了进来。×师长吗？乐得要跳起来了，可是那人只冷冷地向他说道：

“武士道的精神你是知道的，为什么被俘获时不自杀？你是懦夫，可是帝国军人的气节，懦夫也该尊重的吧，空闲君。”

是的，是白川！他认识他的！摸着武装带上的手枪跑出去了，跑到白川的办公处里。

“什么事，空闲君？”白川回过身来向着他。

他是白川！不会错的，是白川！可是摸着枪的那只手掉了下去，脑袋也低下来了，眼望着桌子。桌上有一本日历，记起明天是清明了。

“我想明天到庙行去看看我部下战死的地方儿——后天就要回国了，这点儿事总能答应吧？”

“可以的。”

倒在床上：“真是一点勇气也没有的懦夫啊！”也不哭了。

白川派了四个卫兵坐着装机关枪的机器脚踏车跟在他后边儿。路上全是拿花枝的兵士，向江湾走去。支那的江南真可爱。布谷在田里叫。下了车，向从前被围的地方儿，那座毁了的村子还在

那儿。站在一条小石桥上，望着脚下的溪水，他认识它们的。

走出了那座村子，是一片原野。这儿没有死尸，没有战壕，到处都是小野花和杨树。不远儿是一座新坟，走近了，只见那木志上写的正是：

"空闲大队长战死处。"

坐在自家儿坟上，什么也瞧不见了。空闲大队长战死处！自家儿是被称为有出息的，在步兵学校里有优良的成绩，在钢铁的纪律和命令下训练到现在那么个人。要是战死了不更好吗？现在是总有点儿污点了。战争是残酷的，可是军人是不得不打仗的啊！明天就要回国去了，便又瞧见许多轻视的眼珠子、冷笑的脸……

跟来的四个卫兵在村子那儿站住了望他。

军刀碰在地上。照武士道的方法是应该剖腹的。可是他拿出了手枪，对准了脑门。

"不会再有痛苦，再有轻视和冷笑了吧？"

碰！只见四个卫兵跑了过来，像是自家儿的孩子在问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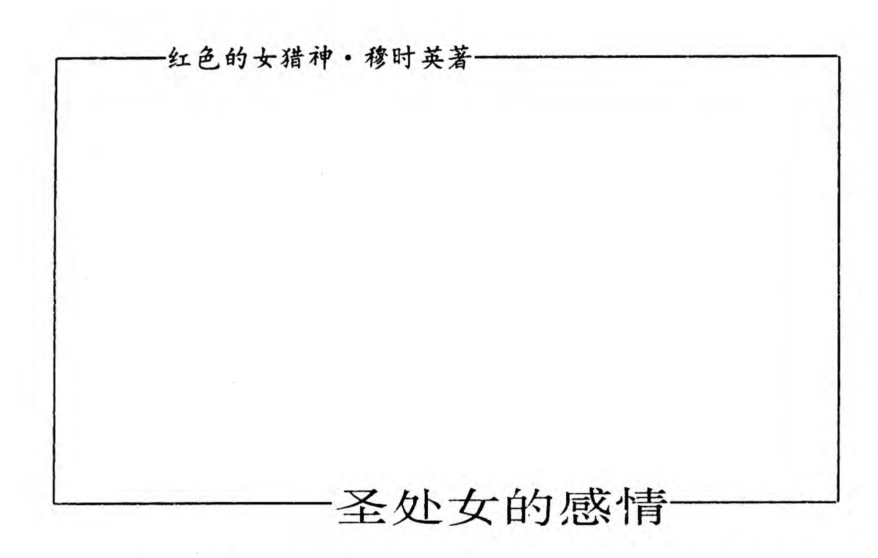
"爹，多咱回来哪？"

硬胡髭，眼前全是硬胡髭。像是那天躺在无锡病院里似的。黎姑娘的脸凑了近来，吻着他的脑门。脑门热得难受——更热的是两颗眼泪，从她的眼遮毛那儿直掉到脸上，那是黎姑娘！他懊悔起来啦。不该自杀的，活着就是坐牢也有味啊！

可是那两颗不是眼泪，是他自家的血流到嘴上。

一下子，什么都没了。

（选自《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 年
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圣处女的感情

白鸽，驮了钟声和崇高的青空，在教堂的红色的尖塔上面彳亍着，休息日的晨祷就要开始了。

低下了头，跟在姆姆的后边，眼皮给大风琴染上了宗教感，践在滤过了五色玻璃洒到地上来的静穆的阳光上面，安详地走进了教堂的陶茜和玛丽，是静谧，纯洁，倒像在银架上燃烧着的白色的小蜡烛。

她们是圣玛利亚的女儿，在她们的胸前挂了镶着金十字架的项链，她们的额上都曾在出生时受清凉的圣水洗过，她们有一颗血色的心脏，她们一同地披着童贞女的长发坐在草地上读《大仲马的传奇》，她们每天早上站在姆姆面前请早安，让姆姆按着她们的头慈蔼地叫她们亲爱的小宝贝，每天晚上跪在基督的瓷像前面，穿了白纱的睡衣，为她们的姆姆祈福，为她们的父亲和母亲祈福，为世上的受难者祈福，而每星期日，她们跟着姆姆到大学教堂里来，低声地唱着福音。

现在，她们也正在用她们的朴素的，没有技巧的眼看着坛上的

基督，在白色的心脏里歌唱着。

可是唱了福音，坐下来听有着长发的老牧师讲《马太传》第八章的时候，她们的安详的灵魂荡漾起来了。

在她们面前第三排左方第五只座位上的一个青年回过头来看了她们两个人。他是有着那么明朗的前额，那么光洁的下巴和润泽的脸，他的头发在右边的头上那么滑稽地鬈曲着，他的眼显示他是一个聪明而温柔的人，像她们的父亲，也像基督，而且他的嘴是那么地笑着呵！

他时常回过头来看她们。

做完了祈祷，走出教堂来的时候，他走在她们面前，站在大理石的庭柱旁边又看了她们。

于是，她们的脸越加静谧起来，纯洁起来，像她们的姆姆一样，缓慢地走下白色的步阶。

他在她们后边轻轻地背诵着《雅歌》里的一节：

Thou hast ravished my heart, my sister, mysponse

Thou hast ravished my heart

With one of thine eyes

With one chain of thy neck ..

从白色的心脏里边，她们温婉地笑了。

她们的对话的音乐柔和地在白色的窗纱边弥漫着。

窗外的平原上，铺着广阔的麦田，和那面那所大学的红色的建筑，秋天下午的太阳光那么爽朗地泛滥在地平线上面，远处的花圃的暖室的玻璃屋顶也高兴地闪耀起来了。

“他们那面，星期日下午可是和我们一样地坐在窗前望着我们这边呢？”

“我们是每星期日下午坐在窗前看着他们那边的。”

“今天的晨祷真是很可爱的。”

“陶茜，今天那个青年看你呢！”

“不是的，是看了你呵！”

“他的气概像达达安。”

“可是，他比达达安年青多了。达达安一定是有胡髭的人。”

“那还用说，达达安一定没他那么好看。”

“你想一想，他的前额多明朗！”

“他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而且也是很温柔，脾气很好的人——你只要看一看他的眼珠子！”

“他的下巴那儿一点胡髭也没有！”

“那里没有？你没有看清楚，我看仔细他是有一点的。”

“恐怕也像哥那么的，没有胡髭，天天括，括出来的吧？”

“也许是吧。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有胡髭的。”

“他右边的头发是鬈曲的，而且鬈曲得那么滑稽！”

“他的嘴才是顶可爱呢，像父亲那么地笑着！”

“而且他的领带也打得好。”

“你想一想他的衣服的样子多好！”

“他走路的姿势使我想起诺伐罗。”

“你说我们应该叫他什么呢？”

“Beau Stranger ”

“我也那么想呢！”

一同地笑了起来。

“可是他看了你呢！”

“他也看了你呢！”

一同地沉默了。

可是那爽朗的太阳光都在她们的心脏里边照耀起来。

“呵！”

“呵！”

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她们耳朵旁边轻轻地背育着《雅歌》。

第二天早上，她们刚坐在床上，两只手安静地合着，看着自己的手指，为了一夜甜着的睡眠感谢着上帝的时候，一个用男子的次中音唱的歌声，清澈地在围墙外面飘起来，在嗒嗒的马蹄声里边，在温暖的早晨里边。

"玛丽！"

"是他的声音呢，陶茜。"

那芳菲的，九月的歌声和马蹄一同地在寂静的原野上震荡着，在她们的灵魂上振荡着。

是在记忆上那么熟悉的声音呵！

裸了脚从床上跳了起来跑到窗口，看见一个穿了麻色的马裤，在晨风里飘扬着蔚蓝的衬衫的人，骑着一匹棕榈色的高大的马，在飒爽的秋的原野上缓缓地踱着。

从他的嘴唇里，高亢的调子瀑布似的，沙沙地流了出来，流向她们的窗，流向她们。

"可是他吗，玛丽？"

"是他吧，陶茜，你看一看他的肩膀，那么阔大的肩膀，一个拿宝剑的肩膀呢！"

"还有他骑在马上的姿势，一棵美丽小柏树的姿势！"

他耸了耸身子，那只马跳过了一条小溪，在原野上面奔跑起来了。

"跳过那条小溪的时候，我真替他担心呢！"

玛丽心里边想："应该担心的是我呢！"一面说道："陶茜，你侮辱了他了，跳过那么窄狭的一条小溪，是用不到你替他担心的。"

"应该是你替他担心吧？"

一面想："昨天他看了的是我，不是你，就是替他担心也是白费的吧。"

那只马越跑越快，而他是那么英俊地挥着鞭子往马头上打去，马昂着头跳跃起来。

"呵！"

"呵！"

两个人全说不出话来了。

看了看玛丽的脸，为了她的欢喜的脸色，陶茜说道："昨天他看了你时，可曾看见你眼角的那颗小疤吗？"

"那颗美丽的小疤，当然他一开头就注意了的。"玛丽骄傲地说。为了陶茜的得意的脸色，她又加了一句："我为你忧虑呢，陶茜，恐怕昨天他已经看见了你额角上那条伤痕。"

两个人全堵起了嘴。陶茜站到窗的左边，玛丽站到窗的右边。

他在一座黄石建的别墅旁边弯了个圈子，又跑回来了，跑近她们的窗前时，马忽然横走了几步，猛的站了起来，他俯着上半身，两条腿夹着马腹，拖住了马鬃，用拳头往它的脖子上澎澎地打去。

两个人全吃惊得叫了起来。

他回过头来，看了陶茜又看了玛丽。

两个人都笑了。

陶茜有一只洁白的小床，玛丽也有一只洁白的小床，在床上，她们有着同样的梦。

温暖的九月的夜空下，原野在澄澈的月色里边沉沉地睡着，松脂散发着芳烈的气味，在窗前有着蘼芜、郁金香和丁香，在她们的心脏里边有着罗曼斯的花朵的微妙的香味，而在原野上，是有着轻捷的马蹄声。

他唱着，穿了金线制的王子的衣服，悄悄地穿过了树林，跳过了小溪，在黑暗的原野上悄悄地来了，向着她们的小巧的卧室。

从梦中，她们为了他的芳菲的歌声醒来了。

跑到窗前，摆在她们眼前是一个莲紫色的夜。

他站在马鞍上，腰旁挂了把短剑，穿了锦的披肩，拈了一朵玫瑰，那么地美丽，那么地英俊，像一个王子，完全像一个王子，或者像一个骑士。

他向她们说："和我一同地去吧，骑在我的马上，到那边去，到快乐的王国去。那面有绯色的月，白鸽，花圃，满地都是玫瑰；那面还有莲紫色的夜，静谧的草原，玲珑的小涧，和芳菲的歌声。和我一同去吧，我的公主，我的太阳，我的小白鸽！"

于是他从藤蔓上面爬了上来，抱着她们跳下去，骑在马上悄悄地往静谧的平原中跑去。

她们有着同样的梦，因为她们是躺在床上，玛丽有一只洁白的小床，陶茜也有一只洁白的小床。

可是轻捷的马蹄声呢？

她们爬了起来，站到窗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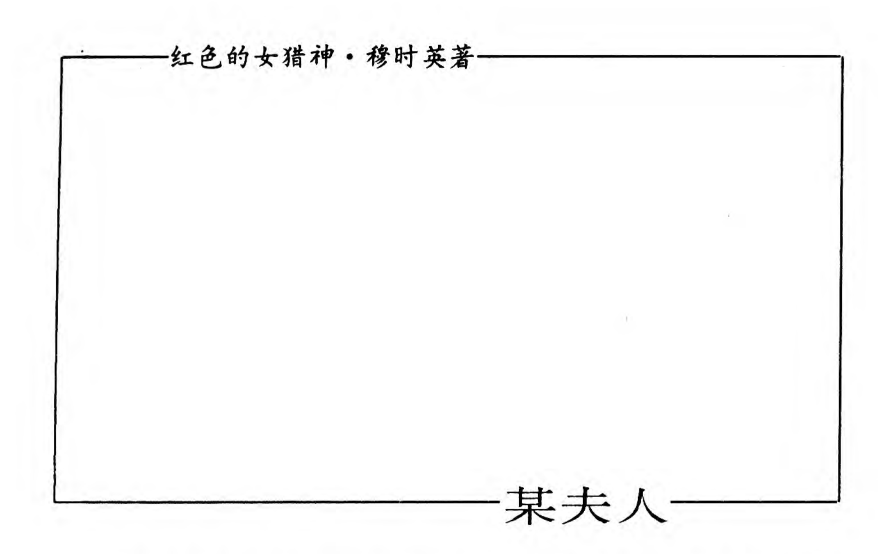
广漠而辽阔的原野是无边无际地伸展开去，在黑暗里沉沉地睡着。

于是她们有了潮润的眼和黑色的心。

在静谧的午夜里，两个纯洁的圣处女，披了白纱的睡衣，在基督的像前跪了下来：

"主呵，请恕宥你的女儿，她是犯了罪，她是那么不幸，那么悲伤，主呵，请你救助你的女儿……"那么地祈祷着。

（选自《圣处女的感情》，1935 年 5 月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某夫人

山本忠贞斜倚到车窗上，缓缓抽着雪茄，从歪戴着的军帽的帽沿那里，透过了从瓷杯里边蒸腾上来的咖啡的热气，在这边望着她。

车一开出哈尔滨车站，在铺满了皑皑白雪的平原上驰走着，天慢慢地暗下来时，他已经注意到在隔壁那间卧室里，带一点汉城口音唱着《银座行进曲》的，那个不知国籍的女人是一个很可怀疑的人物了，为了她的老于风尘的样子，她的冷漠的声音，脚下那双名贵的缎鞋，轻捷的步趾，尤其是因为她的少妇型的，妖冶而飘逸的风姿。她老是在那里反覆地唱着同一的调子，悉悉地，像从紧闭着的嘴唇里边漏出来的。睡在床上机械地听着这充满了北国的忧郁的歌声，车顶上的电灯蚌珠似的放出光彩来时的山本忠贞完全忘了藏在帽徽里的，进攻辽东义军的军事密件，而对于隔室那位诡秘的夫人抱了满怀不可遏制的好奇心。一个娟好的独身妇人，那样的对象是不能不使哈尔滨特务机关的调查科科长山本忠贞少佐睁开一只侦察的眼和一只爱慕的眼吧。

“毒品的贩卖者么？舞女么？还是匪贼的间谍呢？”被这些问题苦恼着的山本忠贞在餐车里仔细地看了喝着咖啡的她，忽然毫无理由地高兴起来：“总之，不会是一个贞节的女子吧。”所以，推歪了军帽，摆出不修边幅的轻薄态度来。

坐在餐车里的她。穿着堇色的衫，有一条精致的鼻子和一张精致的嘴，眉毛修饰得非常纤巧，一身时髦的西欧风味一点也剖别不出究竟是哪一国人。她把香烟灰弹在餐盆里，时常把晶莹的眸子从鬓边闪到山本忠贞脸上来，碰到他的饕餮的眼便低下眼皮，让长睫毛遮住柔媚的眸子的流光，把笑意约住在嘴角，温雅地拿起咖啡来的姿态简直是在跟他卖弄风情了。家眷远在东京的，过着禁欲生活的山本忠贞，只喝了半杯鸡尾酒便被桌旁的水汀烘得浑身的情欲古怪地燃烧起来。看看她在旁娉婷地走了过去，在他衣襟上留下了俱乐部香水的幽味，走到卧车里，碰地关上了门，他便似跌地闯进了她的卧室，用醉汉的声气喝道：“站起来！”

斜躺在床上她冷静地问道：“你有什么权利那样地命令我呢？”

“呔？特务机关调查科科长的山本忠贞少佐要搜查一个嫌疑犯也不行么？”

“很英俊的人为什么对于一个女子施行着那样粗鲁的仪态呢？”

“你那么漂亮的夫人不是也在做着不法的事么？”山本忠贞邪气地笑了起来。

“不法的事么？请你搜吧，随身行李都在这里。”把钥匙扔给了他，又丽丽拉拉地唱起《银座行进曲》来了。

“好本事！比我还镇静。可是你可知道山本忠贞少佐的眼是被称为显微镜的么？”一面咕哝着，一面打开了一只小提箧把一些零碎用品全倒了出来。他用把玩的态度检视着那些手套，丝袜，亵裤，睡衣，用责骂的口气调笑着道：“那样的睡衣！从浴盆里跳出来，穿着那样丝织的绣花睡衣，不怕一身的性感被水蒸气挥发到外面来

么?这样珍贵的手套!连一双可爱的手也悭吝到要遮蔽起来呵。呔!如果不是想怕腿部的肉来诱惑特务机关长山本忠贞少校,总不需要穿那样透明的袜吧。"挤着眼瞧了她的腿:"脚上的还是桃色的袜呢! 你看不是连柔软的汗毛也看得很清楚么? 可是山本忠贞少校并不是意志薄弱的家伙呵。"把亵裤拿到手里时,他已经不是在检查违禁品,却是在欣赏尖端流行物的猎奇趣味了。"也有那样瘦削的腰肢的么?把那样绯色的短裤穿了起来,就是印度的禁欲者也没有法子保持独身了吧! 可是那只胸褡却不免大得和亵裤太不得称了吧,一个瘦削的腰肢也能承托这样丰满的胸部么?"

整个提箧全察看过了以后,索性把床下的那只大铁箱也打了开来,铁箱里边除了一双银缎鞋,一双水红的高跟舄,全是些衣服,正在说着"衣服也留着余香呢"那样的话时,她却跳起来道:"还骚扰得不够吗?"

山本忠贞刚在搜寻不出什么违禁品,觉得没法下台,忽然看见铺在床上的毡,便抢前一步,扯开那张毡,一大包烟土在毡下赫然显现了出来:

"呔! 那是什么东西!"

婉娈的,求情的笑马上在她俏丽的脸上浮现了出来,拖住他的手,显着那样柔弱迷人的样子:"是第一次,人家托我带的。总可以商量吧? 我知道你是不会为难一个女人的。"

"可以商量,我和你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呢?"一只手抬着她的下巴,细细地看了一会道:"真漂亮! 可惜做了偷运烟土的私贩。"

她可怜得像一只绵羊:"不是私贩呀,山本忠贞少佐。"

"你还是想跟了路警去呢? 还是希望做三天山本夫人?"

她做了个媚眼道:"你还叫我选择么?"

山本锁上了门,哈哈地大笑着,把手伸到她怀里去道:"让我来测量一下你的胸褡的尺寸吧。"

她低低地笑着道:"这一带很多匪贼劫车的事件,而且,你看车

动摇得多厉害，又没有浴室，——到长春常磨馆去住三天不是很有趣吗？"

第二天，山本少佐和他的新夫人从宪兵和警察的双重搜查网里堂皇地跑了出来，在常磨馆最上好的房间里，亲密地站在窗畔眺望着街景了。

"这里不是有着马赛克瓷砖铺的浴室吗？"

山本拉拢了丝绒的窗帏，拎着水红的睡舄和绣花睡衣，把他的新夫人抱到浴室里边，在浴缸里放满了淫逸的热水，"一定要等灯亮了才行么？"那么地说着，捉住了她，给她卸衫，她缩在他怀里嗤嗤地笑着时，外面的电话响了起来。

"讨厌！是谁打电话来呢？"跑出去，拿起了电话。

"山本么？"电话筒里嗡嗡地讲着的正是宪兵司令冈崎义一。

"岗崎么？本来预备一到就来拜访你的，想不到你已经先打电话来了。"

"你昨天不是猎获了一个新夫人么？"

"你怎么已经知道了。"

"你跟她一同在长春下车，我是不能不知道的。"

"好家伙！"

"可是朝鲜人，讲话带一点汉城口音的，身材很苗条，鼻子旁边有一颗美人痣，笑起来很迷人，走路时带一点媚态，腰肢非常细的？"

"你认识她不成？"山本惊异起来了。

"现在还在你房里吗？"

"你想来看看她么？"

"你现在马上拿手枪指住她，别让她走一步。"

"拿手枪指住她？"

"你还不知道她就是有名的女间谍 Madam X 么？"

电话挂断了。

“Madam X 可惜现在就被发觉了，过了今天再被发觉不是很好?”说着，霍地拔出手枪来指住走到浴室门口的他的新夫人：“亲爱的，请你在那里站一回吧。”

“用什么手枪呢?旅馆不是已经受包围了么?”声色不动地靠在门上。

“ Madam X 真是尤物！可惜了。”

她不做声，轻轻地唱起《银座行进曲》来。

五分钟后，冈崎义一指挥刀在腰间咯咯地响着，跟在十二个宪兵后面走了进来。

“Madam X 久会了。”

他打开了那只小提箧，和那只大铁箱，从大铁箱里寻出那包烟土来，笑着说道：

“还是用这个笨拙的老方法么?”

抽出指挥刀从烟土的中间切下去，拿手指钳出一颗蜡丸来道：

“你还在担任传递工作么?”

他插好了指挥刀：“请你到宪兵司令部来谈谈吧。”向山本讲了一句：“对不起，请你另外再找一个吧。”带了她走了。

山本在长春住了两天，“另外再找一个，哪里再找得到那样名贵的宝物呢！”怀着这样的思想，安安静静地搭了车到沈阳，把行李放在旅馆里，去看了几个朋友，预备回来好好地睡一夜，明天上第二师团本部去把文件缴了，玩一星期便回哈尔滨去。

从朋友家里喝了点酒，回到旅馆，走进自己房里，只听得浴室里哗哗的放水声。

“见鬼么?”

刚想跑进去看时，浴室的门开了，在热腾腾的水蒸气里，亭亭地站着的，饱和了新鲜的性感的，站在瘦削的黑缎鞋上的，洁白而丰腴的裸像正是 Madam X，他不由像见了狐精似的迷惑起来，半天才说出话来道：

“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

“你看,我不是刚洗了身么?冈崎怕有半年没有洗澡了,身上脏得像乞丐似的,把我的肉也弄脏咧。”

听了这样的话,山本的情欲,在车上给水汀蒸发出似的又给从浴室里喷出来的,弥漫的水蒸气毫无节制地蒸发起来了。

“脏也好,干净也好,既然回到我这里来,至少要请你做一小时山本夫人再送到宪兵本部去吧。”

野兽似的扑了过去。

从她身后闪出两个拿了四寸勃郎林式的手枪的壮汉来。山本在枪口前噤住了。

“你明白为什么我要车上勾搭你吗?难道是我会爱上一个粗俗的日本男子不成?不过是想你把烟土里边的蜡丸搜了去罢咧。不料你竟蠢到连烟土里边可以藏蜡丸的事也不知道。冈崎是比你稍会聪明一点的笨汉。他以谓蜡丸里边藏的是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计划书,派了一中队去搜寻我们——明天你就会知道,你们的一中队全部覆没在我们机关枪底下了。”

山本不由咆哮起来道:“你就为了要把这些话来侮辱我才跑到这里来的么?”

“请你把声音放低一点吧,虽然是四寸的手枪,洞穿你的肢体的力量还是有的。”她拿毛巾抹着身子:“你知道我跑来干吗?你是不会知道的。我想来偷盗你的秘密文件的,想不到搜遍了全房间,还是搜不到,失望得很。现在我也不想你的秘密文件了,只想要你的帽徽做你对我的热恋的纪念品。

“呔!”山本刚一抬手,下巴给打了一拳倒在地上,给塞住了嘴,绑住了手脚。

“没用的东西!”

她把他的帽徽摘下了来交给那个壮汉道:“你们先去吧。”

那个壮汉啐了一口道:“那么没用的家伙,还费了两个人来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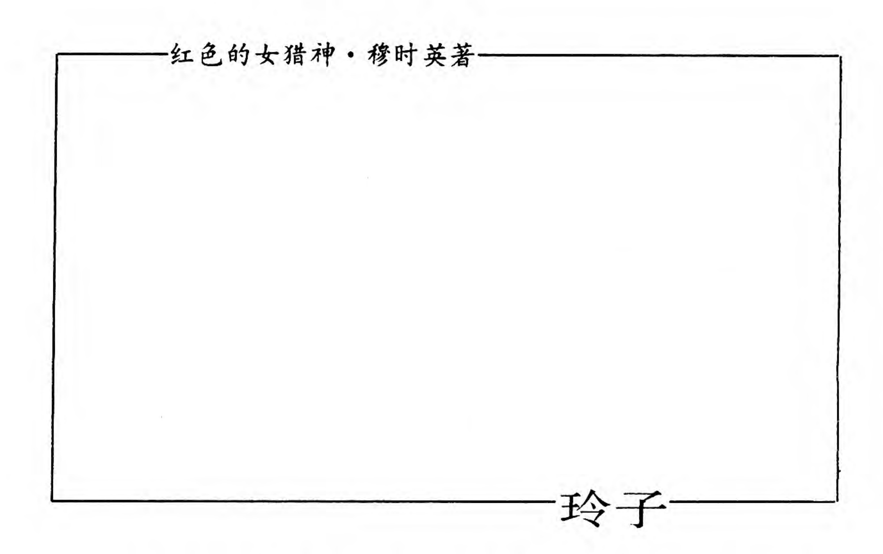
侍他。”笑着走了。

她从浴室里拿了一大堆衣服出来：

“你不是说把绯色的亵裤穿了起来，就是印度的禁欲者也没有法子保持独身了么？现在我就穿给你看，报答一下你的过份的称誉。”

她一面嘲笑着他，一面穿好了衣服：“莎育娜拉，特务机关调查科科长山本忠贞少佐！”走了出去，终于在房门外低低地唱起《银座行进曲》来。

（选自《圣处女的感情》，1935年5月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玲子

淡淡的日影斜映到窗纱上，在这样静谧的，九月的下午，我又默默地怀念着玲子了。

玲子是一个明媚的，南国的白鸽；怎样认识她的事，现在是连一点实感也没有了，可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学期，她像一颗绯色的彗星似的涌现了出来，在我的干枯的生命史上，装饰了罗曼谛克的韵味，这中间的经历，甚至顶琐碎的小事，在我记忆里边，还是很清晰地保存了的。

是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吧，在英美诗的课堂上有一个年纪很小，时常穿一件蔚蓝的布旗袍的，娟丽的女生，看起来很天真，对于世事像不知道什么似的，在我们谛听长胡子的约翰生博士讲述维多利亚朝诸诗人的诗篇时，总是毫不在意地望着窗外远处校园里的喷水池在嘴边浮着爽朗的笑，这人就是玲子。

大概是对于文学的基础知识也不大具备的缘故吧，把约翰生博士指定的几篇代表作，她是完全用读《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读《侠隐记》那样的态度来读的，所以约翰生博士叫她站起来批评丁

尼孙的时候，可笑而庸俗的思想就从那张雅致的小嘴里流了出来。严肃的约翰生博士便生起气来，严厉地教训了她。

"用你那样的话去称赞一代的文才，在你当作一个文学研究者是一种耻辱，在丁尼孙是一种侮辱。"

她也并不觉得难受，只是望着约翰生博士的胡子嘻嘻地笑，很明显地，她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她的意见对于她是一种耻辱。"你是竭力称善了丁尼孙，我不是比你还过份地称誉了他么？"那样的意思是刻划在她的脸上。

"懂了么？对于丁尼孙这是一种侮辱，不可容忍的侮辱！一个人说的话应该负一点责任，不参随意指责，或是胡乱吹捧。记着，孩子，口才是银的，沉默是金的，这是一句格言。滔滔雄辩还抵不过一个有思想的哲人的微笑，何况你的胡说！"

她却出乎意外地说出这样有趣的话："是的，先生，可是一定要我站起来说的不就是你么？"

这一下，约翰生博士是完全失败了。"顽皮的孩子！顽皮的孩子！"喃喃地说着，颓丧地坐了下去。

面对着那样的喜剧，我们不由全笑了起来。

下了课，在走廊里边，约翰生博士叫住了我，抚着玲子的柔顺的头发对我说道："你找几本书给这位小妹妹念念吧，她真是什么也不懂。"

从那天起我便做了她的导师，我指定了几部罗曼主义的小说给她看，如《沙弗》，《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类的书，每天在上英美诗这一课以前一个钟头，我替她解释史文朋和白朗宁，在一些晴朗的下午，在校园里碰到她，便坐在日规上，找一点文学的题材跟她谈了。她是一个有着非常好的天资的人，联想力很丰富，悟性也好，如果好好的培养起来，是不难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作家的。那时她差不多天天和我在一起，我们时常在校外的煤屑路上悉悉地踏着黄昏时的紫霞，从挂在天边的夕云谈到她脚上的鞋跟，在星期六的下

午，我们便骑着脚踏车，带了许多水果，糖，饼干和雪莱的抒情诗集，跑到十里路外的狩猎协会的猎场里边去辟克匿克。

猎场旁边有一道透明的溪流，岸上种着一丛杂树，我们时常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旁边坐下来，靠着褐色的树干，在婆娑的枝叶下开始我们的野餐，读我们的诗。她是不大肯静静地坐一个钟头的，碰到温暖而绮丽的好天气，她就像一只小鹿似的在那块广漠的原野上奔跑起来了。她顶喜欢用树枝去掘蚂蚁穴，蹲在地上看蚂蚁王怎样率领着一长串的人民避难。她又喜欢跑得很远，躲在树枝后面，用清脆的，银铃似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引我去找她；从辽远的天边，风飘着她的芬芳的声音，在这无际的草原上摇曳着：那样的景象将永远埋在我心里吧！

等我读倦了书，抬起头来时，就会看到她默默地坐在我身旁，衫角上站满了蒙茸的草茨子，望着地平线上的天主教寺的白石塔和塔顶的十字架，在想着什么似的脸色，在她眼里有一点柔情，和一点愁思。我点上了烟卷，仰着头，把烟圈往飘渺的青空喷去，她便会回过头来，恨恨地说道：

"你瞧，这么好的天气！"

也许那时我是被书和烟熏陶得太厉害吧，对于在她这句话里边包含着的心境是一点也没有领会到；在我的印象里边，正像约翰生博士说的，只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妹妹而已。

在暮色里并骑着脚踏车，缓缓地沿着那条朴素的乡间大路回去的时候，她就高兴起来：

"现在你总不能再看书了！"便丽丽拉拉地唱着古典的波兰舞曲，望着那条漫长的路，眼睫毛在她眼上织起了一层五月的梦，她的褐色的眸子，慢慢地暗下去，变成那么温柔的黑色，而嘴角的笑意却越来越婉约了。

那样的黄金色的好日子散布在我的最后的一学期里，这位纯

洁的圣处女也在我的培养下，慢慢地成长了起来。可是命运真是玄妙的东西，如果那时我在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学说上少下些功夫，多注意点她的理性的发展，她的情绪的潜流，那么，以后她的历史便会跟现在不同，我也不会成为现在那样的一个人了吧。我所介绍给她的读物里边太偏重于罗曼主义的作品，她的感情，正和那时的年青人一样地，畸形地发达起来，那颗刚发芽的花似的心脏已经装满了诗人气分，就是在日常的谈话里边也濡染了很浓重的抒情倾向，到学期快完时，她已经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女性了。我是她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主宰，我是以她的保护人的态度和威严去统治了她，对于在一个从教会学校的保姆制度下解放出来，刚和异性接近的十八岁少女的，奔马似的下层感情我是完全忽略了的，直到毕业考试那几天，她忽然变态地伤感起来，兴奋起来的时候，还是没有发现蕴藏在她的纯朴的感情里边的秘密。

在举行毕业礼的前一天，我从教授们的公宴席上回来，稍会有一点酒意，一个人带着只孟特琳走到校园里，想借音乐来消遣这酒后的哀愁。

那天恰巧有着很好的下弦月，在清凉的月色里边，我们的宿舍默默地站立着，草地下铺满了树叶的阴影，银色的喷泉从池水里女神的头发上缤纷地抛散着跳跃的水珠，池旁徘徊着一些人影。是喝了太多的酒吧，对于这快要离别了的大学风景，有了依恋的游子的心。在这里不是埋葬了四年青春的岁月，埋葬了我的笑，我的悲哀么？

不会忘记这座朱漆的藏书楼里边的温煦的阳光，那些教授们的秃头，和门房的沙嗓子的！太息着在日规上坐了下来，我听到一个柔情的声音在唱着《卡洛丽娜之月》，那怀念和思恋的调子，从静谧的夜色里边悄悄地溜了过来。

卡洛丽娜的月色铺在我们旧游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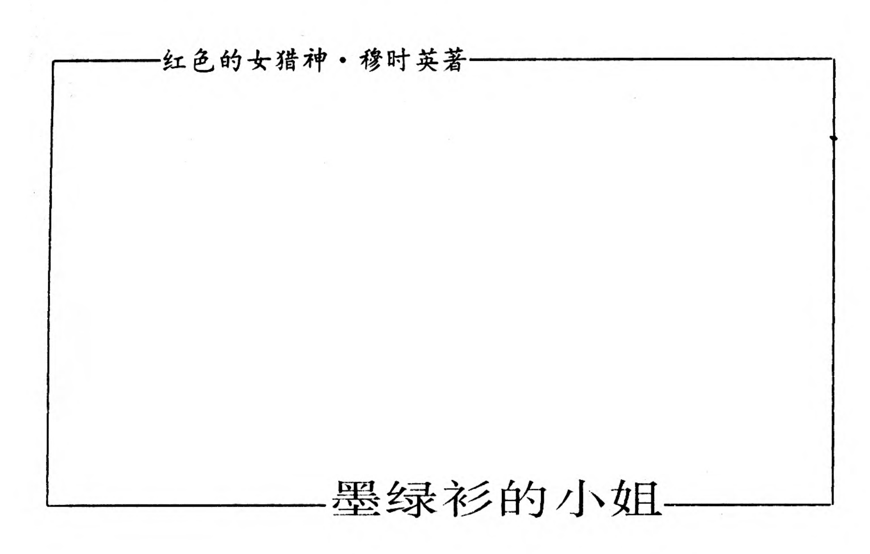
当蔷薇开遍在家园的时候，
玛莎，你还记得我的名字么？

抚摸着日规上的大理石，伤感到差一点流下泪来。这是一支古旧的小曲，而那在唱着的声音，不正是熟悉的玲子的声音么？于是我轻轻地弹着孟特琳唱起来了，向着这温柔的夜春倾吐了我的忧郁，沉醉在自己的声音里边，闭上了眼。等我唱完了那支曲子，睁开眼来的时候，一个颤抖的声音在我耳边说："再唱一遍吧，你是唱得那么好呵！"

坐在我身旁的正是玲子，她的嘴抽搐着，她没看我，只望着远处插在天边的树丛的苍姿，她捉住我的手，她的全个身子在颤抖着，忽然，我什么都明白了，我明白为什么她会一个人坐在校园里，我明白她的眼色，也明白了我自己的哀愁。我抓住了她的肩膀，她的脸在我的脸下面那么痛苦地苍白着，她是那么勇敢地看着我，想看到我灵魂里边去似的。她没说话，我也没有说话，可是我在心里低低地叫着她的名字。猛的，她的脸凑了上来，用手臂拖住了我的脖子，我看见一张嘴微微地张开着在渴望着什么似的喘息着，便吻了下去。一分钟以后，她推开了我，坐在我前面用责骂似的眼光透视着我，于是，眼泪从她脸上簌簌地掉了下来。

在日规上，我们坐了一晚上，没有讲一句话。第二天，我不等行毕业礼，便车着铺盖，行李，扔下了这朵在我的心血的温室里培养起来的名贵的琼花，为着衣食，奔波到千里外的新加坡去了。此后，我就不曾看见过她，也没一个人告诉我一些关于她的消息，可是，在我一个人坐在桌前，便默默地想起她来。——愿上帝祝福她呵，祝福这个纯洁的灵魂！

（选自《现代》第6卷第1期）



墨绿衫的小姐

一

一枝芦笛悄悄地吹了起来；于是，在旋转着七色的光的，幻异的乐台上，绢样的声音，从琉璃制的传声筒里边，唱了：

> 待青色的苹果有了橘味的五月，
> 簪着三色的堇花并绘了黑人的脸，

（琉璃制的传声筒的边上有着枣红的腮，明润的前额，和乳白的珠环，而从琉璃制的传声筒里看进去，她还有林檎似的嘴。）

> 我要抱着手风琴来坐在你磁色的裙下，
> 听你的葡萄味的小令，亚热带的恋的小令

绢样的声音溜了出去，溜到园子里，凝冻在银绿色的夜色里

边。坐在钢琴的尾上，这位有着绢样的声音的，墨绿衫的小姐，仰起了脑袋，一朵墨绿色的罂粟花似的，羽样的长睫毛下柔弱得载不住自己的歌声里边的轻愁似的，透明的眼皮闭着，遮住了半只天鹅绒似的黑眼珠子，承受着那从芦笛里边纷然地坠下来的，缤纷的恋语，婉约得马上会溶化了的样子。

“雅品呢！”在 Peppermint 上面，我喝起采来。薄荷味的液体流向我嘴里，我的思想情绪和信仰全流向她了。

《影之小令》依依地消散到她朦胧的鬓边的时候，她垂下了脑袋走下了音乐台，在夜礼服中间湮逝了她的姿态。

我觉得寂寞起来；在广漠的舞场里边，我流浪着，为了那朵纤细的，墨绿色的罂粟花，为了那绢样的声音。

有着桃衫的少女，紫衫的少女，鹅黄衫的少女，破裂的大鼓声，唠叨的色土风，肤浅的美国之化，杂乱的色情，没有了瓶盖，喷着白沫的啤酒瓶似的老绅士……可是那儿是半闭了眼珠子，柔弱地仰起了脑袋，承受着芦笛那儿悠然地坠下来的缤纷的恋语，婉约得马上会溶化了的样子。有着那么娟妙的姿态的墨绿衫的 Senorita 呢？绢样的声音呵！

“呵！呵！”懒然地坐了下来，望着窗外的园子。

园子里温柔的五月爬上每一页手掌样的菩提树的树叶；从天末，初夏的蜜味风，吹着一些无可奈何的愁思。

于是我有了颗黑色的心。

二

午夜三点钟，静谧的 Lullaby 的时间。

怀着黑色的心从空去了人的凋落的舞场里走到蔚蓝的园子里。

藤蔓的累然的紫花从树枝搭成的棚架那儿绚烂地倒垂了下

来，空气里边还微妙地氤氲着绢样的声音的，银绿色的香味，墨绿衫的 Senorita 遗留在我的记忆上的香味。

黑色的心沉重起来了。

我是需要一点太息，一点口哨，一点小唱，一点默想……

在一丛曼陀罗前面，靠着罂粟树，低着脑袋站了两分钟再抬起脑袋来的时候，我知道我是有着潮润的眼珠子，因为夜色是染在暗红色的屋脊上面，染在莲紫色的藤蔓上面，染在褐色的棚架上面，染在黝绿的草地上面，还染在我整个的灵魂上面，染在暗黄色的曼陀罗上面。

就是折了一朵憔悴的曼陀罗回去，也是太寂寞的吧？而且五月的午夜是越来越温柔了呵！

跨过那片草地，在一条白木桥的那边，是一条碎石砌的窄径，和桥下的那条小溪一同地，在月光下面，绷着灰白的清瘦的脸，向榛树丛和栗树丛中间伸展了进去。

悉悉地在碎石小径上走着，我开始诅咒我的心脏，因为它现在是那么地沉重，又那么地柔软，而且它还从记忆里边发掘着过去的月色和一些轻盈的时间。

碎石缝里的野草越来越长了，那条小径给湮没在落叶下面。不知从几时起的我已经弯进了树丛中间，在迷离的干枝下面，沾了一鞋的泥迹，弯了腰走着了。

我低着脑袋，拨开了横在前面的一枝栗树的粗枝的时候，我的全部的神经跳跃起来：在地上有着一个女子的脚印，纤瘦的鞋跟践得很深，树叶的缝里筛下来的月光正照在上面。再转过三棵榛树，从纷纭的树枝中间抬起脑袋来，我听见了淙淙的水声，却见那条小溪和石径又摆在前面了。沿着溪流盛开着一溜樱树；就在樱树底下——我差一点疯了，是的，就在樱树底下，在墨绿色的鞋上露了脆弱的脚踝，沾了半襟的樱花，颓然地躺着的，不正是墨绿衫的 Senorita？她腮上有着两颗晶莹的泪珠，嘴唇稍会堵着点儿，眼皮上

添了冶荡的，可怜的胭脂色，她的长卷发披在地上。那么地醉了呢！

把手帕在溪水里浸了按在她脑袋上面，拉了她坐起来让酡然的醉颜贴住了自己的胸襟，轻轻地“小姐！小姐！”那么地叫着。

她茫然地睁开眼来，

“抱住我呵，罗柴里！我为你折那朵粉红的樱花，和我的嘴一样的樱花。”低低地说着。

“小姐！”

“我要把她簪在你的襟上，你的嘴便会有樱花的味。”

“真是那么地醉了！”把她扶了起来。

站在那儿，两只脚踝马上会折断了似的，亭亭的风姿，喃喃地说着：“拖着我回去呵，罗柴里！嫉妒是中世纪的感情呢！你已经那么地辱骂了我，……”

走到小径上面的时候，她完全萎谢在我身上；走到栗树丛里边的时候，只得把她抱了起来。

“……那么地拉住了我的肩膀，拼命地摇着我，那么地鞭打着我，你瞧一瞧吧，我背上的那条紫痕！我是那么地跪在地下求你饶恕，那么地哭泣着……我不忠实，是的，可是你瞧，我已经那么可怜地醉了呵！”

在我的怀里，她说着一些微妙的，不清楚的言词，她叫我罗柴里，她向我诉说自己是怎样的不幸，要我饶恕她，说那天她是没有法子，她说：

“是五月，是那么温柔的晚上，是喝了三杯威司忌，他又有着迷人的嗓子。”

抱住了我的脖子；她软软地笑着，把她的脸紧紧地贴住了我的，在我的耳朵旁边低低地唱着《影之小令》，她甚至告诉我手提袋里有波斯人秘制的媚药。

真是名贵的种类呢，这醉了的墨绿衫的Senorita！她说话的时候，有着绢样的声音，和稚气的语调；她沉默了的时候，她的羽样的

长睫毛有着柔弱的愁思，她笑的时候喜欢跟人家做俏眉眼，而她微微地开着的嘴有了白兰的沉沉的香味。

在迷离的月色下走着，只觉得自己是抱了一个流动的，诡秘的五月的午夜踱回家去。

三

卧室里边有着桃木的床，桃色的床巾和一盏桃色的灯。她躺在床上，像一条墨绿色的大懒蛇，闭上了酡红的眼皮，扭动着腰肢。

“罗柴里！”用酒精浸过的声音叫着我。

我灌了她一杯柠檬水，替她剥了半打橘子，给她吞了一片阿司匹灵。把一小瓶阿莫尼亚并放在她鼻子前面，可是她还是扭动着腰肢：

“罗柴里！”用酒浸过的声音叫着我。

于是我有了一间轻佻的卧室。

今晚上会是一个失眠的夜，半边头风的夜吧？

卸去了黑缎襟的上衫，领结散落到浆褶衬衫上的时候，她抬起一条腿来：

“给脱了袜子呵，罗柴里！”

脱了袜子，便有了白汁桂鱼似的，发腻的脚，而她还捋住了我的头发，把我的脸扯到胸前：

“罗柴里，抱住我呵！你知道我是那么软弱，又是那么地醉了；紧紧地抱住我吧，我会把脏腑呕吐了出来的。”

房子和家具，甚至那盏桃色的灯全晃动了起来；我的生命也晃动起来，一切的现实全晃动起来，我不知道醉了的是她还是我。墨绿衫落到地上，亵衣上的绣带从皎洁的肩头滑了出来的时候：

“再抱得紧些吧，你看，我会把脏腑全呕吐了出来的。”

我忽然想起有一个人怎样把女水仙捉回家来，，终于又让她从

怀里飞了出去，等他跳起来捉她时，只抢到她脚上的一只睡舄，第二天那只睡舄还是变了一只红宝石的燕子的瑰奇的故事，便拚命地压住了她。

“吻着我吧，罗柴里，你的嘴是有椰子的味，榴莲的味的。”

在我的嘴下一朵樱花开放了，可是我却慌张了起来，因为我忽然发现在我身下的人鱼已经是一个没有了衣服，倔强地，要把脏腑呕吐了出来似的抽搐着的胴体，而我是有着太少的手臂，太少的腿，和太少的身体。

莲灰色的黎明从窗纱里溜了进来的时候，她还是喃喃地说着：“紧紧地抱住了我呵，罗柴里，我会把脏腑全呕吐了出来的。”

“无厌的少女呵！”再抱住了她的时候，觉得要把脏腑呕吐了出来的，不是她而是自己。

下午五点钟，在梦里给打了一拳似的，我跳了起来。

一抹橘黄的太阳光在窗前那只红瓷瓶里边的一朵慈菇花的蕊上徘徊着，缕花的窗帏上已经染满了紫暗暗的晚霞，映得床前一片明朗润泽的色彩，在床上和我一同地躺着的，不是墨绿衫的Senorita，却是一张青笺，上面写着：

“你是个幸福的流氓。昨天我把罗柴里的名字来称呼你，今天我要这样叫你了：ma ‘ma’mi mi ！”

我跳了起来，吃了半打橘子，嗅了一分钟阿莫尼亚；我想，也许我从昨夜起就醉了吧。可是，在洗着脸的时候，却有人唱着《影之小令》从我窗前缓缓地走了过去。

> 待青色的苹果有了橘味的五月，
> 簪着三色的堇花，并绘了黑人的脸。

在修容镜里边浮起了抹了一下巴肥皂的自己的茫然的脸。

我要抱着手风琴来坐在你磁色的裙下，
听你的葡萄味的小令，亚热带的恋的小令。

Ma'mi 呵 Ma 'mi！

从肥皂泡里边，嘘嘘地吹起口笛来。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

（选自《圣处女的感情》，1935 年 5 月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一

灵魂是会变成骆驼的。

许多沉重的东西在那儿等着灵魂，等着那个驮着重担的，顽强而可敬的灵魂：因为沉重的和顶沉重的东西能够增进它的力量。

“沉重算得什么呢?”驮着重担的灵魂那么地问着；于是跪了下来，一只骆驼似的，预备再给放些担子上去。

“什么是顶沉重的东西呵，英雄们?”驮着重担的灵魂问。“让我驮上那些东西，为自己的力量而喜悦着吧。”

……那一切沉重的东西，驮着重担的灵魂全拿来驮在自己的背上，象驮了重担就会向漠野中驰去的骆驼似的，灵魂也那么地往它的漠野中驰去了。

（录自《查拉图斯图拉如是说》之三　）

灵魂是会变成骆驼的，所以：

他从右边的袋子里掏出一包皱缩的吉士牌来，拿手指在里边溜了一下，把空纸包放到嘴旁吹了一口气，拍的打扁了，从左边的袋子里掏出一包臃肿的骆驼牌。

点上了火，沙色的骆驼便驮着他的沉重的灵魂在空中彳亍起来了。

"没有驼铃的骆驼呵！"

牙齿咬着烟卷的蒂，慢慢地咀嚼着苦涩的烟草，手插在口袋里边，面对着古铜色的金字塔的麻木的味觉，嘘嘘地吹着静默的烟。

在染了急性腥红热的回力球场里边，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

在铺着蔚蓝色的梦的舞场里边，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

在赌场的急行列车似的大轮盘旁边，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

在生满郁金香的郊外，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

在酒排的绿色的薄荷酒的长脖子玻璃杯上面，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

在饱和了 Beaut'e exotigue 的花铺前面，也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

甚至在有着黄色的墙的 Cafe Napoli 里边，也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

二

是紫暗暗的晚霞直扑到地沥青铺道上的下午六点钟，从街端吹来的四月的风把蔚蓝色的静谧吹上两溜褐色的街树，辽远的白鸽的翅上散布着静穆的天主教寺的晚祷钟，而南国风的 Cafe Napoli 便把黄色的墙在铺道上投出了莲紫色的影子。

商店有着咖啡座的焦香，插在天空的年红灯也温柔得像诗。树荫下满是煊亮的初夏流行色，飘荡的裙角，闲暇的微尘，和恋人们

脸上葡萄的芳息。

就在这么雅致的，沉淀了商业味的街上，他穿了灰色的衣服，嘘嘘地吹着沉重的骆驼。

走过 Cafe Napole 的时候，在那块大玻璃后面，透过那重朦胧的黄沙帏，绿桌布上的白磁杯里面，茫然地冒着太息似的雾气，和一些隽永的谈笑，一些欢然的脸。桌子底下，在桌脚的错杂中寂然地摆列着温文的绅士的脚，梦幻的少女的脚，常青树似的，穿了深棕色的鞋的独身汉的脚，风情的少妇的脚……可是在那边角上，在一条嫩黄的裙子下交叉着一双在墨绿的鞋上织着纤丽的丝的梦的脚，以为人生就是一条朱古律砌成的，平坦的大道似的摆在那儿。

“又来了！今天是她第五天咧。”

嘘嘘地吹着沉重的骆驼，拍拍地走了进去，在黄纱帏后面伸出了驮着重担在漠野中奔驰的，有着往后弯曲的关节的异样的脚，在茫然地冒着的咖啡的雾气旁边摆着蜡人样的脸色。

坐在他前面桌上的正是那个有着在墨绿的鞋上织着纤丽的丝的梦的脚的，那个异教徒。

她绘着嘉宝型的眉，有着天鹅绒那么温柔的黑眼珠子，和红腻的嘴唇，穿了白绸的衬衫，嫩黄的裙。正是和她的脚一样的人！

她在白瓷杯里放下了五块方糖，大口地，喝着甜酒似的喝着咖啡；在她，咖啡正是蜜味的，滋润的饮料。不知道咖啡有苦涩的味的人怕不会有吧？而她是在咖啡的苦味里边溶解了多量的糖，欺骗了自己的舌蕾，当做蔻力梭喝着的。

可是她的抽烟的姿态比她的错误的喝咖啡方法还要错误！光洁的指尖中间夹着有殷红的烟蒂的朱唇牌，从嘴里慢慢地滤出莲紫色的烟来，吹成一个个的圈，在自己眼前弥漫着，一面微笑地望着那些烟的圈，一面玩味着那纯醇的，淡淡的郁味，就像抽烟不是一件痛苦的事似的。

“人生不是把朱唇牌夹在指尖中间，吹着莲紫色的烟的圈，是

把骆驼牌咬在牙齿中间咀嚼着，让口腔内的分泌物给烟草滤成苦涩的汁，慢慢地从喉咙里渗下去。”那么地想着，对于她抽烟的姿态像要呕吐似的，厌恶起来。

便把白瓷杯挪到桌子的那一边，背对着她坐了，嘘嘘地吹着沉重的骆驼。

从后边直蒸腾过来，那纯醇的朱唇牌的郁味，穿越了古铜色的骆驼味，刺着他的鼻管，连喉咙也痒了起来。

“异教徒！”那么地在肚子里骂了一声，只得又搬了过去。

在莲紫色的烟圈后面的她的脸鲜艳地笑了起来。

他猛的站了起来，走到她前面道：

“我实在忍不住了，小姐，我要告诉你，你喝咖啡的方法和抽烟的姿态完全是一种不可容恕的错误。”

她茫然地喷着烟笑道：

“先生，我觉得你实在是很有趣味的人。请坐下来谈谈吧，我的朋友怕不会来了，我正觉得一个人坐着没意思。”

他在她对面坐下了：

“小姐，人生不是莲紫色的烟圈，而是那燃烧着的烟草。”绷着严肃的扑克脸那么地教训着她。

“我不懂你的话。”

“人生是骆驼牌，骆驼是静默，忍耐，顽强的动物，你永远看不见骆驼掉眼泪，骆驼永远不会疲倦，骆驼永远不叹一口气，骆驼永远迈着稳定的步趾……”

“先生，我没法子懂你的话。”

“不懂吗？我告诉你，我们要做人，我们就抽骆驼牌，因为沙色的骆驼的苦汁能使灵魂强健，使脏腑残忍，使器官麻木。”

她耸了肩膀：“我完全不明白你的话。”

他苦苦地抽了一口烟，望着她道：“你知道灵魂会变成骆驼的吗？”

她摇了摇脑袋道："我只知道你是个很有趣的人，也生得很强壮，想同你在一起吃一顿饭，看你割牛排的样子……"

他不由笑了起来：

"多么有趣的人哟！"

三

吃晚饭的时候，她教了他三百七十三种烟的牌子，二十八种咖啡的名目，五千种混合酒的成分配列方式。

"请试一试这一种酒吧！"

他皱着眉尖喝了一口，便仰着脖子把一杯酒喝完了。

"这种混合酒是有着特殊的香味的。"

"这种葡萄酒是用一种秘制的方法酿造的，你闻一下这烂熟的葡萄味！"

"这种威司忌是亨利第八的御酒，你也尝一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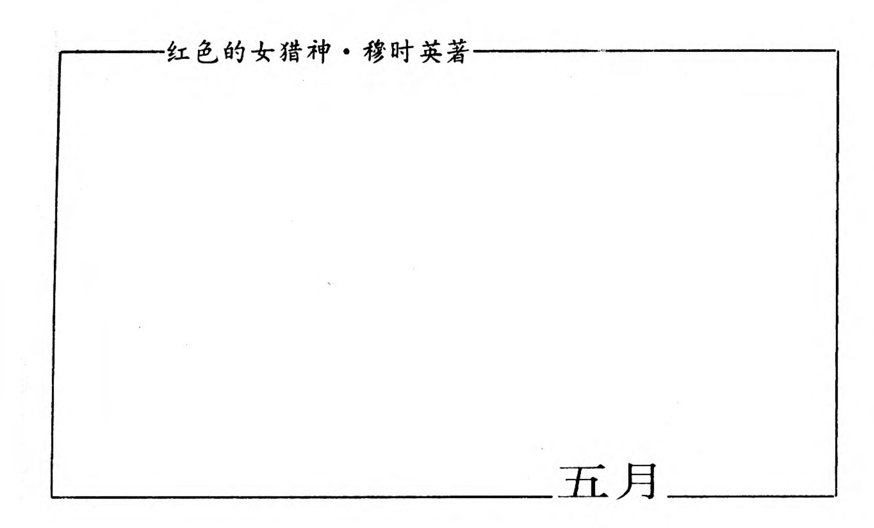
"这种白兰地是拿破仑进彼得堡时，法国民众送得去劳军的。"

吃完了饭，喝那杯饭后酒的时候，他把领带拉了出来，把沙色的骆驼喷着她，觉得每个人都有着古怪的脸。

坐到街车上面，他瞧着她，觉得她绸衫薄了起来，脱离了她的身子，透明体似的凝冻在空中。一阵原始的热情从下部涌上来，他扔了沙色的骆驼，扑了过去，一面朦朦胧胧想：

"也许尼采是阳痿症患者吧！"

（选自《圣处女的感情》，1935 年 5 月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第一章　蔡珮珮

一之一　速写像

要是给郭建英先生瞧见了珮珮的话，他一定会乐得只要能把她画到纸上就是把地球扔了也不会觉得可惜的。在他的新鲜的笔触下的珮珮像是怎么的呢？

画面上没有眉毛，没有嘴，没有耳朵，只有一对半闭的大眼睛，像半夜里在清澈的池塘里开放的睡莲似的，和一条直鼻子，那么纯洁的直鼻子。可是嘴角的那颗大黑痣和那眼梢那儿的五颗梅斑是他不会忽略了的东西。×头发是童贞女那么地披到肩上的。在胸脯里边还有颗心，那是一颗比什么都白的少女的心。

一之二 家谱和履历

祖父讳莲堂，是广东新会望族，娶一妻四妾，里边有一个是日本人，叫芳子，就是珮珮的祖母。父讳知年，向在美国旧金山经商，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娶美国人琳丽朗白为妻，生一子二女，珮珮是顶小的一个。她的小学教育是在美国受的，中学教育是在上海一个天主堂办的学校里受的。她是三种民族的混血儿，她的家庭教育和一切后天的训练都是很复杂的，各种线条的交点。在童贞女出身的，学校里的姆姆的管束下，被养成一个天真的，圣洁的少女以后，便在大美晚报馆的电话间做接线生。睁着新奇的眼，看万花筒似的社会，一面却在心里哀怨着青春。

一之三 她的日记

五月一日：

醒回来时已经是五月了。五月在窗外，五月在园子里，五月在我的胭脂盒上那朵图案花里——在这五月里边，少女的心和玫瑰一同地开放！

披了睡衣走到园子里。园子里是满地的郁金香，每一朵郁金香上都有一缕太阳光。太阳已经出来了，可是找不到它躲在哪儿，脑袋上面只有一个蔚蓝的晴空，挂着三四球大白云。园子角上的那株玫瑰开了一树的花，花瓣上全是那么可爱的圆露珠——昨天乔治吴跟我说，说我已经像玫瑰那么的开了，说我嘴上的笑是玫瑰那么妩媚，又是露珠那么清新的。乔治吴是研究文学的人，他有一张鹦鹉的嘴。也许他还有一颗狐狸的心吧？姊姊叫我别相信男人，她告诉我乔治吴的话也是不能相信的。那么她为什么那么地相信他呢？还爱着他，还跟他订婚呢？

可是我真的是一朵已经在开的玫瑰了吗？

躺到玫瑰树底下，太阳的淡光从叶缝里漏下来照到我脸上，闭上了眼睛，吻着玫瑰花瓣，枝上的刺把我的嘴唇扎出血来的时候，我便笑了。

我爱五月，爱玫瑰，爱笑，爱太阳！

一只鸽子从隔壁的园子里飞过来，在蓝天下那么轻灵地翩翩着。我想骑在它背上，骑在那洁白的小东西的背上，往我不知道的地方飞去，往天边飞去，因为我有一颗和鸽子一样白的心，一个和天一样蓝的灵魂。

远方的城市，远方的太阳，远方的玫瑰，远方的少女的心……呵！

可是我真的是一朵已经在开的玫瑰了吗？

金黄色的五月呵，我要献给你，我十八岁的青春！

吃了早饭，和哥哥上公园去打网球。他今天穿了条白的裤子；白衬衫的口袋上用红丝线绣了名字，比平日更漂亮了。他的爱人一定很幸福的，因为他待我也那么温柔呵。

在报馆里边坐了一下午闷极了，只想早一点下工——窗外是那么好的五月的黄昏呢！可是下了工又觉得没什么事做似的。走了一站路，到前一站去坐公共汽车，希望在车里碰见什么熟人，可是一个没有碰到。只有那个长脸的，和哥哥很象的，哥哥的朋友江均坐在顶里边的那个座位上。他每天和我同车回去的；他每天坐在那儿看我。我的眼光对他说："蔡约翰的妹子呢！"可是这傻子不懂得。回到家里，只觉得掉了什么似的——寂寞呢！

吃了晚饭以后便整理箱子，把冬天的衣服放了进去。很可惜的，那么好的一件白狐皮短大袭、灰鼠长大袭，棕色的骆驼毛大褂全不能穿了——可是管它呢，再过几天，我要穿了绒线外衣上报馆里去了，现在究竟是春天。

姊姊半晚上才回来，叫醒了我，告诉我她今天下午和乔治吴一

同去看了好几座小屋子，他们已经决定了结了婚去住在大西路一百八十衖里边那座奶油色的小建筑物里边。她现在正在那儿学裁小孩子穿的衣服——真幸福呵！那么晚回来，妈也不说她一句，要是我，那可就不行了。乔治吴又是那么英俊的男子！为什么不让我做姊姊，偏让我做妹妹呢？她并没生得比我好看。

月光从窗里照进来，那么皎洁的，比窗纱还白，和我的心一样白。有人说，月光是浪漫的荡妇，我说她是处女的象征，因为月光是和我一样皎洁的——谁能说我是浪漫的荡妇呢？

姊姊把我叫醒了，她自个儿可睡得那么香甜，扔下我独自个儿干躺着看月亮。我恨她！

我真的是一朵已经在开的玫瑰了吗？

一个很细的声音在我的耳旁吹嘘着朱丽叶和罗密欧的故事，这是谁呢？月光吗？夜吗？五月吗？是我的和玫瑰同一地开放了的少女的心呢。

我想哭。

泪珠儿慢慢的渗了出来——我真的哭了。

第二章　三个独身汉的寂寞

二之一　刘沧波

窗外那棵果树上的一只隔年的苹果，那天忽然掉了下来，烂熟的苹果香直吹到窗子里边。在窗前刮胡髭的刘沧波的心里也冒起一阵烂熟的苹果香。

“呵！呵！春在哪！”从空洞的心脏里边发着空洞的太息。

屋子忽然大了起来，大得不像个样子。看着那只大床，真不懂自家怎么会在那么大的一张床上睡了半年的。便第一次感到了独

身汉的心情。

“独身汉还是听听音乐吧！”

就买了个播音机。播音机每天晚上唱着：

“在五月的良夜里，莲妮！”

每一条弦线上面，每一只喇叭口里，挥发着烂熟的苹果香。

“呵！呵！春天哪！”从空洞的心脏里发着空洞的太息。

“可是独身汉应该读一些小说的。”便买了许多小说：《不开花的春天》，《曼侬摄实戈》，《沙茀》，《都市风景线》，《茶花女》，《色情文化》……每一页纸上挥发着烂熟的苹果香。书是只能堆满个空洞的房间，不能填塞一颗空洞的心的……空洞的心脏里依旧——

“呵！呵！春天哪！”那么地发着空洞的太息。”

“独身汉还看看电影吧！”

“独身汉还买条手杖吧！”

“独身汉还是到郊外去散步吧！”

“独身汉还是到咖啡店去喝咖啡吧！”

窗外那棵果树上的苹果一天天地掉着，烂熟的苹果香在五月的空气里到处酝酿着。独身汉究竟还是独身汉呵！

“呵！呵！春天哪！”

二之二　江均

那天晚上满天的星，熄了灯，月光便偷偷地溜了进来。

“明儿该是个晴朗的蓝天了！今年春天还没上江南来过，待在屋子里，天天只听窗外的雨声呢。”躺在床上那么地想着的江均，第二天一早起来，打开了窗子，只见街上果真全是春季的流行色了。

一大串，一大串的小学生挟着书包在早晨的静街上跑过去，穿着天青的衣服：

“春天好，黄莺枝上叫……”那么地唱着。

春真的来了，因为汽车的轮子上没有了泥。因为人的身上没有了大衣，因为独身汉全有了一张愁思的脸，因为蛰居着的姑娘们全跑到街上来了。

江均嘴里哼哼着，换上了浅灰的春服，拿了条手杖，穿了黑白皮鞋，在沉醉的春风里，摆着张那么愉快的笑脸跑到美容室里。坐了一个半钟头，再走到街上的时候，摸了摸自个儿的下巴，连胡根也刮得干干净净的，就和自家的心情一样光滑。

“五月是公园的季节呢。”赶着办完了公事，跑到公园去。

五月真是公园的季节呢，公园里有那么多的人！江均在公园的角上树荫下一张游椅上坐下了，怀着等恋人的心情。他幻想着也许会有一个熟人来的。果真碰见了许多同事，朋友，全那么地问着他：

“等女朋友吗？”

“等恋人吗？”

“幽会吗？”狡猾地笑着。

他不作声，他笑着．他在心里边骗着自个儿：“是的，她约我五点钟会面；她是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很天真的，不．很那个的……随她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有一张圆脸，一张长圆脸，有一对大眼珠子，一张心脏形的小嘴——她是比白鸽还可爱的！”

到了黄昏的时候，淡淡的太阳光流到衣襟上的时候，他忽然——

“呵！呵！五月不是独身汉的季节呵！”上了当似的忧郁起来。

二之三　宋一萍

跑出法律事务所的门，坐上自个儿那辆苹果绿的跑车，忽然看着手里的离婚据懊悔起来。春天不是离婚的时候，冬天才是可以跟妻子斗嘴的时候呢。一个漂亮的太太，至少比一条上好的手杖强着些。现在是连苹果绿的跑车也少了件装饰品了！

“还是找她回来吧。”

跑到她家里，说已经买了船票上香港船去了。赶到船上，一个个房间的找着，可是没有她，没有她。便疯了似的开着跑车在街上溜着，尽溜着，看见一个细腰肢的女人就赶上去看是她吧？

“怎么发了疯会想起跟她离婚的呢？她也是那么漂亮呵！爱和我假斗嘴，爱装动气不理我，每天回去总得我一遍遍的央求才肯笑出来——那么顽皮的一个孩子！”慢慢儿的把她的好处全想起来了。

回到家里椅子空着，床空着，屋子空着；扶梯那儿没了达达地那么高兴的脚声；香水叹着气，胭脂叹着气，被窝叹着气……可是在窗外，五月悉悉地悄语着。

“呵！呵！春天呵！”

跑了出去，把车子停在她门口，等她回来。一听见汽车的喇叭，心脏就站了起来，眼珠子也站到眼架外面来了，等到半晚上，他睡在车里做梦，梦里决定了到各报去登一个广告，梦里想好了底下那么的句子：

“回来吧，琪妮，萍启。”

第三章　宋一萍和蔡珮珮

三之一　电话的用途

“回来吧，琪妮！”

付了广告费，怀着一回家就可以看到琪妮坐在沙发上等他的心情，宋一萍急急地从广告部跑出来，走到门口那个电话机的柜子那儿，看见蔡珮珮坐在柜子里边，套着一副接线用的听筒在那儿看小说，穿了件白绒线的上衣，便——“那么精致的一个小玩具呢！”

这么地想着，把琪妮忘了。

“对不起，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吗？”

“OK”稍会望了他一眼；只见站在前面的是一个有一张光洁的脸，生得很高大的，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绅士。

（姊姊说，二十七八岁是男性的顶温柔的年龄，虽然不是顶热情的——这男子有一双懂事的眼呢！瞧哪，他的肩膀多强壮，他的手又是那么大呵；我的手给他捏了一下的话，一定……）

觉得人像酥软下去；一只耳朵听着他的话的时候，一面专心地看着小说，纸上的字一个个地滑了过去。

宋一萍嘴对着电话筒，眼对着珮珮，耳朵对着珮珮的嘴：“喂，昭贤吗？我今天不上你那儿来了。”

（呵，真可爱！只怕已经不是个圣处女了；从她画眉毛的样子看得出的。）

电话筒里：“你是谁？”

“我是宋一萍。宋子文的宋，一二三四的一，草字头底下三点水旁一个平字的萍：宋一萍。（她在那儿听我说话呢！）中央银行国外汇兑科科长的宋一萍。”

电话筒里：“老宋，今天怎么啦？你有什么事……”

宋一萍：（混蛋，他可给我闹得莫名其妙啦！）

“没什么事。我今天不上你那儿来了，我在大美晚报馆打电话，我爱上一个人了——懂得我的话吗？”

珮珮：（为什么每一个女人都有男人爱她呢？）

“昭贤，你没瞧见，那么可爱的一个小东西！她正在那儿看小说，她嘴角有一颗大黑痣，眼梢那儿有五颗雀斑……”

珮珮：（他在那儿说我不成？“那么可爱的！”“小东西！”）

抬起脑袋来。

“呵，她抬起脑袋来了……”

电话筒里：“你疯了不成？”

“这回我可瞧清楚啦。她刚才低着脑袋在看小说，我只能看到她的头发——从来没瞧见过那么光润圣洁的头发的。一定是很天真的姑娘。(其实，要是我的经验 没欺骗我的话，她准是很会修饰，很懂得怎么应付男子的方法的女人；也不会是怎么天真的吧？只要看一看她的梳头发的样子就能断定咧。可是称赞她纯洁，称赞她天真，她也只有高兴的理由吧？)她抬起脑袋来的时候，我看见她有一对安琪儿的眼珠子，不着一点女子的邪气的；那是幸福，光明，快乐，安慰……嗳，我说不出，我连气都喘不过来咧。”

珮珮：(真的是在说我呢。这坏蛋！说我小东西，又说我有一对安琪儿的眼珠子——谁知道他心里在怎么说呢？二十七八岁的男子的嘴是天下顶靠不住的东西。)

故意站了起来，望窗外。

电话筒里：“我真不懂……”

宋一萍：(她站起来了——可是讨厌我吗？一定是故意把脸背过去，躲在那儿笑我傻，笑我一个心儿以为她是个天真的姑娘……她站在那儿，靠着窗栏望街的姿态，就像靠在男人的怀里，望着男人的眼珠子，笑着猜他的心事呢！)

“她站起来了，靠在窗栏那儿望街。昭贤，你没瞧见，她站在那儿就像圣玛利亚似的，那么不可侵犯地；如果她再站五分钟，我得跪下来祈祷了。”

(如果我现在真的跪了下来，她会怎么呢？)

珮珮：(真没有办法呢。)

又坐了下来。

“我只想跟她说一句话，只要她跟我说一句话，我可以去死了。她让我说吗？我要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肯告诉我吗？她肯的！”

珮珮：(我不肯，我偏不肯！)

电话筒里：“你疯了不成？”嗒的挂了。

宋一萍：(混蛋，怎么挂了？她还没肯开口呢？)

"我知道她肯的。要是她今天不跟我说话，我明天再来，我天天要上这儿来。肯跟我说话吗？肯吗？"

电话筒里："请你别再发疯吧。我们是电话局，对面早就挂了。"

（混蛋！我哪里不知道对面早就挂了？我不是为了打电话才来打电话的。可是，我是真的疯了呢！）

珮珮：（我就准定不理他，我要摆着庄严的脸，妈那么的脸给他看。"小东西！"我只是个"可爱的小东西"吗？）

宋一萍："好，那么，就明天会吧。"低下脑袋去："多谢你，小姐——我这么称呼你，不冒犯你吧？"

珮珮忍住了笑，把脑袋回了过去：（那么温雅的声音呢！就和他的人，他的衣帽一样温雅！）

宋一萍：（她真的不理我呢！就像没听见似的，连眉尖也不动一下，再试一试看吧。）

"可以让我知道小姐的芳名吗？"

珮珮：（真是为难的事呵！还是站起来瞧瞧街上吧。）

站了起来，眼珠子却移到脑瓜后边儿看着他。

宋一萍：（唉！）

"对不起得很，冒犯小姐了；请您原谅我。"

（还是不开口，真是个老练的对手呢！）

只得摆着预备自杀的人的脸走了。

珮珮回过身来看着他出去：

"讨厌的！"

（可怜的！）

三之二 "晚安，宋先生。"

天天把那辆苹果绿的，比五月还柔和，还明朗的跑车停到大美晚报馆的窗前，拿一毛钱买份报，五分钱打个电话——电话里的话

当然是不知所云。

末了，电话局听到他的声音就笑起来了；末了，上海有了一种谣言，说他患了时间性的神经错乱症；末了，每天一到五点钟，他的朋友全把电话铃塞起来了；末了，报馆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他了——

可是蔡珮珮却老像第一天瞧见他似的；她像近视眼患者似的，就像老没瞧见他是从停在窗口那辆苹果绿跑车里跑下来的。

慢慢儿的，宋一萍又想起"回来吧，琪妮"来了。

那天，怀着最后的决心，在蔡珮珮前面打了两个钟头电话，"算了！"和"最后的决心"一同地走了出来。到了家里：呵！呵！春天哪！便又——

"明天再去试一次吧？就这么一次了。"怀了第二次"最后的决心"。

第二天，他站在电话柜那儿，连拿电话筒的那只手也发抖了；用演悲剧的声音说：

"昭贤，我真的要自杀了！我那么地在爱着一位纯洁的姑娘呵！我每天到这儿来，我每天哀求着她，只要她告诉她的名字，只要我能陪着她喝喝茶，谈谈话。她坐在那儿我每天坐在那儿，那么神圣地；听了我的话，连嘴角也不动一动，就像没听见我的话，没瞧见我似的。她理了我倒也罢咧；她越不理我，我越觉得她纯洁，崇高，越觉得自个儿卑鄙，非自杀不可了……"

珮珮：（真要说得我淌下眼泪来咧。）

把手里的那本传奇翻到封面签了名字的地方，放到柜子上。

宋一萍：（蔡珮珮！到底还是说给我听了。随你怎么老练，总逃不出我的手掌的。）

"我可以去死了！"

挂了电话。靠在柜子上：

"蔡小姐，等回儿有空请去喝杯茶，行吗？"

她不说话，拿了枝铅笔在书上划。

他马上又沮丧起来："为什么人生是那么地变化莫测的呢？"对自个儿说着。

蔡珮珮：（男子真是好玩的动物呢！再玩弄他一下吧。）

用世界上顶冷静的声音说："请付五分钱。"

真把他窘住了。没法子，只得伸手到口袋里去摸钱，恰巧一个毛钱也没有，便在皮夹子里拿了张十元钱的钞票给她。

她细细的看。

（怪不得姊姊说："男人到处想掏出钱来买女人的欢心。"男子真是只滑稽的小猫！）

不由转出一副笑容来，更从笑脸里转出娇媚的笑声来；牙齿也在嘴唇后面露了出来，用上海的声调，女职员的声调，说道：

"要不要找钱呢？"

宋一萍：（我早就知道她不是个纯洁的处女了。）

"不用找钱了。蔡小姐肯赏光去喝杯茶吗？"

蔡珮珮：（他脸上有了这么狡猾的笑劲儿呢！还以为我真的爱上了这几元钱了。他自家不知道他的人比他的钱可爱多了！）

便忽然又用顶冷静的声音说："那么你以后打电话时给你一起算好了。"

宋一萍：（这小东西真坏！）

没有办法的脸色："好吧；反正我天天来打电话的。"便往外走。

蔡珮珮猛的大声儿的笑了出来，道：

"慢着走。我送你件好礼物。"

他莫名其妙地再走回来；把手里那本传奇给了他：

"要是回到家里无聊得没事做，就看看这本书吧。很有趣的一本书呢！"

书面上写着："一百八十五页。"

一百八十五页上有一行用铅笔勾了出来："那骑士便把他的神

骏的马牵到林外，在河那边等着露茜；因为村里有许多人注意着他们。"

宋一萍笑了起来，看时，却见她正坐在那儿，头发上面压着副听筒："大美晚报馆……定报股吗？"一眼瞥见了他："晚安！宋先生！"一副顶正经的脸。

三之三　诡秘的小东西

宋一萍把他的漂亮的跑车开到马路那边等着珮珮。"等的时候是长的，会面的时候是短的；表有什么用呢？时间是拿心境做标准来测定的。"怀着那么的观念，把手表上的短针拨快了五分钟。

一小时等于二小时？二小时等于一小时？

看看手里的那本书，静静地想着："她究竟是怎么个人呢？照年龄看起来，应该是很天真的。照生理上的发育程度看起来，她还是一朵刚在开放的花呢！可是照她对付我的手段看起来，却是个很有经验的女人呵。真是异味呵，这诡秘的小东西！刚走到成熟的年龄上，又不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乖孩子，一定是很浪漫谛克的！"忽然觉得食欲强大起来。"在眼梢那儿有五颗梅花斑的人决不会怎么纯洁的。"

他的表已经走了两个钟头了。时间过得那么快，人也容易等老的。又拨慢了两个钟头。

"还早着呢！还只四点半呢！"怀着"譬如是刚在开头等"的心境耐心地看着大美晚报馆的门。

已经是黄昏时候了。在爱多亚路那面的尽头那矗立着的铜像的脑袋上面浮起了一层晚霞；天是青的，映在江水里的天是鹅黄色的。一大串，一大串，下写字间的汽车像是从江面驶来的似的，把他的视线隔断了。从汽车缝里瞧过去，只见前面棕色的裙子一闪，一个穿白绒线上衣和棕色外褂的人影，鸽子似的，从汽车缝里飞了过

来。

碰！不知道是车胎爆了，还是自个儿的神经爆断了。只觉得自个儿是那么轻快地在青天里飞着，飞着。

从没跟他讲过一句话的，这诡秘的小东西忽然像是他的小恋人似的，很温柔驯服的坐到他旁边，抬起脑袋来，笑着问他："亲爱的，你真的等了我这么久吗？"

"我等了你一礼拜咧。"

"为什么到报馆里来跟我闹不清楚呢？在报馆里我是不说话的。"

"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呢？"

她指着那面的广告牌：

"五点到七点不是上电影的时候吗？"

"那么好的天气去坐到黑暗里边吗？"

"可是，五月的夜不是比五月的白天更温柔吗？"

"对，亲爱的小东西！"

（嘻，她把今天晚上也预定给我了，这老练的小东西！）

一刻钟后，他把这"亲爱的"，"老练的"小东西带进了国泰大戏院的玻璃门，就像放在口袋里的几包朱古力糖那么轻便地。

黑暗会使人忘掉一切的机诈，礼节，理智之类的东西的。看到琴恩哈绿在银幕上出现时，宋一萍忽然觉得身旁的小东西靠到他肩膀上来，便轻轻地抓住了她的手。一面吃着糖，手给轻轻地抓着的时候，觉得感情在浪漫化起来，她低低地笑着，心里：

"和一个男子看电影究竟比跟哥哥，跟姊夫看电影不同些的。"那么地想着；把手偷偷的滑了出来，在他的手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宋一萍笑着不做声，依旧把手放在自个儿的膝盖上等着。果真，又一回儿，那只小手又偷偷的滑回来了。捏紧了那只小手，回过脑袋去看她的脸，只见她正望着前面的银幕，悄悄地藏着笑劲儿。她心里边——

"怎么会把手放过去的呢?"那么地想着;第一次觉得心是那么古怪地在跳着,跳得人像喝醉了似的。

电灯亮的时候,两个人变了顶熟的腻友。蔡珮珮小鸟似的挂到他胳膊上,从戏院的石步阶走到车上。戏院的路是通到饭店去的。她又小鸟似的在他的胳膊上挂着,从车上走进了 Mareel 的门。

隔着一瓶玫瑰花,他从鲍鱼汤的白汁上看着她的脸。在灯下的脸是和太阳光的脸不同些的。她的鼻子给酱油瓶掩了,一支眼躲在蕃茄汁的瓶子后面——第一次感到桌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可是她的眼珠子,透明的流质;嘴,盘子里的生蕃茄;那一张夹种人的脸稍黑了些;褐色的头发音乐的旋律似的鬈曲着;眉毛是带着日本风的。

"你不大喜欢擦粉的吧?"

"我不爱擦粉,爱擦胭脂。在给太阳晒得黑渗渗的脸上擦两朵焦红的胭脂,像玫瑰花那么焦红的胭脂,你难道不喜欢吗?"

"你一定是很爱玫瑰花的。"

(我已经是一朵在开放的玫瑰花了!)

"因为她是在五月里开放的。"

"你也爱五月吗?"

"五月是一年中顶可爱的一个月呢。五月的早晨是顶明朗的早晨;五月的黄昏是顶温柔的黄昏;再说,五月的夜不是顶浪漫谛克的吗?"

"年轻的姑娘爱五月,年青的男子爱四月,中年的女人爱九月,中年的男子却是爱七月的——七月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

"我还爱太阳,爱笑;你也爱笑吗?"

"中年的男子爱淡淡的笑意。可是你的笑会把压在我身上的年龄的重量减轻的。"

"你瞧,我嘴角上的那朵笑!它是和我一同地生存着的。妈把

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把它生下来了。小的时候，妈叫我 Smiling baby ，以后，大家就赶着我叫珮珮。你喜欢这名字吗？”

（珮珮！已经是“ Baby you”的能手了！可是真想吻她脸上的那朵笑呢。）

“珮珮是世界上顶天真，顶顽皮，顶纯洁的名字呵。可是想不到你是这么会说话的。”

“我也想不到你怎么会不是我理想中那么无赖的。”

“看见了你，我才无赖起来了。”

隔着张桌子说话真是麻烦的事。一个把烟蒂儿抛了一盘子，一个把胭脂和苹果一同地吃了下去，喝也喝饱了，吃也吃饱了的时候，并没有谈笑饱的这两个人便半躺在车里的软坐垫上继续着他们的会话。

“回去得晚一点，会叫妈打手心吗？”

“我又不是小孩子。”赌着气。忽然看见了他一下巴的胡须根：“那么好玩的小东西呢！”

“什么？”

“你的胡须根！”伸过手去摸着。“那么刺人的！”

（要是刺在脸上的时候……）

便拉着胡髭根扯了一下，笑起来啦。

“如果你是我的女儿的话，我会天天捉着打手心的；如果你是我的妹妹的话，我会把你装在盒子里，当洋娃娃送人的；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我会和你关在屋子里玩一天也不觉得厌倦的；如果你是我的恋人的话，我会用世界上顶聪明的方法责罚你的。那么没有办法地顽皮呵！”

“可是你那胡髭根真好玩呢——那么古怪的小东西，像是活的！”

他猛的把下巴在她手心那儿擦了一下；她猛的咽住了话，缩回手来，一阵痒直钻到心里。

（真是个可爱的人呵！我爱……）

脑袋萎谢了的花似的倒到他肩膀上，太息了一下：

“真是辆可爱的跑车呵！我爱你的车！”

“比跑车还可爱的是你呢！”

轻轻地说着。

车轻轻地在柏油路上滑过去，一点声息也没的，那么平稳地。

蔡珮珮的感情和思想也那么轻轻地，平稳地在水面上滑了过去，一点声息也没的。

到了郊外，风悄悄的吹来，大月亮也悄悄的站到车头那儿水箱盖上往前伸着两只胳膊的，裸水仙的长软发上了。

月亮给云遮了的时候，星星是看得见的；星星给云遮了的时候，轻风会吹过来的——

“那么可爱的珮珮应该是什么地方人呢？”

“我祖母是日本人，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广东人。”

（她的血里边有着日本人的浪漫谛克性，美国人的热情和随便，广东人的热带的强悍……）

“你是有着日本人的贞洁的血，美国人的活泼天真的血……”猛的话没有了，像吹来的一阵微风似的：“我爱你呢，珮珮！”

珮珮：（他是想吻我吗？他是想吻我吗？他的胡髭是粗鲁的，他的嘴是温柔的……）

忽然那胡髭根刺到嘴上来了；便抬着脑袋，闭上了眼。用火箭离开地球的速度，她的灵魂开始向月球飞去了，那么轻轻地，平稳地，一点声息也没的。

没有呼吸，没有脉搏的圣处女呵！

是五千万年以后，是一秒钟以后：

“他在吻我呢！”

猛地睁开眼来，吃惊似的叫了一声，拍的打了他一个耳括子，掩着嘴怔住啦。

(怎么会听他吻的？我昏了过去吗？不应该给他吻的。坏东西呵！)

捧着脸哭起来。

"你是坏人！"

宋一萍：(别装得第一次叫人家吻了的模样吧！)

"实在对不起得很，请原谅我。我没有办法！我是那么地爱着你……我送你回去吧。"

笑着把月亮扔到后边儿。

她连心脏都要掬出来似的懊悔着。

("主呵，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前面……主呵，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真的灵……主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主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视！"[见《旧约》诗篇第五十一篇。]主呵，求你恕我；是我引诱了他的。我要在你前面，替他祝福。)

他的胡髭老贴在她的嘴唇上，痒暗暗地。

(他不是坏人；他是那么温柔的，多情的……他有那么好玩的短胡髭——刚才他真的吻过我了吗？我一定是昏过去了。他怎么会吻我的呢？他说没有办法，说他爱我。可是真的？真的？他不会骗我的；他有那么诚挚的，山羊的眼珠子。不是疯了似的哀求了我一礼拜了吗？现在他正坐在我旁边，我听得见他的呼吸。他比乔治吴好看多了。乔治吴是刚出矿的钻石，他是琢磨过的钻石，那是一种蕴藏着的美……呵！)

"到家了，珮珮！"

珮珮不说话，猛的连还手的余地也不给他地扑了过来，一对发光的眼珠子一闪，自家嘴上擦了一阵唇膏香，这娇小的人便影子似的跑进门去了。

"诡秘的小东西呵！"

倒觉得没有把握起来了。

三之四 “主呵，请你护我，请给我以力量！”

一家人都静静地坐在会客室里。爸在看大美晚报，妈在念圣经，戴了副老光眼镜；无线电播音机在那儿唱着 Just once for all time 。哥哥抽着烟，姊姊靠在沙发上，听着。想偷偷的掩过去，跑到楼上去，不料妈已经叫了起来：

“珮！”

“yes ，妈！”

（她们已经知道我的事了吗？不会的，别太心虚了。）

一面走了进去。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挺古怪的。

“没回来吃饭，上哪去的？”妈把老光眼镜搁到脑门上。

笑了出来。

（那能告诉你吗？和恋人在一块儿玩呢！）

“一个同事生日，在她家吃了饭的。”走到妈前面，在妈脸上吻了一下，又到爸那儿，在爸的脑门上吻了一下：“晚安了。爸！”

跟着无线电播音机哼哼着：

“The Flowers are your flowers ,

The hour are your hours ,

The whole wide world belongs to you !”

跳着走到楼上去，在扶梯拐湾那儿停住了，又踮着脚尖跑下来，躲在门外听他们可讲什么话；恰巧听见妈说：

“珮今儿像很高兴似的。”

“珮已经不是‘珮珮’了。”爸说。

哥和姊全笑了起来。忽然一阵欢喜袭击着她的心，也不管自个儿是在哪儿偷听的，大声儿的笑了出来，往楼上逃去。关上了房门，倒在床上，把枕头掩着脸，哈哈地傻笑着。姊追了上来，按着她：

"告诉我,珮,什么事?"

尽笑着。

"告诉我吗?告诉我吗?"捉着呵她的胁肢窝。

"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也罢,只是留神上了男子的当吧。"

慢慢儿的静了下来,一层青色的忧郁浮过湖面的云影似的,在眼珠子里浮了过去,躺在姊姊的腿上:

"姊,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爱恋着呢!"眼泪露珠似的掉了下来。

半晚上,她又偷偷地爬了起来:

"主呵,请保护我,请给我以力量!"

在窗前,在耶稣的磁像前,跪着这穿了白睡衣的少女,在清凉的月华里披着长发;十指尖尖的合着,安静温柔得像教堂里那些燃烧着的小蜡烛一样。

——插曲——

一座封闭了的花园是我的妹子,我的新人;

　一口封锁了的井,

　一道封锁了的泉。

你的园里长满石榴,

　结了美好的果实。

还有凤仙和香草,

　哪哒和番红花,

菖蒲桂树并各类香木,

　没药和沉香,一切的香品。

你是花园的流泉,

　活水的井,

　从利巴冷流来的溪水。

醒来吧,北风;起来,南风;

吹上我的花园，
把我的香气散在天空。
让我的爱走进他的花园，
有他鲜美的果子，让他挑选。

（见《旧约》雅歌第四章末五节；文录自良友一角丛书陈梦家君所译《歌中之歌》第九阕。）

第四章　江均与蔡珮珮

四之一　五月的季节梦

每天六点钟左右，九路公共汽车载了江均驶过大美晚报馆的时候，从黄昏的街角里，便燕子似的跳上来一个娇小的姑娘。

（很天真的，有一张长圆脸，一对大眼珠子，一张心脏形的小嘴——比白鸽还可爱的。）

在她的身上发现了那天在公园里等着的恋人的影子。

“我的恋人是应该那么的。”

他的恋人是君士坦丁堡的白色的教寺，充满了麝香和玫瑰香丸的教寺。他的恋人是神殿上清凉的圣水。他的恋人是耶露撒冷的百合。他的恋人是基督的叹息里的叹息。他的恋人是拂在基督脚上的圣女马德兰的头发……

他的恋人每天坐在他的对面，嘴上老挂着一朵笑。他的生命，灵魂，思想，寂寞全流向她了，藤萝似地缠住在她的笑意上。

他认识她的，她也认识他的，可是他们是陌生人呵！

五月的季节梦便旗竿上的旗子似的在他身上飘展着。

（他把脑袋上的帽子抬了一抬。

“江先生，您好？”她坐了过来。

“多谢你。忙吗?”

“没什么事。”

“回家去吗?”

“是的。江先生也回家去罢?”

“你就住愚园路?”

“江先生是在愚园路罢,每天看见你走着回去的。”

“我们是一条路的。”

他仔仔细细的瞧着她:嘴角有一点大黑痣,眼梢那儿有五颗梅花斑;一条纯洁的直鼻子;眼珠子像半夜里在清澈的河塘里开放的睡莲似的,永远半闭着的。

她笑了。嘴角那颗大黑痣也笑了,可是她的眼珠子没笑。那么地单纯,安谧——一个圣女似的!

“江先生每天早上到办公处去的吗?”

“对了。怎么我早上坐车总碰不到你?”

“我是下午才上工的。”

“上午在家里做什么事呢?”

“打网球,织绒线,看小说,有的时候坐在园里做白日梦——我喜欢那样无边无际的想开去,想到一些远方的城市,远方的太阳,远方的玫瑰……在我的幻想里,世界是那么地广阔,那么地愉快的。时常有一种幻景可以看到,一闭起眼珠子来我就会看到一片大草原,四面全是苍郁的倒生树,枝叶全向着天,那么崇高地,草原上有各种的花,在那儿跳着轻风把脑袋摇摆着。在草原中间还有一道喷泉,不知道从哪儿喷出来,喷得多高,水也开着花,一颗颗的,珠子似的,停在半空中。那水一定是很清凉的,我会把嘴凑上去喝,我把脑袋那么地抬着,嘴张着,那珠花便断了串似的掉到我嘴里。我便笑,我有一嘴的珠花。一直走过去,走到草原边上,路没有了,只有一棵很大很大,比屋子还大的大松树,树心是空的,望出去是一片黄沙和蓝色的海,海面上飞掠着白色海鸥,紫色的海燕。我要赤

着脚跑到沙滩上去；我要张着手臂迎着那沉醉的风；我要唱一支海天的歌，给那静寂的海听，给那幽静的沙滩听，给白鸥和紫燕听；我要用一种没有人懂的言语和天说话，悄悄地。那样的世界，你喜欢吗？”

“好孩子，这是童话里的世界吗？”

“我的世界就是这么的。可是近来我也慢慢儿的不想起那些了，我想着一些别的东西。如果现实地做着人，一点白日梦也不做，那天地就会小下来，天像压在你脑袋上面，世界窄得放不下一只脚，就像末路似的，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似的。你知道的，现实的世界就是屋子，公共汽车，椅子，电话，打字机，牛排，番薯，蔬菜汤，鞋子那些东西呵！”

“有幻想的人是幸福的，像我是连幻想的能力都给生活剥夺了。可是礼拜六礼拜天做些什么呢？也坐在园子里做白日的梦吗？”

“礼拜天我们是一样要做事的。礼拜日上午上教堂里去。下午就到郊外去野宴，骑马，划船……”

在莪特式的建筑物里，太阳光从红的，蓝的．绿的玻璃透进来，大风琴把宗教的感情染上了她的眼珠子，纯洁的小手捧着本金装的厚圣经，心脏形的小嘴里泛溢赞美上帝的话……塔顶上飞着白鸽和钟韵，跟在母亲的后边儿，一步步地走下白色的石阶来……在白绒的法兰西帽底下，在郊外的太阳光里边，在马背上笑着的，在苹果饼上面笑着的，在水面，在船舷上笑着的……她呵！

“你不喜欢看电影，跳舞，那些都市的娱乐吗？”

“明朗的礼拜天的下午难道关在阴暗的都市里边吗？你可喜欢到郊外去呢？”

“我也是顶喜欢到郊外去的。”

“这礼拜天我们一同去可好？”

车里的人怎么全站起来啦！）

车里的人全站起来了，车子的搏抹停了，五月的季节梦也惊散

了。江均擦着刚睡醒的眼珠子往愚园路走去，他的恋人就在他前面。到了自个儿的门口，便站住了，看着这娇小的身影消逝在街树的浓影里。

在房间里，站在窗口望着清静的街，惊散了的，五月的季节梦，又一个个地爬了回来。这暮春的黄昏和窗槛上马兰花的温和的香味在窗纱边散布了愁思，因为，它们是流动的，他不能把它们直吸到生命的深处。

他的恋人今天穿了条白的裙子，绿色的绸衬衫——到郊外去时，穿什么呢？不会穿高跟鞋了罢？还会斜压着一顶小帽的罢？在白绒的帽边那儿露着褐色的鬈发，可是他还要给她插上一朵紫罗兰的。

紫色的，温和的晚霞直扑到窗里来。

是七点半。空气里有一种静止，像是一个凝住了的时间。街上的柏油路显着蔷薇色，在窗下走过去的一个法国孩子的腮上也染了晚霞。风轻轻地吹着，吹上窗外的每一页树叶，那烟草色的树叶轻轻地摇动着。

“呵！呵！五月哪！”

眼珠子夜色似的潮湿起来。

四之二　五月的季节梦二

会做梦的人是幸福的。

江均的嘴上有着幸福的笑，因为在公共汽车上他每天做着梦。

第二梦：

(她今天用粉红的丝带结住了头发，真是初夏的风景咧。还是穿了白的裙子，绿色的绸衬衫。就坐在旁边，靠着车窗，风吹进来，飘起了她的头发，她有着和远处天空的呼吸一样沉着的香味。

我昨天晚上回去，想了一晚上，我想你是——你猜，我想你是

什么呢?"

"是什么呢?"

"一个纯洁的小恋人。"

"你的小恋人吗?"

"问你呢?"

"我还没到恋爱的年纪呢?"

"真的吗?"

"你爱我吗?"

"我差不多为了你要害相思病了。")

第三梦:

("我差不多为了你要害相思病了。"

她不做声。

那是一片银色的斜坡,前面有一道小溪,溪水像是水晶的透明立体,水底有许多闪烁着的小白石,星星,和一个弯月亮。他们就坐在那儿。

"你爱我吗?"

她还是不做声,低着脑袋。他轻轻地吻着她的发,他觉得她的嘴唇在发抖,便捉着她的手。

"你爱我的,天真的小恋人!"

她抬起脑袋来,半闭的大眼珠子全睁开了,一朵满开了的白莲花似的。便轻轻地,怕碰伤了她似的吻着这圣处女的嘴唇。

"跟我结婚罢,我要把你玛利亚似的供在家里。你是力,你是神圣的本体,你是无瑕的水晶"……

她的脑袋靠在他肩膀上面,闭上了眼珠子,轻轻地太息一下了。)

第四梦:

(他和他的恋人要到田间去,他们要住在乡里。他们用青草铺床,用香柏做屋梁,用银松做椽子,还要造一个大理石的圣母像。早

上他们到葡萄园里，他们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在那儿他们要把她圣母玛利亚似的供养着；他要跪在她前面唱赞美诗。在那儿蔓陀罗的香散着。那儿有各种美果，全是为了他的小恋人生的。他是他的小恋人的，他的小恋人是他的。他要把她像一颗印子似的刻在他臂上，刻到他的心上，等月亮从天上掉下来，等地球从地心里爆发开来。）

可是没有梦的日子是有的，没有恋的日子是有的。那天忽然他的小恋人没跳到公共汽车上来。

“病了么？”那么地焦虑着。

第二天特地跑到大美晚报馆那儿的车站上去等车。车一辆辆的过去，可是老不见她出来。便大着胆进去买了份晚报，却见他的小恋人刚拿下来压在头发上的听筒，戴上了一顶棕色的小帽，拎着手提袋预备走出去的模样。报也不要了，钱也不要了，跟在后边走出来，看也不敢看她一眼的走到车站上，恰巧她坐在一辆苹果绿的跑车里边，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一同地在他前面驶了过去。

“天哪，希望是她的哥哥吧！”忧郁起来。

以后，在公共汽车里连梦也做不成了。

很天真的，有一张长圆脸，一对大眼珠子，一张心脏形的小嘴，嘴角有一颗大黑痣，眼梢那儿有五颗梅花斑，一条纯洁的直鼻子——比白鸽还可爱呢！

一阵海样深的寂寞袭击着他的心头。

“呵！呵！春天哪！”在电话里向朋友们诉说着。

“可是为什么不到我家里来玩玩呢？你好久没到我家里来了。乔治吴差不多天天来的。珮珮也已经变成一个会玩弄男子的少女了。来吧，我会给你预备一个快乐的下午，一个可爱的伴侣，一顿丰盛点心的。”蔡约翰在电话里那么地劝慰着他。

“好罢，礼拜日下午罢。在家里真要闷死了——独身汉的凄凉味你总知道的。”

"哈哈,哈!"电话里笑了一阵子便没有声息了。

哈哈哈! 他也莫名其妙地,大声儿的笑了起来。

四之三 "珮珮也已经变成一个会玩弄男子的少女了"

洗了个澡,把独身汉凄凉味洗掉了,换上一件莲灰的绸衬衫,打了条莲灰的绸领带,穿了白裤子,棕色的上衣,看见了镜子里边自个儿的爽朗的笑脸,真觉得"自己是独身汉"的这件事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珮珮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会玩弄男子的少女了'——嘻!"把手杖扔在家里,把爽朗笑脸躲在爽朗棕色草帽底下:

"来罢,五月是你温柔的季节。

来罢,把独身汉的感情扔了罢!

少女的心全像玫瑰似的开了,

为什么独身汉会找不到一个恋人呢?

来罢,'珮珮也已经变成一个会玩弄男子的少女了'

为什么独身汉会找不到一个恋人呢?

那么地哼哼着往蔡约翰家里走去。

约翰还有一个叫珮珮的妹子他是知道的,他也看见过的,那时候还小,她进了中学就没碰到过;他知道她一定是很可爱的,因为已经变了一个会玩弄男子的少女了。可是他怎么会从没想到过她呢! 一面却诉说着独身汉的寂寞——真是怪事呵。

拐湾,右手那边儿是一条很宽的胡同,望进去,那深密的常青树遮着的,一座长了一嘴巴蔓藤的屋子就是约翰的家。天气很闷热,两边的园墙里伸出来的树荫里有着蝉声,那么烦躁的蝉声。

走完了那条悠长的胡同,便走到一个绿色的铁门前,手刚按着门铃,狗嘴巴早从门下钻出一半来,冲着他叫。

“浮罗比，别闹！”那么婉约的声音。

（别是珮珮罢？）

门开了——

一张长圆脸，半夜里在清澈的池塘里开放的睡莲似的，半闭的大眼珠子，眼梢那儿的五颗梅花斑，心脏的小嘴，嘴角那颗大黑痣笑着，一条纯洁的直鼻子。

君士坦丁堡的白色的教寺，充满了麝香和玫瑰香丸的教寺；神殿上清凉的圣水；耶露撒冷百合；基督的叹息里的叹息；拂在基督脚上的圣女马德兰的头发……

（她吗！珮珮吗？）

砰的一下，心脏凤仙花子似的，不知道是碰在哪儿，爆裂了。

“约翰在家吗？”

“在家。请里边坐，江先生。”

真的吓了一跳。怎么会知道他姓江的？走到门里边，却见约翰一家人全坐在阳台上笑着望他，那支栗色的苏格兰狗浮罗比一个劲儿的嗅他的脚。

“就是珮珮吗？”

“你刚知道吗！”那么地笑着不说话。

“简直不认识了？”

一面往阳台那儿走去，老远的跟约翰说：“我认识她的，可不知道她就是珮珮——长得那么大了！”

“不是一个可爱的伴侣吗？”约翰站了起来，拉着他的手一同往走到屋子里边。

他脱了外衣，帽子，把领带拉松了，解了领口那颗钮子，用手巾擦了一下脸，叹了一口气道：“所以就有了一个快乐的下午了不是？”

“这一下你聪明了。”

珮珮白了约翰一眼，红着脸走到阳台上去了。

“每天回来总和她同车的;那么安详地坐在我的对面,嘴上挂着天真的笑,‘比白鸽还可爱呢!’那么想着,连多看她一会也不敢,深怕看坏了她似的。谁知道就是珮珮!”

约翰哈哈地笑着,把他拉着往阳台走。

“老江说你‘比白鸽还可爱’呢!连多看你一眼也不敢,深怕看坏了你似的。”

哈哈哈!阳台装满了笑声。

珮珮:(天天那么地看着我的!)

笑得弯了腰。

江均:(她还有着一颗孩子的心呢,那么地笑着。)

“你多咱起的,在大美晚报馆做事的?约翰,你怎么从没跟我说起过?”

“早对你说了,你也不会在电话里跟我诉说着独身汉的凄凉了。”

江均:(你这贼王八,我就想把你扔到门外去。)

“真是个甜蜜的家呵!”太息了一下。

(她还没说过一句话,我应该找些话跟她说。可是,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少女,我该说些什么话呢?)

“真是个甜蜜的家呵!”又太息了一下。

(真蠢!老讲那么一句,不是太滑稽了吗?可是我该说些什么话呢?)

“珮,你们今天休息吗?”

“今天下午不做事。”

“怎么会待在家里,不出去玩呢?”

“哥说你要来,就待在家里,等你来。”

“每天几点钟上报馆去?”

(嗳,怎么老说那些没意思的话。应该讲风雅的,惹人喜欢的……)

"吃了中饭就去。"

"事情不忙罢?"又讲着没意思的话;就那么地讲到吃茶点时候。

他就坐在她旁边,他的嘴喝着茶,可是他的耳朵听着她,他的眼珠子从耳朵旁边瞧着她,他的毛孔张开着,承受着她的汗气,他的汗毛站着,她一动,他就感到了空气里微妙的波动,差一点把手里的茶杯都会震掉了似的。

静静地吃完了茶点以后,江均便和一颗满足的心一同地静静的走了。

那晚上,他抽了半个钟头烟,做了半个钟头诗,唱了三遍古巴恋歌,在墙上打了三拳,末了,跑了出去,直跑到约翰的家里,在园墙外站了一个钟头。看着窗里的红的绿的黄的纱灯一盏盏地熄了,才吹着口笛跑回来。

四之四　圣洁的少女

每天和珮珮坐在公共汽车上说东道西的;下了车,又送她到家里。

"古典的少女呢!还不十分懂事咧,一个脆弱的古董似的……要有耐心……"那么地想着。

"不怪姊姊说二十七八岁是男子的顶温柔,顶懂事的年龄。江均这傻子有一张英俊的脸,怎么会没有一颗聪明的心的?要把心掏出来似的看着我——可是光看着我有什么用呢?"珮珮这么想着。

那晚上,他上她家去,只有她和她的妈坐在阳台上听无线电。坐了一回,她的妈在藤椅上睡熟了。园子里的风吕草垂倒了脑袋叫月光轻轻地抚着。那边的那株玫瑰显着暗紫色。像珮珮的嘴唇那么的。他下了个决心道:

"我们到园子里走走去罢?"

珮珮:(他今天像懂事些了。)

便站了起来。

他离着他一尺,并着走到园子里去。轻轻地踏着那风吕草,踏在梦上似的;轻轻地说着话,怕惊动了在天空里沉沉地睡着的星星似的:

"珮,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可是我不敢说。今天有那么好的月光——我说了你不会动气吗?"

"你说。我不会动气的。"

"我说,你是顶崇高的,顶圣洁的少女,顶可爱的鸽子;我是那么地尊敬着你,我要跪在你前面祈祷,我情愿为你作一个牺牲……"

珮珮:(我不是上帝,为什么在我前面说着祷词呢?)

"我的眼珠子是为了看你才生的,我的耳朵是为了你的嘴生的,我的嘴是为了赞美你才生的,我的手是为了你的鞋子才生的,我的膝盖是为了膜拜你生的,我的脚是为了你的命令生的……"

珮珮:(那才像个热情的年轻人。他为什么不走到我的身旁来呢?把胳膊放到我腰上来罢——宋一萍是又胆大又温柔的。我应该给他暗示:姊姊不是说过的吗,年轻的男子是应该给他些暗示的。)

便慢慢地走近去,偎着他。

"我早就该跟你说了,我恋着你,从第一天在车上碰到你的时候起的。不是为了你的眉尖,眼珠子,嘴,是为了你那圣洁的美——"

珮珮:(是吻我的时候了罢?)

慢慢儿地站住了,抬起脑袋来,半闭的大眼珠子全睁开了,像盛开的白莲花似的,又慢慢儿的,眼皮萎谢了下来,等着。

(用火箭离开地球的速度,她的灵魂开始向月球飞去了,那么轻轻地,平稳地,一点声息也没的。)

（没有呼吸，没有脉搏的圣处女呵！）

是五千万年以后，是一秒钟以后，她听见一个发抖的声音说道："珮，让我吻一下你的手罢！"

便轻轻地，怕碰破了她的皮肤似的吻着手背，接着是一个深深的叹息。

珮珮：（傻子呵！傻子呵！）

睁开眼来只见一对润湿的眼珠子，一张战抖的嘴，一个淌汗的脑门，两条痉挛着的眉毛；一个热病的声音喃喃地说："我很幸福！我很幸福，珮。"

珮珮：（我恨你，我不愿意再看见你！你去罢，我恨你！）

说不出地抑郁起来，吞了铁钉似的，溶化也溶化不了的。忽然跑了开去，跑到玫瑰树那儿，摘了玫瑰的花瓣，放在嘴里，想把心里的抑郁压下去似的，紧紧地咬着。

江均：（恐怕是第一回受了男子的吻罢？只吻了手背呢，就那么容易受惊地，小鹿似的逃了开去！吻着的时候，把眼珠子也闭了起来——圣洁的少女呵。我是幸福的，因为我能爱她。她一定也爱我罢？初恋似的，纯洁的，诚挚的爱呢！我是幸福的）。

"我是幸福的！我是幸福的！"喃喃地说着。

第五章　刘沧波与蔡珮珮

五之一　Hot Baby

白铅皮屋顶下的电灯，星星似的闪烁着。在这绿草原的四周，那倾斜的看台的花圃上，那么缤纷地开满了鲜明的花。嫩黄的花瓣，烟草色的花瓣，湖色的花瓣，……每一朵花都有着一张兴奋得发红了的花心，在四面拉着真黑的，金黄的，褐色的，棕色的花蕊。

这些鲜明的色彩也闪烁着，在刘沧波的心里，像是些轻快的，和谐的音符似的跳着。

他低下了眼皮，望着地上那几张散乱的废票，静静地等着五百码平赛。不敢抬起脑袋来。因为他前面正站着一位姨太太似的少妇；她有一副窄肩膀，一个比肩膀还窄的腰肢，瘦袍角拖到地上，在晚风里垂了脑袋承受着斜阳的重量的，凄艳的罂粟花似的。可是不敢抬脑袋来有吗用呢？她正站在他前面，轻轻地飘着的袍角里边，白绸亵衣的，轻佻的纱边和他的领带一同地飘着，而且在白纱边后面还有着纤细的鞋跟和纤细的脚踝呢，再说她又穿了太出色的丝袜——简直是一层透明的粘膜！

不敢抬起脑袋来有吗用呢？就在他后边，一个少女的银铃似的笑声，不规则地尽吹来。暮春的夜风那么地温暖的，又带着些凉意的笑声呵！为什么人的官能不全能受意志指挥呢？如果耳朵也像眼珠子似的，说闭就闭，说睁就睁，那不是更好吗。

不敢抬起脑袋来有吗用呢？看台是倾斜的，从自个儿的帽边看出去，五色的菌似的，薄纱的女帽一层层地排列着，风卷起蝉翼似的阔帽沿，帽沿下蝴蝶的须似的贴着卷曲的鬓丝，一条长眉，一只笑眼，半张弧形的嘴，眼睫的侧影和鼻子的侧影，一只从帽沿那儿垂下来的长耳坠子。帽子是那么整齐地排列着，每一只薄纱女帽的旁边全伴着男子的草帽。有没有孤独的帽子呢？

有呵！他戴着顶孤独的帽子呢！

他的帽子在孤独中憔悴了，丁香花的羽样的叶子似的，垂下了帽沿，那么脆弱的样子。

他的帽子是他独身汉的情绪的食量。他的帽子一天天地瘦下去，脆弱下去，他的独身汉的感情却一天天地胖起来，强壮起来，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力士了。

所以，他低下了眼皮，望得地上那几张散乱的废票，静静地等着五百码平赛。

从那面，正好伸直了前后腿，悬在离地一尺的半空中的瘦腿狗，旋风似的沿着弧形的跑道直卷过来，帽子的行列叫吹得摇曳起来了。他的身边也卷起了一阵呐喊的暴风。每一个人全变了长颈鹿，张着嘴嚷着：

“天哪！赶上前去呀！”

“Bievo！”

“嗳，乔治，二号跑在前头呢！”一个浑圆的少女的声音。

五道旋风呼的卷了过去，不正是二号在前头吗！

“二号！二号！独身汉的赌运不会差的。”忘了形似的喊了起来，也不管那些伸长着的脖子，快顿断了的纤细的鞋跟——“你们会获得女人的欢心，我也会骗到狗子的欢心的。”那么地得意着，紧紧地捏着那张独赢票，不顾前后地回身刚想跑出去，却碰在后边往前冲着点儿的乔治吴身上。“咦，你就在我后边儿吗？快走，跟我走，我请你玩去！”拉了他就跑。

“你也买了二号吗？”乔治吴又拉上了两位小姐。

两位小姐全穿着白绸衬衫，棕色裙子，差不多高低，像是姊妹，一个半只脑门叫头发遮着，打了条棕色的绸结，一个年纪轻着些，脖子里挂着条水晶项圈。

“今天真是好运气呢！”意外地赢了钱，比赢钱更意外地碰到一位带了两位小姐的朋友。“连买了十二次，随便买位置，独赢，没一次不赢钱的。”

“我赢了不多，可是本来不预备来的，不料却赢了钱。”

四个人欢天喜地的跑到支付窗前，刚站住了，便叫后边儿拥来的人给挤得贴在木板上了。

好容易领到了钱，手里青色的纸票变了灿烂的钞票，在脸上笑着灿烂的笑，挤到了外面，刘沧波忽然发觉了脖子里挂着水晶项圈的小姐却挂在他的胳膊上。

“乔治吴呢？”低下脑袋来问这位比他低一个脑袋的小姐。

“在后边儿挤呢。”她抬起脑袋来，捧着爸的腿看爸的脸的孩子似的，看着他笑。

她有着一对控照灯那么的眼珠子，从里边放射着生命的强光，坚强的嘴唇，稍会堵着点儿，眼梢那儿有五颗热情的雀斑，嘴角那颗大黑痣，和她的嘴一同地笑着——妩媚的孩子呢！

乔治吴和缚了绸结的那位小姐挤出来了。

“我们上后边儿舞场里去。”

“可是这两位小姐你没给我介绍过呢。”

“你没瞧见过她们吗？”

“多咱见过的？”

“我的未婚妻，蔡丽丽。在你身旁的这孩子是她的妹子，珮珮。”

“珮珮？Hot Baby？”

“不单热，简直是白热！等会儿跟她跳舞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的。”装着鬼脸；没看见身旁的丽丽也在跟他装鬼脸。

珮珮一歪脑袋道：“那我不去了！”

“哪能由你！老刘，她喜欢粗暴的；她不走，你拉着她，包管她马上爱上了你。”

珮珮：“屁！你说的？”

她拉着的胳膊比江均的，比宋一萍的还强壮，只有哥哥打网球的右胳膊才有那么块硬肌肉；比她高一个脑袋，望上去只见一个铁的下巴；可是他也有温柔的眼珠子。站在他旁边，自个儿简直象个小洋娃娃。

“他会不像江均那么傻的？”这么想着，看着这高大的男子又高兴又害怕，才觉得二十七八岁的宋一萍并不是顶可爱的男子。

沿着地沥青的铺道往后边儿走去，走完了一长串汽车的行列，便从电梯里走进舞场里。

十二点不到一些，正是热闹的时候。

音乐台中间的钢琴上面坐着个穿了银裳的，撒姆叔的女儿，唱

得浑身生满了疟疾菌似的。四面是七张黑脸，魔术师的礼帽似的，装在浆褶衬衫上的，七颗可以随便拿下装上的脑袋上的七张黑脸围着她。站在她旁边的那个吹“色士风”的眼珠子在眼框里边，上下左右地，济溜溜地转着，尽转着，转成了一对白眼。

在一个幽僻的角上坐了下来。两个男子要了酒，丽丽说喜欢可口可乐，珮珮却说：

“我爱桔子 Squash ，有一颗红樱桃的。”

舞着的时候，刘沧波便对胸前的珮珮说：

“你爱 Squash 里的红樱桃，我爱你脸上的红樱桃呢！”

珮珮低低地笑着：（在他脸上印个嘴唇印子，叫大家瞧着笑，不是很好玩吗？）

踮起脚来，把嘴贴着他的脸。

刘沧波把脸压着她的嘴，在她耳朵旁边悄悄地：

“把你的嘴，

一颗印领似地，

印到我脸上，

印到我心里！”

（真是个白热的女儿！）

珮珮的脸贴着他的胸脯，不做声。刘沧波喜欢她喜欢得说不出来，只：“可爱的孩子呵！”那么地想着。

丽丽爱华尔滋，乔治吴爱勃露斯，珮珮爱她的狐步舞，刘沧波爱什么呢？刘沧波爱他的珮珮。因为对于这么热情的女儿，用不到说“我爱你哪”那么的傻话，她总以为每个男子都会爱一个女子的罢；因为烂热的苹果香现在熏得他的心脏也芬芳起来了；因为热情的女儿是比意志还粗鲁的；因为热情的女儿在不爱着你的时候是和爱着你的时候一样的；因为热情的女儿有着一切男人喜欢的女德的，泼剌，妩媚，糊涂……

“珮，明天晚上我们坐了汽油船到黄浦江里玩儿去，好吗？”

“就我们两个人吗?”

“还不够吗?”

“……”为难的脸色。

“怕谁说话吗?”

“……”

“怕我吗?”

“……”

“另外有约吗?”

“为什么不邀姊姊和乔治吴一同去的呢?”

“为什么要邀他们一同去呢?”

“不邀姊姊一同去,回来得晚一点,妈会说话的。”

“嘻!”鼻子里笑了一声,觉得在怀里的真应该是他的心爱的女儿,便父亲似的在她的头发上面吻了一下。

她却抬起脑袋来望着他笑。

回到座上,他悄悄地对乔治吴说:

你的姨妹真是宝物呢?”

“咱们握握手!”

伸出来把他的手拉一拉。

“明天我们一同坐汽油船到黄浦江里玩去可好?”

“好厉害!”

“咱们再握一握手罢!”

两个人在她们背后鬼鬼祟祟地握着手笑了。

五之二 江上

月亮在浦东,从浦东到浦西,江西上横浮着一道月色,风轻轻地吹,吹得月色在水面上飘呀飘的,水面上便有了暗银色和暗绿色的斜纹图案。水面上还浮着一盏盏的灯,沿着江岸,和黄的灯光,灯

柱的影子，电线的影子一同地。

靠着那石砌的岸脚，沉沉地睡着许多舢板，渡船，鱼舟——桅船的桅影一声儿不言语地躺在波面上。

小汽船从江中的月色上面掠了过去，戴着两对缄默的男女和半船的葡萄汁，鲜桔水，可口可乐，威士忌，象皮糖，话匣子，Banjo，吉士牌……一面儿那夹岸的摩天楼就不见了，乔治吴在后边儿碰碰地弹着Banjo，用梦样的男女二重音唱着《卡洛丽娜之月》，柔情地。

在船上的珮珮，叫风呼呼地吹着，头发全往后飘着，衬衫也膨胀起来，有了一种马上会扑着透明的翅膀飞去似的美姿。她的心情在水面上放纵地奔驰起来了。柔弱的，暮春的夜呵！

刘沧波一支胳膊挟了这好像越加娇小了的躯体，默默笑着开着汽船。

"祝福我生的那天罢，一个老婆子跑来说生了个男孩子的那天罢！希望那一天是一个光明的日子，全宇宙充满了愉快的太阳光的日子罢！因为在那天一个幸福的孩子生到地上，在那天一个幸福的人长大起来！"歌颂着自个儿的生日。

灯也没了，灯光也没了，不知从哪儿来的风把暗银的月色吹了他们一身，把他们的影子飘到水面上，把《卡洛丽娜之月》吹走了灵魂。

一道灯塔的光从几里远的地方儿直铺过来，虹似的，一会儿浮到水面，一会儿又沉到水底。

马达慢慢儿的退了寒热，停住了虚喘，淌了一身冷汗，在黑暗里睡了。刘沧波点上了一枝烟，侧过身子来：

"美丽的浦江月呵！我爱这暗绿的水，幽静的月色，变幻的灯塔，轻灵的风，和身旁的珮珮。"

珮珮：（怎么每个男子都会说那种柔情的话呢？你只喜欢我，不是爱我；江均才是五体投地似的爱着我的——可惜是个傻子呵！）

"你瞧，船舷上的影子，像绢剪的幻影似的。"

刘沧波：(她怎么不把胳膊围到我的脖子上来呢，我那么暗示地和她讲着话？瞧瞧我的眼光罢！难道要我说我爱着你吗？)

"你瞧，那消逝着的烟，烟蒂儿上那朵静静地发红的火，像我的心情似的燃烧着。"

珮珮：(我爱谁呢？我并不爱你——用火箭离开地球的速度，灵魂开始向月球飞去了，那么轻轻地，平稳地，一点声息也没的，没有呼吸，没有脉搏的圣处女呵——我爱着一萍！一萍……怎么后边儿一点声息也没了？)

"怎么后边儿一点声息也没！"

回过脑袋去瞧：乔治吴和姊姊正在那儿唱着男女二重音，脸对着脸，鼻子碰着鼻子，一点声息也没地，因为男音灌在女的嗓子里边，女音也灌在男的嗓子里边。

"瞧！"

刘沧波不动。

"你瞧，你瞧他们哪！"伸过手来推他。

手给捉住了，那么紧紧地捉着。

"瞧……"忽然有了一种预感："他想吻我吗？"慢慢儿的回过身子去，看见了一对疯人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在前面。便慢慢儿的闭上了眼皮，连自个儿也不知道地。

(可是一萍，一萍呢，一萍……他会像江均那么地只吻了手背吗……)

一块烙铁熨到嘴唇上面，自个儿是倒下去，倒下去，靠在柔轻的椅背上，两条铁链紧锁着腰肢，在阔大的胸脯下，自个儿的身子会给压碎了似的。思索的线条便在这儿中断了。

那块烙铁越来越烫手，炙焦了嘴唇，炙焦了心脏，炙焦了灵魂，把她整个儿的炙焦啦。每一个毛孔都呼吸着，每一个毛孔都流出血来——忽然觉得那块烙铁慢慢儿地拿了开去。

（不，不！不够……）

把胳膊围上了他的脖子，搂住了他的脖子。

刘沧波：（果真围到我脖子上来咧！）

抬起脑袋来，叹了口气。

忽然后边儿伸来了乔治吴的手：

“咱们握一握手罢？”

“真是白热的！”

握住了那只手。

五之三　蔡珮珮的日记二

今天我和乔治吴一同到我们家里来。姊姊从窗口望见了他，对我说道：

“珮，你以后也会被爱情困恼着了。

她不知道我已经有了恋人咧！我爱着宋一萍。为什么一家人还全把我当小孩子呢？只有乔治吴知道我有颗和玫瑰一同地开放了的心，因为那天他来，姊姊不在家，便和我玩了半天。说起来真是惭愧呢！如果他到现在才认识我们，一定不会爱姊姊的。

他和刘沧波并站在园子里的过道那儿，和妈说着话。姊姊问我：

“你看哪一个英俊？”

“差不多！”我说。

可是，自然是我的朋友漂亮多了，昨天他只是一个不修边幅的美男子，今天他脸也光洁得多，穿了刚烫好的衣服，领带飘到肩上，简直是英俊的威尔斯王子了。

我先走了下去，他见了我就说：

“珮珮，你今天越加可爱了。”

我很高兴。今天知道他要来，我特地穿了我的顶出色的衣服

的。我知道我生得漂亮，又年轻。姊姊在上面扑了半天粉才下来。我鄙夷地看着她。扑粉有什么用呢？我不擦粉，可是每个男人都为了我倾倒。

我们上礼查去跳舞，又在那儿吃了饭。

他的舞姿潇洒极了，不像是滑过去的，像是轻轻地在地板上飘过去的；他舞着的时候，永远不并脚，就是在停着的时候也是舞着的；他的身上有一种微妙的律动，一条线似的牵着我。

我把脸贴着他的胸脯，从下巴底下骄傲地望着别人。每一对眼珠子看着我们，欣羡地。我得意得了不得。我们的一对像是波斯王王冠上的钻石，我们的光芒把别人都盖了。

他很有学问，还读过许多书，他把字典里所有的字找出来赞美我。他说我是鸟里边的鸽子，兽里边的兔子，衣料里边的维也勒，果子里边的葡萄，国际里边的西班牙，花里边的玫瑰，星座里边的狮子座流星，家具里边的矮坐垫，食物里边的嫩烩鸡……

我从来不知道自个儿有那么可爱。

他怕也不知道他自个儿有多么可爱罢？他是鸟里边的鹰，兽里边的蒙古马，衣料里边的 Sportex ，果子里边的石榴，星座里边的天王星，家具里边的大沙发，食物里边的炸牛排。可是我没对他说，因为他的话把我说话的机会淹没了；我只能静静听着他。

坐在船上，他忽然沉默起来。

月光，水，灯影，波纹，夜风，柔情的歌……他塑像似的坐在那儿，望着前面。我靠在他肩上，他的左手放在我腰肢上——我不信这是真的事情。

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只希望船就那么地飘了去，飘了去，永远靠在他肩膀上面，永远是水和月。

在吴淞口那儿船停了，他抽了一枝烟，侧过身子来，和我说了几句话……

后来，后来怎么呢？我记不得清楚了，只记得他要吞了我似的

吻了我。也记不起什么时候回来的,模糊得很,什么也记不起来。

现在我还觉得懒洋洋的,他的嘴还像压在我的嘴唇上面。可是我究竟爱谁呢?一萍?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希望那只船就那么地飘了去,飘了去,永远靠在他肩膀上面,永远是水和月——

五月十四日夜,二时。

第六章　刘沧波与宋一萍与江均与蔡珮珮

六之一　刘沧波与江均与蔡珮珮

下午六点钟的太阳像六点钟的月亮似的,睁着无力的荡妇的大眼珠子瞧着愚园路。

江均怀着初恋的心情,把珮珮圣母像似的捧在手里踱着回去。忽然后面走上来一个高大的男子:

"珮珮!"

"嗨,沧波!"便亲热得了不得地拉了他的胳膊。"哪去?到我家里吃下午茶去,可好?"

高大的男子点了点脑袋,轻轻地拍着拉着他的胳膊的那只小手。

嫉妒的感情,旋风似的卷到江均的脑袋里边来了。

"这位是刘沧波先生。"

只稍为动了动眉毛,没听见似的。

"这位是江均先生。"

对方却热烈地问着:"你好!"

"算是表示得意,示威我看吗?可是她是我的呢!"那么地想着,不屑地说了一句:"多谢你。"

一路上珮珮只亲热地和刘沧波说着话。到了家里，珮珮走到楼上去了，爽直的刘沧波便对摆着一张不高兴的脸的江均直线地谈起来：

"你恋着珮珮不是?"

"是的，她也爱着我。"

想起坐汽油船的那晚上，刘沧波便哈哈地笑了起来。

"别痴心了罢，什么叫爱呢？这么热的女儿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她的恋人的。"

"你错了！她是顶纯洁的一个女孩子。"

"你怎么会爱上了一个纯洁的女孩子呢！"

"我爱她的纯洁，爱她的圣女样的纯洁。我对她说'我爱你'的时候，她低下了脑袋；我吻着她手背的时候，她便受惊了似的逃了开去……"

"可是纯洁的女孩子怎么会爱上了一个男子呢?"

"因为我尊敬她，我崇拜她，我把她当圣女玛利亚似的供奉着；看看我的心罢，我的心里边是一点污亵的欲念都没有的。"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我爱你'的时候，她已经闭上了眼珠子，抬起了脑袋；我把我的嘴从她嘴上拿开的时候，她却把胳膊围到我的脖子上来了！哈，哈！"

这笑声炙着江均的心脏，他猛的跳起来：(我要拗下你的脖子来！)

可是他只：

"我不信你的话，先生，她是个纯洁的圣处女。"那么他说着，抬起了脑袋，高傲地走了出去，因为对手的臂膀比他宽了二英寸，高了半英尺。

走到外面，他又低下了脑袋。

青灰色的黄昏笼罩着的街上，风，葬式似的吹着，吹动了每一页树叶，已经有些寒意。街旁的楼窗上，一盏两盏，婉约的灯光透了

来，和一些婉转的幽情一同地。静悄的街树，静悄的围墙，还有他的沉思的蛩音，悉悉地，践在落叶上似的。

每天和她一同回来的。

（君士坦丁堡的白色的教寺，充满了麝香的和玫瑰香丸的教寺；神殿上清凉的圣水；耶露撒冷的百合；基督的叹息里的叹息；拂在基督脚上的圣女马德兰的头发……那么的圣处女会人家“我爱你”还没来得及说时就闭上了眼珠子吗？闭上了那半夜里在清澈的池塘里开放的睡莲似的眼珠子吗？那张心脏形的，只吻过基督的十字架的小嘴会让一个男子的脏嘴吻了的吗？还不大懂得恋爱的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呢！真不信会把胳膊围到男子的脖子上去的。刘沧波，那小子，是他说谎！残酷的东西，他知道我爱着她，她也爱着我，妒忌得了不得，便故意说些侮辱的话来叫我难受，这混蛋。我应该信任珮珮的——可是他跟我有什么仇恨，要那么地叫我难受呢？他不是有着很坚决的声音吗？他的脸色也不像是说谎的模样。难道他的话是真的吗？）

他看见珮珮给裹在刘沧波的高大的身躯里，挟上了汽车，又看见她和他坐在草地上，她微微地抬着脑袋，让他吻着。觉得心脏在收缩着，脸色也黯淡起来。

（可是吻着手背的时候，便吃惊似的逃了开去的，会把胳膊围到男子的脖子上去吗？）

“不会的。她是顶纯洁的圣处女。”

（刚才碰到刘沧波的时候，是那么亲热地叫着他的名字，要他到家里去吃下午茶，拉着他的胳膊时，真像恋人似的。也许他是她的恋人呢？那么为什么那天把心掬出来给他看了以后，不拒绝我吻她的手背呢？难道这么贞淑的女儿会荡妇似的爱着许多男子吗？也许那天和她一同坐在苹果绿跑车里的那中年人也是她的恋人呵！不应该的，我不能那么地疑心着她的。顶好能问一问她自个儿，可是那么着，不唐突她吗？）

解不出方程式似的烦闷着。

六之二　宋一萍与刘沧波与蔡珮珮

珮珮生日那天，乔治吴送了她一个蛋糕塔，哥哥送了她一大盒糖，姊姊送了她一本皮面的日记，父亲送了她一大束百合花和慈姑花，母亲送了她一身新衣服，江均送了她一本精装插绘的《处女的心》，宋一萍送了她全副修指甲的器具，刘沧波送了她一只精致的网拍。

那天下午，吃了乔治吴的蛋糕塔以后，珮珮，刘沧波，宋一萍，江均便默默地坐在会客室里。

宋一萍摆着孟乔脸，嘻嘻地笑着："这小荡妇原来还有这么两位面首咧，一个是精明的傻瓜，一个是俏皮的粗汉。"

江均看见了刘沧波就一百个不高兴，摆着一副"我不能相信的，先生"那么的脸。

刘沧波看着宋一萍的白皙的笑脸："如果讲打架，你不是我的对手；讲男性的吸引力，你也不是我的对手，讲和女子玩恋爱，你也未必是我的对手，只有在给女人穿鞋子的手法那一点上，我才甘拜下风呢！"

丽丽拉了珮珮偷偷地问道："究竟哪一个是你恋人呢？"

"我不知道。"

"那么让他们斗牛似的对坐一天吗？"

"怎么办呢？跟这个说话，那个就不高兴；跟那个说话，这个就生气——"

姊姊笑了出来。她就贼似的掩了出去，溜到楼上房里去了。丽丽悄悄地跟乔治吴说了，乔治吴也笑：

"还是那么孩子气的！"

宋一萍和刘沧波同时地：

“你的意思是说她随便吗？”

“你的意思是说她好玩吗？”

“珮真是很天真的！”丽丽太息似的说，“我在她那么大时也是什么都不懂得，很不快活的。真都望把年龄缩短四年呵！”

“天真吗？不见得——我应该怎么说呢？”宋一萍望了珮珮一眼，点上了一枝烟，把烟和话一同地喷了出来：有了，诡秘！Sophisticated！”看着她默默地坐着，想起了打了五天电话，一句话也不和他说的日子，想起了“晚安，宋先生！”。

“Sophisticated？真不懂从哪儿看出她是个诡秘的女儿来的，我说她是刚才开放了的玫瑰花，有时像很天真，有时又像很老练，有时像很热情，有时又非常贞静。”乔治吴回过脑袋去，对刘沧波做了个鬼脸，接下去道：“你说怎么呢？你应该知道她的。”

想着船上的浦江月，刘沧波摸着下巴道：“活泼，妩媚，热情！”（默默地坐在那儿——看看她的眼珠子罢，蕴藏着地心的热力呢！）

江均染了一身的宗教感情，对着坐在那面的珮珮：“主呵，为什么造夏娃的时候不造珮珮呢？怎么会把她放在肮脏的世界上呵。应该放在山里，用素香供养着的。”在心里赞叹着。

珮珮连自个也模糊起来了：“难道我是这么复杂的人吗？在每一个人的眼里，都是不同的。”

大家便都在心里冷笑了一下：“只有我才是顶知道她的。”顽固地。

直坐到晚上，三个人谁也不想走，“虽然那么地坐着没意思，可是让你独自个儿享受也不十分情愿。”全怀着那样的敌意。

慢慢儿的，屋子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的时候，擅长给女人穿鞋子的孟乔脸和俏皮的粗汉全忍不住了，鹦鹉似地斗起嘴来，先是悄悄地在各人的耳朵旁边：

“你究竟爱不爱她呢？”

“爱这小荡妇吗？你呢？”

“我可不是傻子。”

“那么我告诉你，我是爱她的。”

“真话？”

“我是真的爱着她的。”

“那我也告诉你真话，我是比你还爱着她的。”

宋一萍挺起身子来：“可是我是手枪公会的会员呢！而且是去年远距离射击第一奖的获得者。”

“你知道我是谁吗？出色的骑师，草地网球会的会员，短跑家，华东游泳选手，轻量拳击家，克尼异体育学校毕业生……”

“珮珮不见得会爱一个粗汉罢？”

“你还没认识她时，她就亲热地挂在我的胳膊上咧。”

“她还没认识你时，我就天天跟她调情咧。”

珮珮：（那么说着什么意思呢？男子真是古怪的动物。女子是把这种事情越秘密起来越好的。）

“第一次和我跳舞时，她就把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把嘴上的胭脂印到我脸上！”

珮珮：（该死，越说越不像样了。）

“是你把脸贴上来的！”

江均痛快起来：（果真又是他吹牛！）

“她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

珮珮：（一萍怎么也粗鲁起来了？）

“我叫乔治吴也叫‘亲爱的’”！

江均差一点拍起手来：（好哇！“亲爱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字眼儿。）

“第二次会面就亲亲热热的让我吻了！”

珮珮脸红了起来：（给他个耳括子罢，当着许多人说让他吻了，暗银的月色，暗绿的水色，柔情的《卡洛丽娜之月》，不可抵抗的疯

狂的眼光，一块烙铁，当着许多人，宋一萍，江均，什么意思呢……）

江均鼓的涨红了脸：（刘沧波那家伙吹牛！）

宋一萍却冷笑着："我就在认识她的那晚上偷了她嘴唇上的处女味的！"

又是一个！江均叫黄蜂刺了一下似的，差一点跳了起来，"可是的？"那么的眼光看过去，却见她掩着脸哭了，便患了大便不通症似的，浑身不舒服起来。

"先生，我是个骄傲的人。"

"再骄傲一点，珮珮也不见得会爱你罢！"

刘沧波站了起来："先生，我不能再忍耐了。"

宋一萍也站了起来："先生，我并不是怎样怕事的人罢？"

珮珮：（他们为了我要打起来了！是真的为了爱我吗？混蛋，他们当我是谁呢？随随便便的在我前面吃起醋来。）

跳起来，青着脸：（我爱谁呢？用火箭离开地球的速度，灵魂开始向月亮飞去，一点声息也没的，轻轻地，平稳地……一块烙铁，炙焦了嘴唇，炙焦了心脏……没有呼吸，没有脉搏的圣处女呵……）便歇斯底里地顿着脚，叫道：

"打罢！打你们的罢！我一个也不爱你们，我恨你们，把我当了谁呢？滚出去！滚出去！"掩着脸："我不愿意看见你们！"跑了出去。

六之三　江均与蔡珮珮

江均跟了出去，在园子里那棵玫瑰树那儿找到了她。她躺在草地上，从眼泪里望着玫瑰花的暗影。他坐了下去，抚着她的头发道：

"可怜的小珮珮。"

珮珮：（只有他才是真的爱着我呢，可怜的傻子。）

江均：（可怜的小珮珮，怎么会上了两流氓的当呢？）

"怎么会认识这两个流氓的？"

珮珮：（这傻子真讨厌！谁是流氓？一萍？沧波？全比你可爱多了。你以为我跟他们闹翻了，你就能得意吗？）

"珮，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

珮珮：（讨厌死你了！）

"我没听见你说什么话。"

"我说，你怎么会认识这两个流氓的？"

"不是流氓，我告诉你，一个是刘沧波，一个是宋一萍。"

"至少是两个可恶的小子。"

珮珮：（走罢！走罢！我讨厌你！这算也是安慰吗？）

"全比你可爱多了！"

"为什么生气呢？你难道爱着他们吗？"

珮珮：（爱着他们也不干你的事。）

"难道他们说的话全是真的吗？"

"是真的！"

江均：（真是顽皮的孩子，故意呕我。就让你在我身上出气罢。难得瞧见那么可爱的顽皮模样的。）

"珮，你骗我，我不信。"

珮珮：（可爱的傻子！）

"珮，你不会的，你是比天还崇高的，比雪还洁白的。我不信他的话。姓刘的上次跟我说，说他还没来得及说'我爱你'的话时，你已经闭上了眼珠子，他要把嘴拿开的时候，你把胳膊抱住了他的脖子……"

珮珮：（无赖！流氓！他算是得意不成，把这些事告诉人家？一定告诉过许多人了。）那么地生着气。

"我就不信他，我知道姓刘的爱吹牛的；纯洁的珮珮是……"

珮珮：（纯洁的！纯洁的！两个礼拜以前我还是纯洁的呵！）难受起来。（讨厌的傻子。）泪珠从眼毛后边儿渗了出来。

"纯洁的！我不是纯洁的！我是个小荡妇！你看错人了；你去碎了心罢！"

江均：（难道那两个流氓的话刺激得她这么厉害吗？一回儿就变得那么泼刺了。）

"珮，别叫我难受了。你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话。"

"我知道的，我说我是个小荡妇，他们两个都吻过我的。他们没有说谎。"

"珮，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为什么要叫我难受？为什么要骗我？"

珮珮：（没有办法地讨厌呵！）

霍的跳了起来，泪珠像断了串的珠子似的直掉下来："我为什么要骗你呢？我跟你说，我是小荡妇，我给他们吻过的，我爱着他们两个。我为什么要骗你呢！"

江均怔住了，站在那儿望着她，圣母像从他的心里崩坠下来，好半天，才："那么，你一点也不爱我吗？"

"我为什么要爱你呢？"

"呵！"天地也崩坠了下来。"我看错人了！"喃喃地说着，低着脑袋走了出去。

珮珮：（可怜的傻子！）

刘沧波也没了，宋一萍也没了，江均也没了，独自个儿在园子里，掉了什么似的懊悔起来，又掩着脸哭了。

第七章　四个流行性感冒症的患者

七之一　宋一萍

永安公司夏季大廉价

今日贱卖品：法国新到华尔纱，图案新颖，每尺售八角五

分。鲜荔枝每磅五角

兆丰公园游人统计：据工部局报告，本星期中兆丰公园游人达五万余。星期日一日因天气晴朗，游人竟达二万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再者，工部局音乐队自下月一日起将移至园中演奏，而该园开放时间亦将延长至晚十二时云。

巴黎露天舞场开幕通告：本场地处沪西，风景幽雅宜人，素为摩登男女每年消夏之胜地。今年据天文台报告，自五月中旬起，即将酷热，本场为爱护各界起见，特雇工赶修房屋，提早于二十日开幕；聘有中西美丽舞伴数十名，如蒙光临，无任欢迎。

本埠昨日天气酷热，中午时寒暑表达九十度，行人挥汗，俨如盛夏，至晚始转凉。

连报纸也涂上一层暮春的色调了。

苹果绿的跑车闲得成天没事做，"那诡秘的小东西哪儿去了！"那么地叹息着。

一个空洞的房间，一只空洞的椅子，一张空洞的床，一颗空洞的心——在空洞的心里，宋一萍想着：

"那么精致的一个小玩具呢！"

(眼珠子，透明的流质；嘴，盘子里的生蕃茄；稍为黑了些的夹种人的脸，腮上擦两晕胭脂，"像玫瑰花那么红的胭脂，你难道不喜欢吗？"褐色的头发，音乐的旋律似的卷曲着；眉毛是带着日本风的……"晚安，宋先生！"一副顶正经的脸……一百八十五页："那骑士便把他的神骏的马牵到村外，在河那边等着露茜。"……郊外，风悄悄的吹来，大月亮悄悄的站到车头那儿水箱盖上往前伸着两只

胳膊的，裸水仙的长头发上，“我爱你呢，珮珮！”……）

窗外，风吹进来断续的歌声：

> 恋人们来了又去了，
> 维也纳的夜是永远不会告诉你，
> 他们从那儿来，往那儿去的。

“我爱你呢，珮珮！”那么地对窗外的夜空说着，便：“呵！呵！五月的愁思呵！”吐出了烟似的叹息。

七之二　江均

很天真的，有一张长圆脸，一对大眼珠子，一张心脏形的小嘴——比白鸽还可爱的。

他的恋人是君士坦丁堡的白色的教寺，充满了麝香和玫瑰香丸的教寺。他的恋人是神殿上清凉的圣水。他的恋人是耶露撒冷的百合。他的恋人是基督叹息里的叹息。他的恋人是拂在基督脚上的圣女马德兰的头发，可是他的恋人对他说：“我是小荡妇！”

他的恋人每天坐在他的对面，嘴上老挂着一朵笑。他的生命，灵魂，思想，寂寞全流向她了，藤萝似的缠住在他的笑意上。他吻着他的恋人的手背的时候，她吃惊似的逃了开去，却毫不顾惜地让两个流氓吻了她的嘴唇，而且他的恋人在心里说：“可怜的傻子。”

他认识她的，她也认识他的，可是他们是陌生人呵！

Gea，it breaks my heart to see you ，

Day after day ，turning away ！

Stangers ，After shaning all you kisses ，

Now we are strangers ……

那么地哼哼着，怀着轻松的失恋踱回家去。

每天晚上，熄了灯，月光便偷偷地溜了进来。

“呵！呵！五月的愁思呵！”愁思和叹息月光似的铺在他床前，映出了他的黯淡的脸。

七之三　刘沧波

她的嘴，
一颗印铃似地，
印到他嘴上，
印到他心里！

鸟里边的鸽子，兽里边的兔子，衣料里边的维也勒，果子里边的葡萄，国家里边的西班牙，花里边的玫瑰，星座里边的狮子座流星，家具里边的矮坐垫，食物里边的嫩烩鸡——他的珮珮。

《卡洛丽娜之月》。

“美丽的浦江月呵！我爱这暗绿的水，幽静的月色，梦幻的灯塔，轻灵的风，和身旁的珮珮。”

“你瞧，船舷上的影子，绢剪的幻影似的。”

“你瞧，那消逝着的烟，烟蒂儿上那朵静静地发红的火，像我的心情似的燃烧着。”

比自个儿低一个脑袋，白的绸衫，棕色的裙子，脖子里挂着条水晶项圈，小猫似的一只……

窗外果树上的苹果又掉了下来，烂熟的苹果香直吹到窗子里边，直吹到刘沧波的心里边。

“呵！呵！五月的愁思啊！”叹息也烂熟的苹果似的，那么轻松地从他的嘴里直掉下来。

七之四　蔡珮珮

对着梁上的长嘴八哥低低地诉说着：

“沧波有一个坚强的下巴，一张光洁的脸，他是鸟里边的鹰，兽里边的蒙古马，衣料里边的 Snortes ，果子里边的石榴，星座里边的天王星，家具里边的大沙发，食物里边的炸牛排。我是他的鸽子，他是我的心爱。”

长嘴八哥歪着脑袋听了半天，忽然眼珠子一转，也说道：“我是他的鸽子，他是我的心爱。”

“一萍有一个温柔的年龄，风雅的姿态，会说话的嘴，他是偷了我嘴上的处女味的。”

“处女味，处女味，”那么地说着，长嘴八哥在钩上倒挂起来了。

“江均有一颗傻子的心，痴情的心，他是诚挚地爱我的。”

“哈哈哈！”长嘴八哥莫明其妙地笑了起来。

“呵呵，五月呵！五月和残了的玫瑰花瓣，碎了的少女的心一同地悄悄地走了。”

“可怜的珮！”忽然有了男子的声音。

回过身来，却是乔治吴。

“我是失恋的人呢！”把脑袋放在他胸脯上，孩子似的诉说着。

“可怜的珮！”轻轻地吻着她的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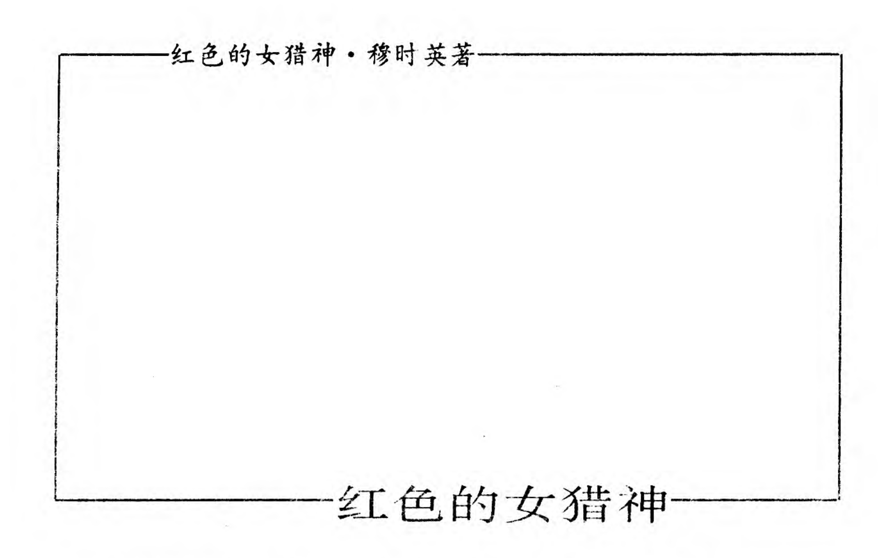
忽然她抬起脑袋来，抱住了他的脖子：“乔治，我爱你呢！”

长嘴八哥歪着脑袋抬了起来：“我是他的鸽子，他是我的心爱！”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

（选自《圣处女的感情》，1935 年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红色的女猎神·穆时英著——



红色的女猎神

波动着的人群里边，一袭红色披肩鲜艳地浮了上来。

鬓边簪着一朵胭脂色的玫瑰，让九月的晚风吹着柔软的长发，在披肩下面飘荡着红纱的衫角，遒劲地扭动着腰肢，一位有着丰腴的胴体和褐色的肌肤的小姐浴着一身潇洒的丰姿，从跑道那儿轻捷地跑了上来，一朵盛开的芙蓉似的。

“红绢制的维娜丝造像呢！”

刚在那么地赞叹着，催买票的铃又响了起来。我忽遽地跑下去，擦过她身旁的时候，仔细地看了她一眼：她有着佚丽的脸，和明朗的笑。可是她已经发觉了我的览赏的眼光停住了，翔起一只脚来，一面看着自己的倾斜的鞋跟，一面机警地瞥了我一下。从下面看见了践在罗马型的流行鞋上面的，她的一对纤细而强韧的脚踝，便决定了去买穿红制服的，叫李将军的一号跑狗。

拿了十张独赢票回来，却见她正坐在我的座位的右边，我的自信力便意外地顽固起来了。

看台沉到黑暗里边。

一只电兔，悄没声地，浮在铁轨上面，撇开了四蹄，冲击了出去。

平坦的跑道上泛溢着明快的，弧灯的光。

笛子吹着。

穿了五色的制服的狗，在静谧的大草原上面，胴体和腿分离了似的奔跑了起来。

窒息似的，嚷也嚷不出来，我的手掌湿透了汗。

跑在前面的不正是李将军吗？

整齐的狗的行列里边，李将军的阔嘴突了出来；再过一秒钟，看到它的耳朵了；在二百码的地方，它的两条腿也跑出来了；跑到三百五十码的地方，李将军的雄伟的剪影整个地出现在跑道上面！

三秒钟以后，我叹了口气坐下来，有了闲暇的心境。红色真是热情和幸运的象征，李将军以三十四秒又六分之一的纪录替我赢了五百多元钱。

看台上的灯再亮了起来的时候，她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叠蓝色的票子，撅着嘴，撕碎了，扔在地上，恨恨地用鞋跟践了几下：

"没有用的家伙，连李将军也跑不过——你不是保持着五百码的最高纪录，三十二秒吗？还叫什么电腿，简直是狗腿罢咧。"稚气地诅骂着。

很明显地，她是个任性，野蛮，而又顽皮的人，因为在弧灯的强烈的光线照射下，她有着大胆的，褐色的眸子，笑的时候有着诡秘的，黑色的眸子；因为在咒骂着那只叫做电腿的跑狗的时候她有着清脆的声音，往鬓发那儿射去，在眼梢那儿弯下来的，天真的纤眉和一条希腊型的高鼻准；因为在开赛的时候，她叫她买的电腿："亲爱的"；因为她有着不搽粉，只擦了胭脂的，娇憨的脸色；因为她的嘴上刻划着明确的弧线，意志的弧线；因为从纱衫里边，她的肤香倔强地蒸腾过来……

"不是维娜丝，却是红色的 Diana ，狩猎之神，恋之女神呵！"

为了她，我又买了十张一号的独赢票。

在狗笼里狗的吠声又把人群的波浪吹得摇摆起来了。每个人把自己的命运抓紧在手里，伸长了脖子。

从一座矮小的木屋子那儿电兔彳亍着倒跑了过来了。

看台上张惶的脸，脸，脸……

笛子的声音。

第一只窜出来的是白衣的那只澳大利种的三号，突着魁梧的胸脯，耳朵贴在脑袋上面，四条细小的腿凭空腾了起来，风似的在跑道上卷着。

红色的 Diana 猛的跑了起来：

"亲爱的！亲爱的！"

我掏出手帕来擦汗，为了那只一号狗给四号遮住了怎么也跑不上来，为了她站在那儿抓着拳头那可爱的姿态。

直到四百四十码的地方，那只三号还是跑在前面。

"亲爱的！亲爱的！"

她颤抖着嘴唇笑。

可是电兔跑着的那条铁轨上面忽然爆出一朵电火的碎花来，她的"亲爱的"两只耳朵一竖，一纵身跳过了栏杆蹿到大草原里边去了。

她猛的叫了起来，咬着嘴唇坐下去，在我手臂上，拧了一把，从牙齿缝里边急促地说了些咒诅的话：

"小姐！这是我的手臂呢。"

她像没听见我的话似的，褐色的眸子发着强悍的光，眼越睁越大了，尽看着在跑道上面含着牛肉踱回去的跑了第一的一号狗。

我笑了起来。

忽然，她回过头来向我道：

“先生，我不懂你有什么理由买了两次一号，第一次的李将军还曾跑过三十七秒，可是这一次的一号不是有着四十一秒的五百码最坏的成绩的狗吗？”

我惊异起来：“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买了两次一号呢？”

“那不是很容易明白的事吗？从你的脸色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么我的买两次一号不也是一样容易明白的事吗？”

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因为红色是热情和幸福的象征，从缤纷的女子的衫织成的花圃的图案里边，一朵红色的牡丹浮了上来坐在我的旁边，于是我便有了两个冒险的计划，第一个就是买穿红制服的一号。”

“第二个计划呢？”

“第二个计划是：我想对你说‘红色的 Diana ，你是月光的女神，你是狩猎的女神，你是恋的女神，你是我的心的女神，从你坐在我旁边的时候起，我的心脏便成为你的猎狗，你的奴隶了！’那么的话。”

看台上的灯暗了起来，她的眸子也变成了诡秘的黑色，婉约地笑了起来，道：“真是只鹦鹉！”

“如果我说：‘让我们到酒排里去，让我们从红色的葡萄酒的香味里，对红色的女猎神诉说着我的心脏的愿望吧。’那你将怎样呢？”

“那么我将问你：‘也明白为什么我会坐在你的旁边吗？’那也是巧合吗？”

“因为……”我正在思索着，她已经站了起来。

“瞧一瞧我的眼珠子吧，它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坐在你的旁边，它会告诉你什么是我的灵魂的秘密，什么是恋……”

在许多人为了胜负而忧虑着的时候，我把这位红色的小姐手杖似的挂在手臂上，走出这烦扰的，巅播着人类的悲哀，失望，兴奋等情绪的名利场了。

走到凄清地闪着街灯的路上，我的心里氤氲着一种欢喜，一种微妙的欢喜。行人道上的菩提树散发着爽朗的，秋天的气息。晚风悉悉地吹着，在我的脚下有着清晰的跫音，就在我的脚旁走着她的飘逸的步趾。清凉的月光是染在灰白的行人道上面，染在香的头发上面，染在她的眼珠子上面，而她是有着黑色的，诡秘的眼珠子的。

我轻轻地太息了。

在玻璃杯上她的两只眼珠笑着：

"你擦过我的身旁的时候，我就为你的直线型的脸而吃惊了。你也明白你自己是有着怎样可爱的脸吗？"

喝完了一杯酒，她大声地笑起来了，她拧着我，她拍着我的脸，她把鬓边的玫瑰咬在嘴里，和我跳着热烈的西班牙探戈，她拿她嘴上的唇膏印在我脸上。

为了四面注视的目光我脸红了起来。

喝了第二杯酒的时候，她问我：

"究竟你凭什么买了两次一号呢？"

"为了你！"

"可是一号狗是怎么也不会跑赢的。"

"事实上一号已经赢了。"

"它怎么能赢呢？它没有理由可以赢！它有什么权利可以跑第一呢？"

那么蛮横得可爱地跟我争论着，末了她跳了起来，有了褐色的眼珠子扯住了我的鼻子道："一号不能赢的，明白吗？一号没有理由可以赢的！"

"是的，一号没有理由可以赢的。"我简直有点儿醉了，为了她的泼剌的性格，和那有着强烈的性感的肤香。

我那么地说以后，她安静了下来；在华尔姿的旋律上面舒适地飘着的时候，脸贴着我的胸襟，一只手抚着我的头发，在我下巴下悄悄地说道：

"你的话不错的,亲爱的,是一号狗赢的。"婉约的语调。

低下脑袋来轻轻地吻着她的鬓发,她轻轻地笑了起来。

"再喝点酒吧。"

于是我变了烟酒商人。我们的桌子上陈列了:

红印威司忌,黑印威司忌,驼骆牌和水手牌,樱桃酒和薄荷酒,鸡尾酒……

我们尝试了各种名贵的酒的醇味,各种酒的混合味,酒和烟的混合味,两种烟的混合味……

于是我的舌失去了辨味的官能。

"真热得厉害!"

她走到窗前拉开了青色的窗帷,打开了长窗走了出去,倚着阳台上的栏杆,解开胸前的扣子,晚风悄悄地吹来,从她的发际吹过去,有着芳菲的气息。刚拿薄荷味的 Spud 的凉味薰染着,想把跳跃着的神经冰冻了一下,又给她的骀荡的姿态把一股原始的热力从下体逼上来了。

我走了出去,站在她身旁。

在远处,无数的灯火在都市的上空荡漾着。街上接连着从戏院和舞场里面回来的,哈士蟆似的车辆,在那条两座面对着勃灵登大厦和刘易士公寓造成的狭巷似的街上爬行着。街上稀落的行人,全像倒竖在地上的,没有人性的傀儡似的,古怪地移动着;在一百多尺下面的地上的店铺和橱窗里列着的货物,全瞧着很精巧细致的,分外地可爱起来了。

站在阑珊的月色里的她,给酒精浸过了的胴体显着格外地丰腴,在胸脯那儿澎涨起来的纱衫往瘦削的腰肢那儿抽着柔软的弧线,透过了纱的朦胧的梦,我看见一个裸露在亵衣外面的脂肪性的背脊,而从解了钮扣的胸襟那儿强烈的体香挥发着。

我有了一个不可遏止的欲望,我想抽断她的腰肢,想抽断她的

脚踝，想把这丰腴的肉块压扁在自己的身体的下面。Spud 从我的嘴上掉下来，我伸出战抖着的手捉住了她的肩膀。

她没动，没说话，静默地站在那儿，忽然她回过身来，捉住了我的手臂，抬起头来看着我。

在我的脸下是一对温柔的，沉沉的眼，在我的嘴下是一张微微地开着的嘴；在我的胸脯的下面是一个柔软的，迅速地起伏着的胸脯。

我听见一个喘息的声音讲着朦糊的话，好像是在说：

"亲爱的，让我们到里边去吧。"

于是我把她抱起来，走到里边，刚把她放到床上，墙角那儿的立地大钟忽然发出布谷鸟的啼声来，叫了两声。

她的黑色的诡秘的眸子马上消失了闪烁着褐色的光，从床上跳了起来道："两点钟了吗？"

"是的，正是淫逸的两点钟呢！"我一边解着领带说道。

她匆匆地拾了披肩和手提袋道："快！快！送我去！"

"还要回去吗？"我不由笑了起来，把上衣也卸下来了。

她顿着脚，大声地说道："快些把衣服穿起来，送我去！"

"上哪去呢？这儿不是一样吗？"

她抓着两个拳头跑过来，在我前面扬着道："马上穿起衣服来，送我去，听见了没有？"

再想说话时，她已经替我拿了上衣，拖着我跑出去了。

在车里，她平静了下来，拖住了我的领子道：

"亲爱的，你不能违抗我的话的。我曾经杀了十三个人，因为他们不肯听我的话。记住了，亲爱的。"

"你醉了。"

她笑了起来。

车是在往郊外驶去，那是她吩咐我的，我完全不能明白她的意思。她像找寻什么人似的，眼光往车的四面搜寻着，一面竭力的催

我开得快一些。

“没用的家伙！你怕撞在电杆木上面吗？”

用下流的口吻骂着我，拿手在我腰肢那儿推着催我。

我只见一排排的街树在眼前倒下来，又一棵棵的掠到后边去，街灯的光闪得我头也有一点涨热了。

车已经驶到郊外；在白利南路的尽头，我看见五个穿了避弹胸甲的巡捕张着手臂拦在前面。

我的脚刚去踏“塞车”，一只细小的脚把我的脚一下踹开了，一柄手枪指到我胸旁，一个泼刺的声音喝道：

“你爱命吗？”

我一手抢住了她的手枪，大喝一声回过头去，看见了两条直射到鬓脚那儿去的长眉，一对弧灯似的眼，从一张紧闭着的嘴里，坚决的声音漏了出来：

“冲过去！听见了没有？”

“啊！Diana！Diana！”

我咬紧了牙齿，踏足了风门，直冲了过去。

五个甲虫似的人狼狈地逃了开去，警笛尖锐地划破了静寂的夜空。额上沁着冷汗，回过去，从车后那一小方玻璃里透过来的是几个滑稽地在追赶着的黄制服的特别巡警，一回儿便给吞没在黑黑越越的原野里边了。

一只柔软的手紧紧地捉住了我的胳膊，一张温暖的脸贴住了我的脸，轻轻地叫着：

“亲爱的！”

“你究竟到哪儿去呢？”

“再过几分钟，你就可以明了，亲爱的。”

车驶到一条泥路上停了下来。

跟在她后边，跳下车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唿啸，而那声唿啸却是从她那张菱形的小嘴里发出来的。

三个黑衣的汉子从路旁的坟山后边闪了出来，恭谨地站在她前面，用我所听不懂的话讲了一回，又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她拖着我往田野里走去，在清凉的月色下面，践在倾斜的鞋跟上，矫健地跨过了两条田塍，在一丛灌树林中拖着我蹲了下来，一点酒意也没了，注视着前面那条泥路，一个守候着小鹿的雌狮似的。

“真是红色的 Diana 啊！”那么地思索着的时候，在我耳朵旁边，她突然抬起了枪。泥路上，三辆汽车正在蹒跚地往这边驶过来。咬紧了嘴唇，眉梢微微地颤动着，长睫毛下褐色的眸子发着光，异样地魅惑的脸在火光里闪了一下，清脆的枪声在静谧的夜空下震响了一声，最前面的那辆车倾侧了起来，停住了。

“他妈妈的！”喃喃地说着那么粗鲁而可爱的话，她又抬起枪来。

汽车的门猛地开了，跳出来十二三个大汉子，手电筒霍霍地往田野里照射着，从坟山后边，从一些芦苇里边无数的火光迸发着，蒸郁着挠进了的稻草的香味的原野上充满了枪声，不知在那儿许多狗狂乱地叫，电筒的光在树叶上闪烁着掠过了我们的脸。

一点兴奋的意思也没有，我平安地躺在地上，点了一支辛辣的烟，一面欣赏着在枪口迸出来的光里边烟火似的明灭着的，她的俏丽的姿态，蓬乱的长发遮到眼角，鬓边的玫瑰憔悴地倒垂了下来，半腮零落的脂痕，欢喜她欢喜得说不出话来。

“抢土，女头领，怎样把这只奇艳的雌豹猎回去呢？”那么地思索着。

在地平上明亮的电筒光交织着银色的图案，每一条银色的线条的尽头，粉红的火光跳跃着，就在那么梦幻的背景里，我的恋女闭着一只眼，显着那么迷人的样子！我不由高兴得吹起口笛来了！她是只温柔的鸽子，也是朵泼刺的玫瑰呵，红色的 Diana ，我的恋女！

“狗入的！”她是讲着那么原始的，黑人的恋语的。

她有着高妙的枪法，可是她的恋的枪法也是那么地高妙，我是给她一枪就打中了心脏，僵直地躺在她鞋跟底下了。

可是我有一个恐惧，觉得这只雌豹子马上就会跳跃了去的。降服了那样的雌豹子，将是怎样的一种愉快呢？

刚在那么地幻想的时候，她扔了空去了子弹的枪，骂了声“妈妈的”，一个粗鲁唿哨从她的小巧的嘴里古怪地飞了出来，她跳起身冲出去了。

田野里数不清的黑衣的大汉子奔跑着，一回儿，在泥路上面白刃闪烁起来，黑的影子和黑的影子冲击着，一个红色的人体在原野上移动着。

跟在她后边的我，差一点疯狂了：

“呵！”

“呵！”

说不出话来。我有一种愿望，我想把她捉回去。

这时候，我忽然听到一个刺骨的声音，一个呼啸从那面卷了过来，一个探海灯的弧圈罩在我的身上，在那面是一辆装了机关枪的红色警备车悄悄地直掠过来。

她抓紧了拳头，大声地咒骂起来。

警备车停住了，穿了胸甲的甲虫似的巡警一个个从后面溜了下来，从四面包围上来了。

她抢了两把盒子炮用两只手，躲在一棵古柏后面，交换地打了出去。

“好枪法！”

那个在指挥着的黄甲虫倒了下去，接着，车头上的那盏弧光灯也拍地灭了。可是——

咯！咯！咯！

墨色的机关枪的枪口转动起来。

拖住了她，我往田野里跑去，跳过一道小河，转到一道篱笆后面，在崎岖的，割了麦的硬土上跑的时候，她的鞋跟一歪，跌了下去，坐在地上，拍着自己的脚踝，恨恨地咬着牙齿用恶毒的话诅咒着自己。

把她抱了起来，一抬腿，忽然觉得肩头一阵凉意，看时却是一阵凉红的花在我礼服的缎襟上面，在浆褶的白衬衫上面开放了。

我觉得有一点麻痹；我倒了下去，头有一点涨热。

醒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一对黑色的，诡秘的眼珠子。一只纤小的手摸到我脸上，一个温柔的声音说：

"亲爱的！"

"我们是在哪儿呀！"

"囚车里边。亲爱的！"

"和你在一起吗？"

"不错，和你的 Diana 一同地，在囚车边歌唱着囚徒的恋。"

我觉得身下颠播得很厉害，而肩头却难忍地痛楚起来。太息了一下。

"可不是吗，我没有看错，我一上来就坐在你旁边了。一号狗是应该赢的，你应该是我的。"

"不是我应该是你的，而是你应该是我的。"

她猛的抓住了我的头发，粗暴地说道："我不是你的，你是我的懂得吗？"

我捉住了她的手竖起上半身来，对住她喝道："你是我的，你听见了没有？"

她又平静下来，过了一回低低地说，在我耳朵旁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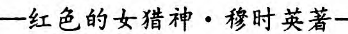
"是的，我是你的，亲爱的。"于是我的痛楚便云似地溶化在她的黑的眸子里了。

囚车是在崎岖的郊外的路上颠簸着，而她是默默地蹲在我身旁。

"红色真是幸运的象征呢！我赢了钱，我猎获了奇丽的 Diana，我也做了囚徒，不全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吗？"

高兴地笑起来了。

（选自《圣处女的感情》，1935 年 5 月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那天回到宿舍，对你这张会说谎的嘴，忘了饥饿地惊异了半天。我望着蓝天，如果是在恋人面前，你该是多么会说话的啊——这么想着。过着这尼庵似的生活，可真寂寞呢。

再这么下去，连灵魂也要变化石啦……可是，来看我一次吧！ 蓉子。"

克莱拉宝似的字在桃红色的纸上嬉嬉地跳着回旋舞，把我围着——"糟糕哪"我害怕起来啦。

第一次瞧见她，我就觉得："可真是危险的动物哪！"她有着一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站在轻风上似的，飘荡着袍角。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双跳舞的脚，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红缎的高跟儿鞋上。把腰肢当作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贵品哪！

曾经受过亏的我，很明白自己直爽的性格是不足对付姑娘们会说谎的嘴的。和她才会面了三次，总是怀着"留神哪"的心情，听着她丽丽拉拉地从嘴里泛溢着苏州味的话，一面就这么想着。这张

天真的嘴也是会说谎的吗？也许会的——就在自己和她中间赶忙用意志造了一道高墙。第一次她就毫没遮拦地向我袭击着。到了现在，这位危险的动物竟和我混得像十多年的朋友似的。"这回我可不会再上当了吧？不是我去追求人家，是人家来捕捉我的呢！"每一次回到房里总躺在床上这么地解剖着。

再去看她一次可危险了！在恋爱上我本来是低能儿。就不假思索地，开头便——"工作忙得很哪"的写回信给她。其实我正空得想去洗澡。从学堂里回来，梳着头发，猛的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只青色的信封，剪开来时，是——

"为什么不把来看我这件事也放到工作表里面去呢！来看我一次吧！在校门口等着。"真没法儿哪，这么固执而孩子气得可爱的话。穿上了外套，抽着强烈的吉士牌，走到校门口，她已经在那儿了。这时候儿倒是很适宜于散步的悠长的煤屑路，长着麦穗的田野，几座荒凉的坟，埋在麦里的远处的乡村，天空中横飞着一阵乌鸦……

"你真爱抽烟。"

"孤独的男子是把烟卷儿当恋人的。它时常来拜访我，在我寂寥的时候，在车上，在床上，在默想着的时候，在疲倦中的时候……甚至在澡堂里它也会来的。也许有人说它不懂礼貌，可是我们是老朋友……"

"天天给啤酒似的男子们包围着，碰到你这新鲜的人倒是刺激胃口的。"

糟糕，她把我当作辛辣的刺激物呢。

"那么你的胃也不是康健的。"

"那都是男子们害我的。他们的胆怯，他们的愚昧，他们那种老鼠似的眼光，他们那装做悲哀的脸……都能引起我的消化不良症的。"

"这只能怪姑娘们太喜欢吃小食。你们把雀巢牌朱古力糖，

Sunkist ,上海啤酒,糖炒栗子,花生米等混在一起吞下去,自然得患消化不良症哩。给你们排泄出来的朱古力糖,Sunkist ……能不装做悲哀的脸吗?”

“所以我想吃些刺激品啊!”

“刺激品对于消化不良症是不适宜的。”

“可是,管它呢!”

“给你排泄出来的人很多吧?”

“我正患着便秘,想把他们排泄出来,他们却不肯出来,真是为难的事哪。他们都把心放在我前面,摆着挨打的小丑的脸……我只把他们当傻子罢哩。”

“危险哪,我不会也给她当朱古力糖似的吞下,再排泄出来吗?可是,她倒也和我一样爽直!我看着她那张红菱似的嘴——这张嘴也会说谎话吗?”这么地怀疑着。她蹲下去在道儿旁摘了朵紫色的野花,给我簪在衣襟上;“知道吗,这花的名儿?”

“告诉我。”

“这叫 Forget—me—not ”就明媚地笑着。

天哪,我又担心着。已经在她嘴里了,被当做朱古力糖似的含着!我连忙让女性嫌恶病的病菌,在血脉里加速度地生殖着。不敢去看她那微微地偏着的脑袋,向前走,到一片草地上坐下了。草地上有一片倾斜的土坡,上面有一株柳树,躺在柳条下,看着盖在身上的细影。蓉子坐在那儿玩着草茨子。

“女性嫌恶症患者啊,你是!”

从吉士牌的烟雾中,我看见她那骄傲的鼻子,嘲笑我的眼,失望的嘴。

“告诉我,你的病菌是哪里来的。”

“一位会说谎的姑娘送给我的礼物。”

“那么你就在杂志上散布着你的病 菌不是?真是讨厌的人啊!”

“我的病菌是姑娘们消化不良症的一味单方。”

“你真是不会叫姑娘们讨厌的人呢！”

“我念首诗你听吧——”我是把 Louise Gilmore 的即席小诗念着：

假如我是一只孔雀，
我要用一千只眼
看着你。

假如我是一条蜈蚣，
我要用一百只脚
追踪你。

假如我是一个章鱼，
我要用八只手臂
拥抱你。

假如我是一头猫
我要用九条性命
恋爱你。

假如我是一位上帝，
我要用三个身体
占有你。

她不做声，我看得出她在想，真是讨厌的人呢！刚才装做不懂事，现在可又来了。

“回去吧。”

“怎么要回去啦？”

“男子们都是傻子。”她气恼地说。

不像是张会说谎的嘴啊！我伴了她在铺满了黄昏的煤屑路上走回去，悉悉地。

接连着几天，从球场上回来，拿了网拍到饭店里把 Afternoon Tea 装满了肚子，舒适地踱回宿舍去的时候，过了五分钟，闲得坐在草地上等晚饭吃的时候，从课堂里挟了书本子走到运动场上去溜荡的时候，总看见她不是从宿舍往校门口的学校 Bus 那儿跑，就是从那儿回到宿舍去。见了我，只是随便地招呼一下，也没有信来。

到那天晚上，我正想到图书馆去，来了一封信：

“到我这儿来一次——知道吗？”这么命令似的话。又要去一次啦！就这么算了不好吗？我发觉自己是站在危险的深渊旁了。可是，末了，我又跑了去。

月亮出来了，在那边，在皇宫似的宿舍的屋角上，绯色的，大得像只盆子。把月亮扔在后面，我和她默默地走至校门外，沿着煤屑路走去，那条路像流到地平线中去似的，猛的一辆汽车的灯光从地平线下钻了出来，道旁广告牌上的抽着吉士牌的姑娘在灯光中愉快地笑，又接着不见啦。到一条桥旁，便靠了栏杆站着。我向月亮喷着烟。

“近来消化不良症好了吧？”

“好了一点儿，可是今儿又发啦。”

“所以又需要刺激品了不是？”

在吉士牌的烟雾中的她的脸笑了。

“我念首诗给你听。”

她对着月亮，腰靠在栏杆上。我看着水中她的背影。

假如我是一只孔雀，

我要用一千只眼
看着你。

假如我是一条蜈蚣，
我要用一百只脚
追踪你。

假如我……

我捉住了她的手。她微微地抬着脑袋，微微地闭着眼——银色的月光下的她的眼皮是紫色的。在她花朵似的嘴唇上，喝葡萄酒似的，轻轻地轻轻地尝着醉人的酒味。一面却——“我大概不会受亏了吧！”这么地快乐着。

月亮照在背上，吉士牌烟卷儿掉到水里，流星似的，在自己的眼下，发现了一双黑玉似的大眼珠儿。

“我是一瞧见了你就爱上了你的！”她把可爱的脑袋埋在我怀里，嘻嘻地笑着。“只有你才是我在寻求着的，哪！多么可爱的一副男性的脸子，直线的，近代味的……温柔的眼珠子，懂事的嘴……”

我让她那张会说谎的嘴，啤酒沫似的喷溢着快板的话。

“这张嘴不是会说谎的吧。”到了宿舍里，我又这么地想着。楼上的窗口有人在吹Saxophone，春风吹到脸上来，卷起了我的领子。

“天哪！天哪！”

第二天我想了一下，觉得危险了。她是危险的动物，而我却不是好猎手。现在算是捉到了吗？还是我被她抓住了呢？可是至少……我像解不出方程式似的烦恼起来。到晚上她写了封信来，天真地说：“真是讨厌的人呢！以为你今天一定要来看我的，哪知道竟不

来。已是我的猎获物了，还这么倔强吗？……"我不敢再看下去，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不能做她的猎获物的。把信往桌上一扔，便钻到书籍城，稿子山，和墨水江里边儿去躲着。

可是糟糕哪！我觉得每一个○字都是她的唇印；墙上钉着的Vilma Banky的眼，像是她的眼，Nancy Carrol的笑劲儿也像是她的，顶奇怪的是她的鼻子长到Norme Shearer的脸上去了。末了这嘴唇的花在笔杆上开着，在托尔斯泰的秃脑袋上开着，在稿纸上开着……在绘有蔷薇花的灯罩上开着……拿起信来又看下去："你怕我不是？也像别的男子那么的胆怯不成？今晚上的月亮，像披着一层雾似的蹒跚地走到那边柳枝上面了。可是我爱瞧你那张脸哪——在平面的线条上，向空中突出一条直线来而构成了一张立体的写生，是奇迹呢！"这么刺激的，新鲜的句子。

再去一次吧，这么可爱的句子呢。这些克莱拉宝似的字构成的新鲜的句子围着我，手系着手跳着黑底舞，把我拉到门宫去了——它们是可以把世界上一切男子都拉到那儿去的。

坐在石阶上，手托着腮，歪着头，在玫瑰花旁低低地唱着小夜曲的正是蓉子，门灯的朦胧的光，在地上刻划着她那鸽子似的影子，从黑暗里踏到光雾中，她已经笑着跳过来了。

"你不是想从我这儿逃开去吗？怎么又来啦？"

"你不在等着我吗？"

"因为无聊，才坐在这儿看夜色的。"

"嘴上不是新擦的Tangee吗？"

"讨厌的人哪！"

她已经拉着我的胳膊，走到黑暗的运动场中去了。从光中走到光和阴影的溶合线中，到了黑暗里边，也便站住了。像在说，"你忘了啊"似的看着我。

"蓉子，你是爱我的吧？"

"是的。"

这张“嘴”是不会说谎的，我就吻着这不说谎的嘴。

“蓉子，那些消遣品怎么啦？”

“消遣品还不是消遣品罢哩。”

“在消遣品前面，你不也是说着爱他的话的吗？”

“这都因为男子们太傻的缘故，如果不说，他们是会叫化似的跟着你装着哀求的脸，卑鄙的脸，憎恨的脸，讨好的脸，……碰到跟着你歪缠的化子们，不是也只能给一个铜子不是？”

也许她也在把我当消遣品呢，我低着脑袋。

“其实爱不爱是不用说的，只要知道对方的心就够。我是爱你的。你相信吗？是吗；信吗？说呀！我知道你相信的。”

我瞧着她那骗人的说谎的嘴明知道她在撒谎，可还是信了她的谎话。

高速度的恋爱哪！我爱着她，可是她对于我却是个陌生人。我不明白她，她的思想，灵魂，趣味是我所不认识的东西。友谊的了解这基础还没造成，而恋爱已经凭空建筑起来啦！

每天晚上，我总在她窗前吹着口笛学布谷叫。她总是孩子似的跳了出来，嘴里低低地唱着小夜曲，到宿舍门口叫：“Alexy ”，我再吹着口笛，她就过来了。从朦胧的光里踏进了植物的阴影里，她就攀着我 Coat 的领子，总是像在说“你又忘了啊”似的等着我的吻，我一个轻轻的吻，吻了她，就——“不会是在把我当消遣品吧”这么地想着，可是不是我化子似的缠着她的，是她缠着我的啊，以后她就手杖似的挂在我胳膊上，飘荡着裙角漫步着。我努力在恋爱下面，建筑着友谊的基础。

“你读过《茶花女》吗？”

“这应该是我们的祖母读的。”

“那么你喜欢写实主义的东西吗？譬如说，左拉的《娜娜》，朵斯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

“想睡的时候拿来读的，对于我是一服良好的催眠剂。我喜欢

读保尔穆杭，横光利一，崛口大学，刘易士——是的我顶爱刘易士。”

“在本国呢？”

“我喜欢刘呐鸥的新的话术，郭建英的漫画，和你那种粗暴的文字，犷野的气息……”

真是在刺激和速度上生存着的姑娘哪，蓉子！Jazz，机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国味，时代美……的产物的集合体。可是问题是在这儿——

“你的女性嫌恶征好了吧？”

“是的，可是你的消化不良症呢？”

“好多啦，是为了少吃小食。”

“一九三一年的新发见哪！女性嫌恶症的病菌是胃病的特效药。”

“可是，也许正相反，消化不良的胃囊的分泌物是女性嫌恶症的注射剂呢？”

对啦，问题是在这儿。换句话说，对于这位危险的动物，我是个好猎手，还是只不幸的绵羊？

真的，去看她这件事也成为我每日工作表的一部分——可是其他工作是有时因为懒得可以省掉的。

每晚上，我坐在校园里池塘的边上，听着她说苏州味的谎话，而我也相信了这谎话。看着水面上的影子，低低地吹着口笛，真像在做梦。她像孩子似的数着天上的星，一颗，两颗，三颗……我吻着她花朵似的嘴一次，两次，三次，……

“人生有什么寂寞呢？人生有什么痛苦呢？”

吉士牌的烟这么舞着，和月光溶化在一起啦。她靠在我肩上，唱着 Kiss me again，又吻了她，四次，五次，六次……

于是，去看她这会事，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洗澡，运动，读

书，睡觉，吃饭再加上了去看她，便构成了我的生活，——生活是不能随便改变的。

可是这恋爱的高度怎么维持下去呢？用了这速度，是已经可以绕着地球三圈了。如果这高速度的恋爱失掉了它的速度，就是失掉了它的刺激性，那么生存在刺激上面的蓉子不是要抛弃它了吗？不是把和这刺激关联着的我也要抛弃了吗？又要摆布着消遣品去过活了呢！就是现在还没把那些消遣品的滓排泄干净啊！解公式似的求得了这么个结论，真是悲剧哪——想出了这么的事，也没法子，有一天晚上，我便写了封信给她——

> "医愈了我的女性嫌恶症，你又送了我神经衰弱症。碰到了你这么快板的女性啊！这么快的恋爱着，不会也用同样的速度抛弃我的吗？想着这么的事，我真担心。告诉我，蓉子，会有不爱我的一天吗？"

想不到也会写这么的信了；我是她的捕获物。我不是也成了缠着她的化子吗？

"危险啊！危险啊！"

我真的患了神经衰弱症。可是，她的覆信来了："明儿晚上来，我告诉你。"是我从前对她说话的口气呢。雀巢牌朱古力，Sunkist，上海啤酒，糖炒栗子……希望我不是这些东西吧。

第二天下午我想起了这些事，不知怎么的忧郁着。跑去看蓉子，她已经出去啦。十万吨重量压到我心上。竟会这么关心着她了！回到宿舍里，房里边没一个人，窗外运动场上一只狗寂寞地躺在那儿，它跟我飞着俏媚眼。戴上了呢帽，沿着××路向一个俄罗斯人开的花园走。我发觉少了件东西，少了个伴着我的姑娘。把姑娘当手杖带着，至少走路也方便点儿哪。

在柳影下慢慢地划着船，低低地唱着 Rio Rita，也是件消磨光阴的好法子。岸上站着那个管村的俄国人，悠然地喝着 Vodka，抽

着强烈的俄国烟，望着我。河里有两只白鹅，躺在水面上，四面是圆的水圈儿。水里面有树，有蓝的天，白的云，猛的又来了一只山羊。我回头一瞧，原来它正在岸旁吃草。划到荒野里，就把桨搁在船板上，平躺着，一只手放在水里，望着天。让那只船顺着水淌下去，像流到天边去似的。

有可爱的歌声来了，用女子的最高音哼着 Minuet in G 的调子，像是从水上来的，又依依地息在烟水间，可是我认识那歌声，是那给会说谎的嘴里唱出来的。慢慢儿的近了，听得见划桨的声音。我坐了起来——天哪！是蓉子！她靠在别的一个男子肩上，那男子睁着做梦的眼，望着这边儿。近啦，近啦，擦着过去啦！

"Alexy 。"

这么叫了我一声，向我招着手；她肩上围着白的丝手帕，风吹着它往后飘，在这飘着的手帕角里，露着她的笑。我不管她，觉得女性嫌恶症的病菌又在我血脉里活动啦。拼命摇着桨，不愿意回过脑袋去，倒下去躺在船板上。流吧，水呀！流吧，流到没有说谎的嘴的地方儿去，流到没有花朵似的嘴的地方儿去，流到没有骗人的嘴的地方儿去，啊！流吧，流到天边去，流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流到梦的王国里去，流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可是，后边儿有布谷鸟的叫声哪！白云中间现出了一颗猫的脑袋，一张笑着的温柔的脸，白的丝手帕在音乐似的头发上飘。

我刚坐起一半，海棠花似的红缎高跟儿鞋已经从我身上跨了过去，蓉子坐在我身旁，小鸟似的挂在我肩膊肘上。坐起来时，看见那只船上那男子的惊异的脸，这脸慢慢儿的失了笑劲儿，变了张颓丧的脸。

"蓉子。"

"你回去吧。"

他怔了一会儿就划着船去了。他的背影渐渐的小啦，可是他那唱着 I belong to girl who belongs to the sombody else 的忧郁的嗓

子，从水波上轻轻地飘过来。

“傻子呢！”

“……”

“怎么啦？”

她猛的抖动着银铃似的笑声。

“怎么啦？”

“……”“瞧瞧水里的你的脸哪——一副生气的脸子！”

我也笑了——碰着她那么的人，真没法儿。

“蓉子，你不是爱着我一个人呢！”

“我没爱着你吗？”

“刚才那男子吧？”

“不是朱古力糖吗？”

想着她肯从他的船里跳到我的船里，想着他的那副排泄出来的朱古力糖似的脸……

“可是，蓉子，你会有不爱我的一天吗？”

她把脑袋搁在我肩上，太息似的说：

“会有不爱你的一天吗？”

抬起脑袋来，抚摸着我的头发，于是我又信了她的谎话了。

回去的路上，我快乐着——究竟不是消遣品呢！

过了三天，新的欲望在我心里发芽了。医愈了她的便秘吧。我不愿意她在滓前面，也说着爱他们的话。如果她不听我的话，就不是爱我一个人，那么还是算了的好；再这么下去，我的神经衰弱症怕会更害得厉害了吧：这么决定了，那天晚上就对蓉子说：

“排泄了那些滓吧！”

“还有呢？”

“别时常出去！”

“还有呢？”她猛的笑了。

“怎么啦？”

“你也变了傻子哪！”

听了这笑声，猛的恼了起来。用憎恨的眼光瞧了她一回，便决心走了。简直把我当孩子！她赶上来，拦着我，微微地抬着脑袋，那黑玉似的大眼珠子，长眼毛……攀住了我的领子：

“恨我吗？”

尽瞧着我，怕失掉什么东西似的。

“不，蓉子。”

蓉子踮着脚尖。像抱着只猫，那种Touch。她的话有二重意味，使你知道是谎话，又使你相信了这谎话。在她前面我像被射中了的靶子似的，僵直地躺着。有什么法子抵抗她啊！可是，从表面上看起来，还是被我克服着呢，这危险而可爱的动物。为了自以为是好猎手的骄傲而快乐着。

蓉子有两个多礼拜没出去。在我前面，她猫似的蜷伏着，像冬天蹲在壁炉前的地毡上似的。我惊异着她的柔顺。Week end 也只在学校的四周，带着留声机，和我去行 Picnic。她在软草上躺着，在暮春的风里唱着，在长着麦的田野里孩子似地跑着，在坟墓的顶上坐着看埋到地平线下去的太阳，听着田野里的布谷鸟的叫声，笑着，指着远处天主堂的塔尖偎着我……我是幸福的。我爱着她，用温柔的手，聪明的笑，二十岁的青春的整个的心。

可是好猎手被野兽克服了的日子是有的。

礼拜六下午她来了一封信：

“今儿得去参加一个 Party 。你别出去；我晚上回来的——我知道你要出去的话，准是到舞场里去，可是我不愿意知道你是在抱着别的姑娘哪。”

晚上，在她窗前学着布谷鸟的叫声。哄笑骑在绯色的灯光上从

窗帘的缝里逃出来，等了半点钟还没那唱着小夜曲，叫"Alexy"的声音。我明白她是出去了。啤酒似的，花生似的，朱古力糖似的，Sunkist似的……那些消遣品的男子的脸子，一副副的泛上我的幻觉。走到校门口那座桥上，想等她回来，瞧瞧那送她回来的男子——在晚上坐在送女友回去的街车里的男子的大胆，我是很明白的。

桥上的四支灯，昏黄的灯光浮在水面上。默默地坐着。道儿上一辆辆的汽车驶过，车灯照出了街树的影，又过去了，没一辆是拐了弯到学校里来的，末了，在校门外夜色里走着的恋人们都进来了；他们是认识我的，惊奇的眼，四只四只的在我前面闪烁着。宿舍的窗口那儿一只Saxophone冲着我——

"可以爱的时候爱着吧！女人的心，霉雨的天气，不可测的——"张着大嘴呜呜地嚷着。想着在别人怀里的蓉子，真像挖了心脏似的。直到学校里的灯全熄了，踏着荒凉的月色，秋风中的秋叶似的悉悉地，独自个儿走回去，像往墓地走去那么忧郁……

礼拜日早上我吃了早点，拿了《申报》的画报坐在草地上坐着看时，一位没睡够的朋友，从校外进来，睁着那喝多了Cocktail的眼，用那双还缠着华尔滋的腿站着，对我笑着道：

"蓉子昨儿在巴黎哪，发了疯似的舞着——Oh，Sorry，她四周浮动着水草似的这许多男了，都恨不得把她捧在头上呢！"

到四五点钟，蓉子的信又来啦。把命运放在手上，读着：

"没法儿的事，昨儿晚上Party过了后，太晚了，不能回来。今儿是一定回来的，等着我吧。"

站在校门口直等到末一班的Bus进了校门，还是没有她。我便跟朋友们到"上海"去。崎岖的马路把汽车颠播着，汽车把我的身子像行李似的摇着，身子把我的神经扰着，想着也许会在舞场中碰到她的这回事，我觉得自己是患着很深的神经衰弱症。

先到"巴黎"，没有她，从Jazz风，舞腿林里，从笑浪中举行了

一个舞场巡礼，还是没有她。再回到巴黎，失了魂似的舞着到十一点多，瞧见蓉子，异常地盛装着的蓉子，带了许多朱古力糖似的男子们进来了。

于是我的脚踏在舞女的鞋上，不够，还跟人家碰了一下。我颓丧地坐在那儿，思量着应付的方法。蓉子就坐在离我们不远儿的那桌上。背向着她，拿酒精麻醉着自己的感觉。我跳着顶快的步趾，在她前面亲热地吻着舞女。酒精炙红了我的眼，我是没了神经的人了。回到桌子上，侍者拿来了一张纸，上面压着一只苹果：

> "何苦这么呢？真是傻子啊！吃了这只苹果，把神经冷静一下吧。瞧着你那疯狂的眼，我痛苦着哪。"

回过脑袋去，那双黑玉似的大眼珠儿正深情地望着我。我把脑袋伏在酒杯中间，想痛快地骂她一顿。Fox trot 的旋律在发光的地板上滑着。

"Alexy"

她舞着到我的桌旁来。我猛的站直了：

"去你的吧，骗人的嘴，说谎的嘴！"

"朋友，这不像是 Gentleman 的态度呀。瞧瞧你自己，像一只生气的熊呢……"伴着她的男子，装着嘲笑我的鬼脸。

"滚你的，小兔崽子；没你的份儿。"

"Yuh "拍！我腮儿上响着他的手掌。

"Say what 's the big idea ?"

"No ,Alexy say no ,by golly !"蓉子扯着我的胳膊，惊惶着。我推开了她。

"You don't meant ……"

"I mean it . "

我猛的一拳，这男子倒在地上啦。蓉子见了为她打人的我，一

副不动情的扑克脸：坐在桌旁。朋友们把我拉了出去：说着"I'm through "时，我所感觉到的却是犯了罪似的自惭做了傻事的心境。

接连三天在家里，在床旁，写着史脱林堡的话，读着讥嘲女性的文章，激烈地主张着父系家族制……

"忘了她啊！忘了她啊！"

可是我会忘了这会说谎的蓉子吗？如果蓉子是不会说谎的，我早就忘了她了。在同一的学校里，每天免不了总要看见这会说谎的嘴的。对于我，她的脸上长了只冷淡的鼻子——一礼拜不理我。可是还是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红缎的高跟儿鞋上，那双跳舞的脚；飘荡着袍角，站在轻风上似的，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有着一个猫的脑袋，蛇的身子……

礼拜一上纪念周，我站在礼堂的顶后面，不敢到前面去，怕碰着她。她也来了，也站在顶后面，没什么事似的，嘻嘻地笑着。我摆着张挨打的脸，求恕地望着她。那双露在短袖口外面的胳膊是曾经攀过我的领子的。回过头来瞧了我的脸，她想笑，可是我想哭了。同学们看着我，问我，又跑过去看她，问她，许多人瞧着我，纪念周只上了一半，我便跑出去啦。

下一课近代史，我的座位又正在她的旁边。这位戴了眼睛，耸着左肩的讲师，是以研究产业革命著名的，那天刚讲到这一章。铅笔在纸上的磨擦用讲师喷唾沫的速度节奏地进行着。我只在纸上——"骗人的嘴呵；骗人的嘴呵……"写着。

她笑啦。

"蓉子！"

红嘴唇像闭着的蚌蛤。我在纸片上写着："说谎的嘴啊，可是愿意信你的谎话呢！可以再使我听一听你的可爱的谎话吗？"递给她。

"下了课到××路的草地上等我。"

又记着她的札记，不再理我了。

一下课我便到那儿去等着。已经是夏天啦，麦长到腰，金黄色的。草很深。广阔的田野里全是太阳光，不知哪儿有布谷鸟的叫声，叫出了四月的农村。等判决书的杀人犯似地在草地上坐着。时间凝住啦。好久她还没来。学校里的钟声又飘着来了，在麦田中徘徊着，又溶化到农家的炊烟中。于是，飞着的鸽子似地来了蓉子，穿着白绸的Pyjamas，发儿在白绸结下跳着Tango的她，是叫我想起了睡莲的。

"那天你是不愿意我和那个男子跳舞不是？"

劈头便这么爽直地提到了我的罪状，叫我除了认罪以外是没有别的辩诉的可能了。我抬起脑袋望着这亭亭地站着的审判官，用着要求从轻处分的眼光。

"可是这些事你能管吗？为什么用那么傻的方法呢。你的话，我爱听的自然听你，不爱听你是不能强我服从的。知道吗？前几天因为你太傻，所以不来理你，今儿瞧你像聪明点儿——记着……"她朗诵着刑法的条例，我是只能躺在地下吻着她的脚啦。

她也坐了下来，把我的脑袋搁在她的腿上，把我散乱的头发往后扔，轻轻地说道："记着，我是爱你的，孩子。可是你不能干涉我的行动。"又轻轻地吻着我。闭上了眼，我微微地笑着，——"蓉子"这么叫着，觉得幸福——可是这幸福是被恕了的罪犯的。究竟是她的捕获物啊！

"难道你还以为女子只能被一个人崇拜着吗？爱是只能爱一个人，可是消遣品，工具是可以有许多的。你的口袋里怕不会没有女子们的照片吧。"

"啊，蓉子。"

从那天起，她就让许多人崇拜着，而我是享受着被 狮子爱着的一只绵羊的幸福。我是失去了抵抗力的。到末了，她索性限制我出校的次数，就是出去了晚上九点钟以前也是要到她窗前去学着布谷鸟叫声报到的——我不愿意有这种限制吗？不，就是在八点半

坐了每点钟四十英里的车赶回学校来，到她窗前去报到，也是引着我这种fldelity以为快乐的。可是……甚至限制着我的吻她啦。可是，在狮子前面的绵羊，对于这种事有什么法子想呢，虽然我愿意拿一滴血来换一朵花似的吻。

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在校外受了崇拜回来，紫色的毛织物的单旗袍，——在装饰上她是进步的专家。在人家只知道穿丝织品，使男子们觉得像鳗鱼的时候，她却能从衣服的质料上给你一种温柔的感觉。还是唱着小夜曲，云似地走着的蓉子。在银色的月光下面，像一只有银紫色的翼的大夜蝶，沉着地疏懒地动着翼翅，带来四月的气息，恋的香味，金色的梦。拉住了这大夜蝶，想吞她的擦了暗红的Tangee的嘴。把发际的紫罗兰插在我嘴里，这大夜蝶从我的胳膊里飞去了。嘴里含着花，看着翩翩地飞去的她，两只高跟儿鞋的样子很好的鞋底在夜色中舞着，在夜色中还颤动着她的笑声。再捉住了她时，她便躲在我怀里笑着，真没法儿吻她啊。

"蓉子，一朵吻，紫色的吻。"

"紫色的吻，是不给贪馋的孩子的。"

我骗她，逼她，求她，诱她，可是她老躲在我怀里。比老鼠还机警哪。在我怀里而不让我要嘴儿，不是容易的事。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蓉子，如果我骗到了一个吻，这礼拜你得每晚上吻我三次的。"

"可以的，可是在这礼拜你骗不到，在放假以前不准要求吻我，而且每天要说一百句恭维我的话，要新鲜的，每天都不同的。"

比欧洲大战还剧烈的战争哪，每天三次吻，要不然，就是每天一百句恭维话，新鲜的，每天不同的。还没决定战略，我就冒昧地宣战了。她去了以后，留下一种优柔的温暖的香味，在我的周围流着，这是我们的爱抚所生的微妙的有机体。在这恋的香味氤氲着的地方，我等着 新的夜来把她运送到我的怀里。可是新的夜来了，我却

不说起这话。再接连三天不去瞧她。到第四天，抓着她的手，装着哀愁的脸，滴了硫酸的眼里，流下两颗大泪珠来。

“蓉子！”我觉得是在做戏了。

“今天怎么啦；像是很忧郁地？”

“怎么说呢，想不到的事。我不能再爱你了！给我一个吻吧，最后的吻！”我的心跳着，胜败在这刹那间可以决定咧。

她的胳臂围上我的脖子，吻着；猛的黑玉似的大眼珠一闪，她笑啦。踮起脚尖来，吻着我，一次，两次，三次。

“聪明的孩子！”

这一星期就每晚上吃着紫色的 Tangee 而满足地过活着。可是她的唇一天比一天冷了，虽然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起来。快放假啦，我的心脏因大考表的贴在注册处布告板上而收缩着。

“蓉子，你慢慢儿的不爱我了吧？”

“傻子哪！”

这种事是用不到问的，老练家是不会希望女人们讲真话的。就是问了她们会告诉你的吗？傻子哪！我不会是她的消遣品吧？可是每晚上吻着的啊。

她要参加的 Party 愈来愈多了，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渐渐地减少啦。我忧郁着。我时常听到人家报告我说她和谁在这儿玩，和谁在那儿玩。绷长了脸，人家以为我是急大考，谁知道我只希望大考期越拉长越好。想起了快放假了这件事，我是连读书的能力都给剥夺了的。

“就因为生在有钱人家才受着许多苦痛呢。什么都不能由我啊，连一个爱人也保守不住。在上海，我是被父亲派来的人监视着的，像监视他自己的财产和门第一样。天哪！他忙着找人替我做媒。每礼拜总有两三张梳光了头发，在阔领带上面微笑着的男子的照片寄来的，在房里我可以找到比我化妆品还多的照片来给你看的，

我有两个哥哥，见了我总是带一位博士硕士来的。都是刮胡髭刮青了脸的中年人。都是生着轻蔑病的：有一次伴了我到市政厅去听音乐，却不刮胡髭，'还等你化装的时候儿又长出来的'这么嘲笑着我。"

"那么你怎么还不订婚呢？博士，硕士，教授，机会不是很多吗？"

"就因为我只愿意把他们当消遣品。近来可不对了，爹急着要把我出嫁，像要出清底货似的。他不是很爱我的吗？我真不懂为什么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人。伴他一辈子不好吗？我顶怕结婚，丈夫，孩子，家事，真要把我的青春断送了。为什么要结婚呢？可是现在也没法子了，爹逼着我，说不听他的话，下学期就不让我到上海来读书。要结婚，我得挑一个顶丑顶笨的人做丈夫，聪明的丈夫是不能由妻子摆布的。我高兴爱他时就爱他，不高兴就不准他碰我。"

"一个可爱的恋人，一个丑丈夫，和不讨厌的消遣品——这么安排着的生活不是不会感到寂寞了吗，……"

"你想订婚吗？"

蓉子不说了，咬着下嘴唇低低地唱着小夜曲，可是，忽然掉眼泪啦，珍珠似的，一颗，两颗，……

"不是吗？"

我追问着。

"是的，和一位银行家的儿子：崇拜得我什么似的。像只要捧着我的脚做丈夫便满足了似的。那小胖子。我们的订婚式，你预备送什么？"

说话的线索在这儿断了。忧虑和怀疑，思索和悲哀……被摇成混合酒似地在我脑子里边窜着。

蓉子站在月光中。

"刚才说的话都是骗你的。我早就订了婚。末婚夫在美洲，这夏天要回来了；他是个很强壮的人，在国内时足球是学校代表，那

当儿，他时常抚着我的头，叫我小妹妹的，可是等他回来了，我替你介绍吧。”

“早就订了婚了？”

“怎么啦？吓坏了吗！骗你的啊，没订过婚，也不想订婚。瞧你自己的惊惶的脸哪！如果把女子一刹那所想出来的话都当了真，你得变成了疯子呢？”

“我早就疯了。你瞧，这么地，……”

我猛的跑了开去，头也不回地。

考完了书，她病啦。

医生说是吃多了糖，胃弱消化不了。我骑着脚踏车在六月的太阳下跑十里路到××大学去把她的闺友找来伴她，是怕她寂寞。到上海去买了一大束唐纳生替她放在床旁。吃了饭，我到她的宿舍前站着，光着脑袋，我不敢说一声话。瞧着太阳站在我脑袋上面，瞧着太阳照在我脸上面，瞧着太阳移到墙根去，瞧着太阳躲到屋脊后面，瞧着太阳沉到割了麦的田野下面。望着在白纱帐里边平静地睡着的蓉子，把浸在盐水里边儿的自家儿的身子也忘了。

在梦中我也记挂着蓉子，怕她病瘦了黑玉似的大眼珠啊。

第二天我跑去看她，她房里的同学已经走完啦。床上的被褥凌乱着，白色的唐纳生垂倒了脑袋，寂寞地萎谢了。可是找不到那对熟悉的大眼珠儿，和那叫我 Alexy 的可爱的声音。问了阿妈，才知道是她爹来领回去啦。怕再也看不到她了吧？

在窗外怔了半天。萧萧地下雨啦。

在雨中，慢慢地，落叶的蛩音似的，我踱了回去。装满了行李的汽车，把行李和人一同颠播着，接连着往校门外驶。在荒凉的运动场旁徘徊着，徘徊着，那条悠长的悠长的煤屑路，那古铜色的路灯，那浮着水藻的池塘，那广阔的田野，这儿埋葬着我的恋，蓉子的笑。

直到晚上她才回来。

"明儿就要回家去了，特地来整行李的。"

我没话说。默默地对坐着，到她们的宿舍锁了门，又到她窗前去站着。外面在下雨，我就站在雨地里。她真的瘦了，那对大眼珠儿忧郁着。

"蓉子为什么忧郁着？"

"你问她干吗儿呢？"

"告诉我，蓉子，我觉得你近来不爱我了，究竟还爱着我吗？"

"可是你问她干吗儿呢？"

隔了一回。

"你是爱着我的吧？永远爱着我的吧？"

"是的，蓉子，用我整个的心。"

她隔着窗上的铁栅抱了我的脖子，吻了我一下"那么永远地爱着我吧。"——就默默地低下了脑袋。

回去的路上，我才发觉给雨打湿了的背脊，没吃晚饭的肚子。

明天早上在课堂的石阶前又碰到了蓉子。

"再会吧！"

"再会吧！"

她便去了，像秋天的落叶似的，在斜风细雨中，蔚蓝色的油纸伞下，一步一步的踏着她那双可爱的红缎高跟鞋。回过脑袋来，抛了一个像要告诉我什么似的眼光，于是低低地，低低地，唱着小夜曲的调子，走进柳条中去了。

我站在那儿，细雨给我带来了哀愁。

过了半天，我跑到她窗前去，她们宿舍里的人已经走完了。房里是空的床，空的桌子。墙上钉着的克莱拉宝的照片寂寞地笑，而唐纳生也依依地躺在地板上了。割了麦的田野里来了布谷鸟的叫声。我也学着它，这孤独的叫声在房间里兜了一圈，就消逝啦。

在六月的细雨下的煤屑路，悉悉地走出来，回过脑袋去，柳条

已经和暮色混在一块儿了。用口笛吹着 Souvenir 的调子，我搭了最后一班 Bus 到上海。

写了八封信，没一封回信来。在马路上，张着疯狂的眼，瞧见每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便心脏要从嘴里跳出来似地赶上去瞧，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在舞场里，默默地坐着，瞧着那舞着的脚，想找到那双踏在样子很好的红缎高跟鞋儿上面的，可爱的脚，见了每一双脚都捕捉着，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到丽娃栗妲村，在河上，慢慢地划着船，听着每一声从水面上飘起来的歌，想听到那低低的小夜曲的调子。可是，没有她！没有她啊！在宴会上，看着每一只眼珠子，想找到那对熟悉的，藏着东方的秘密似的黑眼珠子；每一只眼，棕色的眼，有长睫毛的眼，会说话的眼，都在我搜寻的眼光下惊惶着。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在家里，每隔一点钟看一次信箱，拿到每一封信都担忧着，想找到那跳着回旋舞的克莱拉宝似的字。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听见每一个叫我名字的声音，便狼似地竖起了耳朵，想听到那渴望着的"Alexy "的叫声。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到处寻求说着花似的谎话的嘴，欺人的嘴。可是，不是她！不是她啊……

她曾经告诉我，说也许住在姑母家里，而且告诉我姑母是在静安寺路，还告诉了我门牌。末了，我便决定去找了，也许我会受到她姑母的侮辱，甚至于撵出来，可是我只想见一次我的蓉子啊。六月的太阳，我从静安寺走着，走到跑马厅，再走回去，再走到这边儿来，再走到那边儿去。压根儿就没这门牌。六月的太阳，接连走了四五天，我病倒啦。

在病中，"也许她不在上海吧。"——这么地安慰着自己。

老廖，一位毕了业的朋友回四川去，我到船上送他。

"昨儿晚上我瞧见蓉子和不是你的男子在巴黎跳舞，……"

我听到脑里的微细组织一时崩溃下来的声儿。往后，又来一个送行的朋友，又说了一次这样的话。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很知道我的。

“算了吧！After all，it's regret ！”

听了这么地劝着我的话，我笑了个给排泄出来的朱古力糖滓的笑。老廖弹着 Guitar ，黄浦江的水，在月下起着金的鱼鳞。我便默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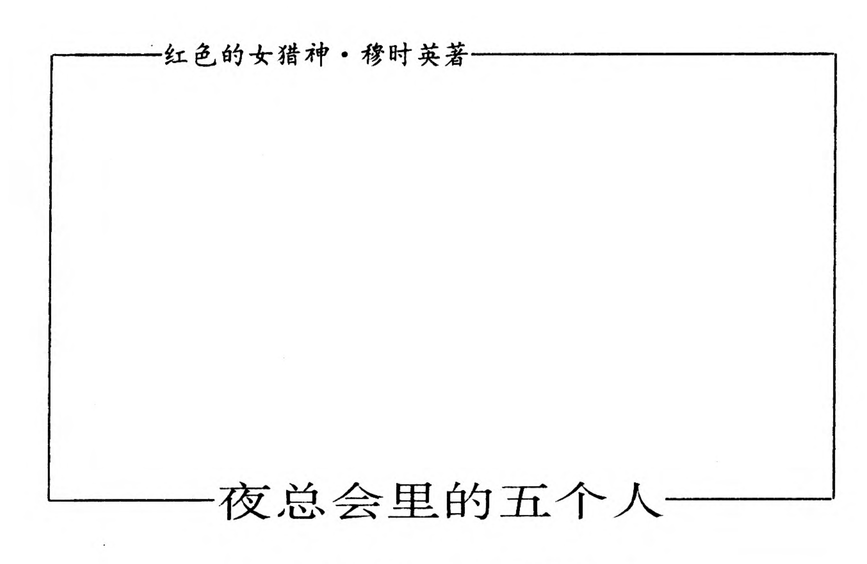
“究竟是消遣品吧！”

回来时，用我二十岁的年轻的整个的心悲哀着。

“孤独的男子还是买支手杖吧。”

第二天，我就买了支手杖。它伴着我，和吉士牌的烟一同地，成天地，一步一步地在人生的路彳亍着。

（选自《公墓》，1933 年 6 月上海现代书局）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一　五个从生活里跌下来的人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

金业交易所里边挤满了红着眼珠子的人。

标金的跌风，用一小时一百基罗米突的速度吹着，把那些人吹成野兽，吹去了理性，吹去了神经。

胡均益满不在乎地笑。他说：

“怕什么呢？再过五分钟就转涨风了！”

过了五分钟，——

“六百两进关啦！”

交易所里又起了谣言：“东洋大地震！”

“八十七两！”

“三十二两！”

“七钱三！”

（一个穿毛葛袍子，嘴犄角儿咬着象牙烟嘴的中年人猛的晕倒

了。)

标金的跌风加速地吹着。

再过五分钟，胡均益把上排的牙齿，咬着下嘴唇——

嘴唇碎了的时候，八十万家产也叫标金的跌风吹破了。

嘴唇碎了的时候，一颗坚强的近代商人的心也碎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

郑萍坐在校园里的池旁。一对对的恋人从他前面走过去。他睁着眼看；他在等，等着林妮娜。

昨天晚上他送了只歌谱去，在底下注着：

> "如果你还允许我活下去的话，请你明天下午到校园里的池旁来。为了你，我是连头发也愁白了！"

林妮娜并没把歌谱退回来——一晚上，郑萍的头发又变黑啦。

今天他吃了饭就在这儿等，一面等，一面想：

"把一个钟头分为六十分钟，一分钟分为六十秒，那种分法是不正确的。要不然，为什么我只等了一点半钟，就觉得胡髭又在长起来了呢？"

林妮娜来了，和那个长腿汪一同地。

"Hey ，阿萍，等谁呀？长腿汪装鬼脸。

林妮娜歪着脑袋不看他。

他哼着歌谱里的句子：

> 陌生人啊！
> 从前我叫你我的恋人，
> 现在你说我是陌生人！
> 陌生人啊！

从前你说我是你的奴隶，
现在你说我是陌生人！
陌生人啊……

林妮娜拉了长腿汪往外走，长腿汪回过脑袋来再向他装鬼脸。他把上面的牙齿，咬着下嘴唇：——

嘴唇碎了的时候，郑萍的头发又白了。

嘴唇碎了的时候，郑萍的胡髭又从皮肉里边钻出来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

霞飞路，从欧洲移殖过来的街道。

′在浸透了金黄色的太阳光和铺满了阔树叶影子的街道上走着。在前面走着的一个年轻人忽然回过脑袋来看了她一眼，便和旁边的还有一个年轻人说起话来。

她连忙竖起耳朵来听：

年轻人甲——“五年前顶抖的黄黛茜吗！”

年轻人乙——“好眼福！生得真……阿门！”

年轻人甲——“可惜我们出世太晚了！阿门！女人是过不得五年的！”

猛的觉得有条蛇咬住了她的心，便横冲到对面的街道上去。一抬脑袋瞧见橱窗里自家儿的影子——青春是从自家儿身上飞到别人身上去了。

“女人是过不得五年的！”

便把上面的牙齿咬紧了下嘴唇：——

嘴唇碎了的时候，心给那蛇吞了。

嘴唇碎了的时候，她又跑进买装饰品的法国铺子里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

季洁的书房里。

书架上放满了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的HAMLET，日译本，德译本，法译本，俄译本，西班牙译本……甚至于土耳其文的译本。

季洁坐在那儿抽烟，瞧着那烟往上腾，飘着，飘着。忽然他觉得全宇宙都化了烟往上腾——各种版本的HAMLET张着嘴跟他说起话来啦：

“你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是你？什么是我？

季洁把上面的牙齿咬着下嘴唇。

“你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是你？什么是我？

嘴唇碎了的时候，各种版本的HAMLET笑了。

嘴唇碎了的时候，他自家儿也变了烟往上腾了。

一九×年——星期六下午。

市政府。

一等书记缪宗旦忽然接到了市长的手书。

在这儿干了五年，市长换了不少，他却生了根似地，只会往上长，没降过一次级，可是也从没接到过市长的手书。

在这儿干了五年，每天用正楷写小字，坐沙发，喝清茶，看本埠增刊，从不迟到，从不早走，把一肚皮的野心，梦想，和罗曼史全扔了。

在这儿干了五年，从没接到过市长的手书，今儿忽然接到了市长的手书！便怀着抄写公文的那种谨慎心情拆了开来。谁知道呢？是封撤职书。

一回儿，地球的末日到啦！

他不相信：

“我做错了什么事呢？”

再看了两遍，撤职书还是撤职书。

他把上面的牙齿咬着下嘴唇：——

嘴唇破了的时候，墨盒里的墨他不用再磨了。

嘴唇破了的时候，会计科主任把他的薪水送来了。

二　星期六晚上

厚玻璃的旋转门：停着的时候，像荷兰的风车；动着的时候，像水晶柱子。

五点到六点，全上海几十万辆的汽车从东部往西部冲锋。

可是办公处的旋转门像了风车，饭店的旋转门便像了水晶柱子。人在街头站住了，交通灯的红光潮在身上泛溢着，汽车从鼻子前擦过去。水晶柱子似的旋转门一停，人马上就鱼似地游进去。

星期六晚上的节目单是：

1. 一顿丰盛的晚宴，里边要有冰水和冰淇淋；

2. 找恋人；

3. 进夜总会；

4. 一顿滋补的点心，冰水，冰淇淋和水果绝对禁止。

（附注：醒回来是礼拜一了——因为礼拜日是安息日。）

吃完了 Chicken à la king 是水果，是黑咖啡。恋人是 Chicken à la king 那么娇嫩的，水果那么新鲜的。可是她的灵魂是咖啡那么黑色的……伊甸园里逃出来的蛇啊！

星期六晚上的世界是在爵士的轴子上回旋着的"卡通"的地球，那么轻快，那么疯狂地；没有了地心吸力，一切都建筑在空中。

星期六的晚上，是没有理性的日子。

星期六的晚上，是法官也想犯罪的日子。

星期六的晚上，是上帝进地狱的日子。

带着女人的人全忘了民法上的诱奸律。每一个让男子带着的女子全说自己还不满十八岁，在暗地里伸一伸舌尖儿。开着车的人全忘了在前面走着的，因为他的眼珠子正在玩赏着恋人身上的风

景线，他的手却变了触角。

星期六的晚上，不做贼的人也偷了东西，顶爽直的人也满肚皮是阴谋，基督教徒说了谎话，老年人拼着命吃返老还童药片，老练的女子全预备了 Kissproof 的点唇膏。……

街——

（普益地产公司每年纯利达资本三分之一

100000 两

东三省沦亡了吗

没有　东三省的义军还在雪地和日寇作殊死战

同胞们快来加入月捐会

大陆报销路已达五万份

一九三三年宝塔克

自由吃排）

“《大晚夜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年红灯的高跟儿鞋鞋尖正冲着他的嘴。

“《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伸出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

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灯，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

请喝白马牌威士忌酒……吉士烟不伤吸者咽喉……

亚历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商，德茜音乐铺，朱古力糖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

回旋着，永远回旋着的年红灯——

忽然年红灯固定了：

"皇后夜总会"

玻璃门开的时候，露着张印度人的脸；印度人不见了，玻璃门也开啦。门前站着个穿蓝褂子的人，手里拿着许多白哈吧狗儿。吱吱地叫着。

一只大青蛙，睁着两只大圆眼爬过来啦，肚子贴着地，在玻璃门前吱的停了下来。低着脑袋，从车门里出来了那么漂亮的一位小姐，后边儿跟着钻出来了一位穿晚礼服的绅士，马上把小姐的胳膊拉上了。

"咱们买个哈吧狗儿。"

绅士马上掏出一块钱来，拿了只哈吧狗给小姐。

"怎么谢我？"

小姐一缩脖子，把舌尖冲着他一吐，皱着鼻子做了个鬼脸。

"Charming ,dear !"

便按着哈吧狗儿的肚子，让它吱吱地叫着，跑了进去。

三　五个快乐的人

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

白的台布上面放着：黑的啤酒，黑的咖啡，……黑的，黑的……

白的台布旁边坐着的穿晚礼服的男子：黑的和白的一堆：黑头发，白脸，黑眼珠子，白领子，黑领结，白的浆褶衬衫，黑外褂，白背心，黑裤子……黑的和白的……

白的台布后边站着侍者，白衣服，黑帽子，白裤子上一条黑镶边……

白人的快乐，黑人的悲哀。非洲黑人吃人典礼的音乐，那大雷和小雷似的鼓声，一只大号角呜呀呜的，中间那片地板上，一排没落的斯拉夫公主们在跳着黑人的踹跶舞，一条条白的腿在黑缎裹着的身子下面弹着：——

得得得——得达！

又是黑和白的一堆！为什么在她们的胸前给镶上两块白的缎子，小腹那儿镶上一块白的缎子呢？跳着，斯拉夫的公主们；跳着，白的腿，白的胸脯儿和白的小腹；跳着，白的和黑的一堆……白的和黑的一堆。全场的人全害了疟疾。疟疾的音乐啊，非洲的林莽里是有毒蚊子的。

哈吧狗从扶梯那儿叫上来。玻璃门开啦，小姐在前面，绅士在后面。

"你瞧，彭洛夫班的猎舞！"

"真不错！"绅士说。

舞客的对话：

"瞧，胡均益！胡均益来了。"

"站在门口的那个中年人吗？"

"正是。"

"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呢？"

"黄黛茜吗！嗳，你这人怎么的！黄黛茜也不认识。"

"黄黛茜哪会不认识。这不是黄黛茜！"

"怎么不是？谁说不是？我跟你赌！"

"黄黛茜没这么年青！这不是黄黛茜！"

"怎么没这么年青，她还不过三十岁左右吗！"

"那边儿那个女的有三十岁吗？二十岁还不到——"

"我不跟你争。我说是黄黛茜，你说不是，我跟你赌一瓶葡萄汁。你再仔细瞧瞧。"

黄黛茜的脸正在笑着，在瑙玛希拉式的短发下面，眼只有了一只，眼角边有了好多皱纹，却巧妙地在黑眼皮和长眉尖中间隐没啦。她有一只高鼻子，把嘴旁的皱纹用阴影来遮了。可是那只眼里的憔悴味是即使笑也遮不住了的。

号角急促地吹着，半截白半截黑的斯拉夫公主们一个个的，从

中间那片地板上，溜到白台布里边，一个个在穿晚礼服的男子中间溶化啦。一声小铜钹像玻璃盘子掉在地上似地，那最后一个斯拉夫公主便矮了半截，接着就不见了。

一阵拍手，屋顶要会给炸破了似的。

黄黛茜把哈吧狗儿往胡均益身上一扔，拍起手来，胡均益连忙把拍着的手接住了那只狗，哈哈地笑着。

顾客的对话：

“行，我跟你赌！我说那女的不是黄黛茜——嗳，慢着，我说黄黛茜没那么年轻，我说她已经快三十岁了。你说她是黄黛茜。你去问她，她要是没到二十五岁的话，那就不是黄黛茜，你输我一瓶葡萄汁。”

“她要是过了二十五岁的话呢？”

“我输你一瓶。”

“行！说了不准翻悔，啊？”

“还用说吗？快去！”

黄黛茜和胡均益坐在白台布旁边，一个侍者正在她旁边用白手巾包着酒瓶把橙黄色的酒倒到高脚杯里。胡均益看着酒说：

“酒那么红的嘴唇啊！你嘴里的酒是比酒还醉人的。”

“顽皮！”

“是一只歌谱里的句子呢。”

哈，哈，哈！

“对不起，请问你现在是二十岁还是三十岁？”

黄黛茜回过脑袋来，却见顾客甲立在她后边儿。她不明白他是在跟谁讲话，只望着他。

“我说，请问你今年是二十岁还是三十岁？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在——”

“什么话，你说？”

“我问你今年是不是二十岁？还是——”

黄黛茜觉得白天的那条蛇又咬住她的心了，猛的跳起来，拍，给了一个耳括子，马上把手缩回来，咬着嘴唇，把脑袋伏在桌上哭啦。

胡均益站起来道："你是什么意思？"

顾客甲把左手掩着左面的腮帮儿："对不起，请原谅我，我认错人了。"鞠了一个躬便走了。

"别放在心里，黛茜。这疯子看错人咧。"

"均益，我真的看着老了吗？"

"哪里？哪里！在我的眼里你是永远年青的！"

黄黛茜猛的笑了起来："在'你'的眼里我是永远年青的！哈哈！我是永远年青的！"把杯子提了起来。"庆祝我的青春啊！"喝完了酒便靠胡均益肩上笑开啦。

"黛茜，怎么啦？你怎么啦？黛茜！瞧，你疯了！你疯了！"一面按着哈吧狗的肚子，吱吱地叫着。

"我才不疯呢！"猛的静了下来。过了回儿猛的又笑了起来，"我是永远年青的——咱们乐一晚上吧。"便拉着胡均益跑到场里去了。

留下了一只空台子。

旁边台子上的人悄悄地说着：

"这女的疯了不成！"

"不是黄黛茜吗？"

"正是她！究竟老了！"

"和她在一块儿的那男的很像胡均益，我有一次朋友请客，在酒席上碰到过他的。"

"可不正是他，金子大王胡均益。"

"这几天外面不是谣得很厉害，说他做金子蚀光了吗？"

"我也听见人家这么说。可是，今儿我还瞧见他坐了那辆'林肯'，陪了黄黛茜在公司里买了许多东西的——我想不见得一下子

就蚀得光，他又不是第一天做金子。”

玻璃门又开了，和笑声一同进来的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男子，还有一个差不多年纪的人扠着他的胳膊，一位很年轻的小姐摆着张焦急的脸，走在旁边儿，稍微在后边儿一点。那先进来的一个，瞧见了舞场经理的秃脑袋，一抬手用大手指在光头皮上划了一下：

“光得可以！”

便哈哈地捧着肚子笑得往后倒。

大伙儿全回过脑袋来瞧他：

礼服胸前的衬衫上有了一堆酒渍，一丝头发拖在脑门上，眼珠子像发寒热似的有点儿润湿，红了两片腮帮儿，胸襟那儿的小口袋里胡乱地塞着条麻纱手帕。

“这小子喝多了酒咧！”

“喝得那个模样儿！”

秃脑袋上给划了一下的舞场经理跑过去帮着扶住他，一边问还有一个男子：

“郑先生在哪儿喝了酒的？”

“在饭店里吗！喝得那个模样还硬要上这儿来。”忽然凑着他的耳朵道：“你瞧见林小姐到这儿来没有，那个林妮娜？”

“在这里！”

“跟谁一同来的？”

这当儿，那边儿桌子上的一个女的跟桌上的男子说：“我们走吧？那醉鬼来了！”

“你怕郑萍吗？”

“不是怕他。喝醉了酒，给他侮辱了，划不来的。”

“要出去，不是得打他前边儿过吗？”

那女的便软着声音，说梦话似的道：“我们去吧！”

男的把脑袋低着些，往前凑着些：“行，亲爱的妮娜！”

妮娜笑了一下，便站起来往外走，男的跟在后边儿。

舞场经理拿嘴冲着他们一呶："那边儿不是吗？"

和那个喝醉了的男子一同进来的那女子插进来道：

"真给他猜对了。那个不是长脚汪吗？"

"糟糕！冤家见面了！"

长脚汪和林妮娜走过来了。林妮娜看见了郑萍，低着脑袋，轻轻儿的喊："明新！"

"妮娜，我在这儿，别怕！"

郑萍正在那儿笑，笑着，笑着，不知怎么的笑出眼泪来啦，猛的从泪珠儿后边儿看出去，妮娜正冲着自家儿走来，乐得刚叫：

"妮——"

一擦泪，擦了眼泪却清清楚楚地瞧见妮娜挂在长脚汪的胳膊上，便：

"妮——你！哼，什么东西！"胳膊一挣。

他的朋友连忙又扠住了他的胳膊："你瞧错人咧，"扠着他往前走。同来的那位小姐跟妮娜点了点头，妮娜浅浅儿的笑了笑，便低下脑袋和冲郑萍瞪眼的长脚汪走出去了，走到门口，开玻璃门出去。刚有一对男女从外面开玻璃门进来，门上的年红灯反映在玻璃上的光一闪——

一个思想在长脚汪的脑袋里一闪："那女的不正是从前扔过我的芝君吗？怎么和缪宗旦在一块儿？"

一个思想在芝君的脑袋里一闪："长脚汪又交了新朋友了！"

长脚汪推左面的那扇门，芝君推右面的一扇门，玻璃门一动，反映在玻璃上的年红灯光一闪，长脚汪马上扠着妮娜的胳膊肘，亲亲热热地叫一声："Dear！……"

芝君马上挂到缪宗旦的胳膊上，脑袋稍微抬了点儿："宗旦……"宗旦的脑袋里是："此致缪宗旦君，市长的手书，市长的手书，此致缪宗旦君……"

玻璃门一关上，门上的绿丝绒把长脚汪的一对和缪宗旦的一

对隔开了。走到走廊里正碰见打鼓的音乐师约翰生急急忙忙地跑出来，缪宗旦一扬手：

“Hello，Johny！”

约翰生眼珠子歪了一下，便又往前走道：“等回儿跟你谈。”

缪宗旦走到里边刚让芝君坐下，只看见对面桌子上一个头发散乱的人猛的一挣胳膊，碰在旁边桌上的酒杯上，橙黄色的酒跳了出来，跳到胡均益的腿上，胡均益正在那儿跟黄黛茜说话，黄黛茜却早已吓得跳了起来。

胡均益莫明其妙地站了起来：“怎么会翻了的？”

黄黛茜瞧着郑萍，郑萍歪着眼道：“哼，什么东西！”

他的朋友一面把他按住在椅子上，一面跟胡均益赔不是：“对不起的很，他喝醉了。”

“不相干！”掏出手帕来问黄黛茜弄脏了衣服没有，忽然觉得自家的腿湿了，不由的笑了起来。

好几个白衣侍者围上来，把他们遮着了。

这当儿约翰生走了来，在芝君的旁边坐了下来：

“怎么样，Baby？”

“多谢你，很好。”

Johny，you look very sad！”

约翰生耸了耸肩膀，笑了笑。

“什么事？”

“我的妻子正在家生孩子，刚才打电话来叫我回去——你不是刚才瞧见我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吗？——我跟经理说，经理不让我回去。”说到这儿，一个侍者跑来道：“密司特约翰先生，电话。”他又急急忙忙地跑去了。

电灯亮了的时候，胡均益的桌子上又放上了橙黄色的酒，胡均益的脸又凑在黄黛茜的脸前面，郑萍摆着张愁白了头发的脸，默默地坐着，他的朋友拿手帕在擦汗。芝君觉得后边儿有人在瞧她，回

过脑袋去，却是季洁，那两只眼珠子像黑夜似的，不知道那瞳子有多深，里边有些什么。

“坐过来吧？”

“不。我还是独自个儿坐。”

“怎么坐在角上呢？”

“我喜欢静。”

“独自个儿来的吗？”

“我爱孤独。”

他把眼光移了开去，慢慢地，像僵尸的眼光似地，注视着她的黑鞋跟，她不知怎么的哆嗦了一下，把脑袋回过来。

“谁？”缪宗旦问。

“我们校里的毕业生。我进一年级的时候，他是毕业班。”

缪宗旦在拗着火柴梗，一条条拗断了，放在烟灰缸里。

“宗旦，你今儿怎么的？”

“没怎么！”他伸了伸腰，抬起眼光来瞧着她。

“你可以结婚了，宗旦。”

“我没有钱。”

“市政府的薪水还不够用吗？你又能干。”

“能干——”把话咽住了，恰巧约翰生接了电话进来，走到他那儿：“怎么啦？”

约翰生站在他前面，慢慢儿地道：“生出来一个男孩子，可是死了。我的妻子晕了过去。他们叫我回去，我却不能回去。”

“晕了过去，怎么呢？”

“我不知道。”便默着，过了回儿才说道：“我要哭的时候人家叫我笑！”

“I'm sorry for you ,Johny!”

“Let's cheer up!”一口喝干了一杯酒，站了起来，拍着自家儿的腿，跳着跳着道：“我生了翅膀，我会飞！啊，我会飞，我会飞！”便

那么地跳着跳着的飞去啦。

芝君笑弯了腰，黛茜拿手帕掩着嘴，缪宗旦哈哈地大声儿的笑开啦。郑萍忽然也捧着肚子笑起来。胡均益赶忙把一口酒咽了下去跟着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黛茜把手帕不知扔到哪儿去啦，脊梁盖儿靠着椅背，脸望着上面的红年红灯。大伙儿也跟着笑——张着的嘴，张着的嘴，张着的嘴……越看越不像嘴啦。每个人的脸全变了模样儿，郑萍有了个尖下巴，胡均益有了个圆下巴，缪宗旦的下巴和嘴分开了，像从喉结那儿生出来的，黛茜下巴下面全是皱纹。

只有季洁一个人不笑，静静地用解剖刀似的眼光望着他们，竖起了耳朵，在深林中的猎狗似的，想抓住每一个笑声。

缪宗旦瞧见了那解剖刀似的眼光，那竖着的耳朵，忽然他听见了自家儿的笑声，也听见了别人的笑声，心里想着：——"多怪的笑声啊！"

胡均益也瞧见了——"这是我在笑吗？"

黄黛茜朦胧地记起了小时候有一次从梦里醒来，看到那暗屋子，曾经大声地嚷过的——"怕！"

郑萍模模糊糊地——"这是人的声音吗？那些人怎么在笑的！"

一回儿这四个人全不笑了。四面还有些咽住了的，低低的笑声，没多久也没啦。深夜在森林里，没一点火，没一个人，想找些东西来倚靠，那么的又害怕又寂寞的心情侵袭着他们，小铜钹呛的一声儿，约翰生站在音乐台上：

Cheer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

便咚咚地敲起大鼓来，那么急地，一阵有节律的旋风似的。一对对男女全给卷到场里去啦，就跟着那旋风转了起来。黄黛茜拖了胡均益就跑，缪宗旦把市长的手书也扔了，郑萍刚想站起来时，拉他进来的那位朋友已经把胳膊搁在那位小姐的腰上咧。

"全逃啦!全逃啦!"他猛的把手掩着脸,低下了脑袋,怀着逃不了的心境坐着。忽然他觉得自家儿心里清楚了起来,觉得自家儿一点也没有喝醉似的。抬起脑袋来,只见给自己打翻了酒杯的桌上的那位小姐正跟着那位中年绅士满场的跑,那样快的步伐,疯狂似的。一对舞侣飞似的转到他前面,一转又不见啦。又是一对,又不见啦。"逃不了的!逃不了的!"一回脑袋想找地方儿躲似的,却瞧见季洁正在凝视着他,便走了过去道:"朋友,我讲笑话你听。"马上话匣子似的讲着话。季洁也不作声,只瞧着他,心里说:——

"什么是你!什么是我!我是什么!你是什么!"

郑萍只见自家儿前面是化石的眼珠子,一动也不动的,他不管,一边讲,一边笑。

芝君和缪宗旦跳完了回来,坐在桌子上。芝君微微地喘着气,听郑萍的笑话,听了便低低的笑,还没笑完,又给缪宗旦拉了去啦。季洁的耳朵听着郑萍,手指却在那儿拗火柴梗,火柴梗完了,便拆火柴盒,火柴盒拆完了,便叫侍者再去拿。

侍者拿了盒新火柴来道:"先生,你的桌子全是拗断了的火柴梗了!"

"四秒钟可以把一根火柴拗成八根,一个钟头一盒半,现在是——现在是几点钟?"

"两点还差一点,先生。"

"那么,我拗断了六盒火柴,就可以走啦。"一面还是拗着火柴。

侍者白了他一眼便走了。

顾客的对话:

顾客丙——"那家伙倒有味儿,到这儿来拗火柴。买一块钱不是能在家里拗一天了吗?"

顾客丁——"吃了饭没事做,上这儿拗火柴来,倒是快乐人哪。"

顾客丙——"那喝醉了的傻瓜不乐吗?一进来就把人家的酒打

翻了。还骂人家什么东西,现在可拼命和人家讲起笑话来咧。"

顾客丁——"这溜儿那几个全是快乐人！你瞧,黄黛茜和胡均益,还有他们对面的那两个,跳得多有劲!"

顾客丙——"可不是,不怕跳断腿似的。多晚了,现在?"

顾客丁——"两点多咧。"

顾客丙——"咱们走吧？人家多走了。"

玻璃门开了,一对男女,男的歪了领带,女的蓬了头发,跑出去啦。

玻璃门又开了,又是一对男女,男的歪了领带,女的蓬了头发,跑出去啦。

舞场慢慢儿的空了,显着很冷静的,只见经理来回的踱,露着发光的秃脑袋,一回儿红,一回儿绿,一回儿蓝,一回儿白。

胡均益坐了下来,拿手帕抹脖子里的汗道:"我们停一支曲子,别跳吧?"

黄黛茜说:"也好——不,为什么不跳呢？今儿我是二十八岁,明儿就是二十八岁零一天了！我得老一天了！我是一天比一天老的。女人是差不得一天的！为什么不跳呢,趁我还年轻？为什么不跳呢!"

"黛茜——"手帕还拿在手里,又给拉到场里去啦。

缪宗旦刚在跳着,看见上面横挂着的一串串汽球的绳子在往下松,马上跳上去抢到了一个,在芝君的脸上拍了一下道:"拿好了,这是世界!"芝君把汽球搁在他们的脸中间,笑着道:

"你在西半球,我在东半球!"

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汽球上弹了一下,汽球碰的爆破啦。缪宗旦正在微笑着的脸猛的一怔:"这是世界!你瞧,那破了的汽球——破了的汽球啊!"猛的把胸脯儿推住了芝君的,滑冰似地往前溜,从人堆里,拐弯抹角地溜过去。

"算了吧,宗旦,我得跌死了!"芝君笑着喘气。

“不相干，现在三点多啦，四点关门，没多久了！跳吧！跳！”一下子碰在人家身上。“对不起！”又滑了过去。

季洁拗了一地的火柴——

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

郑萍还在那儿讲笑话，他自家儿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尽笑着，尽讲着。

一个侍者站在旁边打了个呵欠。

郑萍猛的停住不讲了。

“嘴干了吗？”季洁不知怎么的会笑了。

郑萍不作声，哼着：

> 陌生人啊！
> 从前我叫你我的恋人，
> 现在你说我是陌生人！
> 陌生人啊！
> ……

季洁看了看表，便搓了搓手，放下了火柴：“还有二十分钟咧。”

时间的足音在郑萍的心上悉悉地响着，每一秒钟像一只蚂蚁似的打他的心脏上面爬过去，一只一只的，那么快的，却又那么多，没结没完的——“妮娜抬着脑袋等长脚汪的嘴唇的姿态啊！过一秒钟，这姿态就会变的，再过一秒钟，又会变的，变到现在，不知从等吻的姿态换到那一种姿态啦。”觉得心脏慢慢儿地缩小了下来，“讲笑话吧！”可是连笑话也没有咧。

时间的足音在黄黛茜的心上悉悉地响着，每一秒钟像一只蚂蚁似的打她心脏上面爬过去，一只一只的，那么快的，却又那么多，没结没完的——“一秒钟比一秒钟老了！‘女人是过不得五年的。’也许明天就成了个老太婆儿啦！”觉得心脏慢慢儿的缩小了下来。

"跳哇!"可是累得跳也跳不成了。

时间的足音在胡均益的心上悉悉地响着,每一秒钟像一只蚂蚁似的打他心脏上面爬过去,一只一只地,那么快的,却又那么多,没结没完的……"天一亮,金子大王胡均益就是个破产的人了!法庭,拍卖行,牢狱……"觉得心脏慢慢儿的缩小了下来。他想起了床旁小几上的那瓶安眠药,餐间里那把割猪排的餐刀,外面汽车里在打瞌睡斯拉夫王子腰里的六寸手枪,那么黑的枪眼……"这小东西里边能有什么呢?"忽然渴望着睡觉,渴慕着那黑的枪眼。

时间的足音在缪宗旦的心上悉悉地响着,每一秒钟像一只蚂蚁似的打他心脏上面爬过去,一只一只的,那么快的,却又那么多,没结没完的——"下礼拜起我是个自由人咧,我不用再写小楷,我不用再一清早赶到枫林桥去,不用再独自个坐在二十二路公共汽车里喝风;可不是吗?我是自由人啦!"觉得心脏慢慢儿地缩小了下来。"乐吧!喝个醉吧!明天起没有领薪水的日子了!"在市政府做事的谁能相信缪宗旦会有那堕落放浪的思想呢,那么个谨慎小心的人?不可能的事,可是不可能事也终有一天可能了!

白台布旁坐着的小姐们一个个站了起来,把手提袋拿到手里,打开来,把那面小镜子照着自家儿的鼻子擦粉,一面想:"像我那么可爱的人——"因为她们只看到自家儿的鼻子,或是一只眼珠子,或是一张嘴,或是一绺头发;没有看到自家儿整个的脸。绅士们全拿出烟来,擦火柴点他们的最后的一枝。

音乐台放送着:

"晚安了,亲爱的!"俏皮的,短促的调子。

"最后一支曲子咧!"大伙儿全站起来舞着。场里只见一排排凌乱的白台布,拿着扫帚在暗角里等着的侍者们的打着呵欠的嘴,经理的秃脑袋这儿那儿的发着光,玻璃门开直了,一串串男女从梦里走到明亮的走廊里去。

咚的一声儿大鼓,场里的白灯全亮啦,音乐台上的音乐师们低

着身子收拾他们的乐器。拿着扫帚的侍者们全跑了出来，经理站在门口跟每个人道晚安，一回儿舞场就空了下来。剩下来的是一间空屋子，凌乱的，寂寞的，一片空的地板，白灯光把梦全赶走了。

缪宗旦站在自家儿的桌子旁边——“像一只爆了的汽球似的！”

黄黛茜望了他一眼——“像一只爆了的汽球似的。”

胡均益叹息了一下——“像一只爆了的汽球似的！”

郑萍 按着自家儿酒后涨热的脑袋——“像一只爆了的汽球似的！”

季洁注视着挂在中间的那只大灯座——“像一只爆了的汽球似的。”

什么是汽球？什么是爆了的汽球？

约翰生皱着眉尖儿从外面慢慢儿地走进来。

“Good night，Johny ！”缪宗旦说。

“我的妻子也死了！”

“I'm awfully sorry for you，Johny ！”缪宗旦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你们预备走了吗？”

“走也是那么，不走也是那么！”

黄黛茜——“我随便跑哪去，青春总不会回来的。”

郑萍 ——“我随便跑哪去，妮娜总不会回来的。”

胡均益——“我随便跑哪去，八十万家产总不会回来的。”

“等回儿！我再奏一支曲子，让你们跳，行不行？”

“行吧。”

约翰生走到音乐台那儿拿了只小提琴来，到舞场中间站住了，下巴扣着提琴，慢慢儿地，慢慢儿地拉了起来，从棕色的眼珠子里掉下来两颗泪珠到弦线上面。没了灵魂似的，三对疲倦的人，季洁和郑萍一同地，胡均益和黄黛茜一同地，缪宗旦和芝君一同地在他

四面舞着。

猛的，蹦！弦线断了一条。约翰生低着脑袋，垂下了手：

“I can’t help！”

舞着的人也停了下来，望着他怔。

郑萍耸了耸肩膀道：“No one can help！”

季洁忽然看看那条断了的弦线道：“C’est totne savie。”

一个声音悄悄地在这五个人的耳旁吹嘘着：“No one can help！”

一声儿不言语的，像五个幽灵似的，带着疲倦的身子和疲倦的心一步步地走了出去。

在外面，在胡均益的汽车旁边，猛的碰的一声儿。

车胎？枪声？

金子大王胡均益躺在地上，太阳那儿一个枪洞，在血的下面，他的脸痛苦地皱着。黄黛茜吓呆在车厢里。许多人跑过来看，大声地问着，忙乱着，谈论着，太息着，又跑开去了。

天慢慢儿亮了起来，在皇后夜总会的门前，躺着胡均益的尸身，旁边站着五个人，约翰生，季洁，缪宗旦，黄黛茜，郑萍，默默地看着他。

四　四个送殡的人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四个人从万国公墓出来，他们是去送胡均益人士的。这四个人是愁白了头发的郑萍，失了业的缪宗旦，二十八岁零四天的黄黛茜，睁着解剖刀似的眼珠子的季洁。

黄黛茜——“我真做人做疲倦了！”

缪宗旦——“他倒做完了人咧！能像他那么憩一下多好啊！”

郑萍——“我也有了颗老人的心了！”

季洁——“你们的话我全不懂。”

大家便默着。

一长串火车驶了过去，驶过去，驶过去，在悠长的铁轨上，嘟的叹了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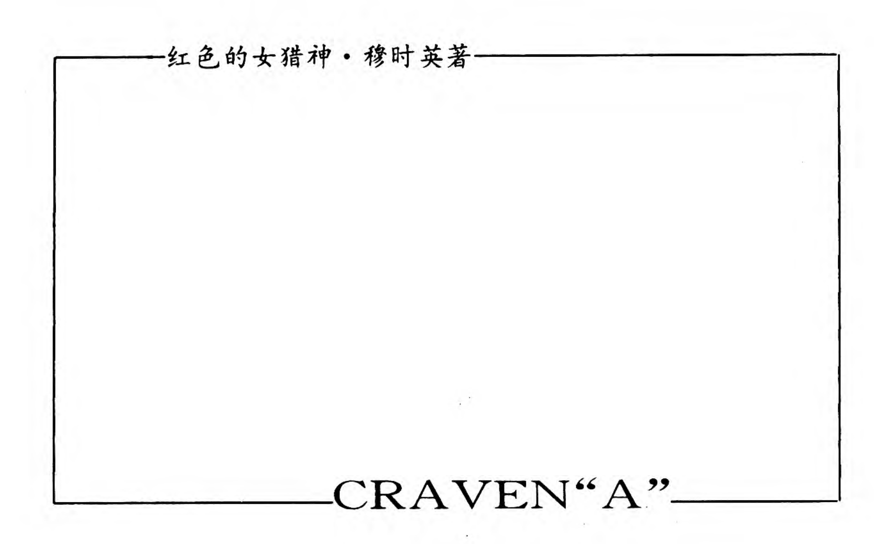
辽远的的城市，辽远的旅程啊！

大家太息了一下，慢慢儿地走着——走着，走着。前面是一条悠长的，寥落的路……

辽远城市，辽远的旅程啊！

一九三二，一二，二二。

（选自《现代》，第2卷第4期）



CRAVEN“A”

一

Craven“A”的纯正的郁味从爵士乐里边慢慢儿的飘过来。回过脑袋去——咦，又是她！坐在那边儿的一张桌子上，默默地抽着烟。时常碰到的，那个有一张巴黎风的小方脸的，每次都带了一个新的男子的姑娘。从第一次看到她就注意着她了，她有两种眼珠子：抽着Craven“A”的时候，那眼珠子是浅灰色的维也勒绒似的，从淡淡的烟雾里，眼光淡到望不见人似的，不经意地，看着前面；照着手提袋上的镜子擦粉的时候，舞着的时候，笑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她有一对狡黠的，耗子似的深黑眼珠子，从镜子边上，从舞伴的肩上，从酒杯上，灵活地瞧着人，想把每个男子的灵魂全偷了去似的。

仔仔细细地瞧着她——这是我的一种嗜好。人的脸是地图；研究了地图上的地形山脉，河流，气候，雨量，对于那地方的民俗习惯思想特性是马上可以了解的。放在前面的是一张优秀的国家的地

图：

北方的边界上是一片黑松林地带，那界石是一条白绢带，像煤烟遮满着的天空中的一缕白云。那黑松林地带是香料的出产地。往南是一片平原，白大理石的平原，——灵敏和机智的民族的发源地。下来便是一条葱秀的高岭，岭的东西是两条狭长的纤细的草原地带。据传说，这儿是古时巫女的巢穴。草原的边上是两个湖泊。这儿的居民有着双重的民族性：典型的北方人的悲观性和南方人的明朗味；气候不定，有时在冰点以下，有时超越沸点；有猛烈的季节风，雨量极少。那条高岭的这一头是一座火山，火山口微微地张着，喷着Craven"A"的郁味，从火山口里望进去，看得见整齐的乳色的溶岩，在溶岩中间动着的一条火焰。这火山是地层里蕴藏着的热情的标志。这一带的民族还是很原始的，每年把男子当牺牲举行着火山祭。对于旅行者，这国家也不是怎么安全的地方。过了那火山便是海岬了。

下面的地图给遮在黑白图案的棋盘纹的，素朴的薄云下面！可是地形还是可以看出来的。走过那条海岬，已经是地内地了。那儿是一片丰腴的平原。从那地平线的高低曲折和弹性和丰腴味推测起来，这儿是有着很深的粘土层。气候温和，徘徊是七十五度左右；雨量不多不少；土地润泽。两座孪生的小山倔强的在平原上对峙着，紫色的峰在隐隐地，要冒出到云外来似地。这儿该是名胜了吧。便玩想着峰石上的题字和诗句，一面安排着将来去游玩时的秩序。可是那国家的国防是太脆弱了，海岬上没一座要塞，如果从这儿偷袭进去，一小时内便能占领了这丰腴的平原和名胜区域的。再往南看去，只见那片平原变了斜坡，均匀地削了下去——底下的地图叫横在中间的桌子给挡住了！

南方有着比北方更醉人的春风，更丰腴的土地，更明媚的湖泊，更神秘的山谷，更可爱的风景啊！

一面憧憬着，一面便低下脑袋去。在桌子下面的是两条海堤，

透过了那网袜，我看见了白汁桂鱼似的泥土。海堤的末端，睡着两只纤细的，黑嘴的白海鸥，沉沉地做着初夏的梦，在那幽静的滩岸旁。

在那两条海堤的中间的，照地势推测起来，应该是一个三角形的冲积平原，近海的地方一定是个重要的港口，一个大商埠。要不然，为什么造了两条那么精致的海堤呢？大都市的夜景是可爱的——想一想那堤上的晚霞，码头上的波声，大汽船入港时的雄姿，船头上的浪花，夹岸的高建筑物吧！

那两只海鸥醒啦，跟着那《晚安吧，维也纳》的调子，在透明的空气的海中飞着，自在地，安暇地，一会儿便混在一些海狗，一些黄鲨鱼，一些黑鲸鱼中间咧。Craven“A”在桌上寂寞地燃着。

“我时常碰到的，坐在那边儿那只桌子上的小方脸的，穿黑白格子的那位姑娘。你认识她吗？”我问浩文，他正想站起来。

“哪一个，你说？”他又坐了下来。

“就是那一个，和一个有小胡髭的男子在跳的。”

这当儿她和小胡髭舞到我们桌子前面来了，瞧见了浩文，跟他点了点脑袋。

“就是她！”

“她吗？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 Hot Baby 呢！”浩文笑了起来，瞧着他的舞伴林苔莉小姐。

林小姐撇了撇嘴唇道：“瞧我干吗？”

浩文对我说道：“怎么？你想认识她吗？”

我说：“想了好久了。她是个有趣的人物。”

“快别说啦。再说下去，我们的林小姐要不高兴了。”

“怎么？林小姐跟她讲不来的吗？”

“不是讲不来，我又不认识她，只是——可是，你们男子为什么专爱认识她呢？那么个小方脸，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地方漂亮？”

浩文轻轻地在我耳朵旁说道：“你说的那位姑娘就是余慧娴，

大名鼎鼎的余慧娴。”

“就是她吗?”

我知道许多她的故事的;差不多我的朋友全曾到这国家去旅行过的,因为交通便利,差不多全只一两天便走遍了全国,在那孪生的小山的峰石上,他们全题过诗词,老练的还是了当地一去就从那港口登了岸,再倒溯到北方去的,有的勾留了一两天,有的勾留了一礼拜,回来后便向我夸道着这国家的风景的明媚。大家都把那地方当一个短期旅行的佳地。

浩文又说下去道:“你知道的,我们都跟她说过爱她,可是谁是真的爱她呢?那么Cheap的!人是很可爱的一个人,暂时玩玩是可以的,你要真的爱上了她,那就糟了!在香港,一个人是为着她死了,一个人还关在狱里,你瞧她却在这儿乐,那么危险的人呢。你如果要我介绍……”

我点了点脑袋。

(一个被人家轻视着的女子短期旅行的佳地明媚的风景在舞场海水浴场电影院郊外花园公园里生长着的香港被玩弄的玩弄着别人的被轻视的被轻视的给社会挤出来的不幸的人啊)

忽然,对于她,我发生了一种同情,一种怀念:“她自家儿可知道是被人家轻视着玩弄着呢?”——那么地想着。

一支调子完了,她从我们的桌子前走过回到自家儿的桌上去,给浩文一把抓住了。

“在这儿坐一回吧。”

她坐了下来,看着我道:“浩文,又给我介绍新朋友吗?”

“对了,袁野邨先生,余慧娴小姐。”

“袁先生,请你到我桌上去拿一拿烟。”

“我有烟。”

“不。我要Craven‘A’。”

“为什么要Craven‘A’呢?”

“我爱它那淡淡的，浅灰色的烟味。”

便走到她桌子上，把在盖上蹲着只黑猫的红盒子拿了来，给她擦亮了火，点了：“我叫你 Craven ‘A’ 小姐。”

“留心，黑猫是带着邪气的。”

“黑猫也是幸福的象征。”

忽然她说道：“你坐过来些，我跟你讲句话。”要告诉我什么秘密似的向我招着手。把脑袋凑了过去。她悄悄地说道：“我叫你黑猫，好不好？”——那么稚气地。我不由笑了出来。

林小姐在鼻子里冷笑了一声儿。她的眼光在告诉我：“可不是吗？那么 Cheap 的！”我替 Craven“A”难受；我瞧着她，她却很高兴地笑着，不明白林小姐的笑似的。

她只抽了两口，便把在烟蒂儿上染着唇脂的烟卷递给了我。一面抽着这蜜味的烟，一面问：“怎么我辛辛苦苦去拿了来，你又不抽了呢？”

“没事做，心里腻烦的时候才抽烟的。”

“现在不腻烦吗？”

点了点脑袋。

“为什么不腻烦呢？”

“因为——过来！”

把耳朵凑过去。她瞧着浩文，在我耳朵旁悄悄儿地说道：“因为你有一张可爱的男性的脸哪！”说着便掩着脸笑起来。猛的我觉得腿上给踢了一下，看时，只见那两只黑嘴的白海鸥刚飞了回去，躲在她椅子底下，抬起脑袋来时，她却在手指缝里偷看我。对于那么没遮拦的大胆的孩气，我只有傻子似地说着：“顽皮的孩子！”忽然她把手掩住了我的嘴叫别做声，把我手里的烟卷又抢了去，默默地坐着，喷着淡淡的烟，脸上没有笑劲儿，也没有狡黠的耗子的眼珠子。我瞧见的是什么呢？是一对浅灰色维也勒绒似的眼珠子。

音乐台那儿轻轻地飘起来的是一只感伤的，疲倦的调子，《初

夏的最后一朵玫瑰》,很熟悉的一只民谣。

这是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地开着;

她默默地坐着。我默默地坐着。在我前面的不是余慧娴,被许多人倾倒着的余慧娴,却是一个寂寞的,疲倦的,半老的妇人的剪影。

没有人怜惜她颊上的残红,
没有人为了她的太息而太息!

《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从弦线上消逝了的时候,她太息了一下道:"你知道那只调子吗?很熟很熟的一只旧调子。"

"我很喜欢那只调子的。"

"我简直是比什么还爱着这只调子。我六岁的时候,一个夏天的晚上,母亲教了我这支歌;这支歌我还记着,母亲却早就死了。我把这支歌教了绍明,这支歌我还记着,绍明呢?我把这支歌教了许多人,现在这些人全变了我的陌生人。这支歌是和我的一切记忆一同地存在着的……"

我听着这半老的妇人向我絮絮地诉说着,在桌子上,隔着两只酒杯;在舞着的时候,脸贴着我的衬衫,在舞场门口,挂在我的胳膊上,在归家途中的汽车上,靠着我的肩膀。

暮春的晚上真是有点儿热。便推开了窗,站在七层楼的窗口,看外面溶解在灯光中的街景,半夜的都市是睡熟了,只有霓虹灯的眼珠子在蔚蓝的被单下看着人。把她放在我口袋里的半包Craven "A"掏出来抽着。淡淡的烟雾飘到夜空里边,两个幻像飘到我的眼前。

一个是半老的，疲倦的，寂寞的妇人，看不见人似地，不经意地，看着我；

一个是年青的，孩气的姑娘向我嘻嘻地笑着。

又想起了浩文的话，林小姐的冷笑的眼光……寂寞啊！每天带着一个新的男子，在爵士乐中消费着青春，每个男子都爱她，可是每个男子都不爱她——我为她寂寞着。

"可是我爱着她呢，因为她有一颗老了的心，一个年青的身子。

二十一日志"

第二天从电影院出来，在车里：

"我爱你呢！"悄悄地吹嘘着。

"你也想做我的 Gigolo 吗？"

"为什么不做你的恋人呢？"

"我是不会爱一个男子的。如果是第一次碰到你，你对我说：'我爱你呢！'我就说：'还是刚认识呢，让我过几天再爱你吧。'如果是一个月的交情，你对我说：'我爱你呢！'我就说：'我是不会再爱你了的。'如果是一年的交情，你对我说：'我爱你呢！'我就说：'我不认识你。'"

拐个弯，把车往荒僻的马路上开去。

"你会爱'我'的。"

"不会的。"

"会的，因为我爱着你。"

"没有一个男子能真诚地永远地爱着一个女人的——"忽然她把我的胳膊紧紧地拉着："刚才电影里瑙玛希拉的表情还记得吗？"

回过脑袋去，只见她稍微抬着点儿脑袋，眼珠子闪着醉人的光采："瞧，是不是这么的？"睫光慢慢儿的盖到下眼皮上。

扳住了塞车，把车前的灯关了的时候，在自家儿的下巴下面发现了一张微微地战栗着的嘴。"记得的，后来那男子就抱住她了。"

便噙住了那只战栗着的樱桃。

她在我耳旁悄悄地:“坏东西!”

“我也表演给你看呀。”

“每天打个电话来,坏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 Gigolo ,坏东西!”

“你才是坏东西!”

“黑猫,你是真的爱着我吗?”

“真的。”

“我不信,你是坏东西!”

二

夜风,挽歌似地吹着。从上面望下去,两排街灯无尽线延着,汽车的前灯夜海里的探照灯似的互相交织。夜的都会浮在黑暗的海中,朦胧地,粉画似的。

大月亮的尖角钩住在棕榈树的阔叶子上,生着棕色的毛发的树干前面坐着一对对的男女。音乐台那儿是大红大绿的,生硬的背景,原始的色调。围着霓虹灯的野火,坐着一伙土人,急促的蛇皮鼓把人的胃也震撼着。拍着手,吹着号角,嚷着,怕森林里的猛兽袭来似的。在日本风的纸灯下,乱跳乱抖着的是一群暂时剥去了文明,享受着野蛮人的音乐感情的,追求着末梢神经的刺激感的人们。

跟着 Rumba 的节奏,钟摆似地摇动着脑袋和肩膀,Craven “A”舞着,把头发阳伞似地撒了开来,在小胡髭的怀里。小胡髭给累得一脑的汗,喘着气,高兴地笑着。我摇着大蒲扇,看着这非洲的黑女儿:

“那么疯狂地跳着啊!”

觉得大地真的马上要沉下去的样子。

倩苹忽然在我的身边说道："不准看她！"

"为什么呢？"

"那种人！"

一个穿黑旗袍的女子在我前面急急地走过，在我旁边站住了，往场子中间瞧，一张生气的脸。

"你瞧，这是小胡髭的妻子，有把戏瞧的了。"倩苹高兴了起来。

这女子瞧见了小胡髭，便气虎虎地走了进去，一把拖开了他，在怔住了的 Craven"A"的腮帮儿上，拍的一下耳刮子。

"贱货！不要脸的贱货！"

在我身边的倩苹拍起手来。我看见许多桌子上的女子们笑着。

"也许她们要把小胡髭的妻子抬在头上，当民族英雄地游行着了，"——那么想着，便把高兴着的倩苹扔在桌上，走了过去，却见那小胡髭低着脑袋，Craven"A"已经跑到外面走廊里去了。

我追到走廊里，刚巧见到她跨进电梯。我赶进电梯，她瞧见了我，便坍了的建筑物似地倒在我怀中，哭了起来，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

五楼，四楼，三楼，二楼，——那么地跌了下去。

"我们去喝点儿酒吧？"

"好的，孩子。"

走出饭店门的时候，她的头发遮了她的一只眼珠子，嘴里有葡萄味的酒香。没擦胭脂的腮帮儿也红了。把烟蒂儿塞在我口袋里，走上车去。

在车里，她哈哈地笑着。

"一只猫，两只狗，……"说着那么的话。

"就是那么的，那时我是十七岁……他说，亲爱的，再喝一杯……就是那么的……你知道吗？……心也跳得那么厉害……

（拉着我的手去按在她胸脯儿上。）

就是那么的，他把我抱到床上，我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我没醉，我还会说话……每二天起来，我发觉自家儿是睡在一个旅馆里的床上，我的贞操，碎纸片似地散了一地……”

脑袋靠到我肩膀上，慢慢儿地没了声音，溶了的雪人似的。在肩旁的是一个睡了的孩子。在睡梦中还是用嘴说着话："我哭着……他不说话……是的……他不说话……后来，就不见的……”

车在我的 Apartment 前停下来时，她已经连话也不说了，沉沉地睡在我的胳膊上面。我托着她下车，把她搁在臂上，抱进门，管门的印度人对我笑着。抱着她进电梯，开电梯的歪带着黑呢的制帽，在金线绣的“司机人”三个字下笑着。走到房间门口，侍者弯着腰开门时，忽然侧着脑袋对我笑着。等我走进了屋子，那房间门便咯的锁了。我懂得那些笑，懂得那些咯的钥匙声的。

把她放到床上时，我已经连衬衫也浸透了汗啦。

躺在床上的是妇女用品店橱窗里陈列的石膏模型。胸脯儿那儿的图案上的红花，在六月的夜的温暖的空气里，在我这独身汉的养花室里盛开了，挥发着热香。这是生物，还是无生物呢？石膏模型到了晚上也是裸体的。已经十二点钟咧！便像熟练的橱窗广告员似的，我卸着石膏模型的装饰。高跟儿鞋，黑漆皮的腰带，——近代的服装的裁制可真复杂啊！一面钦佩裁缝的技巧，解了五十多颗扣子，我总算把这石膏模型从衣服里拉了出来。

这是生物，还是无生物呢？

这不是石膏模型，也不是大理石像，也不是雪人；这是从画上移植过来的一些流动的线条，一堆 Cream，在我的被单上绘着人体画。

解了八条宽紧带上的扣子，我剥了一层丝的梦，便看见两条白蛇交叠着，短裤和宽紧带无赖地垂在腰下，缠住了她。粉红色的 Corset 紧紧地啮着她的胸肉——衣服还要脱了，Corset 就做了皮肤的一部分吗：觉得刚才喝下去的酒从下部直冒上来。忽然我知道

自家儿已经不是橱窗广告员，而是一个坐着"特别快"，快通过国境的旅行者了。便看见自家儿的手走到了那片丰腴的平原上，慢慢儿的爬着那孪生的小山，在峰石上题了字，刚要顺着那片斜坡，往大商埠走去时，她忽然翻了个身，模模糊糊地说了两句话，又翻了过来，撅着的嘴稍微张着点儿，孩子似的。

"完全像个孩子似的！"——便想起了在舞场里的电梯里，她一见到我便倒在怀里哭出来的模样。那么地倚赖着我啊！

给她盖上了一层毯子，我用冷水洗了一个脸，把自家儿当作她的父亲，当作她的哥，跑去关了电灯，坐在沙发里，连衣服也没脱，睡了。做了一晚的梦：梦着坐飞机；梦着生了翅膀，坐在飞机上再往上飞去；梦见溜冰；来了，梦见自家儿从山顶上滑下来，嘶的一下子，便睡熟啦。后来又做起梦来，梦见一只蚊子飞到我鼻子里，痒得厉害，拿手指去捉，它又飞了出来，一放下手，它又飞进去啦，临了，我一张嘴，打了个喷嚏，睁开眼来，却见一只眼珠子狡黠地笑着。她蹲在我前面，手里拿了细纸条，头发还蓬乱着。

"坏东西！"擦了擦鼻子，打了个哈欠。

"你在这儿睡了一晚上吗？"

"床上不是给你睡去了吗？"

"衣服是你给我脱的吗？"

"我解了五十多颗扣子呢！"

"为什么不替我把短裤和 Corset 也脱了，给我换上睡衣呢？你瞧，不是很容易的吗？在这儿一解就行了。害我一晚上没睡舒服。"

"换了别人早就给你脱了。你看，我是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的。"

"亲爱的！"忽然捧了我的脸，吻了一下，叫我把眼皮闭上，便又睡熟咧。再醒回来时便不见了她。

晚上回来，袋里的钥匙怎么也摸不到，便叫侍者开了门。房间里铺满了一地月光，窗纱是那么地皎洁，窗是一个静静的星空，床

那儿黑得可爱。也不想开灯，换了睡衣，在黑儿里边抽了支烟，看得着月光移到床上去，照得半床青。走到床边，躺下了，一只手伸到里床去拉被，不料却触在一个人的身上，给吓得直跳起来，却给她把一只胳膊拉住了。黑儿里是一个窗纱那么皎洁的人体，没有Corset也没有短裤。

“今天没喝醉，在这儿等了好久了。”

“早上是你把我的钥匙拿去的吗？”

我又躺了下去，昨天的酒又从下部冒了起来。

三

吃了早饭，坐在窗前看报的时候，忽然接到了一个女子声音的电话。“大概又是离婚案件吧？”——那么地想着拿了电话筒。

“袁律师公馆。”

“吓死我了，袁律师公馆！”

“你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

我听出来了，是Craven“A”的清脆的，带着橙子香的声音。

“你吗？”

“为什么不来看我？”

“唔……我……”我真的有点儿忘了她了，因为近来刚接到了三件争遗产的大讼案，实在忙得不得了。

“别唔呀我的，马上就来！”

“在电话筒里给我个吻，我就来。”

电话筒里啧的一声儿，接着就是笑声，一面儿便断了；我再讲话时，那边儿已经没了人。

（嘖嘖嘖嘖嘖）

这声音雷似的在我脑子里边哄闹着，我按着她写给我的地址，走到法租界很荒僻的一条马路上。找到五十八号，是一座法国式的小屋子，上去按了按铃。右边一排窗里的一扇，打开了，从绿窗帷里探出一颗脑袋来。

“咪……！”学着猫叫，冲着我喷了口烟。

我走到窗口，她却在绿窗帷后面消隐了。爬在窗外，我喊：“慧娴！”

“咪……！”她却亭亭地站在门口，穿着西服，圆领子给晨风吹了起来。

走到门口，她便拉着我的手，非常高兴地跳到里边客室里去。很简单的陈设，一张长沙发，两张软椅，一只圆桌，一个壁炉，一张小儿，一只坐垫放在地上，一架无线电播音机，一只白猫躺在壁炉前的瓷砖上，热得伸着舌尖。从绿窗帷里漏进一丝太阳光来，照在橱钟的腿上。这是一个静寂的六月的早晨。我坐到软椅上：

“你好吗？快乐吗？”

她把坐垫拿过来，孩子似地坐在我脚下，抬着脑袋，鹦鹉似的说着话：“真是寂寞呢。又是夏天，那么长的夏天！你瞧，全出去了，我独自个儿在家里抽着烟。寂寞啊！我时常感到的。你也有那种感觉吗？一种切骨的寂寞，海那样深大的，从脊椎那儿直透出来，不是眼泪或是太息所能洗刷的，爱情友谊所能抚慰的——我怕它！我觉得自家儿是孤独地站在地球上面，我是被从社会切了开来的。那样的寂寞啊！我是老了吗？还只二十岁呢！为什么我会有那种孤独感，那种寂寞感？”

“所以你有了这许多Gigolo吗？”

“Gigolo？是的，我有许多。你瞧！”把桌子上的一本贴照簿拿给我，便跑着去啦。

打开那本厚厚的贴照簿，全是在阔领带上笑着的男子。我正在翻。她拿着只精致的小银箱，一杯鲜桔水，一盒糖跑来了："你瞧，这小银箱里的东西。"银箱里是手帕和信札，在那褪色的绢上和陈旧的纸上有些血画的心，和血写的字。"这许多人！有的说，要是我再不爱他的话，他要自杀了，有的说预备做独身汉，有的预备憎恨着天下所有的女子。……可是要自杀的到现在还健康地活着，到处跟人家说：'那么Cheap的！值得为了她自杀吗？'预备做独身汉的却生了子女，预备做女性憎恨者的却在疯狂地追求着女性，一面却说：'我从前爱错了，会去爱上了那么Cheap的一个女子！'男子全是有一张说谎的嘴的，他们倒知道轻视我！他们不是找不到女朋友的时候，不会来找我的。说我玩弄他们——他们是真的爱我不成？屁！……那么的寂寞啊！只有揪着头发，默默地坐着，抽着烟。"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枕在我膝盖上，撅的嘴。

"好孩子，我还是爱着你呢！"抚着她的头发。

"我不信。"忽然回过脑袋来，跪在地上看着我，扯着我的领子："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

她便竖直了身子，胳膊围着我的脖子，把我的脑袋拉下去："真的吗？"把身子全挂在我的脖子上面，摇着我的肩膀："可是真的吗？真的吗！"

轻轻地在她嘴上吻了一下："真的！"

她一动不动地，紧紧地看着我的眼珠子。

"你不信吗？"

她放了手，忽然断了气似的，坍到我腿上，脊梁靠着我的膝盖："我不信。他们说我Cheap！Cheap！他们说我Cheap！"青色的寂寞从她脸上浮过，不再做声了，像睡熟了似的。

她的腿伸在前面，脚下的两只黑嘴白海鸥，默默地。

我懂得这颗寂寞的心的。

《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从她嘴里，又像是从海鸥的嘴里漏了出来，太息似地。

没有人怜惜她颊上的残红，
没有人为了她的太息而太息！

四

为了解决三件争遗产的大讼案，我忙了一个多礼拜，又到南京去了一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车站上打了个电话给她，想告诉她我回来后就去看她。下料打了五个电话，那边老说是姓夏，末了一个，我把她的电话号码说出来，问是不是这个号码。

“是的。是三八九二五。”

“是法租界姓余的吗？”

那边过了一回才说道：“是的，你找谁？”

“我找慧娴。对不起，烦你去请你们的小姐来听电话。”

“我们这儿没这么个人的。”便断的。

当时，我因为急着搭车，也没再打。从南京回来后，我在房间里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封信，是大前天寄出的邮戳，拆开来时，里边是一把钥匙，和一张很小的素笺。

黑猫：

我去了。我相信世上大概只有你一个人还会记着我吧！

Crave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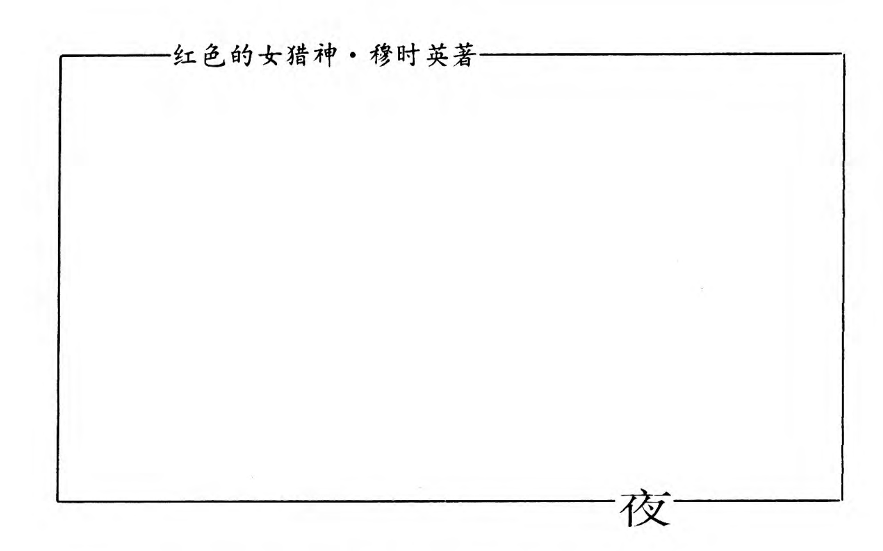
我坐下来，在桌上拿了支Craven“A”抽着，从烟雾里飘起了一个影子，一个疲倦的，寂寞的，半老的妇人的影子。

这是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地开着；

抽完了烟，我便把那把钥匙放到一只藏纪念物的小匣子里边。我预备另外再配一把钥匙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写。

（选自《公墓》，1933 年 6 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夜

哀愁也没有，欢喜也没有——情绪的真空。

可是，哪儿去哪？

江水哗啦哗啦地往岸上撞，撞得一嘴白沫子的回去了。夜空是暗蓝的，月亮是大的，江心里的黄月亮是弯曲的，多角形的。从浦东到浦西，在江面上，月光直照几里远，把大月亮拖在船尾上，一只小舢板在月光上驶过来了，摇船的生着银发。

江面上飘起了一声海关钟。

风吹着，吹起了水手服的领子，把烟蒂儿一弹弹到水里。

五月的夜啊，温柔的温柔的……

老是这么的从这口岸到那口岸，歪戴着白水手帽，让风吹着领子，摆着大裤管，夜游神似地，独自个儿在夜的都市里踱着。古巴的椰子林里听过少女们叫卖椰子的歌声，在马德里的狭街上瞧披绣巾的卡门黑鬓上的红花，在神户的矮屋子里喝着菊子夫人手里的茶，可是他是孤独的。

一个水手，海上的吉普西。家在哪儿哪？家啊！

去吧？便走了，懒懒地。行人道上一对对的男女走着，街车里一个小个子的姑娘坐在大水手的中间，拉车的堆着笑脸问他要不要玩姑娘，他可以拉他去……

哀愁也没有，欢喜也没有——情绪的真空。

真的是真空吗？

喝点儿酒吧；喝醉了的人是快乐的——上海不是快乐的王国吗？

一拐弯走进了一家舞场。

酒精的刺激味，侧着肩膀顿着脚的水手的舞步，大鼓呼呼的敲着炎热南方的情调，翻在地上的酒杯和酒瓶，黄澄澄的酒，浓冽的色情，……这些熟悉的，亲切的老朋友们啊。可是那粗野的醉汉的笑声是太响着点儿了！

在桌上坐下了，喝着酒。酒味他是知道的，像五月的夜那么地醉人。大喇叭反覆地吹着：

> 我知道有这么一天，
> 我会找到她，找到她，
> 我流浪梦里的恋人。

舞着的人像没了灵魂似的在音乐里溶化了。他也想溶化在那里边儿，可是光觉得自家儿流不到那里边儿去，只是塑在那儿，因为他有了化石似的心境和情绪的真空。

> 有几个姑娘我早就忘了，
> 忘了她像黄昏时的一朵霞；
> 有几个还留在我记忆里，——
> 在水面，在烟里，在花上，
> 她老对我说：

"瞧见没？我在这里。"

因为他有了化石似的心境和情绪的真空，因为他是独自个儿喝着酒，因为独自个儿喝着酒是乏味的，因为没一个姑娘伴着他……

右手那边儿桌上有个姑娘坐在那儿，和半杯咖啡一同地。穿着黑褂子，束了条阔腰带，从旁边看过去，她有个高的鼻子，精致的嘴角，长的眉梢和没有擦粉的脸，手托着下巴颏儿，憔悴地。她的头发和鞋跟是寂寞的。

狠狠的抽了口烟，把烫手的烟蒂儿弹到她前面，等她回过脑袋来便像一个老练家似地，大手指一抹鼻翅儿，跟她点了点脑袋：

"Hello baby."

就站起来走过去，她只冷冷地瞧着他，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眼珠子是饱满了风尘的，嘴唇抽多了烟，歪着点儿。

"独自个儿吗？"

不作声，拿起咖啡来喝了点儿。从喝咖啡的模样儿看来她是对于生，没有眷恋，也没有厌弃的人。可是她的视线是疲倦的。

"在等谁呢？"

一边掏出烟来，递给她一枝。她接了烟，先不说话，点上了烟，抽了一口，把烟喷出来，喷灭了火柴，一边折着火柴梗，一边望着手里的烟卷儿，慢慢儿的：

"等你那么的一个男子哪。"

"你瞧着很寂寞的似的。"

"可不是吗？我老是瞧着很寂寞的。"淡淡的笑了一笑，一下子那笑劲儿便没了。

"为什么呢？这里不是有响的笑声和太浓的酒吗？"

她只从烟里边望着他。

"还有太疯狂的音乐呢！可是你为什么瞧着也很寂寞的！"

他只站了起来拉了她，向着那只大喇叭，舞着。

舞着：这儿有那么多的人，那么煊亮的衣服，那么香的威士忌，那么可爱的娘儿们，那么温柔的旋律，谁的脸上都带着笑劲儿，可是那笑劲儿像是硬堆上去的。

一个醉鬼猛的滑了一交，大伙儿哄的笑了起来。他刚爬起来，又是一交摔在地上。扯住了旁人的腿，抬起脑袋来问：

“我的鼻子在哪儿？”

他的伙伴把他拉了起来，他还一个劲儿嚷鼻子。

他听见她在怀里笑。

“想不到今儿会碰到你的，找你那么的姑娘找了好久了。”

“为什么找我那么的姑娘呢？”

“我爱憔悴的脸色，给许多人吻过的嘴唇，黑色的眼珠子，疲倦的神情……”

“你到过很多的地方吗？”

“有水的地方我全到过，哪儿都有家。”

“也爱过许多女子了吧？”

“可是我在找着你那么的一个姑娘哪。”

“所以你瞧着很寂寞的。”

“所以你也瞧着很寂寞的。”

他抱紧了点儿，她贴到他身上，便抬起脑袋来静静地瞧着他。他不懂她的眼光。那透明的眼光后边儿藏着大海的秘密，二十年的流浪。可是他爱那种眼光，他爱他自家儿明白不了的东西。

回到桌子上，便隔着酒杯尽瞧着她。

“你住哪儿？”

“你问他干吗！”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问他干吗！我的名字太多了。”

“为什么全不肯告诉我？”

“过了今晚上我们还有会面的日子吗？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就得啦，何必一定要知道我是谁呢！”

我知道有这么一天，
我会找到她；找到她，
我流浪梦里的恋人。

他一仰脖子干了一杯，心境也爽朗起来啦。真是可爱的姑娘啊。猛的有谁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伙计，瞧见我的鼻子没有？”原来是那醉鬼。

“你的鼻子留在家里了，没带出来。”酒还在脖子那儿，给他一下子拍得咳嗽起来了。

“家？家吗？”猛的笑了起来，瞧着那姑娘，一伸手，把她的下巴颏儿一抬：“你猜我的家在哪儿？”

她懒懒的把他的手拉开了。

“告诉我，我的家在我的鼻子里边，今儿我把鼻子留在家里，忘了带出来了。”

他的伙伴刚跑过来想拉他回去，听他这么一说就笑开啦。左手那边儿桌上一个姑娘叫他逗得把一口酒全喷了。她却抬起脑袋来望着他，怜悯地，像望着一个没娘的孩子似的。他腿一拐，差点儿倒了下去，给他的伙伴扶住了。

“咱们回去吧。”

“行。再会！”手摆了一下，便——“我要回去了，回家去了，回家去啊！”那么地唱着，拍着腿跑到舞着的人们里边去啦，老撞在人家身上，撞着了就自家儿吆喝着口令，立正，敬礼。一回儿便混到那边儿不见啦，可是他的嗓子还尽冒着，压低了大喇叭压低了笑声。

“我要回去了，回家去了，回家去啊，”单调的，粗鲁的，像坏了的留声机似的响着。

她轻轻地太息了一下。

"都是没有家的人啊!"

家在哪儿哪！家啊!

喇叭也没有,笛子也没有,铜钹也没有,大鼓也没有,一只小提琴独自个儿的低低地奏着忧郁的调子。便想起了那天黄昏,在夏威夷靠着椰子树,拉着手风琴看苍茫的海和模糊的太阳。

又是一声轻轻的太息,她不知怎么的会显着一种神经衰弱症患者的,颓丧的可是快慰的眼光。可是一回儿便又是一张冷冷的他明白不了的脸啦。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的。"

"我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似的,可是想不起来了。"

便默着喝酒。一杯,两杯,三杯……酒精解不了愁的日子是有的。他的脸红了起来,可是他的心却沉重起来了。

"可以快乐的时候,就乐一会儿吧。"

她猛的站了起来,一只手往他肩上一搁,便活泼地退到中间那片地板上,走了几步,一回身,胳臂往腰里一插,异样地向他一笑,扮了个鬼脸,跳起 tango 来啦。悉悉地接着转了几个身,又回到他怀里,往后一弯腰,再往外转过身子去,平躺在他胳臂上,左手攀着他的胸子。

缓慢的大鼓咚咚咚地。

她猛的腿一软,脑袋靠到他胸部,笑着。

"我醉了。"

"找个地方儿睡去吧。"

她已经全身靠在他身上了,越来越沉重咧。走到门外,她的眼皮儿就阖上了,嘴上还挂着笑劲儿。在五月的夜风里,她的衣服是单薄的。可是五月的夜啊,温柔的,……温柔的。

街上没有一个人,默默地走着,走着。

到一家旅馆里,把她放到床上,灭了灯,在黑暗里边站到窗前

抽着烟。月光从窗口流进来，在地上，像一方块的水。蔚蓝的烟一圈圈的飞到窗外，慢慢儿的在夜色里淡了，没了。

“给我支烟吧。”

拿了支烟给她，她点上了也喷起烟来啦。烟蒂儿上红的火闪耀着。平躺在床上，把胳臂垫在脑袋下面，脸苍白着。

他走到床前，一只脚踏在床上，尽瞧着她，她只望着天花板。他把在嘴里吸着的烟蒂儿吐在地上，把她抱了起来，一声儿不言语地凑到她嘴上吻着。他在自家儿的脸下瞧见了一双满不在乎的眼珠子，冷冷的。她把他的脸推开了，抽了口烟，猛的笑了起来，拿了烟蒂儿，拖着他的耳朵把一口烟全喷在他嘴里了。拍一下他的脸。他抱着她走到镜子前面，在镜上呵了口气，就在那雾气上面用手指划了颗心。她也呵了口气，也划颗心，再划支箭把那两颗心串在一块儿。再掏出擦脸的粉来给添在上面，一顺手就抹了他一脸。

“Big baby!”

说着笑，抱住了他的脖子，把脸贴着他的，两条腿在他胳臂上乱颠。猛的他觉得自家儿的脸上湿了起来。瞧她时，却见眼珠子给泪蒙住了。

“怎么啦?”

“你明儿上哪去?”

“我自家儿也不知道。得随船走。”

“可是讲他干吗? 明天是明天!”

泪珠后边儿透着笑劲儿，吻着他，热情地。

他醒了回来，竖起了身子，瞧见睡在旁边儿的那姑娘，想起昨晚上的事了。两只高跟儿鞋跌在床前。瞧手表，表没卸下来，弄停啦。

他轻轻地爬下床来，抽着烟穿衣服。把口袋里钱拿出来，放一半在她枕头边。又放了几支烟，一回头瞧见了那镜子，那镜子上的两颗心和一支箭，便把还有一半钱也放下了，她却睁开了眼来。

“走了吗?”

他点了点头。

她望着他,还是那副憔悴的,冷冷的神情。

“你怎么呢?”

“我不知道。”

“你以后怎么着呢?”

“我不知道。”

“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吗?”

“我不知道。”

便点上了烟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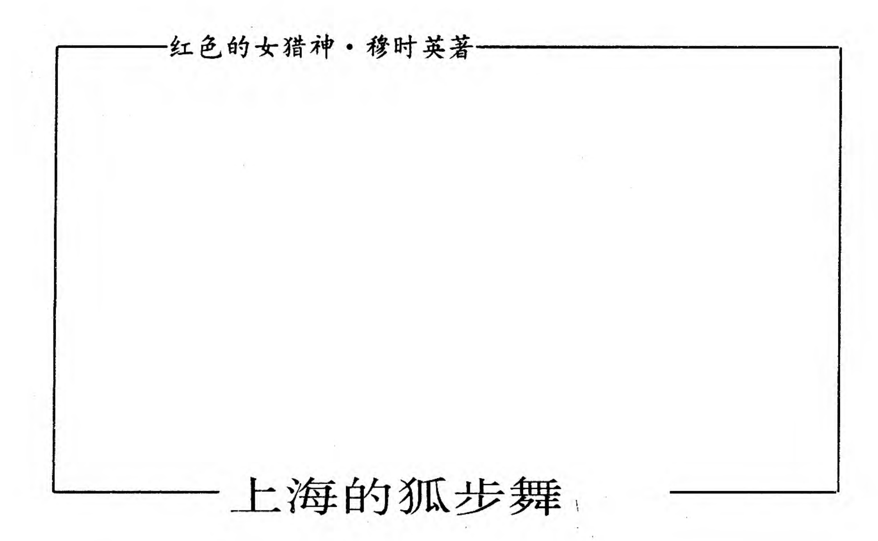
“再会吧。”

她太息了一下,说道:“记着我的名字吧,我叫茵蒂。”

他便走了,哼着:

我知道有这样一天,
我会找到你,找到你,
我流浪梦里的姑娘!

(选自《公墓》,1933年6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上海的狐步舞

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沪西,大月亮爬在天边,照着大原野。浅灰的原野,铺上银灰的月光,再嵌着深灰的树影和村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铁轨画着弧线,沿着天空直伸到那边儿的水平线下去。

林肯路。(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

拎着饭篮,独自个儿在那儿走着,一只手放在裤袋里,看着自家儿嘴里出来的热气慢慢儿的飘到蔚蓝的夜色里去。

三个穿黑绸长褂,外面罩着黑大褂的人影一闪。三张在呢帽底下只瞧得见鼻子和下巴的脸遮在他前面。

“慢着走,朋友!”

“有话尽说。朋友!”

“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今儿不是咱们有什么跟你过不去,各为各的主子,咱们也要吃口饭,回头您老别怨咱们不够朋友。明年今儿是你的周年,记着!”

"笑话了！咱也不是那么不够朋友的——"一扔饭篮，一手抓住那人的枪，就是一拳过去。

碰！手放了，人倒下去，按着肚子。碰！又是一枪。

"好小子！有种！"

"咱们这辈子再会了，朋友！"

"黑绸长裙"把呢帽一推，叫搁在脑杓上，穿过铁路，不见了。

"救命！"爬了几步。

"救命！"又爬了几步。

嘟的吼了一声儿，一道弧灯的光从水平线底下伸了出来。铁轨隆隆地响着，铁轨上的枕木像蜈蚣似地在光线里向前爬去，电杆木显了出来，马上又隐没在黑暗里边，一列"上海特别快"突着肚子，达达达，用着狐步舞的拍，含着颗夜明珠，龙似地跑了过去，绕着那条弧线。又张着嘴吼了一声儿，一道黑烟直拖到尾巴那儿，弧灯的光线钻到地平线下，一回儿便不见了。

又静了下来。

铁道交通门前，交错着汽车的弧灯的光线，管交通门的倒拿着红绿旗，拉开了那白脸红嘴唇，带了红宝石耳坠子的交通门。马上，汽车就跟着门飞了过去，一长串。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地，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的腿的行列。沿着那条静悄的大路，从住宅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地，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处的灯光。

汽车在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叭叭的拉着喇叭。刘有德先生的西瓜皮帽上的珊瑚结子从车门里探了出来，黑毛葛背心上两只小口袋里挂着的金表练上面的几个小金镑钉当地笑着，把他送出车外，送到这屋子里。他把半段雪茄扔在门外，走到客室里，刚坐下，楼梯的地毡上响着轻捷的鞋跟，嗒嗒地。

"回来了吗？"活泼的笑声，一位在年龄上是他的媳妇，在法律

上是他的妻子的夫人跑了进来，扯着他的鼻子道。

“快！给我签张三千块钱的支票。”

“上礼拜那些钱又用完了吗？”

不说话，把手里的一叠帐交给他，便拉他的蓝缎袍的大袖子往书房里跑，把笔送到他手里。

“我说……”

“你说什么？”堵着小红嘴。

瞧了她一眼便签了。她就低下脑袋把小嘴凑到他大嘴上。“晚饭你独自个儿吃吧，我和小德要出去。”便笑着跑了出去，碰的阖上门。他掏出手帕来往嘴上一擦，麻纱手帕上印着tangee。倒像我的女儿呢，成天的缠着要钱。

“爹！”

一抬脑袋，小德不知多咱溜了进来，站在他旁边，见了猫的耗子似的。

“你怎么又回来啦？”

“姨娘打电话叫我回来的。”

“干吗？”

“拿钱。”

刘有德先生心里好笑，这娘儿俩真有他们的。

“她怎么会叫你回来问我要钱？她不会要不成？”

“是我要钱。姨娘叫我伴她去玩。”

忽然门开了，“你有现钱没有？”刘颜蓉珠又跑了进来。

“只有……”

一只刚用过蔻丹的小手早就伸到他口袋里把皮夹拿了出来！红润的指甲数着钞票：一五，一十，二十……三百。“五十留给你，多的我拿去了。多给你晚上又得不回来。”做了个媚眼，拉了她法律上的儿子就走。

儿子是衣架子，成天地读着给gigolo看的时装杂志，把烫得有

粗大明朗的折纹的褂子穿到身上，领带打得在中间留了个涡，拉着母亲的胳膊坐到车上。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地，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的腿的行列。沿着那条静悄的大路，从住宅区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地，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女的灯光。

开着一九三二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一九八零年的恋爱方式。深秋的晚风吹来，吹动了儿子的领子，母亲的头发，全有点儿觉得凉。法律上的母亲偎在儿子的怀里道：

"可惜你是我的儿子。"嘻嘻地笑着。

儿子在父亲吻过的母亲的小嘴上吻了一下，差点儿把车开到行人道上去啦。

Neon light 伸着颜色的手指在蓝墨水似的夜空里写着大字。一个英国绅士站在前面，穿了红的燕尾服，挟着手杖，那么精神抖擞地在散步。脚下写着："Johnny Walker : Still Going Strong ."路旁一小块草地上展开了地产公司的乌托邦，上面一个抽吉士牌的美国人看着，像在说："可惜这是小人国的乌托邦；那片大草原里还放不下我的一只脚呢？"

汽车前显出个人的影子，喇叭吼了一声儿，那人回过脑袋来一瞧，就从车轮前溜到行人道上去了。

"蓉珠，我们上哪去？"

"随便哪个 cabaret 里去闹个新鲜吧；礼查，大华我全玩腻了。"

跑马厅屋顶上，风针上的金马向着红月亮撒开了四蹄。在那片大草地的四周泛滥着光的海，罪恶的海浪，慕尔堂浸在黑暗里，跪着，在替这些下地狱的男女祈祷，大世界的塔尖拒绝了忏悔，骄傲地瞧着这位迂牧师，放射着一圈圈的灯光。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 saxophone 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

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

舞着：华尔滋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站在华尔滋旋律上飘飘地，飘飘地。

儿子凑在母亲的耳朵旁说："有许多话是一定要跳着华尔滋才能说的，你是顶好的华尔滋的舞侣——可是，蓉珠，我爱你呢！"

觉得在轻轻地吻着鬓脚，母亲躲在儿子的怀里，低低的笑。

一个冒充法国绅士的比利时珠宝掮客，凑在电影明星殷芙蓉的耳朵旁说："你嘴上的笑是会使天下的女子妒忌的——可是，我爱你呢！"

觉得轻轻地在吻着鬓脚，便躲在怀里低低地笑，忽然看见手指上多了一只钻戒。

珠宝掮客看见了刘颜蓉珠，在殷芙蓉珠的肩上跟她点了点脑袋，笑了一笑。小德回过身来瞧见了殷芙蓉也gigolo地把眉毛扬了一下。

舞着，华尔滋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践在华尔滋上面，飘飘地，飘飘地。

珠宝掮客凑在刘颜蓉珠的耳朵旁，悄悄的说："你嘴上的笑是会使天下的女子妒忌的——可是，我爱你呢！"

觉得轻轻地在吻着鬓脚，便躲在怀里低低地笑，把唇上的胭脂印到白衬衫上面。

小德凑在殷芙蓉的耳朵旁，悄悄地说："有许多话是一定要跳着华尔滋才能说的，你是顶好的华尔滋的舞侣——可是，芙蓉，我爱你呢！"

觉得在轻轻地吻着鬓脚，便躲在怀里，低低地笑。

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椅子是凌乱的，可是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翡翠坠子拖到肩上，伸着的胳膊。女子的笑脸和男子的衬衫的白领。男子的脸和蓬松的头发。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飘荡的袍角，飘荡的裙子，当中是一片光滑的地板。呜呜地冲着人家嚷，那只 saxophone 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

推开了玻璃门，这纤弱的幻景就打破了。跑下扶梯，两溜黄包车停在街旁，拉车的分班站着，中间留了一道门灯光照着的路，争着"Ricksha ?"奥斯汀孩车，爱山克水，福特，别克跑车，别克小九，八汽缸，六汽缸……大月亮红着脸蹒跚地走上跑马厅的大草原上来了。街角卖《大美晚报》的用卖大饼油条的嗓子嚷：

" Evening Post ！"

电车当当地驶进布满了大减价的广告旗和招牌的危险地带去。脚踏车挤在电车的旁边瞧着也可怜。坐在黄包车上的水兵挤箍着醉眼，瞧准了拉车的屁股踹了一脚便哈哈地笑了。红的交通灯，绿的交通灯，交通灯的柱子和印度巡捕一同地垂直在地上。交通灯一闪，便涌着人的潮，车的潮。这许多人，全像没了脑袋的苍蝇似的！一个 fashion model 穿了她铺子里的衣服来冒充贵妇人。电梯用十五秒钟一次的速度，把人货物似地抛到屋顶花园去。女秘书站在绸缎铺的橱窗外面瞧着全丝面的法国 crepé，想起了经理的刮得刀痕苍然的嘴上的笑劲儿。主义者和党人挟了一大包传单踱过去，心里想，如果给抓住了便在这里演说一番。蓝眼珠的姑娘穿了窄裙，黑眼珠的姑娘穿了长旗袍儿，腿股间有相同的媚态。

街旁，一片空地里，竖起了金字塔似的高木架，粗壮的木腿插在泥里，顶上装了盏弧灯，倒照下来，照到底下每一条横木板上的人。这些人吆喝着："嗳嗳呀！"几百丈高的木架顶上的木桩直坠下来，碰！把三抱粗的大木柱撞到泥里去，四角上全装着弧灯，强烈的

光探照着这片空地。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堆。人扛着大木柱在沟里走，拖着悠长的影子。在前面的脚一滑，摔倒了，木柱压到脊梁上。脊梁断了，嘴里哇的一口血……弧灯……碰！木桩顺着木架又溜了上去……光着身子在煤屑路滚铜子的孩子……大木架顶上的弧灯在夜空里像月亮……捡煤渣的媳妇……月亮有两个……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没有了。

死尸给搬了开去。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还有一堆他的血。在血上，铺上了士敏土，造起了钢骨，新的饭店造起来了！新的舞场造起来了！新的旅馆造起来了！把他的力气，把他的血，把他的生命压在底下，正和别的旅馆一样地，和刘有德先生刚在跨进去的华东饭店一样地。

华东饭店里——

二楼：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

三楼：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

四楼：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

电梯把他吐在四楼，刘有德先生哼着《四郎探母》踏进了一间响有骨牌声的房间，点上了茄立克，写了张局票，不一回，他也坐到桌旁，把一张中风，用熟练的手法，怕碰伤了它似地抓了进，一面却："怎么一张好的也抓不进来，"一副老抹牌的脸，一面却细心地听着因为不束胸而被人家叫做沙利文面包的宝月老八的话："对不起，刘大少，还得出条子，等回儿抹完了牌请过来坐。"

"到我们家坐坐去哪！"站在街角，只瞧得见黑眼珠子的石灰

脸，躲在建筑物的阴影里，向来往的人喊着，拍卖行的伙计似地；老鸦尾巴似的拖在后边儿。

“到我们家坐坐去哪！”那张瘪嘴说着，故意去碰在一个扁脸身上。扁脸笑，瞧了一瞧，指着自家儿的鼻子，探着脑袋：“好寡老，碰大爷？”

“年纪轻轻，朋友要紧！“瘪嘴也笑。

“想不到我这印度小白脸儿今儿倒也给人家瞧上咧，”手往她脸上一抹，又走了。

旁边一个长头发不刮胡须的作家正在瞧着好笑，心里想到了一个题目：第二回巡礼——都市黑暗面检阅 sonata；忽然瞧见那瘪嘴的眼光扫到自家儿脸上来了，马上就慌慌张张的往前跑。

石灰脸躲在阴影里，老鸦尾巴似地拖在后边儿——躲在阴影里的石灰脸，石灰脸，石灰脸……

（作家心里想：）

第一回巡礼赌场第二回巡礼街头娼妓第三回巡礼舞场第四回巡礼再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艺月刊》第一句就写大马路北京路野鸡交易所……不行——

有人拉了拉他的袖子：“先生！”一看是个老婆儿装着苦脸，抬起脑袋望着他。

“干吗？”

“请您给我看封信。”

“信在哪儿？”

“请您跟我到家里去拿，就在这胡同里边。”

便跟着走。

中国的悲剧这里边一定有小说资料一九三一年是我的年代了《东方小说》《北斗》每月一篇单行本日译本俄译本各国译本都出版诺贝尔奖金又伟大又发财……

拐进了一条小胡同，暗得什么都看不见。

"你家在哪儿?"

"就在这儿,不远儿,先生。请您看封信。"

胡同的那边儿有一支黄路灯,灯下是个女人低着脑袋站在那儿。老婆儿忽然又装着苦脸,扯着他的袖子道:"先生,这是我的媳妇。信在她那儿。"走到女人那地方儿,女人还不抬起脑袋来。老婆儿说:"先生,这是我的媳妇。我的儿子是机器匠,偷了人家东西,给抓进去了,可怜咱们娘儿们四天没吃东西啦。"

(可不是吗那么好的题材技术不成问题她讲出来的话意识一定正确的不怕人家再说我人道主义咧……)

"先生,可怜儿的,你给几个钱,我叫媳妇陪你一晚上,救救咱们两条命!"

作家愣住了。那女人抬起脑袋来,两条影子拖在瘦腮帮儿上,嘴角浮出笑劲儿来。

嘴角浮出笑劲儿来。冒充法国绅士的比利时珠宝掮客凑在刘颜蓉珠的耳朵旁,悄悄地说:"你嘴上的笑是会使天下的女子妒忌的——喝一杯吧。"

在高脚玻璃杯上,刘颜蓉珠的两只眼珠子笑着。

在别克里,那两只浸透了 cocktail 的眼珠子,从外套的皮领上笑着。

在华懋饭店的走廊里,那两只浸透了 cocktail 的眼珠子,在披散的头发边上笑着。

在电梯上,那两只眼珠子在紫眼皮下笑着。

在华懋饭店七层楼上一间房间里,那两只眼珠了,在焦红的腮帮儿上笑着。

珠宝掮客在自家儿的鼻子底下发现了那对笑着的眼珠子。

笑着的眼珠子!

白的床巾!

喘着气……

喘着气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

床巾:溶了的雪。

"组织个国际俱乐部吧!"猛的得了这么个好主意,一面淌着细汗。

淌着汗,在静寂的街上,拉着醉水手往酒排间跑。街上,巡捕也没有了,那么静,像个死了的城市。水手的皮鞋搁到拉车的脊梁盖儿上面,哑嗓子在大建筑物的墙上响着:

啦得儿……啦得——

　啦得儿

　　啦得……

拉车的脸上,汗冒着;拉车的心里,金洋钱滚着,飞滚着。醉水手猛的跳了下来,跌到两扇玻璃门后边儿去啦。

"Hullo, Master! Master!"

那么地嚷着追到门外。印度巡捕把手里的棒冲着他一扬,笑声从门缝里挤出来,酒香从门缝里挤出来,Jazz从门缝里挤出来……拉车的拉了车杠,摆在他前面的是十二月的江风,一个冷月,一条大建筑物中间的深巷。给扔在欢乐外面,他也不想到自杀,只"妈妈的"骂了一声儿,又往生活里走去了。

空去了这辆黄包车,街上只有月光啦。月光照着半边街,还有半边街浸在黑暗里边,这黑暗里边蹲着那家酒排,酒排的脑门上一盏灯是青的,青光底下站着个化石似的印度巡捕。开着门又关着门,鹦鹉似的说着:

"Good bye, Sir."

从玻璃门里走出个年青人来,胳膊肘上挂着条手杖。他从灯光下走到黑暗里,又从黑暗里走到月光下面,太息了一下,悉悉地向前走去,想到了睡在别人床上的恋人,他走到江边,站在栏杆旁边发怔。

东方的天上,太阳光,金色的眼珠子似地在乌云里睁开了。

在浦东，一声男子的最高音：

“嗳……呀……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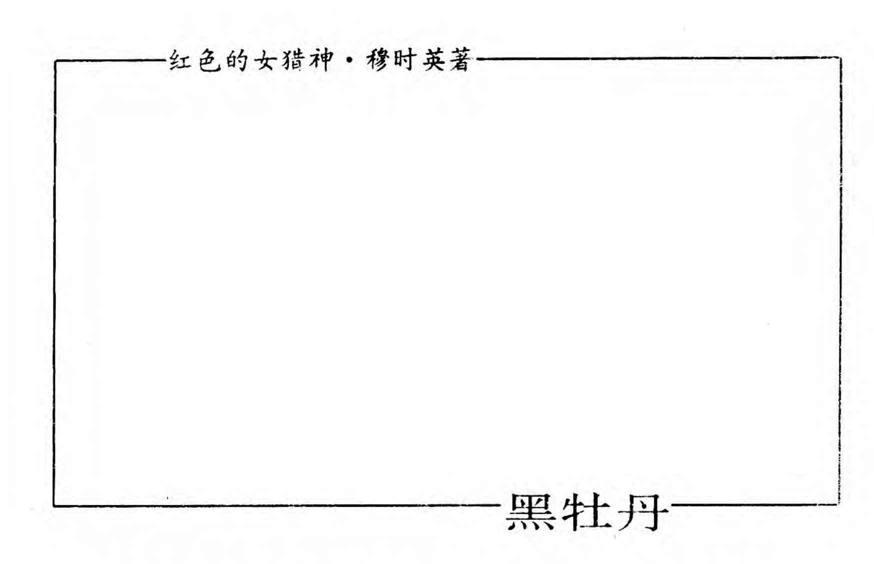
直飞上半天，和第一线的太阳光碰在一起。接着便来了雄伟的合唱。睡熟了的建筑物站了起来，抬着脑袋，卸了灰色的睡衣，江水又哗啦哗啦的往东流，工厂的汽笛也吼着。

歌唱着新的生命，夜总会里的人们的命运！

醒回来了，上海！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选自《现代》，第2卷第1期）



黑牡丹

"我爱那个穿黑的，细腰肢高个儿的，"话从我的嘴里流出去，玫瑰色的混合酒从麦秆里流到我嘴里来，可是我的眼光却流向坐在我前面的那个舞娘了。

她鬓脚上有一朵白的康纳馨，回过脑袋来时，我看见一张高鼻子的长脸，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纳馨底下，长睫毛，嘴唇软得发腻，耳朵下挂着两串宝塔形的耳坠子，直垂到肩上——西班牙风呢！可是我并不是爱那些东西，我是爱她坐在那儿时，托着下巴，靠在几上的倦态，和鬓脚那儿的那朵憔悴的花，因为自个儿也是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着的人。

音乐一起来，舞场的每一个角上，都有人抢着向她走来，忽然从我后边儿钻出了一个穿了晚礼服的男子，把她拉着舞到大伙儿里边去了。她舞着，从我前面过去，一次，两次……在浆褶的衬衫上贴着她的脸，俯着脑袋，疲倦地，从康纳馨旁边看着人。在蓝的灯下，那双纤细的黑缎高跟儿鞋，跟着音符飘动着，那么梦幻地，像是天边的一道彩虹下边飞着的乌鸦似地。第五次从我前面舞着过去

的时候,“尼亚波立登之夜”在白的灯光里消逝了。我一只眼珠子看见她坐下来,微微地喘着气,一只眼珠子看见那“晚礼服”在我身旁走过,生硬的浆褶褶衬衫上有了一点胭脂,在他的胸脯上红得——红得像什么呢?只有在吃着 cream 的时候,会有那种味觉的。

我高兴了起来,像说梦话似地:“我爱这穿黑的,她是接在玄狐身上的牡丹——动物和静物的混血儿!”

她是那么地疲倦,每一次舞罢回来,便托着腮靠在几上。

嘴里的麦秆在酒里浸松了,钓鱼杆上的线似地浮到酒面来的时候,我抢到了她:她的脑袋在我的胸前俯着,她的脸贴着我的衬衫。她嘴唇上的胭脂透过衬衫直印到我的皮肤里——我的心脏也该给染红了。

“很疲倦的样子,”我俯下脑袋去,在宝塔形的耳坠子上吹嘘着。

耳坠子荡着……风吹着宝塔上风铃的声音。在我的脸下,她抬起她的脸来,瞧着我。那么妖气的,疲倦的眼光!SOS!SOS!再过十秒钟,我要爱上了那疲倦的眼光了。

“为什么不说话呢?”

“很疲倦的样子。”

“坐到我桌上来吧。”

跳完了那支曲子,她便拿了手提袋坐到我的桌上。

“那么疲倦的样子!”

“还有点儿感冒呢。”

“为什么不在家里休息一天呢?”

“卷在生活的激流里,你知道的,喘过口气来的时候,已经沉到水底,再也浮不起来了。”

“我们这代人是胃的奴隶、肢体的奴隶……都是叫生活压扁了的人啊!”

“譬如我。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那么深深地浸在奢侈里，抓紧着生活，就在这奢侈里，在生活里我是疲倦了。——”

“是的，生活是机械地，用全速度向前冲刺着，我们究竟是有机体啊！……”

“总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来的。”

“总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来的。”

“你也是很疲倦了的人啊！”

“从哪儿看出来的？”

“从你笑的样子。”

“我们都该找一个好的驿站休息一下咧。”

“可不是吗？”

她太息了一下。

我也抽着烟。

她也抽着烟。

她手托着下巴。

我脊梁靠着椅背。

我们就那么地坐到下半夜；舞场散了的时候，和那些快乐的人们一同走到吹着暮春的晨风的街上，她没问我的姓名，我也没问她的。可是我却觉得，压在脊梁上的生活的重量减了许多，因为我发觉了一个和我同样地叫生活给压扁了的人。

一个月以后，是一个礼拜六的上午，从红蓝铅笔，打字机，通知书，速记里钻了出来，热得一身汗，坐在公共汽车里，身子给汽车颠着，看着街头的风景线，一面：“今天下午应该怎么地把自个儿培养一下呢？”——那么地想着，打算回去洗个澡，睡到五点钟，上饭店

去吃一顿丰盛的晚宴，上舞场里去瞧一瞧那位和我一样地被生活压扁了的黑牡丹吧。

到了公寓门口，小铅兵似的管门孩子把门拉开来：

“顾先生，下午休息了。”

“休息了。”

走到电梯里。开电梯的：

“顾先生，下午预备怎么玩一下吧。”

“预备玩一下。”

出了电梯，碰到了一位住在我对面的，在舞场里做音乐师的菲律宾人。他抬了抬帽子：

“礼拜六啦！”

“礼拜六咧！”

可是礼拜六又怎么呢？我没地方去。对于给生活压扁了的人，宇宙并不洪荒啊。

侍者给我开了门，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信来：

> 奇迹呢！在我的小花圃里的那朵黑牡丹忽然在昨天晚上又把憔悴了的花瓣竖起来了，那么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风。明天是星期尾，到我这儿来玩两天吧。我们晚上可以露宿在草地上——你不知道，露宿是顶刺激的 Sport 呢。快来吧！——
>
> 圣五星五晨

也不想睡觉了。洗了个澡，穿了条白色的高尔夫裤，戴了顶帽盔，也不外穿褂，便坐了街车往郊外圣五的别墅那儿驶去。闭上了眼珠子，我抽一支淡味的烟，想着他的白石的小筑，他的一畦花圃，露台前的珠串似的紫罗兰，葡萄架那儿的果园香。……

圣五是一个带隐士风的人，从二十五岁在大学里毕了业的那年，便和他的一份不算小的遗产一同地在这儿住下来。每天喝一杯

咖啡，抽两支烟，坐在露台上，优暇地读些小说，花谱之类的书，黄昏时，独自个儿听着无线电播音，忘了世间，也被世间忘了的一个羊皮那么雅致的绅士。很羡慕他的。每次在他的别墅里消费了一个星期尾，就觉得在速度的生活里奔跑着的人真是不幸啊。可是一到星期五，那白色的小屋子又向我微笑着招手了。

睁开眼来时，我已经到了郊外沥青大道上。心境也轻松的夏装似的爽朗起来。田原里充满着烂熟的果子香，麦的焦香，带着阿摩尼亚的轻风把我脊梁上压着的生活的忧虑赶跑了。在那边坟山旁的大树底下，树荫里躺着个在抽纸烟的农人。树里的蝉声和太阳光一同地占领了郊外的空间，是在米勒的田舍画里呢！

车在一条沙铺的小径前停下来。我从小径里走去，在那颗大柏树下拐个弯，便看见那一溜矮木栅，生满着郁金香的草地，在露台上的圣五一听见那只苏格兰种的狼狗爬到木栅上叫便跳了下来，跑过来啦。

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老顾，你好吗？"

"你请我来瞧你的黑牡丹吗？"

忽然他眼珠子亮了起来："黑牡丹？黑牡丹成了精咧！"

"瞎说。别是你看《聊斋》看出来的白日梦吧。"

"真的。回头我仔仔细细地告诉你，真象《聊斋》里的故事呢。从大前天起的，我推翻了科学的全部论据。"

我们走进了矮木栅，那座白色的小屋子向我说道："老顾，你又来了吗？"屋子的嘴张开了，一个穿黑旗袍的女子从里边走了出来。拎着只喷水壶。那张脸怪熟的，像在哪儿见过的似的。

"你瞧，这就是黑牡丹！我是叫你来瞧牡丹妖？不是瞧牡丹花的。"一面嚷着："肖珠！顾先生来了！"拖着我跑到那女子前面。

西班牙风的长脸，鬓脚上有一朵白的康纳馨，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纳康馨底下，长睫毛，耳朵下挂着两串宝塔形的坠子，直垂到肩上，嘴唇软得发腻……（嘴唇上的胭脂透过衬衫直印到我

的皮肤里——我的心脏也该给染红了。）

“嗳！”——记起了一个月前那疲倦的舞娘。

她把手指在嘴上按了一按。

我明白；我微微地点了点脑袋。

“顾先生，请里边坐。我去洒了花就来。”

走到里边，坐在湘帘的阴影底下，喝着喷溢着泡沫的啤酒：

“圣五，你怎么想起结婚的？”

“什么想起结婚！异遇呢！”

“别说笑话了——”

“怎么说笑话？真的是牡丹花妖呢？可是我现在不能说给你听，她回头就要进来的。她刚才不是把手指按着嘴吗？她不许我告诉第三个人的。我今天晚上告诉你。”

吃也吃饱，谈笑也谈笑饱了的那天晚上，在星空底下，我们架起了珠罗纱的帐子，在帆布床上躺下了，我便问他：

“究竟是怎么样回事呢？”

“我正想对你说。是大前天晚上，我也露宿在这儿。那晚上一丝风也没有，只有蚊子的叫声风似地在帐子四面吹着。躺在床上光流汗，脑袋上面，是那么大的，静悄的星空。躺了一会，心倒静了下来，便默默地背着《仲夏夜之梦》，那活泼的合唱，一面幻想着那些郁金香围着那朵黑牡丹在跳着中世纪的舞。忽然我听见一个脚音悉悉地从沙铺的小径上走来，那么轻轻地，踏在我的梦上面似地。我竖起身子来，那声音便没了。我疑心是在做梦。可是，下着细雨似地，悉！悉！一回儿那脚声又来了！这回我听出是一个女子的高跟儿鞋声音。鬼！便睁着眼珠子瞧，只见木栅门那儿站着穿黑衣服的人，在黑儿里边。真的有鬼吗？我刚伸手去拿电筒，便听见呼的一声，鲍勃，我的那只狼狗，蹿了过去，直跳出栅门外面。接着便是一声吓极了的叫声从空气里直透过来，是一个女子的尖嗓子。那穿

黑衣服的人回过身去就跑，鲍勃直赶上去。我拿了电筒跳起来，赶出去，鲍勃已经扑了上去，把那人扑倒在地上啦，一点声音也没的。那当儿我真的给吓了一跳——别给扑死了，不是玩的！急着赶出去，吆喝着鲍勃，走到前面，拿电筒一照——真给整个儿的怔住了。你猜躺在地上的是谁呢！一个衣服给撕破了几块的女子，在黑暗里，大理石像似的，闭着眼珠子，长睫毛的影子遮着下眼皮，头发委在地上，鬓脚那儿还有朵白色的康纳馨，脸上，身上，在那白肌肉上淌着红的血，一只手按着胸脯儿，血从手下淌出来——很可爱的一个姑娘呢！鲍勃还按着她，在嗓子里呜呜着，冲着我摇尾巴。我赶走了鲍勃，把她抱起来时，她忽然睁开眼来，微地喘着气道：'快把我抱进去吧！'那么哀求着的样子！……"

"她究竟是谁呢。"

"你别急，听我讲下去。到了里边，我让她喝了点水，便问她：'你是谁？怎么会闹得这个模样儿的？'她不回，就问我浴室在哪儿。我告诉她在楼上，她便上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她下来了，嘴里衔着一支烟，穿了我的睡衣。洗去了血迹，蓬松着的鬓脚上插着朵康纳馨，在嘴角插着朵笑的那姑娘简直把我一下子就迷住了。她走到我前面，喷了口烟。道：

'为什么养了那么凶的一只狼狗呢？'

'你究竟是谁呢？不说明白，我是不能留你住在这儿的。'

'你再不赶出来，我真要疑心自个儿是在非洲森林里，要叫狼给吃了——'那么地在我的问题圈四面划着平行线。

'你究竟是谁呢？'逼着她划一条切线。

'你瞧，这儿也给它抓破了！'忽然撇开睡衣来，把一个抓破了胸兜直抓到奶子上的一条伤痕放在我前面。窗外的星星一秒钟里边就全数崩溃了下来，在我眼前放射着彗星的尾巴。我觉得自个儿是站在赤道线上。'给我块绷纱吧！'

我便把自个儿的嘴当了绷纱。以后她就做了我的妻子。"

"那么你怎么知道她是牡丹妖呢?"

"第二天她跟我说的。每天早上一起来,她就去给那株黑牡丹洒水的……"

我差一点笑了出来,可是猛的想起了下午按在嘴唇上的她的手指,我便忍住了笑。

早上醒来时,在我旁边的是一只空了的帆布床,葡萄叶里透下来的太阳光照得我一身的汗。抬起脑袋来,却见黑牡丹坐在露台上静静地抽着烟,脸上已经没有了疲倦的样子,给生活压扁了的样子。在早晨的太阳光里正像圣五信里说的:"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风。"她的脸,在优逸的生活里比一个月前丰腴多了。

那么地想着,一翻身,忽然从床上跌了下去。我爬起来时,她已经站在我身边:

"昨晚上睡得好吗?"

"昨晚上听圣五讲牡丹妖的故事。"

"真的吗?"她笑着,拉着我的胳膊直到里边儿去。"做牡丹妖,比做人舒服多着咧。"

"圣五呢?"

"他每天早上出去散步的。我们先吃早饭吧,不用等他。"

我到楼上洗了个澡,换了衬衣下来时,露台上已经摆了张小方儿,上面搁了两枚煎蛋,三片土司,一壶咖啡,在对面坐下了一朵黑牡丹。隔着那只咖啡壶,她那张软得发腻的嘴唇里吃着焦黄色的土司,吐着青色的,愉快的话:

"那天晚上是一个舞客强拉我上丽娃栗妲村去玩,他拼命地请我喝混合酒,他唱着那些流行曲,挑着我喜欢的曲子叫音乐师吹,可是他是那么个讨厌的中年人,他是把我当洋娃娃的……等他送我回去,故意把车绕着中山路走,在哥伦比亚路忽然停了下来的时候,看了他眼珠子里的火光,我便明白了。我开了车门就逃下来;他拉住我的衣襟,一下子就撕破了。我跑着,穿着田野,从草莽中跳过

去，从灌木丛里钻过去，衣服全撕破了，皮肉也擦破了，我不敢喊，怕他追了来。把气力跑完了的时候，便跑到了这儿，在那沙铺的小路上——”

“以后就碰到了圣五？”

“对啦！”

“可是怎么会变了牡丹妖的？”

“我爱上了这屋子，这地方，这静，圣五又是个隐士风的绅士；我又是那么疲倦，圣五硬要问我是谁，我便说是黑牡丹妖，他就信了。如果说是舞娘，他不会信我的，也会把我当洋娃娃的。我什么都不问，只要能休息一下，我是到这儿休息来的。这三天，我已经加了半磅咧。”便明朗地笑起来。

猛的生了急性消化不良症，吃下去的土司和煎蛋全沉淀在胃囊里了。我觉得压在她身上的生活的重量也加到我脊梁上面来啦，世界上少了一个被生活压扁了的人咧。

下午，我走的时候，她跟我说：

“每个星期尾全消磨到这儿来吧。我永远替你在这儿预备了一个舒适的床铺，丰盛的早饭，载满了谈笑的一只露台，和一颗欢迎的心呀。”

（嘴唇上的胭脂直透过衬衫印到我皮肤里面——我的心脏也该染红了。）

幸福的人啊！

生活琐碎到像蚂蚁。

一只只的蚂蚁号码3字似的排列着。

有啊！有啊！

有333333333333……没结没完的四面八方地向我爬来，赶不开，跑不掉的。

压扁了！真的给压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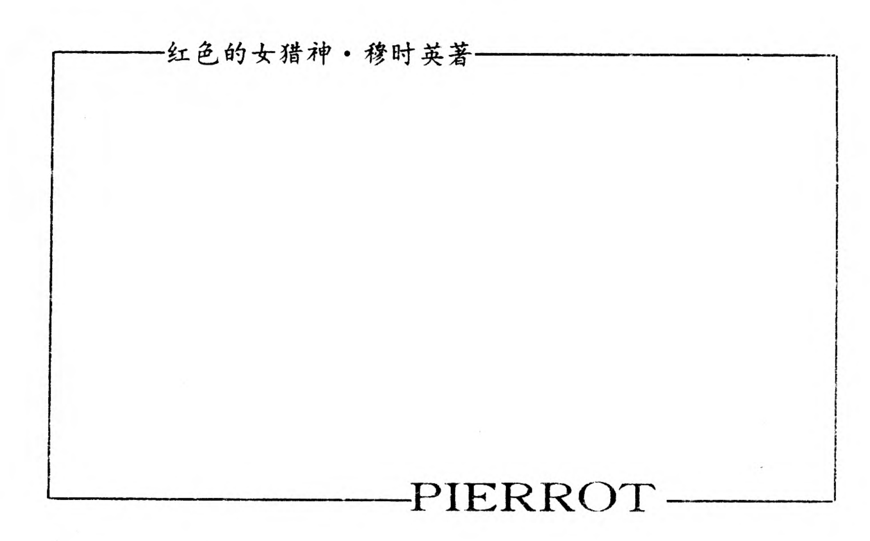
又往生活里走去，把那白石的小屋子，花圃，露台前的珠串似

的紫罗兰，葡萄架那儿的果园香……扔在后边儿。

可是真是有一天会在半路上倒下来的啊！

一九三三，二，七。

（选自《公墓》，1933 年 6 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PIERROT

——寄呈望舒

“面向着你，女神，女神，水的女神啊，我来这百静中献呈我无端的泪点。”

（录自梁译樊乐希水仙辞句）

一

笼罩着薄雾的秋巷。

在那路灯的，潮润的，朦胧的光幕底下，迈着午夜那么沉静的步趾，悄悄地来了潘鹤龄先生，戴着深灰色的毡帽，在胁下挟了本精装的《阿佐林文粹》，低低地吹着：

TRAUMERI——那紫色的调子，疲倦和梦幻的调子。

陶醉在自己的口笛里边，半闭着浸透了黄昏的轻愁的眼珠子，潘鹤龄先生，拖着瘦长的影子，萧索地走着，望着街树上的死叶，一个梦游者似地。

从一些给葡萄藤遮蔽了的窗里，滤过了绛纱的窗帏，散落着一些零星的灯火。不知哪一间屋子里的钢琴上在流转着 MINUET IN G；这中古味的舞曲的寂寥地掉到水面上去的落花似的旋律，弥漫着这凄清的小巷。

凄清的季节！

凄清的，凄清的小巷啊！

潘鹤龄先生站住了，望着巷尾一百二十号二楼的窗，在那里有他的琉璃子，发香里簪着辽远的愁思和辽远的恋情的琉璃子。和寂寥的琴声一同地，他的心房的瓣一片片地掉下来，掉到地上，轻灵地。他觉得有一些寒冷，是的，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牧歌那么冲淡的忧郁，而这些寒冷，这些忧郁是琉璃子的。

琉璃子有玄色的大眼珠子，林檎色的脸，林檎色的嘴唇，和蔚蓝的心脏。她的眼是永远茫然地望着远方的，那有素朴的木屋，烂烂的樱花和温煦的阳光的远方的，那么朦胧地，朦胧到叫人流泪地，可是当她倚在他肩头的时候，便有了蔚蓝的，温存的眼珠子……

（……温存的，蔚蓝的眼珠子，她的心脏的颜色的眼珠子。在那日本风的纸灯笼旁边，那玲珑的松柏盆景旁边，那白木制的纸屏风旁边。

"要到明年樱花开遍了东京的时候才能回来啊！"

"请在衣襟上簪着一个异国人的思恋吧！"

把领带上的那支缀着珠子的别针给了她，便默默地坐着。

——插曲——

明天会有太淡的烟和太淡的酒，
和磨不损的坚固的时间，
而现在，她知道应该有怎样的忍耐，
托密已经醉了，而且疲倦得可怜。

——插曲——

走的时候，看到她萧条的行装，又把钱袋给了她，黯然地望着她的，林檎色的脸。

把绢制的蝴蝶夫人放到他衣袋里：

“为她祝福吧！”那么太息了一下抱住了他的脖子。

在她的唇上说着：“明年燕子筑巢的时候再不回来，我会到银座来做一个流浪者的，为了你；因为蝴蝶夫人似地哀怨着命运的不是你，倒是我啊！”

她的眼珠子里边有一些寒冷，是的，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牧歌那么冲淡的忧郁——

“沙扬娜拉！”

而这些寒冷，这些忧郁也是潘鹤龄先生的……

是的，这些寒冷和这些忧郁正是潘鹤龄先生的。

“沙扬娜拉！”

“琉璃子啊！”

他太息了一下，在自己脚下捡起了掉到地上的心房的瓣，把中古味的舞曲，MINUET IN G，扔在后边儿，往前面走去，悄悄地。就和他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隐没到笼罩着薄雾的秋巷的那边。

二

街。

街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的醉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法眼，电影院的奸滑的三角眼，饭店的朦胧的睡眼……

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里边展开了都市的风土画：植立在暗角里的卖淫女，在街心用鼠眼注视着每一个着窄袍的青年的，性欲错乱狂的，棕榈树似的印度巡捕；逼紧了嗓子模

仿着少女的声音唱《十八摸》的，披散着一头白发的老丐；有着铜色的肌肤的人力车夫；刺猬似地缩在街角等行人们嘴上的烟蒂儿，褴褛的烟鬼；猫头鹰似地站在店铺的橱窗前，歪戴着小帽的夜间兜销员；摆着沉毅的脸色，用希特拉演说时那么决死的神情向绅士们强求着的罗宋乞丐……

览赏着这幅秘藏的风土画的游人们便在嘴上，毫没来由地，嘻嘻地笑着。

嘻嘻地笑着，潘鹤龄先生在这街上出现了。

给这秘藏的风土画的无忧无虑的线调感染了似地，在这街上出现的潘鹤龄先生迈着轻快的大步，歪戴着毡帽，和所有的游人一样地，毫没理由地，嘻嘻地笑着。

（明天会没有了琉璃子，没有了绢制的蝴蝶夫人似的琉璃子，没有了林檎色的脸，林檎色的嘴唇和蔚蓝的心脏。琉璃子啊！空去了琉璃子的房间里边，那日本风的纸灯笼，玲珑的松柏盆景，白木制的纸屏风，也会和我一样寂寞吧？可是街却是那么热闹啊。有着琉璃子，街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展开着都市的风土画；没有了琉璃子，街也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也展开着都市的风土画。琉璃子啊！没有辽远的愁思的日子，没有辽远的恋情的日子，没有琉璃子的日子是有的。

嘻嘻地笑着，他跨进了一家南国风的饭店的门。餐桌上装饰着典雅的东方色的胆瓶，瓶里装饰着十月的蔷薇，蔷薇的蕊里挥发着小夜曲的幽味。

蔷薇的色呢？琉璃子的色呢？海上的秋风，海程的憔悴啊！

嘻嘻地笑着，他在等着他的那位孙先生的桌上坐了下来，于是他嘻嘻地笑着说：

“你多早晚来的？”一个兴致很高的夜游者似地。

（琉璃子！我们第一次的幽会是以这儿的晚宴做开篇的，而这第一次幽会却是我们的罗曼史第一站呢：

“很早就等着了吗?”温柔到销熔我的心的声音。)

嘻嘻地笑着,他把帽子递到绿制服的侍女的左手里边,从她右手那儿接过菜单来,说:

“意大利绒汤;冷肉,德国式的;一只炙鸡,加蕃萝和生菜;一只腓力牛排;白汁鳜鱼;橘子布丁和一杯咖啡。”

又嘻嘻地笑着,把菜单送到侍女手里:

“此外,再给我要一大杯黑啤酒!”跟她挤了挤眼,一个都市的夜游者那么随便地,轻薄地。

(一个都市的夜游者那么随便地,轻薄地,挤了挤眼:

“看我的眼吧,它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热情,什么是思恋,什么是我的秘密,什么是我的嘴不敢说的话,什么是我每晚上的祷辞。”

羞涩的夜合花似地,琉璃子低下了脑袋,在嘴边藏着微笑。

于是,我严肃起来。

于是,我想:“我真的爱着她呢。”

于是,我,一个最拙劣的求情者似地,颤抖着说:“琉璃子,我真的爱着你呢,我可以发誓。”

琉璃子啊!)

等她跑开了,又嘘地把她叫了回来,绷着脸问道:

“怎么你嘴角的黑痣今天格外迷人?”

便望着那撩人地跑去的侍女的后影,痛快地,大声儿的笑了起来。

(牛排!除了性感,她们的爱娇便等于零;西洋人真是牛排!只有东方人是灵感的;琉璃子的婉约味在她身上连一点影子也不会有的。)

“今天你怎么那么高兴?”孙先生在胡椒瓶上面看着他的阔嘴。

是的,潘鹤龄先生有一张在笑的时候瞧着很阔的,在沉默的时候就像一只忧郁的蚌蛤似地紧闭着的,四方形的嘴。他还有两只非常大的,老蕴藏着愁思似的眼,和低气压的浓眉,和在人前总是嘻

嘻地笑着的，顽皮的脸。

“我老是那么很高兴的。你瞧我不是时常笑着的吗？”

（时常笑着的，在忧郁着的琉璃子前面，因为要使她欢喜，使我自己欢喜。）

“嗳，真的，你倒是时常很高兴的人。”

潘鹤龄先生有一种喜欢人家赞颂他的乐观性的癖性。听了这句话，便隔着张桌子，黑啤酒的泡沫似地，喷溢着自我解剖的话，和嘴里的烟一同地：

“谁曾瞧到过我有哪一天皱着眉尖？谁曾听到过我的太息？没有的！我是个性很强悍的人，真的，我从不曾有过失望的日子，感伤的脸——那全是弱者的，敏感性的——”

（失望的日子，感伤的脸自然也有，可是那是……那是什么呢？是我的变态。往往在阴灰的天气里边，或是睡眠不足的时候，那是生理的变态。本质地我是个强者。

——我全不，是那么个人，我有顶澄澈的理智，顶坚强的意志，顶有节制的沉湎，我从不曾沉湎于任何东西里边，女人，恋爱，诗，哥加因，麻醉品，革命，爱国狂，领袖欲，或是自我摧残的 Sentimentalism……感伤主义是顶兼价的，弱者的情绪——

（琉璃子？不，琉璃子的感伤主义只是东方女性的一种特性，在男子专制政体下的薄命感，不是她个人的。这是她的温柔的美，东方的德，不是廉价的感伤主义。好几次我盛怒地要从她家里跑出来的时候，她是那么可怜地跪到地上抱住了我的膝盖啊。温柔的鸽子！

——我的过去就可以替我证明，单瞧我从没热情地恋过一个女子，单瞧我……”

听着的孙先生狡猾地笑了起来：

“那一次跟丽娜闹翻了，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喝醉了酒痛哭着呢？”

对于那么尖锐的反攻，他有点儿给窘住了。愤激地吃了块冷火腿，在汤里撒下了胡椒，便红着脸骂孙先生不该怀疑他的自我解剖，骂他不能了解他，纵然有了十二年的友谊，说："只有自己才是顶能了解自己的人，只有自己顶忠实，顶熟悉的自我观察者……"他又嘲笑孙先生的缺乏常识，说酒后的人的言语行为是失态的表现，酒是有着夸大的功能的，醉汉很容易夸大自己的情绪：

"感伤主义是谁也免不了的，是本质的东西。我没说自己是一点感伤性也没有的人，不过成分不重罢咧。酒后的痛哭能决定人的个性吗？你把酒后的，夸大了的，我的感伤主义来判断我，这错误不也很有趣不是？其实我是很世故的。"

他反复地跟孙先生申说着他决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痛哭，说他是一个没有眼泪的人，就是他有悲哀，他的悲哀决不是掉眼泪的悲哀，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是没有掉眼泪的悲哀的，引了许多例子，从各方面来证实他的话的真实性。说完了那一大串话，从炙鸡上面抬起脑袋来看孙先生的反应时，却见他正摆着裴斯开登的扑克脸，在那儿等着他的红烧鹌鹑。

对于那么不算一回事的冷淡，他敏感地觉得难堪起来，便伏在餐桌上面，瞧着自己的食巾沉默着。

（我也有悲哀吗？也有感伤性的悲哀吗？？？？？？……为什么他不能了解我的自由呢，纵然有了那么长的友谊？友谊？什么是友谊呢？我真的是感伤性的，敏感性的，像他所知道我的一样吗？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的！感伤性，敏感性，强悍的人，我究竟是怎么个人呢？为什么每个人，连他也不相信我的自我观察呢？为什么每个人全喜欢把自己的观察做根据，把自己的意见做观点来判断我的个性，来了解我的个性啊！究竟是他们不了解我？还是我不了解自己？总之，他们不情愿和我采取同样的意见啊！他们甚至怀疑我的意见，怀疑我的话——真的，人类是那么不同的动物啊！我和他不同，他又和他不同，每个人全是那么孤独地，寂寞地在世上生存着

啊。只有琉璃子！琉璃子！琉璃子肯静静地坐在那儿听我的话的。她能了解我吗？她能了解我的，也许她不能懂我的话。可是，明天她要回国去了。琉璃子啊！在素质上，她是我的姊妹。明天，我的思想，我的见解，我的灵魂就会孤独地，寂寞地生存在沙漠里边。琉璃子，在海上盛开着的青色的蔷薇，沙漠里的绿洲的琉璃子啊！

侍女拿上咖啡来的时候，咖啡上的水蒸气，一样茫然地，TRAUMERI 那紫色的调子，疲倦和梦幻的调子，又悄悄地从他嘴唇里边漏了出来。

三

在一间不十分大的书室里边，充塞了托尔斯泰的石膏像，小型无线电播送器放送着的《春江花月夜》，普洱茶，香蕉皮，烟蒂儿和烟卷上的烟，笑声，唯物史观，美国文化，格莱泰嘉宝的八寸全身像，满壁图书，现代主义，沙发，和支持中国文坛的潘鹤龄先生的一伙熏黄了手指和神经的朋友们。

谈话的线索是这么的：从拖鞋谈到香烟，从槟榔牌香烟的奖金，谈到航空奖券，从航空奖券谈到卓别麟的悲哀，从卓别麟的悲哀谈到劳莱与哈代，从劳莱与哈代谈到美国文化，从美国文化谈到美国女人大腿的线条，谈到嗣治的画，谈到拉斐尔前派，谈到中古的建筑，谈到莎士比亚，谈到屠格涅夫，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花柳病，谈到白浊的诊法，谈到穆朗诊白浊的方法，谈到现代人的悲哀，谈到十月革命，谈到小说的内容与技巧问题，谈到没落的苦闷，谈到嘉宝的沙嗓子，谈到沙嗓子的生理的原因，谈到性欲的过分亢进，谈到嘉宝的眼珠子，谈到嘉宝的子宫病。

讲到卓别麟的悲哀也好，讲到中古的建筑也好，每个人都会从这里边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来。就拿嘉宝的沙嗓子这话题来做例子，听听他们的议论吧。

坐在窗口那儿的，咬着粗雪茄的，现代主义的作家荣哲人先生说："现代女子的可爱，多半在她们的沙嗓子上面。沙嗓子暗示着性欲的过分亢进，而性欲又是现代生活最发展，最重要的一部门，所以沙嗓子的嘉宝被广大的群众崇拜着吧？"

"群众是有着潜伏的原始性的。原始人崇拜生殖器，有了文化的时期崇拜象征生殖器的各种神，譬如东方人对于蛇的崇拜．中古时代崇拜十字架，莪德式的建筑所以被中古人爱好着的就因为她象征着女性生殖器的门的构造方式，现代人的嗜好跳舞，嗜好滑冰，嗜好嘉宝的沙嗓子，还不是为了跳舞和滑冰有着性交的快感，而嘉宝的沙嗓子引起了他们的冲动？现代人所以爱好嘉宝，正因为她是一个在性欲最发达的年龄上的，一个典型的性欲特强的妇人罢咧。"弗洛特主义者的，尖脸的金仲年先生那么地说了，便推了推眼镜，异样地笑起来。

异样地笑着的，那感觉主义者的包咨先生太息了一下道："如果在嘉宝前面我倒立了起来，用手在地上走着，她的嗓子该沙到雾那么地朦胧了吧！现代人的畸形的心理的复杂性，只能直觉地体验，决不是哪一种主义能解释得了的。"

"对了，正因为你们也有着畸形的，不健康的心理，你们的解释也变成离奇到谁也不能满意了。嘉宝的沙嗓子也有她的社会根据的。"绷着严肃的脸，戴着严肃的黑边眼镜的，唯物主义批评家的高令德先生从社会的经济基础说到有闲阶级的娱乐里边的性欲成分，说到骚乱的爵士乐和 Tap 舞，说到印象主义者的人体画："对于明显的性欲撩拨，现代的有闲阶级是已经厌疲了的，他们需要暗示的神秘主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嘉宝有了诡异的沙嗓子是必然的事情。苏俄是没有沙嗓子的！"

"连沙嗓子也没有的，那么单调的社会啊！"潘鹤龄先生是需要一些幻梦的东西的。

站在书架旁边正在端详着一只剥了皮的香蕉的黎尊先生猛的

嚷了出来道：

“嘉宝的丈夫该是色痨患者吧？要不然，就是阳痿病患者！”

哄然地，全笑了起来。

“如果琉璃子也有着沙嗓子，那么老潘也该是阳痿病患者了吧！”

于是话题就转到潘鹤龄先生的身上来了，从他的琉璃子谈到他的人品，从他的人品谈到他的作品，谈嘉宝的沙嗓子和子宫病似地，使用着各人的智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批评他的小说集。他们从他的作品里发掘了跟他所表现的主题完全不同的主题来。譬如说，在他写的时候只抱着一种抒写初恋的蜜味的短篇《园》里边，荣哲人先生说他是在写一个十八岁的处女的感情，高令德先生以为是写有闲阶级的恋爱游戏，包咨先生赞叹着他的句法，黎尊先生说他只是写苍蝇和初恋的关系，金仲年先生改正了荣哲人先生的意见：

“在《园》里边，很巧妙地，把处女期的女性生理变化在心理上的影响表现了出来。你当时是抱着这种思想写的吧？如果是抱着这种思想写的，那这短篇确实是成功了的。”

在那些纷乱地投射过来的，坚决的主张前面，潘鹤龄先生怔住了。他听到他的自信，他的思想，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全部崩溃下来的声音。愕然地望着那些在谈论到他的别的作品的人们的脸，他吞了铁钉似地想着：

（是他们的理解错误呢？为什么他们会从我的作品里边看出我从没想到过的主题？为什么他们会从我的作品里边看出和我自己所知道的我的思想完全不同的思想？同样的东西，在每个人眼里便变成了一千种，一万种全不相同的东西。我要说的话，他们全没听到，他们听到的却全不是我要说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还是我的技巧的失败！那又为什么我的作品能使许多人感动，能使许多人太息？而他们还那么坚决地相信着他们各人对我的误解！人和人

中间的了解难道是不可能的吗？我是生存在这世界上面，生存在这社会里面，我的作品被许多人读着，被许多人赞美着，使许多人流泪，而他们流泪并不是为了我要叫他们流泪的思想，地方，和句子，却是在那些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叫他们流泪的地方。我旁边有许多人，数不清的人，我和他们说话，和他们一同地笑，和他们一同地太息，可是他们却不懂我的话，我也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为了他们自己以为可笑的事而笑，我又为我自己以为可笑的事而笑，他们太息他们的，我太息我的，而那些人又赞美着我的话，爱好着我的笑，甚至为我的太息所感动——多么可笑的事啊！）

看着那些在严肃地讨论着的他们的脸，他嘻嘻地笑了起来。

"怎么那么好笑？"黎尊先生问。

"想到了一个很有趣味的笑话，就笑了出来。"望着一时静默下来的他们说了那个笑话："从前有一对夫妻，穷得厉害，简直连一天三顿饭也没有把握。那天晚上，他们夫妻俩商量了半天，想有什么法可以不穷，商量了半天便决定了到西山山腰那儿庙里去求菩萨。在菩萨前面很诚恳地叩了三个头的当天晚上，夫妻俩全梦见那尊菩萨跑来跟他们说，明天早上起来，后门门槛那儿有三颗珠子，去捡了来，要什么东西，只要把一颗珠子往天上一扔，嘴里说一声要什么，便会从天上掉下来。第二天起来，后门门槛那儿果真有三颗珠子。捡了那三颗珠子，夫妻俩便商量着要什么好。男的说要这个，女的说要那个，两个人说着说着争了起来，那男子越争越气，把自己手里的一颗珠子往上一扔，道：'要这个！要那个！给你鸡巴！'不料那么说了一声，天上掉下来数不清的鸡巴，堆满了一屋子！"

听着的人们不由全笑得倒在椅背上。

（笑？笑是什么呢？而他们全那么滑稽地笑着！可是谁也不知道笑是什么东西！你笑你的，我笑我的，谁也不知道谁究竟在笑什么。人是精神地互相隔离了的，寂寞地生活着的！）

潘鹤龄先生一边那么想着，一边也哈哈地大声儿的笑着说下去道：

“那女的白了男的一眼，怪他不该那么粗鲁，随随便便的掉了一颗宝珠，还弄了一屋子鸡巴，想了一想就把自己手里的一颗珠子往上一扔，说：‘去你的，鸡巴！’她想还有一颗珠子可以留下来要钱的。那么一来，果真一屋子的鸡巴全没了，心里正在爽朗起来，忽然他的丈夫杀猪似地嚷了起来道：‘怎么好？我的也没了！’没有办法，只得用最后一颗珠子把丈夫的鸡巴要了回来，还是安分守己的做人。”

笑声要爆破了屋顶飞出去似的。

讲完了笑话，嘻嘻地笑着的潘鹤龄先生坐在那儿静静地想：

（人真是那么古怪，那么的可笑的动物。他们说话，他们笑，他们叫我老潘，他们知道我是潘鹤龄，他们是我的朋友，可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精神地我是个陌生人。寂寞啊！海样深的寂寞啊！说文学是沟通灵魂的工具，可是从小说里边认识了的，我的灵魂是怎样的灵魂哪。要是琉璃子能读中文写的东西就好了。她是我的影子，她是我的妹子，她是忠实于我的！琉璃子啊！琉璃子啊！）

他忽然站起来，走到笑得椅子往后边倾斜的金仲年先生旁边，把他的椅脚踹了一脚。

金仲年先生叉巴着胳膊腿，大声地叫着倒了下去，他便一个最无聊的人，一个孩子似地笑了起来。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地想着。

四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痛楚地揪着自己的头发胳肘靠到膝盖上面，身子往前扑着，潘鹤龄先生坐在黑暗里，解不出方程式似地想把他的脑神经一条条

地抽出来。

一生到地上，他就明白人是有两条腿，有嘴，有眼，有耳朵鼻子的动物。到十六岁，他明白人生，就是吃饭，睡觉，娶老婆，生儿子，或是做些不朽的事业，因此便把自己献给了 Nuse 。到二十岁，他读了许多书，他知道超人哲学，悲观主义，佛法，唯物史观，中庸之道，他知道政治是政治，蚊子是蚊子，什么是什么。可是，今天他忽然什么也不明白起来，他不明白人是什么，人生是什么，蚊子是什么。

（批评家和作者的话是靠不住的；可是读者呢？读者就是靠得住的吗？读者比批评家和作者还靠不住啊。他们称颂着我的作品的最坏的部分，模仿着我的最拙劣的地方，而把一切好处全忽略了过去。他们盲目地太息着："你的作品感动我了。读第一遍，它们叫我流泪，第二遍，它们叫我太息；第三遍，它们叫我沉思。"可是问一问他们吧，究竟什么东西叫他们流泪，叫他们太息，叫他们沉思呢？他们会说："你书里那个可怜的舞女的命运。"或者说："你书里那些优美的感伤的句子！"甚至有人会说：" 为了你的名字，"那么莫名其妙的话。也许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几世纪，会有人真的懂得什么是什么吧？可是我们所理解的《浮士德》，《神曲》，希腊的悲剧，HAMLET ，也和前几代的人所理解的一样不成？也和那些原作者要我们理解的一样不成？文学作品是可以被人们理解的吗？人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吗？我们所看到的理解只是一种以各人自己的度量衡来权量别人的思想以后所得到的批评。那是为什么？那是理解吗？人们为什么有权利拿自己的度量衡来权量别人的思想？可是我又有什么权利叫人家不拿各人自己的度量衡来权量我的思想？有什么权利可以要求人家理解我的思想？人是可以自由地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吗？自由这东西真的是有的吗？为什么我不能自由地做一件事，自由地求我的私生活？许多小报把我的私生活记了出来，还把他们的道德律来责备我，他们只知道责备我的行为，

而不能理解我的内心，而且是用他们的道德律。而且是那么地夸大了的啊！他们有什么权利那么地做呢？谁允许他们那么地做呢？我又有什么权利不准他们那么做呢？我顺从了他们的道德律，顺从了他们的习惯抽一支烟，抽得比他们更是他们的，他们就夸赞我伟大，就崇拜我，赞美我。只要违反他们的道德律，违反了他们的习惯，就是一映眼也会受到他们的唾骂，他们的攻击，非要把我放在脚下践得枯叶那么扁不成。那又是为什么？我顺从他们的习惯抽烟，他们赞美我，并不是赞美抽烟得好，而是赞美我顺从他们的习惯。他们要求我顺从他们，甚至于强迫我；他们给我一个圈子，叫我站在圈子里边，永远不准跑出来，一跑出来就骂我是社会的叛徒，就拒绝我的生存。我为什么 要站在他们的圈子里边呢？不站在里边又站在哪儿呢！

“站在哪儿呢？站在哪儿呢？

抬起脑袋来：在黑暗里边，桌上有着黑色的笔，黑色的墨水壶，黑色的书，黑色的石膏像，壁上有着黑色的壁纸，黑色的画，黑色的毡帽，房间里有着黑色的床，黑色的花瓶，黑色的橱，黑色的沙发，钟的走声也是黑色的，古龙香水的香味也是黑色的，烟卷上的烟也是黑色的，空气也是黑色的，窗外还有个黑色的夜空。

（？？？？？？？？？？）

全身的毛孔觉到霉天那么的压迫感，把腿移了一移，透不过气来似地再接下去想：

站到哪儿去呢？哪儿都是寂寞的！人在母亲的胎里就是个孤独的胎儿，生到陌生的社会上来，他会受崇拜，受责备，受放逐，可是始终是孤独的，就是葬在棺材里边的遗骨也是孤独的；就是遗下来的思想，情绪，直到宇宙消灭的时候也还是孤独的啊！绝对的人和人中间的了解是不可能的事，纵然有友谊，有恋——恋也只有相对的了解。人类的心真是宇宙的秘密，宇宙的谜呢。没有互相了解的人，只有本质地互相类似的人……琉璃子！互相类似的人中间有

恋……琉璃子！琉璃子啊！没有琉璃子，我会枯死在这寂寞的，人的沙漠里吧？琉璃子，琉璃子，盛开在沙漠里的蔷薇的琉璃子，簪着辽远的愁思和恋情的琉璃子，靠在我肩头的时候有着蔚蓝的心脏的琉璃子……

他站了起来，往门外走去：

"只要不寂寞，还是到东京去做一个流浪者吧。"

五

穿着 Pyiama 的琉璃子正卸了锦缎的鞋子预备躺到床上去，瞧见蓬散着头发跑了进来的，憔悴的潘鹤龄先生，不由吓了一跳。

"什么事呢？"

"琉璃子！"跪到她脚下，抱着她的腿，抬起脑袋来望着她，她眼珠子里边有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而在这寒冷和忧郁里边有一些温煦，一些朴实的香味。

"什么事呀？"

琉璃子暗地里担忧着：别是他碰到了刚才从她房里跑出去的，那个音乐师，菲律滨人罗柴立，褐色的罗柴立，所以摆着那么憔悴的脸，来跪到她脚下，流一些泪，哀怨地说一些责备她负心的话，而和她决绝了，各走各的路。便抱住了他的脑袋，把他的脸贴到自己胸前，柔声地问着，一面却偷偷地瞧瞧房里有没有罗柴立遗下的东西，一面在心里："如果真的他发觉了我的不忠实，预备和我决绝的时候，再在地上躺一回，抱着他的脚，哀求他再饶恕我一次吧。这懦弱的老实人一定会怜悯我的。"那么地思忖着。

"让我和你一同到东京去吧，琉璃子！"他觉得在他的脸下有一颗蔚蓝的心，没有偏见的天真的心。

"啊！"太息了一下，为了放下了心的欢喜，她抱住了他，把花一样的嘴唇温柔地吻着他了。

在酒味的嘴唇里，意外地有了烟味，辛辣的吉士牌的烟味。那烟味电似地刺激着他的记忆，一个印象，一个联想古怪地浮了上来，直觉地，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他看见吹色士风的，那外嘴角老叼着吉士牌的菲律滨人站在他前面；他看见他邪气地歪戴着毡帽走进这屋子来；他看见琉璃子蛇似地缠到他身上；他嗅到热带人的体臭——这体臭像是琉璃子身上的。于是他推开了她的脸，站了起来道：

"琉璃子，你是忠实于我的吧？"

"像你的影子，一样忠实于你的。"

"直到今天？"

她也站了起来，柔弱的花枝似地挂到他脖子上面：

"你为什么要那么地问我呢？"

"为什么你的嘴里有着吉士牌的烟味呢？"

她的眼珠子狡猾地溜了一下道："许是你的错觉吧！"

"真的吗？"

"真的。"

"不会骗我吧？"

她微笑着点了点脑袋，又把嘴唇贴了上去。

"如果是骗我，还是把真事说给我听吧，我可以原谅你的。对于我，欺骗是比不忠实更不能忍受的啊，琉璃子！"

"我不会欺骗你的。"

忽然他觉得在他后边儿那只圆桌上面有只烟盒，便推开了她回过身去，却见那桌子上真的有一只半开着的，皮制的烟盒，盛着十多根吉士牌。谁在他心里拔了颗牙齿似地苦痛着。

（偎在我胸前的琉璃子也一样偎在别人的胸前；她对我说："像你的影子一样忠实于你的，"也对别人说："像你的影子一样忠实于你的，"她在我的肢体的压力下，也呈着柔弱的花朵的姿态，在别人的肢体的压力下也呈着柔弱的花朵的姿态；她在我的肩头，有着温

存的，蔚蓝的眼珠子，她的心脏的颜色的眼珠子，在别人的肩头，也有着温存的，蔚蓝的眼珠子，她的心脏的颜色的眼珠子；她的辽远的恋情和辽远的愁思是属于我的，可是也属于别人，属于二个人，三个人，几十个，几百个，几千几万个人，不，是属于每一个生存着的人的。琉璃子，我的憧憬，我的希望，我的活力的琉璃子，不是我的，而是每一个生存着的人的！）

他愤怒地喊了出来："琉璃子！"

琉璃子垂倒了脑袋，要流下泪来的样子。

"他是谁？"

"褐色的罗柴立。"

"无耻地做了菲律滨人的情妇吗？"

"……"紧紧地抱住了他，眼泪断了串的珠子似地掉了下来。

"你不爱我吗？你对我说的话全是假的吗？你的……你的……全是欺骗吗？"手指啮着她的肩头，要把她的脑袋摇下来似地摇着。

她只是悄悄地流着泪。

"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说！"咬着自己的牙。

"我是深深地爱着你的。如果你不能原谅我，那么你打吧，你打死我吧！"可怜地，闭上了眼珠子倒在他怀里。

"你骗我！你骗我！"

"再不相信，还有什么法子呢？请剖开我的胸膛，把我的心脏拿出来瞧一瞧吧！"

"那么，他呢？那个菲律滨人，那个亡国奴呢？你爱着我也爱着他吗？"

"你能原谅我吗？"捧着他的脑袋望着他。

"淫妇！贱价的狗！不要脸的！吻着我也一样吻着别人！和我一同地睡在这张床上，说着要销溶我的心的，温柔的话，就在这张床上，你又在别人的耳朵旁边说着'拥抱我吧'的话！畜生！淫贱的畜生！"

"原谅我啊！原谅我啊！"

他不作声。

过了一回，他太息了一下，把她放在床上：

"如果你肯讲真话，我为什么不原谅你呢？现代人的血液里边，不会有多少原始人的嫉妒的血轮的遗留的。可是，对于我，欺骗是比失节更不可忍耐啊，琉璃子！"

（生理的失节给我的不过是浅薄的妒忌，可是灵魂的失节，琉璃子啊，是会使我变成游魂的。保持着你给我的记忆中的印象吧！你是应该以我所想象，我所知道，我所认识的琉璃子的姿态生存着！别让我知道你的灵魂的不洁，和你的灵魂的卑鄙吧！）

"请原谅我吧，那是在一个酒醉的晚上，醉得我弯了腿走路的一个晚上，他送我回来，就做了我的情夫。"

"以后呢？"

"以后因为已经失了节，也就没有法子了，而且他时常送钱给我，——为着生活呢！"

"那么你一点不爱他吗？"

"一点不爱他！"

"一点不爱他——"

（欺骗着他为了他送她钱用。为了我也送她钱用，她也欺骗着我，直到今天。为了生活，她出卖灵魂的崇高性，灵魂的信实；为了生活，她欺骗我；为了生活，她欺骗一个有着诚挚的心脏的男子。在我记忆里边洁净的琉璃子原来是我的错觉——那么地卑污的，世俗的人……）

——"琉璃子！"他绝望地喊。

"你别扔了我！你不能离开我的，我是那么深深地爱着你啊！"萎谢的声音。

"我答应你。"

她把那只皮制的烟盒恨恨地扔到窗外，把嘴凑到他的嘴上，嘴

角透出笑意来，笑意里边重又闪着生命的光泽。

“顽皮的！”在她的嘴上他又嘻嘻地笑了起来。

（她静静地听着我的自白，装作一个我的了解者，是为了生活：她现在那么吻着我，也是为了生活。她的辽远的恋情和辽远的愁思和蔚蓝的心脏原来只是一种商标，为了生活获得的方便的商标。而她是那么地欺骗了我，在我前面，和在别人前面一样地矫装着……）

“为什么不替我脱 Pyjama 呢？”发腻的声音。

于是他嘻嘻地笑着，老练地给她脱了 Pyjama，脱了 Corset。

（她说深深地爱着我，现在那么说，从前也那么说，丽娜，蓉珠，月舫，Anna，丽琼，许多人全那么说过，可是她们真的恋过我吗？如果没恋过我，她们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呢？为什么要欺骗我呢？没有欺骗，人生就不能存在吗？欺骗！什么都是欺骗！友谊，恋情，艺术，文明……一切粗浮的和精细的，拙劣的和深奥的欺骗。每个人欺骗着自己，欺骗着别人……

在他的脸下有着发光的眼珠子和发光的牙齿，而琉璃子的手臂又倔强地缠住了他的腰肢；他轻轻地说：“小淫妇！”嘻嘻地笑着。

（……还说我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这就是文化，就是人类，就是宇宙！每个人都把自己放在最前面，放在一切前面。我爱琉璃子，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她。她也为她自己而出卖我对她的忠诚。一个人和我交朋友是为了他喜欢和我交朋友，而不是为了我喜欢跟他交朋友。读者为了要娱乐他们自己，为了要在你作品里边找出他们自己喜欢，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来读我的书。每个人都根据了自己的见解去分析一件事，去观察一个人，去批评一个人。一个人所以能同情一个死了父亲的孤儿，一个失了恋的人，就因为他自己也许会失去父亲，失去恋人。为什么人类中间充满了自私？

“你脊梁上面全是汗，留心着了凉。”琉璃子把棉被拉到他肩头上面，枕着他的手臂睡了。

他在闭上了眼皮的琉璃子的林檎色的脸上吻了几下，又接下去想：

要人家不自私，那不是我的自私吗？哪里才有不自私的，真的人类呢？只有母亲是不自私的。伟大的母亲啊！回家去吧！家园里该有了新鲜的竹笋了吧。家园里的阳光是亲切的，家园里的菊花是有着家乡的呢土味的，家园里的风也是秋空那么爽朗的。而且家园里还有着静止的空气和沉默的时间啊！

琉璃子已经睡熟在他身旁。

他轻轻地抽出了自己的胳膊，走下床去，抚着发热的脑门，一个病了的老人似地，低着脑袋走了出去，走过一条条黎明的街，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整理了一下箱子，便匆匆地去赶八点四十分的特快通车。

六

病后的潘鹤龄先生，每天五点钟便起身，往田里去溜跶溜跶，也帮着耙几块土，坐到树根下跟老实的庄稼人谈谈话。在这些贫苦的，只求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的，穿着褴褛的蓝袿的人们中间发见了一颗颗真实的心，真的人类。他们辛苦地耕种着，他们都情愿使自己吃苦，而让他们的父母妻子们幸福；他们的妻子偷了人，他们会野兽似地拿了耙把她砍成五六段，可是自己偷了别人的妻子，也从不抵赖，从不摆出感伤的脸来。是的，人性是在他们里边。看吧！

有一天，在离开他家半里地儿的一座村里的稻草堆烧了起来。许多赤脚的人从四面的田野跑过去，挑着一担担的水。他沿着村边的小河走去，走到那边，只见好几间屋子已经烧了火了。一个年青的庄稼人，有着一颗蒙古人的圆脑袋的，急急地跑了来：

“我的妈呢！她病在床上啊！”

“谁敢进去背他出来呢?”

他不说话,看了看火势,便想扑进去,却给他的妻子拦住了:

“扑进去不是一同死在里边吗?”

他推开了她:

“不会的!就是死在一起,我是吃她的奶子吃大了的。”

便扑了进去。跟在他后边,牵着他的衣襟,她也扑进去了。

在旁边瞧着的潘鹤龄先生摆了摆手,流下眼泪来。

那晚上,望着帐顶,他失眠了。他想:为什么那些过着原始生活的人们有着那么纯厚的感情呢?他们有恨,他们有爱,有同情,一些真的恨,真的爱,真的同情。他们的人性是像酒那么浓冽的。可是却过着牛马似的生活啊!为什么那样的人倒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而一些狡猾的,伪善的人却有着一切生活上的奢侈和舒适?在这样的,具有真的人性的真的人类的社会中间不会有欺骗,有偏见,有隔膜了吧?为那些人努力也是值得的吧?

忽然,他对于十月革命,神往起来。

家园里半个月的培养,在他的脸上消失了浸透了黄昏的轻愁的眼珠子,在他嘴上消失了 Traumeri ,那紫色的调子,疲倦和梦幻的调子,在记忆上消失了辽远的恋情,辽远的愁思。在精神上和生理上,他变成了健康的人。

所以:——

“生儿子有什么用呢?每年不寄钱回来,还从家里拿出去用,害了病倒知道回到家里来的。”

“当初原希望他好好儿的成家立业,不料他现在连媳妇也不肯好好儿的娶一个。”

“还是把培植他的那些钱,那些心血放在银行里边,到今天倒也可以舒舒服服过下半辈了。”

“可不是么?”

“这应该你做母亲的跟他说的,我们全老了,做不动了,他也该

好好儿的拿定心做人了。”

那天晚上听见他父亲和母亲的那番对话，第二天早上就：

“在我们这社会里，父亲和母亲原是把子女当摇钱树的。”那么地想了一下，便收拾了行李，坚决地走了。

七

一个穿着敝旧的夹袍的，二十七八岁，眼里暴着许多红筋的人冲了进来，把张着嘴正睡得香甜的潘鹤龄先生推了几下道：

“一点多了，还不起来？”

揉着眼皮的潘鹤龄先生瞧了他半天，才睁开眼来问：

“怎么了？”

“斗争已经发动了，很顺利。你也睡够了，快去吧，那边只有老汪和老孙在那儿。”

潘鹤龄先生挣扎着爬起来，把放在椅子上面的棉袍披上了，问：“现在几点钟了？”

“一点多了。这次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好好儿的干下去吧。我三晚没睡了，让我在你床上睡一回吧。”那人一面脱衣服，一面打着呵欠躺下去：“他们雇了好多流氓预备来打工会，我们纠察队已经组织起来了，你去想法子把机关护卫，一……”说着已经打起鼾来。

潘鹤龄先生抹着眼走到街上，嘻嘻地笑着坐到电车里边，想到广大的群众在那儿指挥，想到他是被几万有人性的人爱戴着，连脚尖也愉快起来。

（许多许多的工厂张着大口，从烟囱里吐着气，肚了里边巨大的机器骚动着，每天早上把几万个人吞进去……

我说：“把机器关了！”

几万个人全把机器关了。

我说：“跑出工厂外面来！”

几万个人全冲了出来。

于是几万里里边的工厂全死了。

于是有一天，来了许多警察，抓住了他的领子，给他上了镣铐。他要坦然地跟了他们去。数不清的会跟在他后边：

“潘鹤龄万岁！”

（他们会那么地喊着，他们会从他们简单的心里边流出泪来，为了他，为了他……

他跳下了电车，走进了一条肮脏的胡同，在第五十四家挂着孩子的屎布的门口跨了进去。屋子里挤了很多人，老汪正在那儿忙着写第二十三队纠察员名单，还有几个在写标语，一个夜校里的学生也扛了枝大笔伸长着手在一张白纸上面画着蝌蚪那么的字：

“必须反对妥协路线！”

一个腿里插了把尖刀的大汉坐在一堆斧子旁边，自由自在地唱《泗洲调》。老孙正在那儿抽着烟，苦思着“告各界人士书”，瞧见他进来，连忙招呼他过去：

“我们来商量一下吧，我脑子混乱得很。”

他刚坐下去看他的写了一半的“告各界人士书”，猛的外面乱杂的喊起打来。他抬起脑袋来问“是什么事”时，唱《泗洲调》的那个大汉已经拾了把斧子跳了出去。

“不相干的，多半是他们雇用的突击队来捣毁我们的工会吧；我已经布置下十五个护卫了。”老孙那么地说了，便和他一同跑到门外去瞧。

胡同口那儿有七八十人，全拿了家伙在乱杂杂地拥进来，这边的护卫已经统打翻在地上了。

“不行，我们还是拿了文件往别处避一下吧。”

两个人刚想跑进来，却见每一间屋子里边全乱杂杂地跑出许多人来，有拾着竹扫帚的小媳妇子，拿着火钳的老太婆儿，高高地举着门闩的年青人。一大堆小孩子也捧了大石头跑过去，还有个老

头儿拿着烟管，把铜烟斗冲在前面，喘吁吁地骂：

“揍这伙小子！”

一面儿便和拥进来的人揪打在一起了。

潘鹤龄先生忍着眼泪道：

“群众的热情真是可以感谢的。”

八

第四天晚上十二点钟。

“开门！”

潘鹤龄先生朦朦胧胧地问道：

“谁呀？”

越加捶得急了：“快开门！”

开了门只见站在门外的是两个警察，一个便衣的，和那天来拖他起身的；穿着敝旧的夹袍的人。

“是他吗？”那个便衣的指着他问那人。

他心里想：“是来抓我的吗？为什么只两个警察。完全不像抓个要犯的模样。”

那人苍白着脸道：“是他。”

“值价些，跟我们走吧。”便衣的毫不在乎地说。

他急急地扣上了钮子，把两只手伸了出来：

“上铐吗？”

“不用了！”

“他们以为我是那么容易捉的人！”微微地感着侮辱；跟着他们走到门外，门外停着辆汽车，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他冷清地跨上了汽车。

捉一个人是那么平常的事吗？手铐也不上，只有两个警察，捉一个区委？如果白天到工会来捉我，该是多么诗的场面啊！上了手

铐，十二个警察，枪全上了刺刀，便衣侦探们全穿了钢马甲，许多人瞧见我跨上汽车，和这无耻的叛逆者一同地，我坐在他对面，我看着他，他惭愧地低下脑袋去……

他抬起脑袋来，凌然地望着对面的叛逆者，那人也抬起脑袋来，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望着他。

还不惭愧得低下脑袋去吗？还那么坦然地望着我吗？无耻的叛逆者！你动摇了，你屈服了，你无耻地投降了，你知道吗？你是不能那么坦然地坐在我对面，望着我的。你应该红着脸，一个死囚似地在我前面忏悔的，而且不许高声地忏悔，应该像一个口吃人一样，在我前面，瑟缩地说着忏悔的话！你知道吗，无耻的叛徒？因为你出卖了组织，出卖了朋友，出卖了三万五千人的权利；因为你辜负了三万五千人的信托，三万五千人的热情。这是一种罪恶，你知道吗？你还那么坦然地看着我？我，三万五千人会为了我的被捕而从心里流出眼泪来，出狱的时候，三万五千人会为了我的释放而从心里流出眼泪来，他们会放着爆竹接我回去，而你，你是会受到他们的唾骂，他们的轻视的！只有群众是忠实的！不会动摇的，他们知道谁是谁，他们会感激，会报答于他们有恩的人，也会攻击他们的叛逆者。瞧瞧那天突击队冲进来时的场面吧！

汽车停了。他走了下来，跟他们走进一座屋子里边。他听到皮鞭抽到肉上爽辣的声音，听到喊妈的声音，也听到一个隐约的，咬住了牙齿的，沉着的哼唧声。他也咬住了牙齿，想：

“好吧！群众会知道我的。”

坦然地走进了他的牢房。

九

半年后，跛了左腿，有了一个光脑袋的潘鹤龄先生走进了一间一楼一底的屋子，悄悄地踮着脚尖走上了扶梯，在亭子间门口悄没

声的听了一回,猛的推开了门,跳了进去嚷道:

“我回来了!”

里边坐着的五个人全给吓得跳了起来,看见是他,全摆着诧异的脸色问道:

“你还活着吗?”

“当然活着!”

他们听了这话,全不作声,静静地坐了下去。

(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呢?)

“我还是我,不过跛了一只脚罢咧。”

还是不作声,静静地望着他,望了半天,里边的一个说道:“那么你投降了,无耻地投降了!”

他差一点跳了起来:

“你们居然这么怀疑着我吗?”

“是投降了,也不必抵赖;策略上你的投降于组织是有利的,只要你现在再回到组织里来,忠实于组织……”

他跳起来。

(算了! 算了! 可是群众会知道的! 群众不会忘记了我的!)

一句话也不说地跑了出来,跳上了电车。

(试一试吧,你们可以怀疑我,群众不会怀疑我的。群众知道谁是谁! 群众不会抛弃我的。)

下了电车,他急急地走着,走到从前每天去的那条胡同里边,脑袋上面还是挂满了屎布,墙根那儿还是焦黄的尿迹,墙上还是画满了乌龟,许多人还是乱杂杂地不知在做些什么。他向每一个人笑着。

(我回来了,你们知道吗? 我回来了,回到你们这里来了!)

可是没一个人理他,没一个人招呼他,就像不认识他似地。他走到他从前时常去的一个人的家里,坦然地跑了进去,只有一个小媳妇子在那儿倒搂着一个孩子给抹屎,见他进去,抬起脑袋来道:

"你找谁？"

"对不起，我走错了。"颓然地退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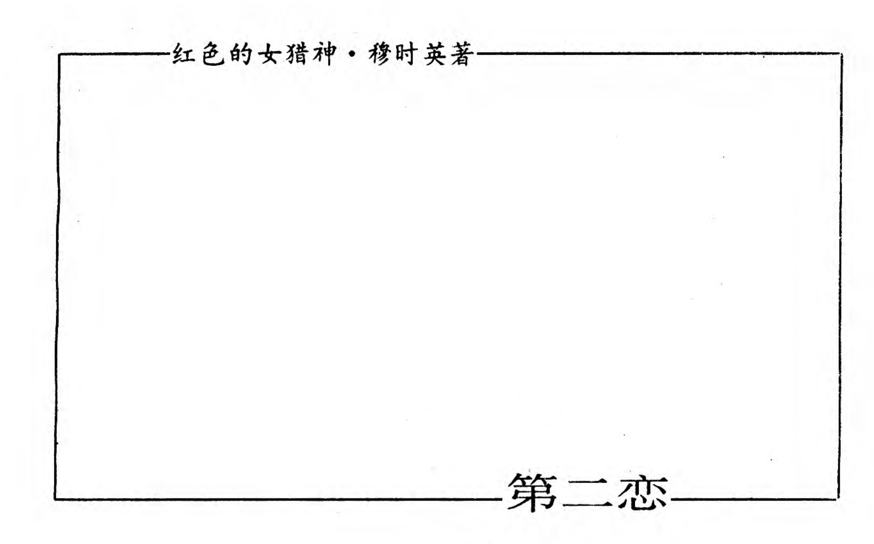
他走着走着，跛着一条腿，和一个光脑袋一同地，茫然地望着天。他想：

"这是什么呢？这些，那些，全是什么呢？全是什么意思呢？"

对面来了荣哲人先生，瞧见了他，一把拖住了他："你吗？你在干什么？半年没瞧见你，文章也不写，人也找不到，你究竟在干什么？"

他望着他，一个白痴似地，嘻嘻地笑了起来。

（选自《现代》第4卷第4期）



一

“哪，不是已经看得见了吗？”

那个台山籍的老水手用他的划满了皱纹的大手指着那面，并且用生硬的广州话，这样地告诉我。

顺着他的手指，戴上了眼镜，向他指点着的那面看去时，的确，睽别了将近七年的香港，这座满开了橙花的日夕眷念着的小岛，终于涌现在眼前了。

在透明的，南方的青空下，它戴了满山苍翠的树木和明朗的白石建筑物，静谧地浸在乱飞着白鸥的大海里边，正像七年前离开它的时候一样！

上海还是寒冷的三月，而这南方的海面却已经是初夏的模样了。海面上阳光放肆地奔驰着，在阳光里边的香港光亮而闪烁，像海滩上的砂粒。对着这样愉快的风景，在心头浮起来的却不是旅程终结时的孩气的高兴，也不是被这马上要摊开眼前的大都市的杂

景所引起的好奇心，而是飘渺的，淡淡的，无端的哀愁。

七年，想起来总觉得十分悠长的，整整的七年是很快很快地流过去了。欢笑和太息，月光，恋思，《ROSE MARIE》，年轻的心脏和年轻的时间：这些当年一点也不爱惜的，像街旁的小野花似的东西慢慢地都变成珍贵的记忆。躺在游艇上听六弦琴的日子，为了半块朱古力和陈宗濂打起架来的日子，穿了新衣服欢天喜地去看玛莉的日子，咬着板烟斗在街头混充中年人的日子，拼命刮胡髭想把它刮得密一点的日子，在挂满了纱制的日本灯笼的大厅举行宴舞的日子……那些黄金色的好往日呵！七年前离开香港的时候，还有着漆黑的鬓发，没有被人生的忧患点染过的眸子，橘红的脸颊，明快的心情。可是，在再看到香港的今天，虽然橙花还是和七年前一样，这里，那里，满岛开放着，我却已经在眸子上涂上抑郁的笔触，不但消失了橘红的脸颊和明快的心情，就是黑色的鬓发的消失也不是怎样辽远的事了吧。

为了想复兴中落的家业，为了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几年来差不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可是却从不曾踏上过香港的土地。虽然是那样地企念着那透过了迷蒙的烟雨，隐约地在山脚下蜿蜒着的香港的街道，却始终不敢回到这每一方寸土地都埋藏着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痛苦的香港，来翻掘那些过去了的，褪色了的……

在这如果乘了汽车只要两小时便可以走遍的小岛上，我度过了一生里边最无忧无虑的四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游水，坐在沙滩上看沉到海里去的紫金色的夕阳，黄昏时带了女孩子驾了汽车满山飞，在月光下划紫洞艇，半晚上爬墙回宿舍去，是这样地生活了下来的。

是第三年的上半年吧，也是在这样满岛都开了花的三月，港大里最密切的同学陈宗濂君在家里举行了一个舞会。还记得是一个很温暖的星期六晚上，厅上的窗全开着，空气里充满了窒息的芬芳

香，园子里，在树丛和树丛中间挂着玲珑的纸灯笼，那片大草地上也摆满了桌子。人的脸上，酒杯上，草地上，树上，荡漾着一片朦胧的柔软的光泽，也不知是刚升到屋脊上去的淡黄的大月亮照下来的月光，还是从纱灯笼里滤过了薄纱洒下来的灯光。

到处都笼罩着青色的雾样的光！

那天因为通知书收到了迟一点，又是星期六，好像全香港的小姐都不在家的样子，赶来赶去的赶到十点半还是没有找到舞侣，只得一个人跑了去。

“怎么？一个人来的么？”陈宗濂君摆着开玩笑似的脸。

“香港的小姐们不是全跑到你这里来了么？”我向他耸了耸肩膀。

“你真是幸运得很。”说了这样莫明其妙的话。

我撇了撇嘴想走开去时，他忽然拖住了我，想告诉我什么秘密似地，指着外面菩提树下一张桌子边坐着的几个人道：“你只瞧一瞧！”

在那面坐着的是宗濂君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一位从来没瞧见过的小姐，像是迷失在这青色的雾样的光里边似的摆着茫然的神色。

“你是叫我瞧这位小姐么？”

“这回你才聪明了！”

“她就是我的舞侣么？”

“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得很？”

年轻得很，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像一头刚开始学走路的小白猫似地婉娈而可爱。

“倒是幸运得很。”我这样想。

宗濂君凑在我耳朵旁边轻轻地说道：“我告诉你，这位小姐除了她自己的爸爸以外还没有跟男人跳过一次舞呢！”

这时，他们那面已经发现了我们在谈论他们似地，向这边笑了

起来。向他们鞠了一个躬，便跟着宗濂君走了过去。穿白色的纱衫，搽了橘红色的唇膏，嘴唇显得那样稚嫩而任性的样子，那位小姐不但是年轻，而且实在是漂亮得很，不但是漂亮，而且一看见就会使人怀着像爱惜一头小喜鹊似地爱惜的心。

"我们的加莱古柏，章士煊先生，甜蜜的朱古力，容玛莉小姐。"宗濂君这样说着时，她抬起了头来，毫无顾忌地看了我，并且看了我的眼，她的是那样晶莹的，一点尘垢也没有的眸子！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碰见容小姐，可是……"

宗濂君的母亲在旁边调侃起来道："不行呵，你要把自己当做他的哥哥，不能把你自己当作他的恋人，我的玛莉还是十八岁的小孩子呢。"

给她这么一来，不由狼狈得话也说不下去了，可是玛莉却一点没有羞涩的样子，正像她的毫无顾忌的眼光似地，她毫无顾忌地笑了起来。

厅上，"ROSE MARIE "那怀念的，低回的调子从梵华琳的弦上依依地飘起来了。

"ROSE MARIE ！"她差不多要跳起来似地喊。

"容小姐也喜欢这调子么？"

她高兴得轻轻地拍着手一个劲儿的点头。

向宗濂君们说了声"对不起"，便和她一同地往厅上走去。

"我的音乐教师告诉我，说菲摩暗暗地恋着一位小姐，却从来不敢对她说明自己的秘密，后来那位小姐结婚了，菲摩每天晚上对着那位小姐的卧室的窗，一面怀念着过去的日子，一面流着眼泪，唱这支歌——真是用泪珠串起来的歌呵！"

"所以你就喜欢了它？"

"你怎么知道？"像一个小孩子惊异着父亲怎么知道他偷吃了他的牛奶似地把眼睁得那样大。

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回答她，只默默地笑着。

走到厅上。她惴惴地说："章先生，我是不大会跳的。"

"真是小妹妹呢！"这样地想着，怕她滑跌下去，用力地抱住了她，谨慎地，向人少的地方跨着小步子，可是出于意外地，她是那样轻盈而纯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舞侣。

我觉得自己是上了小孩子的当了。

"你的舞非常出色呵！你看，你说了谎话。"

"你怎么知道？"

真是个有趣的孩子！我不由笑了起来，她是刚向人生睁开了眼，天真得像白痴。

"玛莉，真是可爱得很！"

听了赞美的话，很高兴的样子，抬起头来看我，并且笑了出来，她的眸子里还遗留着乳香。

"真的么？"她说。

"真的。"

"你骗我！"

"我可以发誓。"

她才放了心似地："谢谢你，章先生，你很好。"

如果是在外面园子里，我一定要大声地笑起来，并且抚摸一下她的长卷发。她是从洋娃娃和童话的世界里逃出来的人鱼公主。再跟她熟一点，半小时以后，也许会问我要牛奶或是要朱古力吃了。

夜是越来越温煦了，跳了三次，内衣已经浸透了汗，便跑到园子里去吹一下风。我们在树丛中间走着，数着头上的灯笼。

"天上的星星全变了这样的灯笼，多好！"

"本来都是很大很大的灯笼呵，因为太高了，看不清楚，所以只看见现在这样的闪闪烁烁的火焰。"

"你怎么知道？"

"从前，我们上海的家里有一棵很高很高的银杏树，有一天刮大风，银杏树摇了一下，把一粒星敲下来了，就像一盏宫灯一样。"

"这粒星现在在哪里?"

"在上海,就挂在那棵银杏树上。"

"送给我!"

"好,我回到上海去时,给你带来。"

"别忘记了。"

"不会忘记的。"

"我卧室里有很多这样的纱灯笼,有很小很小的,也有——"她忽然喊起来道:"玫瑰! 这样红的玫瑰!"

就在前面三步路远的地方,一朵玫瑰在树上鲜艳地开放着,沾满了露珠,红得像血。

"我要!"是跟父亲要朱古力的声音。

我拨开了树枝,用力拗着那朵玫瑰下面的小枝,一时折不下来,用力一扯,手背上给花刺扯破了两寸,血缓缓地流了出来。

"闯祸的东西!"她恨恨地把玫瑰扔在地上,把她手里拿着的淡黄色的纱帕替我把伤口扎了起来。

异样的感觉,一只小虫似地从她的手上爬过来,沾着手臂向心脏蠕蠕地爬去。觉得自己是在严肃起来,我捉住了她的肩膀,用手把她的脸抬了起来。在青色的雾样的光里,她的漂亮的脸闪烁着!我想……可是在我的脸下是一张洁净的脸,像望着她的哥哥似地望着我。于是我放了手,蹲下去从地上拾起那朵玫瑰,替她插在鬓脚上。

"不!"她把玫瑰拔下来,给我插在衣襟上,攀着我的衣襟,看着我的脸道:"这样,真的比哥哥还漂亮了。"婉娈地笑起来,在她的笑上,我看到一颗第一次为男子而跳跃的少女的心脏。

我的眼皮古怪地跳动着;我咬着嘴唇就:

"玛莉,我希望时常能碰见你。"

"我也这样想呵。"

"好孩子!"我在她头发上吻了一下,把她挂在手臂上向外面走

去。

回到宿舍后，我把那朵玫瑰包在她替我扎伤口的那条手帕里边，收藏了起来：——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好像已经知道珍惜一个少女的温存的心了。

玛莉是宗濂君的姑表妹，又是他的未婚妻的最密切的朋友，正像我和宗濂君一样。她的父亲是香港百万翁，而她是他的最钟爱的独生女。她还是刚开始踏进有男子的社会，而她看见的第一个男子很幸运地但也很不幸地恰巧是我。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从这一次以后，便时常到她家里去玩，有时和宗濂君，宗濂君的未婚妻一同地，有时是独自地。她的父亲是一个和蔼的老人，他时常陪着我们在客室里说笑，一面便打起瞌睡来。我时常买一些糖，一些玩具，一些小魔术，编一些无稽的故事来骗取她的笑，她总是坐在钢琴前面奏着 ROSE MARIE ，并且告诉我菲摩怎样对着他的恋人的窗唱这支怀念的歌。

每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不是消磨在半岛酒店便消磨在海面上。我们划着游艇，划到一块大岩下没有风浪的地方，在那棵横生着的大杉树底下泊下来。她躺在船板上絮絮地和我谈着些孩气的话，望着在杉树那边慢慢地升起在海面的新月。谈话的线索断了的时候，菲摩的哀歌便会从她的唇间屑屑地漏了出来，和将晚的凉风似地在我们中间轻轻地吹动着。

望着从天边浮起来的，紫色的薄雾，和在雾里飞着的海鸥的孤单的影子，我痛苦地沉默着。我不知道这位无邪的少女知不知道我的生命的秘密。她是那样年轻而又那样年老，她像什么都明白而又什么都不明白。对着一位并没有真诚地爱恋着的小姐，我会老练地说：“请看一看我的眼吧，它会告诉你我在想着什么，”可是在她前面，我却成为这样柔弱而没有决断的傻子。

“在你八十岁的时候，会不会再记起我来呢？”有一天，也是在那块大岩石下，正在谈着早一天看的《七重天》里边瞎了眼的却理

斯·法雷在人丛中找寻珍妮·盖诺的一个镜头，她忽然无端地说起这样的话来。

那时她正躺在船板上望着天，我不能看见在她脸上飘过的感情的气流。她的声音很冷静，没有一点感伤的气氛，像是随便地说出来的话，可是这句随便的话却差一点使我掉下眼泪来。忘记了她么？不会的！就是躺在坟墓里边，尸体已经腐烂了的时候，也会独自地忆念着玛莉的吧。

“我将站在卧室的窗口，向着香港这边的天空唱着 ROSE MARIE，并且为你祈祷着，像菲摩一样。”

她忽然竖起身子来，要说什么话似地看着我。她的嘴唇抖动着，她的眸子潮湿着。可是，几秒钟后，她又躺了下去，一句话也没有说。

> 你还想得起那个辽远的故乡吗，玛莉？
> 在那边，四月的玫瑰开放着……

菲摩的哀歌又轻风似地在夜色里边荡漾起来了。

如果那时她肯——不，如果那时我能勇敢一点，我肯说一个字，只要一个字，世界便会和现在的完全不同了吧。可是我却始终没有说那个字，我不知道时间那样缓缓地流了过去是不会再回来的，我不知道许多好像是很平庸的东西也会变成珍贵的记忆的。

两年终于悄悄地溜了过去，我只是受伤地坐在宿舍里听着年华的跫音从我身边落叶似地，悉悉地走了过去，而玛莉也一点点的生长起来，灿烂而芬芳得像五月的橙花。第二年的下半年，我的在上海做汇兑商的父亲在商业上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我便越加懦弱起来。玛莉是百万翁的独生女，我还能说些什么话呢？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怎么敢在人们前面说出我的奢侈的欲望呵。在玛莉的面前我抑郁着，可是当玛莉看着我时，我只得傻子似地笑起来。我知

道我必须先使自己成为一个可尊敬的人，在港大写完了毕业论文，便抱着这样的决心回到上海来了。

在上海我帮着父亲做一点事，一面还创办了一家热水瓶厂。我勤苦地，不知疲劳地工作着。为什么呢，为了玛莉，为了我的奢侈的欲望。我在银行里的存款一天天的增加起来，可是就在我的存款加到五万元的两年以后，有一天早上，在父亲的事务所里，我忽然接到了一只华丽的信封，里边是一张玛莉跟一位叫做谭壁的男子结婚的喜柬，还有一封信，说了些欢迎我到香港去玩的话。我的心脏停止了跳跃，我知道一切都完了。

想起了香港就觉得痛苦，所以七年来虽然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却从不曾踏上过香港的土地。今年生了一场大病，出了医院便接到了宗濂君劝我到香港去住两个月的信，为了那些过去的记忆的碎片，我想拒绝他，但也就是为那些过去的记忆的碎片，我提了皮箱，走上了威尔逊总统号。

现在，睽别了将近七年的维多利亚岛，这座满开了橙花的日夕眷念着的小岛，终于涌现在眼前了。

在透明的，南方的青空下，它戴了满山苍翠的树木和明朗的白石建筑物，静谧地浸在乱飞着白鸥的大海里边，正像七年前离开它的时候一样！

二

拎着皮箱从吊桥上走到码头上去时，在嘈杂的人丛中发现了陈宗濂君正踮着脚尖站在那里焦急地望着从船上下来的旅客们，像在找寻我的样子。他还是穿着他所喜爱的黑灰色的衣服，打了很整洁的领结，模样一点没有改变，只是脸色稍为苍老了些。他显然不认识我了，直到我走到他前面：

“宗濂！”这样地喊着，把手伸给他时，他才吃了一惊似的叫起

来道：

“士煊么？哈，你怎么留起小胡髭来了？”

“很像一个老人了么？”

他紧紧地捏着我的手，在我背上拍了一下，仔细地看着我的脸道：“船上好吗？”

“还好，多谢你。”在他的手掌上是热烘烘的友情，我不由感激得像窒息了的样子，好一回，才接下去道：“我又回到你们这里来了！”

他一面和我一同地往外面他的汽车那面走去，一面说道：“我很高兴。”

“如果不是你写信来，我这生也许不会再回到香港来了。”

“你瞧，老朋友，七年了！”

“你们都很好吗？”

“我们这里差不多一点变动也没有，除了每一个人都渐渐地老了起来，做了父亲以外，我们还是这样地生活着，还是时常在家里举行舞会。嗨，士煊，我们已经筹备了一个舞会来欢迎你，就在明天晚上，而且——你还记得玛莉么？”

我咬着牙齿，点了点头。

我们已经走到汽车旁边，他一面让我走上车去，一面说道：“她明天也参加这舞会。”

这句简单的话震动了我的整个的灵魂。喜欢，悲哀，回忆，愤怒，惶恐……像一匹俄国印花布一样摊开在我的神经上面，各种的色彩和斑点一时都晃摇起来。命运真的将残酷地把一切褪了色的再染上当年的色彩，把一切过去的再复活一次么？

“是么？”

“真是快得很，她现在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是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着抖。

他看了我一眼，便把话题移到旁的地方去。他说：

“现在你发财了？七里里边积起这许多产业来，的确不容易呵。你瞧，你在上海赚钱，我们却在这里花钱。”

“可是，这许多钱，在我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钱多一点，不好么？”

他是不会明白我的意思的，我也便把头转向窗外，沉默了下来。街上的店铺还是有着很雅致的橱窗，行人们还是穿着很整洁的衣服，这座绅士风的小岛好像完全不知道人世间已经有了这许多的变迁的样子。

“你们园子里那棵大龙柏怎样了？”

“你还记得那棵大龙柏？”

我点了点头，笑起来，我会忘记么！我知道香港的每一条街上有多少店铺，在这小小的岛上，我曾经听过多少次萧萧的雨声，度过多少个明媚的黄昏。

街渐渐地冷落起来，车向山上驶去，在那条倾斜的沥青铺道旁边，宗濂君家里的围墙从葱郁的树荫中露出来了。车驶近了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棵菩提树的粗干伸出在墙外。我认识那棵菩提树的，它是熟悉的故人。在那棵菩提旁边有一座葡萄棚，拨开了满垂着藤的蔓，从那条石砌的小径走过去，可以看到一丛玫瑰……

宗濂君的夫人站在阳台上迎接我们。他们把我的行李拿到楼上替我准备着的卧室里去。我一下车就坐在那间四面全是窗的小起居室里喝着牛奶红茶，吃着点心，谈说一些琐碎的对话。宗濂君的夫人叫她的孩子叫我叔叔，告诉了我许多他的淘气的事情，又很殷勤地跟我说：

“你千万别客气，就把这里当做你的家一样。如果你缺少什么，请你马上告诉我。”

我向他们的盛意道了谢，在楼下坐到吃晚饭的时候，跟他们说了晚安，便走到楼上的卧室里去。是很精致的一间卧室，他们已经替我在床上铺了洁白的被褥，可是我并不想睡。我锁上了门，熄了

灯，把向着园子的那一面的窗打开了，在窗前默默地站了下来。在山脚下，蜿蜒的，蛇样的灯火明灭着。半山上，这里，那里，在黑暗的树丛中，从人家的窗子里透露着一点一点的闪烁的灯光，夜风里隐隐地还听得到千家笑语的样子。

现在我是和玛莉站在同一的土地上，同一的天空下，呼吸着同一的空气，可是我不知道在这点点的灯光中，哪一点是从她的卧室的窗口洒落下来的。

整个的园子浸在澄澈的月华里边，树丛把朴素的黑影投在地上。我看到那棵大龙柏，看得到那棵菩提树。看得到那条在树丛中弯曲着的小径，却看不到那丛玫瑰。

> 你还想得起那个辽远的故乡么，玛莉？”
> 在那里，四月的玫瑰开放着。
>
> 你还想得起那个辽远的人吗，玛莉？
> 像你怀念着故乡的玫瑰似地，在怀念着你……

三

宗濂君没有对我说谎，他们那里真的一点变动也没有；第二天傍晚的时候，他们把九年前的，我的记忆里边的那个温暖的星期六晚上又搬回到这人间世来，搬回到这大厅上来了。正像九年前一样，他们把厅上的窗子全打开了，让那清新的夜色水样地流进来，让空气里充满着窒息的芳香，他们在园子里，在树丛和树丛中间挂起玲珑的纸灯笼来。那片大草地也摆满了桌子。人的脸上，酒杯上，草地上，树上同样地荡漾着一片不知是从刚升到屋脊上去的淡黄的大月亮照下来的月光，还是从纱灯笼里滤过了薄纱洒下来的灯光，那样柔软的朦胧的光泽。一点也没有变动，正像九年前一样！

我是在八点半才穿好了衣服跑下来的；走进大厅的时候，我抖了一下。我觉得很痛苦，同时有一点孩气的高兴，我坐着，然而在笑里我听得见自己的心的沉重的太息。我是拖着一个衰老的，破碎了的灵魂走回记忆里边来了，走回蜜色的旧梦里边来了。

客人差不多全到齐了，广大的厅上只见黑的和白的，穿礼服的一大堆。里边有一大半是旧日的同游者，他们热烈地和我握着手，说了一些听见我到了香港很快乐的话。在人丛中，我大声地笑着，拍着人家的肩膀，非常愉快的样子，可是我的灵魂却沉默地忧郁着。我没有看见玛莉。也许她就站在我的近旁，也许我早就看见了她而她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我已经不认识她了。也许她还没有来。

音乐团开始奏第三个舞曲，许贝德的《子夜曲》在厅上的墙壁和墙壁中间回旋着，又是一个绝望的调子！人们却在中间那片光滑的地板上，在这位失恋了的乐圣的悲痛的旋律里边，一点心肝也没有地说着温柔的恋语。

“士煊，你来，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宗濂君忽然不知从哪里，鬼怪似地钻了出来，拖了我的手臂向音乐团那边走去。

离开音乐团不远的地方，在一架慈菇花的旁边站着一个下巴刮得铁青的，很英俊的绅士正在跟宗濂君的夫人和一位穿月白衫的小姐说着话。她的背向我们这边，柔软的长卷发直披到肩上，有着天鹅绒的感觉。一看见了她的背影的时候，我的嘴唇便抽搐起来。

“玛莉！”好像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我耳朵旁边，把屋子都震动了似地，这样地喊着。

宗濂君的夫人和那位英俊的绅士看见我们走过去，微笑着把脸转向这边来，玛莉只是静静地，一动不动地，不知道有人从她后面走来似地站在那里。她的腰肢，正像她的鞋跟一样，比从前瘦小了一些，但她的胴体却显然比从前发展得更平均，更丰腴；在九年前，她是一个少女，而现在，是少妇了。这思想使我像给当头打了一

棒似地晕眩起来。我的心脏快从裤管里跌出来了。

梦游者似地，恍恍惚惚地走到了他们前面。她好像是无意地，想跟宗濂君的夫人说话似地，回过身子来。是的，她的确是一个少妇了，搽了非常鲜艳的唇膏，红得发腻的嘴唇虽然剩留着一点少女时代的任性的神情，却使人想起吸收了太多的阳光的圆熟的八月葡萄，向鬓脚斜插的眉画得很淡，翕张的鼻孔像很敏感的样子，甚至连晶莹的，一点尘垢也没有的眸子也变成了朦胧的，在暗示着一些什么似的眸子。她穿了件领上没有排钮的旗袍，潇洒地，一点激动也没有地摆着扑克脸，可是在她的眸子上，在湖面浮过的云影似地，一种异样的情感的波动迅速地飘了过去。

"玛莉。你总还认识她吧？你走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现在已经是小母亲了。"

宗濂君这样地说着的时候，她微微地笑了起来；在她的笑里边还有着昔日的婉娈味。

"士煊君，我们很久不见了。"她说；把手伸给了我。她的声音镇静得像北极的冰山！

看看她的冷漠的，什么都忘了似的脸色，我真的想哭出来。虽然我是走进了九年前的旧梦里边，但这已经是怎样不同的一个旧梦啊！七年里边，正像宗濂君说的一样，什么都没有变动，然而顶重要的一些东西却全和从前不同了。

我的整个的灵魂那样剧烈地颤抖着，抖得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怕人家看见我的颤抖着的嘴唇，只得紧紧地咬着牙齿，沉默着，在脸上堆着傻子样的笑，握了她的手。

可是天啊，她的手也在颤抖着，而且冷得沁骨！在她的冰冷的手上有一点温煦的东西，它暖和了我的生命，使我的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轻轻地太息了一下，我暗暗地说着。

"很久么！我却觉得就像是昨天晚上的事！"

"这是我的丈夫亨利，"她说；攀在她旁边那个英俊的绅士的手

臂上面，很亲昵的样子。

亨利，虽然我没有看见过他，可是这名字我早就知道的了，在五年前接到她的婚柬的时候就知道了。他很客气地跟我握了手，说："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在这里碰见你，我时常听见宗濂君跟玛莉说起你的。"

"我很高兴，我早就想见一见你了。今天我真是幸运得很。"

"听说士煊君是非常出色的舞手，我很希望——"

命运真是残酷得很，就在这时候，ROSE MARIE 那怀念的，低回的调子，从音乐团那边飘了起来，像一条断了的丝一样，在空中浮沉着，浮沉着。

"哈，你听！是 ROSE MARIE！士煊君，我恳切地希望你能陪玛莉跳一次，她是非常喜欢这个调子的。"

"的确是很华美的调子。"可是，真的是华美的调子么！在我，这是一只泪珠串成的调子，很久很久以前，玛莉就时常这样告诉我的。

我看了看玛莉，她低下了眼皮，——低下了眼皮也好，虽然我是想看一看她的眸子的颜色，但我实在也怕看见她的眸子呵。

"请别吝惜你的舞步吧。"亨利催促着。

"对不起。"这样地向亨利道了歉，和玛莉走到舞池里边去时，我又开始害了热病似的连脸颊也抽搐起来。在我前面，她走着，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肢体，我可以嗅到她的头发的香味，三秒钟后，她将做我的舞侣，一同地听着 ROSE MARIE，我可以对她讲在我的心里蕴藏了近十年的话，这些都不再是幻想，而是切切实实的，可以用我的官能感觉到的事。她不再是一个飘渺的，辽远的影子了！

"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么？是一个幸福的人么？"

我只觉得自己的腿发软，只看见白纱衫的背影在我前面移动着，马上就会晕了过去的样子。

在舞池里，我几乎是蹒跚地在那里走着，模样很可笑又很难看，简直是一个拙劣的初学者。我完全听不见音乐的声音和节拍，只听见自己一头牛似地，在大声地呼吸着。玛莉也像是一个不熟练的舞侣，很笨重，好几次她弄错了腿，脚碰在我的脚上。我渴望着说一些话，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她，可是我不知道究竟要说一些什么话，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把蕴藏了近十年的话一下子全呕吐出来，就是呕吐了出来，有什么用呢？在我前面的是亨利君的可尊敬的夫人，而且我是把眼望着前面，不敢看一看她。我应该忍耐一点。不是么？我应该忍耐一点呵，可是，听一听那歌声吧！正像九年前一个温暖的星期六晚上所听到的一样，那样柔弱，缠绵而不肯休止，不知从哪里飘起来的一个秋天的梦似地。跳了半个圈子以后，我终于快断了气似地说起来了。

"你知道这个歌的作者是谁么？"声音细微到连自己也听不出来。

她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连眉毛也不动一下，可是我还是说下去，用我的颤抖着的嘴：

"这支歌的作者是菲摩，鲁道夫·菲摩。菲摩暗暗地恋着一位小姐，却从不敢对她明说自己的心的欲求，后来那位小姐结婚了，菲摩每天晚上对着那位小姐的窗，一面怀念着过去的日子，一面流着眼泪唱着这支歌。真是泪珠串起来的歌呵！"

她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我，在她的眼里，紫色的昔日悄悄地回来了。她是那样地看着我！可是，她还是沉默着。

"我想，音乐家总是幸福的，他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眼泪和太息来……"

她想起了什么来似地，忽然说起来道："你还时常唱这支歌么？"

"在上海，每天晚上，站在窗口，向着香港这边的天空，'你还想得起那个辽远的人么，'这样地唱着。能够那样唱是幸福的，然而三

十岁已经近在身边的人，是连眼泪也没有，歌声也没有了呵！”

“士煊君，三十岁是唱《安乐家》的时候了呢。”

“‘在右面，在一盏乳白的灯下，是我的安乐的家，’那样么？”

不，不！大概我是到八十岁也还是一个独身者吧？

“可是，人生不是应该快乐些么？”

“在我，悲痛和快乐的感觉是不大分得清的。时间是很快很快就会流过去的，五十年怕也不会怎么迟缓吧。玛莉。”这样地叫着她的名字时，我觉得稍微轻松了一点。玛莉和亨利君的夫人虽然是同一个人，然而对于我是有着不同的意义的“玛莉，你看，九年不是好像只有一秒钟么？”

“……”她像在思索着什么似地沉默起来。

“玛莉，你还记得么？我们从花园里跑进来，到处都挂满着玲珑的纱灯笼，天气很温暖，厅上充满着芳香，也是《Rose Marie》，你有着晶莹的眸子，你喜欢说：‘你怎么知道’……”

她深深地太息了一下。

“正像一分钟前的事呵。”我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是在今天，厅上也充塞着花的芬芳香呵！“你知道我这七年怎么生活了下来么？我刻苦地工作着，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我成功了，可是，”我咽下了底下的一句话，说了也是徒然的，我知道我应该忍耐一些。而且，她的脸色不是在苍白起来了么？“我成功了，于是我天天站在窗口唱着菲摩的歌，是高兴还是感伤，连自己也不明白——不是很可笑么？”我忽然不伦不类地笑了起来。

这时，我跨出腿去时却践了她的脚。

“真是对不起得很。”

她停了下来，象给我践痛了脚似地摆着痛苦的脸色，低下头去。她说：“士煊君，让我们走到园子里去吧。我不能再跳下去了。”她的声音很细。

她向园子里走去，园子里到处笼罩着青色的雾样的光，头上

是一盏盏的灯笼，脚下是那些熟悉的小草和小野花，默默地我们走进了那树丛间的小径，大厅上的笑语声是渐渐地远了。我低着头看她的轻盈地在湿了露珠的碎石上移动着的脚。

“士煊君……”

我听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抬起头来看她；她的脸色苍白得像雨后的玉梨。

“士煊君，唱吧，唱吧！那个 ROSE MARIE！”

我差一点流下眼泪来，可是，唱吧，唱吧！变得年轻一点吧。感伤一点吧！用自己歌声唱出自己的眼泪和太息来吧！

> 你还想得起那个辽远的故乡么，玛莉？
> 在那里，四月的玫瑰开放着。

我刚唱了两句，便听见一个凝滑的，绢样的声音，诉说似地在我的次中音里边，在夜色和花香里边荡漾了起来。

> 你还想起那个辽远的人么，玛莉？
> 像你怀念着故乡的玫瑰似地在怀念着你。

沿着那条小径，在树丛中穿越着，走过了那株龙柏，那株菩提树，那个葡萄棚，倒垂着的藤蔓的叶子轻轻地拂着我的脸，微风样的感伤轻轻地拂着我的心脏。

> 你还想得起那个静谧的小湖么，玛莉？
> 现在花是寂寞地躺在月光里。

让我们永远这样缓缓地，在没有人的树丛中走着，而且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唱着 ROSE MARIE 吧！

可是，在唱到最后一次的，二重音的复唱的时候，歌声突然断了，我们突然地在一丛玫瑰的前面站了下来。玫瑰还是这样鲜艳地开了一树。

“这样红的玫瑰？”我说。

“玫瑰是每年红一次的。”

“在这里曾经埋葬着我的青春，而我——玛莉，我现在是在这记忆里边生活着。”

于是一滴很大很大的眼泪从我的眼里流出来，流过我的脸颊，沿着鼻准，沿着下巴，坠到地上去。我颓然地坐了下去，拿手掩着脸，紧紧地咬着嘴唇忍受着，想起了不知谁说的一句话来：

“我们应该勇敢一点。是呵，我们应该勇敢一点！”

一只手、母亲样的手轻轻地按到我头上来，抚摸着我的头发，那只手像一只熨斗，轻轻熨着我的结了许多皱纹的灵魂。一分钟，我听见她说：

“士煊君，回到厅上去吧，也许他们已经在找寻我们了。”

“是的，亨利夫人，换歉得很，请你忘了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吧。”我站了起来，和她一同地从另外一条小径上抄了过去。

吃饭的时候，玛莉跟着她的丈夫举起酒杯来祝我康健时，忽然把酒杯打翻在桌上，她的丈夫吃了一惊道：

“亲爱的，你有一点不舒服吗？”

“是的，让我们先回去吧。”她说。

吃了两个餐，他们便先走了。

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厅上还是很热闹。我独自地跑上楼去，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边。我听着底下的客人们一个个地散去，又看着园子里的灯笼一盏盏地熄去。于是，我熄了灯，坐在黑暗里，坐到窗槅的影子从地上移到东面的墙上去的时候。

四

过了两天，亨利君请宗濂君夫妻和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到那边的时候，亨利君和玛莉刚在吵嘴，玛莉好像还哭过了，虽然把他们劝了开来，可是亨利还是生着气，大家都很狼狈的样子。宗濂君提议玩 Bridge，我们便坐在一张小桌子的旁边，鸡心梅花地玩到天黑。我输了很多，吃晚饭的时候，喝了很多酒，宗濂君的太太有一点醉了，拿冷手巾按着前额躺在玛莉的房里，亨利君却兴致一点点的好起来。吃了晚饭，他扯掉了领带，和宗濂君到那边打弹子去了，留着他的太太陪我喝咖啡。

喝了半杯咖啡，这热烘烘的饮料使我胃昧起来。

“玛莉，亨利君待你不十分好么？”

“不，我爱着他，他也爱着我。”这样地说着时，她像忍受着很剧烈的痛苦的样子，把眼光移向窗外，离开了我。

谈话的线索一开始便断了。

我们静默着。高兴的哄笑声从弹子房那边传过来，不知在哪里有一只蜜蜂在飞着，嗡嗡的声音很响。

“玛莉，我已经决定明天坐康脱罗梭到上海去了。”

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回过头来，可是，从她的苍白的手指上，我知道她是很清楚地听见我的话，而且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来，那是一条褪了色的淡黄的手帕，在手帕里边是一朵干枯的，像老妇人的嘴唇那样带一点黑色的玫瑰。我把这包递了给她，说：

“这是我的小小的礼物。”

她拿了过去，她的嘴像蚌蛤似地紧闭着。她也没有看我一眼。她缓缓地站起来，走到钢琴边坐下来，她把那条手帕和那朵玫瑰放在琴架上，冷静地弹起钢琴来。

听了第一个音符，我就知道这是什么调子，正是菲摩的《Rose Marie》呵！

弹了一半，她停止了，站起来，拿了那条手帕和那朵玫瑰向楼上走去，她的背脊很明显地在战抖着。

我走过去，坐到钢琴边，弹了那支歌的下半阕，于是我站起来，盖好了琴盖，向门外走去。

第二天，我拎了皮包，和孤独的影子一同地，走上了康脱罗梭号邮船。

（选自《中国文艺》，第1卷第2期）



责任编辑／马朝阳
封面设计／童行侃



ISBN7－303－02994－X/I・313
定　价：6.80元